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盒定

撰珍自龔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集 文 盒 定

撰 珍 白 巽



3 0610 5868 5

行發館書印務商

刻定齋文集緣起

定齋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隄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閩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祕。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劄。闕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錢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卽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何庸贅一辭。錢唐吳煦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嶽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勢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大聖人出。熏沐醲化。翊扶景運。蓄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歷飲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渺乎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箴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獻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祕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慎之又慎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

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翠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熊。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鬣。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蠶蜜。蜨丸。菴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聽耳而明目。茯苓。茱萸。莫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雪。景星。醴泉。鬯艸。雲五色而成霏。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鯤魚之吸雲霧。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褒。蹶。隄。闕。徵。籙。麥。兩歧。禾。同采。靈芝。奇木。渙。隰。移符。冀。莢。應月。以成朔。望。蕙。莆。生風。以易炎。涼。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環。帶。紫。脫。籌。聯。赤。雀。啣。丹。書。元。龜。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天文。地。文。人。文。順。賁。設。夫。參。離。象。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國。家。隆。盛。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右。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挾。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盤。屋。鉤。盤。夷。酒。邇。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退。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值。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

郡之東城。與鄒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月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箸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佶屈而聳牙也。則似墨似鬻。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擿山巖空青珊瑚。侈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甘旨醕醑。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豔古香。靡擘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

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投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旦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箋。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寫神思銘

燕昭王求仙臺賦

平均篇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釋風

黃山銘

哀忍之華

別辛丈人文

皇朝碩輔頌序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崑山徐尙書代言集序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送歛吳君序

送夏進士序

農宗

海門先嗇陳君祠堂碑文

與人箋一

與人箋二

與人箋三

與人箋四

卷中

家塾策問

陳碩市所箸書序

答人求墓銘書

定盦文集 目錄

8476

660

2

西域置行省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蒙古象教志序

蒙古水地志序

蒙古臺卡志序

蒙古聲類表序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與人箋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朱先生述

擬上今方言表

知歸子讚

定盦七銘

與江居士箋

戒將歸文

發大心文

定盦續集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說昌平州

說天壽山

說居庸關

說張家口

說宗彝

說薊

說刻石

說碑

說衛公虎大敵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京師樂籍說

說月晷

宥情

涼燠

論私

尊命

抱小

尊任

尊史

尊隱

卷二

古史鉤沈論一

古史鉤沈論二

古史鉤沈論三

古史鉤沈論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壬癸之際胎觀第二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壬癸之際胎觀第四

壬癸之際胎觀第五

壬癸之際胎觀第六

壬癸之際胎觀第七

壬癸之際胎觀第八

壬癸之際胎觀第九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六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

乙丙之際塾議第二十五

述思古子議

保甲正名

地丁正名

撰四等十儀

祀典雜議

答人間關內侯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釋館記

長短言自序

商周彝器文錄序

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序

千祿新書自序

錢吏部遺集序

江左小辨序

江子屏所箸書序

袁通長短言序

上海張青瑀文集序

金孺人畫山水序

上海李氏藏書志序

江南生墨筆集序

阮尙書年譜第一序

陸彥若所箸書序

張南山國朝詩徵序

續溪胡戶部文集序

邵子顯校栞婁東雜箸序

懷寧王氏族譜序

禮部題名記序

四先生功令文序

送徐鐵孫序

識某大令集尾

序嘉定七生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慕碣銘

徐泰母碣

孔憲彝母碣

朱殤女碣

潘阿細碣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象記

金侍御妻誄

最錄南唐五百字

記王隱君

吳之瓊

書果勇侯入覲

書番禺許君

書葉機

書金倫

松江兩京官

縱難送曹生

臣里

廬之推

捕蛾第一

捕熊熊鷓鴣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蛇第三

定盦文集補

續錄

文八首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蒙古册降表序

上清真人碑書後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支那古德道書序

重輯六妙門序

重彙問覺經略疏後序

定盦文集 目錄

餘集 古今體詩

破戒草上卷

破戒草之餘下卷

續集 雜詩

三百十五首

別集 詞選

無着詞

懷人館詞

小奢摩詞

庚子雅詞

定盦文集補編

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論京北可居狀

與人論青海事書

謝案此書即正集卷中末篇之與人
粵東全經閣刊本重出今不補

卷二

北路安插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述略

上大學士書

蒙古寄傅表序

青海志序

烏梁海表序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卷三

釋魂魄

辯知覺

關告子

六經正名

六經正名答問一

六經正名答問二

六經正名答問三

六經正名答問四

六經正名答問五

志寫定羣經

說中古文

家塾策問一道

最錄穆天子傳

最錄列子

最錄司馬法

非五行傳

與陳博士箋

表孤虛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最錄尚書考靈耀遺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最錄急就

最錄中論

最錄歸心篇

最錄神不滅論

最錄李白集

書蘇軾題臨臬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利方略

漢器文錄序

鏡錄序

瓦錄序

說印

葛伯仇餉解

卷四

定盦文集 目錄

定盦八箴

大思箴

削成箴

勇言行箴

石言

附與江子屏牋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諸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

顧學士像題辭

與人箋

極思箴

童心箴

文體箴

紙塚銘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曹尚志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杭大宗逸事狀

問經堂記

志未逮箴

懷我生之先箴

天琴頌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定盦文集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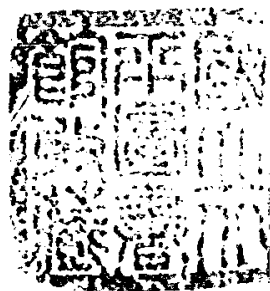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薰。神明之媚絕嫺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箠乏。沉沉不樂。抽豪而吟。莫宣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鰲帆。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婁襲而無疾。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啼。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歲而不舍。嬰予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甍萬重。樓中有鏡。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不測。其神習焉。峨峨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絃。希聲不傳。千春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定盦文集 卷上

仁和龔自珍瑤人篋



燕昭王登虜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跡跡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衛。上輦茵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填。七竅不得。以暫舒。萬民歛荼。於是王乃凭筐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纏結乎城岡。優星辰。招鸞鷲。卽之溫溫。吸之英英。外澤淳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挈。忽值吐其耀芒。手攬之而纏繚。乃颺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氣也。盎然而和。惛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瞽者遇之而精。朝不暇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玉體之令問者。於是乎聞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浩兮無極。淒淒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釀乎自然之域。巫陽招之不能降。馮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真。求燭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警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親。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徒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令聞孔嘉。植鮒道德。藥餌雲霞。澹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矧王之聰明。以引王之真。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媚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

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尚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醜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卮焉。降是則勺者下僊矣。卮者上僊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踏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踏。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纒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遠。則亡。瘵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陸。富者安。貧者日瘵。傾。富者日瘵。壅。或以羨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燹。爲疫癘。生民隳類。靡有子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階水。西無階財。南無階粟。北無階土。南無階民。北無階風。王心則平。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騏化三千。王心誠深。

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飲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飲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隋水，西有隋財，南有隋粟，北有隋土，南有隋民，北有隋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欵車，握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坳，坳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瘡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懼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懼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慮，可以慮，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懼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啣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旣然矣。然而有天下者，要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

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餽餽。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婁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至尊憂幣匱。金者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潰。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白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聖天子。怒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賴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弗療也。越六年。癸酉。兗豫役並起。四越月。平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鑰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卽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卽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謂之民。民之識立。

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誠語者。謂之師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爲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爲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居民。則政教之未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爲儒。史官之後爲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爲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爲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爲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攘。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絜其文字。處則爲估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敢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

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耒耨。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費。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侈。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憚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鏗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墮也似治世之蕩蕩使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闕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屨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鬪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尠君子也抑小人甚尠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僂之僂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僂之名亦僂之聲音笑貌亦僂之僂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僂其心僂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僂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僂之十年而僂之百年而僂之才者自度將見僂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諄諄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喞然喞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問矣繇之偷惡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厲寒於堅冰未雨之烏戕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謫士勇夫而厚象鴞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堂，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撻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篋柄擊道旁土，幞幞然落，形如篋，訝之，明年入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輸不受水，受亦卽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騶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爲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爲勸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瞭，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敏焉而畢宣，則豈非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孺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諸簡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儻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儻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段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圍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

曰從虫之義。可得開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僕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僕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僕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僕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慎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虵。虵憐蛇。蛇憐風。風憐日。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倒寘者也。莊之言則橫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么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說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說。

黃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間滯淫古歙州。乃銘黃山。我浮江南。乃禮黃嶽。秀吞圓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聳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難窮。百記徒作。惜哉夏后。橈車未經。惜哉姬王。八駿未登。中原隔絕。版圖晦冥。珪升璧瘞。赧愆慙衡。

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強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氤氳沈沈。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投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颺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塊猗。又孔之

殿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蕤。夏殞妍猗。蹇以盤猗。毒蠶蠹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清猗。性孔靈猗。悅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閤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懷郡戀京。歌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眇。金玉瓏瑯。文奇華古。文逸華馨。文幽華遠。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顛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山雨春沸。城雲暮扃。簡而不僵。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甯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 存序

我朝龍飛東海。靈囂中夏。廟謨睿武。先後繼承。自尼堪外蘭始征以還。薩滿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傳檄區宇。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祖恢九有之勳。宗紀十全之績。聲靈則雷厲風飛。景運則天祐神贊。其中蕩定三藩。親征漠北。再疆睢盱之國。臺灣滌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百支。乃洪荒所未通。泊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少及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天祐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乎崧嶽。日月下

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八地九天之奇兵。祕乎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捷此龍庭。亦有保夷揚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平龍維。增微侯之戶。橫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閩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實乃攷於詩書。無此偉者。讀其姓氏。恍若神人。懼山澤之癩。有不盡知。用敢仰衷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璿牒親藩。瑤岡上爵。同姓大功。逾朱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祀典不名。國史乃敢敬書。下士不容借頌也。又有亡殷事周。相韓歸漢。雖亦從旗鼓。著勛勤。恭稟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揆字藻儒奏疏一卷。我聖朝受天大命。以聖傳聖。家法相貽。不立皇太子。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册立太子者。斬毋赦。以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爲例。卽義炎瑱譽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揆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隲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册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聖祖始優容不報。揆疏不止。自摺震怒。然猶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愍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諭內閣王揆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對。

有旨令列名大學士次中。如在任時。以世宗卽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爲人臣子。如挾遺。遇君父。如我聖祖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聖祖諭曰。王挾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爲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譴戍。伊等旣自命爲君爲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爲百神擇主。爲先聖擇後聖。爲兆民擇父母。誕以我皇帝册立。皇太子。明年行授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不徒如前史册太子事。則固出於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考。挾上疏之年。亦恭值仁皇帝勸勤之際。與高宗六十年時。時埒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純皇帝讀實錄之暇。俛見挾之私憂過計。默思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神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尙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鼐。真其先所箸述。曰徐尙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

千卷。墨者雕泐者新而授浙人襲自珍序其情。自珍爰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閱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槩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醲。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泊乎屏亡。華質凋喪。搥吠廟堂。螿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顏。我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聞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運理。動呈肉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頽清。在人爲學士大夫。學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尙書者也。實甯高祖。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清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而徐氏嗶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襁褓。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澹。學副厥遇。而尙書公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尙書代詔制之文。舜聲堯容。義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懿告乎萬代。十讀四歎。雲三色而爲霽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嬰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義炎堯舜之世。嗚。虜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

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誦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姪。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謫古姓。錄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關大臣。羣事關內閣。誤擬諭旨。則關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迺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瓠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歟。敢貢其一端。而歸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尙不得比省志。今法國史取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爲底本。以儲它日之史。君子卑遜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更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知二三君子。必不忍重翦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郁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爲不仁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懼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間。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視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

吝爲博多。以貽之以贖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蹟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耶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開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泐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緝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他日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深海穹嶺。夔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尙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國朝風教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塞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尙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

附復札

汪龍洪飴孫武穆淳胡文水頓首。環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

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運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刪詩書自比。茲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迺者皆靡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尊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污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姓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鈞曰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闔秦火之燔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給。大笑。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善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東髮子弟。若知助閻。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道然思。鬱然歎。愴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愆。才智不及主上。公自願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麻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真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溷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冒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甯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入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啓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美。失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真言。言尤疴瘵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借援古今之事勢。退直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既見如干卷。數數僞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剗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婁遷至禮部右侍郎。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綬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遺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

真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日。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上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爾也。因進琅琅盡其指。同官皆大驚。上竟爲少酉領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納節。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旣亡。粵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綬甲友。其友孺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慎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窺當路議論顏色。車紋救周乎國門。又有執子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漸。乘孤舟。洞乎大漉之中。颺浪。訶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埵。心已定矣。噫。已合矣。稿乎其如息。僂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皴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予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

者雜以冰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胝予，予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上詢之，以書生對。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粹然愉謏，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怡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予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者，暴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真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嚙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曉曉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瘡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予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擅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

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恆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苗。始貴智貴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沒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別。則百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

也。古者無文，用擇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尙不與，非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印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土，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春榆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選舉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成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成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黍、果、蔬十畝，糶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糶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帶，縛籜以爲帚，治泥以爲釜，厥價陶三之，機杼四之，籝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澹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繩，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關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關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關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關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父有少疾，瘵寒暑濕乾，不以其子。

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疾寒暑濕乾，不以愬其父，崇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三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辨菽粟，亦不世。虐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督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關大吏，稽其世數。關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本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綏，綱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牒，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黍厲空虛，野無天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

子甲 變大宗百畝，父六十而娶。

子乙 立爲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卽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皆立為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
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為開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
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娶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娶，父母老必養於宗，子
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過是亦足食。

子乙 立為宗，別請
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開
民。

圖三 羣宗圖

羣宗

子甲 娶羣宗之二十五
畝，父六十而娶。

子乙 開民，雖堯舜不能無開民，安得盡男
子而百畝哉。周之農必有宗法，何疑。

海門先蒿陳君祠堂碑文

開國以降，奇杰之士，達節之民，挺瓌怪之姿，躬淳古之行，生而魁於凡民，沒而當祭於社者，不有文事其

無稱乎。先嗇陳君厥諱朝玉，字曰璞完，江南某縣人也。幼有異稟，膚色黝漆，臍窪若臼，環要有白文，其圓中規，相人者言是爲玉帶圍，當奇異，稍長，衍然魁頤，故其鄉之人嘗已疑其神。年十三，讓產伯兄，鴻鸞鳳逝，去之無迹。是時皇政熙清，后祇效靈，海之君王來獻土壤，以福吾黎元。通州常執間東地，望洋無極，潮退沙見，豁然劃然，亘二百里，君履其側，四無居人，蒼芒獨覽曰：吾當屋於是。率妻來遷，剝草屋，斲木爲耜，冶釜爲犁，夫任半耜，婦任半耜，一耜之力，旬有五日，水鹹者立甘，沙疏者立墜，沙膚窳者立厚，稽苗旣成，龜魚大上，不封不爵，樂術自保，於是遠近之民間之，僉曰：神哉！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莫不削薪以爲之耜，投刀以爲之犁，賣驥以求牛，懷種種，儲瓶缶，挈大男，稚幼女，效君而歸君，願爲海農，洋洋載道，於是稚請於長，長請於老，老謁於正，正謁於吏，吏白於大吏，天子籍其地，以爲海門廳，不十年，羣姓益衆，皆造瓦屋，炊烟起如海雲，國家歲入地丁漕米累千近萬，爲江海大聚，君生康熙某年，卒乾隆某年，年七十四，婦劉年九十，君之屋於海也，幾六十年，不蓄墨楮，結繩而治，歲終夫婦解繩之紛，以計事，事纖芥無忘，失壽考以爲常，君卒將百年，君之曾孫貢生奐，以經明聞於時，元孫翰林院編修兆熊，備祿於朝，乃召其鄉之人而謀之曰：古者伊耆氏始爲蜡饗農先農也，先嗇司嗇皆農之配也，今法凡城郭大聚皆得立蜡祠，吾祖宜爲先嗇，始吾祖刈殺此土，以利後之人，生有奇異，如天之公侯，今海門廳士姓無吾陳氏，舊且大，宜爲祠，祠吾祖，皆曰：田父老之志也。於是旣爲祠，奐兆熊以狀謁內閣中書，龔自珍請書於其祠之榜，又因以

爲樂石之文。龔自珍則大書之如是。狀又稱君不知書。乃能作書。點畫英碩。神明所流。匪道匪藝。不可得而詳也。頌曰。生爲功民。衆疑以爲神。沒爲功神。尙其福吾民。琴瑟士女。以招君兮。豆觥明粢。以報君兮。文此樂石。以震耀君兮。以大旌於海濱。且以勸田。

與人箋一

客言足下始工於文詞。近習考訂。僕豈願通人受此名哉。又云足下既習考訂。亦兼文詞。又豈願通人受此名哉。足下示吾近勇去口吻之冶俊。爲汪洋鬱栗冲夷。是文章之祥也。而頗蕙雜陳枚舉夫一二瑣故。以新名其家。則累矣累矣。古人文學同驅並進。於一物一名之中。能言其大本大原。而究其所終極。綜百氏之所譚。而知其義例。徧入其門徑。我從而筦鑰之。百物爲我綵用。苟樹一義。若渾渾圓矣。則文儒之總也。

與人箋二

少習名家言。亦有用。居亭主獷獷嗜利。論事則好爲狠刻。以取勝。中實無主。野火之發。無司燧者。百里易滅也。某公端端。醉後見疎狂。殆真狂者。某君借疎狂以行其世故。某君效爲駸穉。以行其老詐。某一席之議。前後不相屬。能勦說而無線索貫之。慮不壽。朝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勑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齧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

諒也。某童子妍黠萬狀，志賣長者，奸而不雄，死而諡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酣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婁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滓無擇，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前，而不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疎輕而酣嬉婁受侮，慎毋以吾隨藉口，善交友而無受侮，如吾箴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真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瑣人儼

卷中

家塾策問一道

問周禮保氏掌教國子以六書。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瞽史論書名。六書學三代葢重之矣。古今異體。或婚或改。自倉頡史籀以降。至於炎漢。書凡幾變。可得而陳與。漢安帝時。許沖上其父南閣祭酒慎說文解字十四篇。此古今書名之大宗也。法後王以小篆爲質。以何體爲附。見例可得而聞與。說文形書也。顧一字有一字之形與一字之音與義。而後一篆完。故說者曰爾雅廣雅義書也。聲類音書也。然則歧而爲三。抑治說文而經緯備舉也。能發其凡與。以字義而論。一字有一字之本義。有引申之義。有假借之義。往往引申假借之義。通行於古今。而本義反晦者。能約略舉之與。六書之目。有體有用。孰爲四體。孰爲二用。能了然胸口與。二用中之假借。由古人字少。固也。但假借亦必中師法。能言其樞紐與。周末漢初。經師口授。不著竹帛。又或用方言。是故羣經異師則異字。自胡毋生之治春秋而已然矣。說文僞經。與羣書之僞經。

異。好古者又據許以改經，未見其可也。能言原委曲折與許之言六書，與鄒衆之言六書，與劉歆班固之言六書，次第小不合，形聲與諧聲殊趣，能疏別與今音古分十七部，秦以前有均之文，可覆按也。若依聲以臆許之九千字，不獨形聲字而以部分釐之，亦古今之奇作也。能說其例與許書所有之字，當時俗字固不闕入，乃羣經所有之正字，亦頗有不收者。況本書見於說解則有之，篆文則無之，所從得聲則有之，本聲則無之，此自有其故也。豈可盡以某字卽某字當之與。玉篇以降，可羽翼說文者，凡幾家，或謂呂忱字林及字苑諸作，雖不作可也。信與唐人說經著者孔賈陸三家，其於小學之理，謂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聞，然與不與古均各家，疎於十七部者，十部十三部也。密於十七部者，十八部二十一部也。枝派義例之不同，能臆其入出歟。六書爲小學之一門，聲又爲六書之一門，等均之學，又爲聲中之一門，然則談古均者，胡爲而不屑談等均也。抑治經未暇與，意者謂古均是裨經讀，而等均爲餘事，不知古均明而經明，其體尊等均明，而天下之言語明，語言亦文字也。其用大，能一以貫之與。郭忠恕汗簡，夏竦古文四聲韻博采古文何其夥也。往往爲凡將急就滂熹元尙訓纂所未及，俱可信而奉之以補許氏古文之闕。抑真僞雜出也。能一言決之歟。周時吉金，近世出土頗夥，留鼎太僕盤而外，其足證古文者有幾事歟。秦漢金石，往往非篆非隸，意者割二分留八分之說，未盡無稽與。夫解經莫如字也，解字莫如經也。韓氏曰讀書略識字，古未有不明乎字而稱經生者也。諸生治經之日久矣，心知其意者，其縱言之。

陳頌甫所著書序

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故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告仲由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子游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數與方名。與其灑掃進退之節。保氏掌國子之教。有書有數。六書九數。皆謂之小學。由是十五入大學。乃與之言正心誠意。以推極於家國天下。壯而爲卿大夫公侯。天下國家名實本末皆治。後世小學廢。專有大學。童子入塾所受卽治天下之道。不則窮理盡性幽遠之言。六書九數。白首未之聞。其言曰學當務精者鉅者。凡小學家言不足治。治之爲細儒。於是君子有憂之。憂上達之無本。憂逃其難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終不得究物之命。於是黜空談之聰明。守鈍樸之迂迴。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其所陳說艱難。算師時人。則積數十年之功。始立一術書。師則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求之五經三傳子史之文而畢合。乃宣於楮帛。而且一戶屬必求其異向也。一脯醢必求其異器與時也。一衣裳必求其異尺寸也。有高語大言者。拱手避謝。極言非所當。於是二千載將墜之法。雖不盡復。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尋之有門徑。釋之有端緒。蓋整齊而比之之力。至苦勞矣。陳頌甫曰。是苦且勞者。有所甚企待於後。後孰當之。則乃所稱聞性道與治天下者也。乃言曰。使黃帝正名。而不以致上世之理。孔子之正名。而終不能以興禮而齊刑。則六藝爲無用。而古之儒之見。詭與詭古之儒者齊類。彼陟顛而棄本。此循本而忘顛。庸愈乎。且吾不能生整齊之之後。旣婚吾

力而重負企待者。於是始以六書九數之術。及條禮家曲節碎文。如千事推之。欲遂以通於治天下。大凡某書如千篇。如千卷。某書如千卷。都如千卷。如目錄。兵部主事姚先生曰。今天下得十數陳頌甫。分置各行省。授行省學弟子。天下得百十巨弟子。分教小弟子。國家進士。必於是乎取。則至教不躐等。且性與天道之要。或基之聞矣。中書胡先生曰。使頌甫自信所推。畢無闕。請從姚先生之言。所推猶有闕。則姑舍是言。整齊益整齊。企待益企待。總之。必不爲虛待無歧。謬是二言者。曩自珍皆聞之。因最錄書指意。皆識之。

答人求墓銘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錯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悵鋪敘。旣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誌銘。詞體如是。固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諉責不可辭。而輒不忍爲誌銘。謹撰上墓表。

西域置行省議

天下有大物。渾員曰海。四邊見之曰四海。四海之國無算數。莫大於我大清。大清國堯以來所謂中國也。其實居地之東。東南臨海。西北不臨海。書契所能言。無有言西北海狀者。今西極徼至愛烏罕而止。北極徼至烏梁海總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東。閩粵版圖盡處。卽是海。比西域者。釋典以爲地中央。而古近謂之爲西域矣。我大清肇祖以來。宅長白之山。天以東海界。大清最先。世祖入關。盡有唐堯以來南海。東南北。設行省者十有八。方計二萬里。積二百萬里。古之有天下者。號稱有天下。尙不能以有一海。博聞之士。言廓恢者。擯勿信。於北則小險望見之。於西北正西則大險望而不見。今聖朝旣全有東南二海。又控制蒙古喀爾喀部落。於北不可謂險。高宗皇帝又應天運而生。應天運而用武。則遂能以承祖宗之兵力。兼用東南北之衆。開拓西邊。遠者距京師一萬七千里。西藩屬國尙不預。則是天遂將通西海乎。未可測矣。然而用帑數千萬。不可謂費。然而積兩朝西顧之焦勞。軍書百尺。不可謂勞。八旗子弟。綠旗旣賤。感遇而捐軀。不可謂折。然而徼夫天章聖訓之示不得已。淺見愚儒。下里鄙生。幾幾以耗中事邊。疑上之智。翦人之國。滅人之嗣。赤地千里。疑上之仁。否否。有天下之道。則貴乎因之而已矣。假如鄙儒言勞者不可復息。費者不可復收。滅者不可復續。絕者不可復蘇。則亦莫如以因之。以爲功。況乎斷非如鄙儒言因功而加續之。所憑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則豈非天

之志與高宗之志所必欲遂者哉。欲因功而續加之，則莫如酌損益之道。何謂損益之道？曰：人則損中益西，財則損西益中，兩言而已矣。今中國生齒日益繁，氣象日益隘，黃河日益爲患，大官非不憂，主上非不諮，而不外乎開捐例加賦加鹽價之議。譬如割臂以肥腦，自啖自肉，無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狼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又或殮菸草習邪教取誅戮，或凍餒以死，終不肯治一寸之絲一粒之飯以益人。承乾隆六十載太平之盛，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游蕩，京師其尤甚者。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拓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問年歲？嘉峪關以外，鎮將如此，其相望也。戍卒如此，其夥也。燧堡如此，其密也。地縱數千里，部落數十支，除沙磧外，屯田總計北纔二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二畝，南纔四萬九千四百七十六畝，合計纔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零八畝。田丁南北合計纔十萬三千九百零五名，加遣犯有名無實者二百零四名。若云以西域治西域，則言之胡易。今內地貴州一省，每歲廣東四川皆解餉以給，貴州無重兵，官糈兵糧，入不償出，每歲國家賠出五六萬兩至八九萬兩不等，未嘗食貴州之利。內地如此，新疆尙何論邪？應請大募京師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道路險遠，易以生怨，無庸議。雲南貴州兩湖兩廣相距亦遠，四川地廣人希，不宜再徙。山西號稱海內最富，土著者不願徙，毋庸議。雖毋庸議，而願往者皆往，其餘若江南省鳳穎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

皆性情強武。敢於行路。未驕慣於食稻衣蠶。地尙不絕遠。募之往必願往。江西福建兩省。種菸草之奸民最多。大爲害中國。宜盡行之無遺類。與其爲內地無產之民。孰若爲西邊有產之民。以耕以牧。得長其子孫哉。當行者官給每戶盤費若干。每丁盤費若干。議聞。又各省駐防旗人。生齒日繁。南漕不給。大率買米而食。買緞而衣。若遣令回旗京師。內城不能容。若再生育數年。本省費又無所底。駐防者所以衛天朝也。八旗子弟受恩久。忠義其所性成。苟有利於天朝者。必無異心。無異議也。各將軍議酌每大省。行若干丁。中下省。行若干丁。盤費宜視民人加重。以示優厚。議聞。其遷政暫設大臣料理之。七年停止。議聞。先期。斬危崖。劃仄嶺。引淙泉。瀉漫壑。到西分甬南北兩路後。官給蒙古帳房一間。牛犂具籽種備。先給大戶若干丈。中戶若干丈。下戶若干丈。不得自占。旗民同例。除砂磧不報墾外。每年一奏開墾之數。十年再奏總數。二十年彙查大數。每年粟麵稗蔬皆入其十分之一。貯於本地倉。以給糧俸。其地丁錢賦。應暫行免納。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交穀外。另有丁賦例。有丁賦後。再定解部額。現在交粟麵暫勿折收銀錢。亦俟二十年後。再如內地折銀錢例。設兵部尙書右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總督一員。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準回等處地方巡撫一員。或如直隸四川例。以督兼撫。不立撫。似亦可。布政使一員。按察使一員。巡道三員。提督一員。總兵官三員。知府十一員。知直隸州三員。知州二員。知縣四十員。府州之目十有四。曰伊東府。曰伊西府。伊梨東西路也。曰庫州府。庫爾喀喇烏蘇也。曰迪化府。烏魯木齊也。原設曰鎮西府。巴爾庫勒也。原設曰瓜州府。哈密也。

曰塔州直隸州。塔爾巴噶台也。以上北路。曰關州府。關展也。曰沙州府。哈拉沙拉及庫車沙雅爾也。曰蘇州府。阿克蘇及賽喇木也。曰羌州府。葉爾羌也。曰和州府。和闐也。曰吐蕃直隸州。烏什也。曰磚房直隸州。喀什噶爾也。以上南路。伊東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東縣。以烏哈爾里克爲綏定縣。以博羅塔拉爲博縣。以幹珠罕爲珠縣。四至核議。伊西府設縣四。以府城爲伊西縣。以庫爾圖爲圖縣。以古爾班薩里爲絜縣。以烘郭爾鄂龍爲鄂縣。四至核議。庫州府設縣三。以府爲庫縣。以烏里雅蘇圖爲舊營縣。以品河爲豐潤縣。四至核議。瓜州府設縣四。以府城爲瓜縣。以蘇木哈喇坡爲舊堡縣。以賽巴什達里雅爲湖縣。以塔勒納沁爲土城縣。四至核議。塔州設縣二。以州爲塔縣。以雅爾爲肇豐縣。四至核議。其鎮西迪化兩府。現在章程已善。毋庸改議。南路關州府設六縣。以府城爲關縣。以納呼爲東關縣。以洪城爲洪縣。以魯克察克爲柳中縣。以哈喇和卓爲高昌縣。以吐爾番爲安樂縣。四至核議。沙州府設州一縣四。以府爲沙縣。以庫車爲龜茲縣。以碩爾楚克爲舊城縣。以託和爾爲龜縣。以沙雅爾爲沙城縣。四至核議。蘇州府設州一縣五。以府爲蘇縣。以賽喇木爲毗羅州。以帕爾滿爲帕縣。以託克三爲四村縣。以拜城爲拜縣。以庫什塔木爲小城縣。四至核議。羌州府設五縣。以府爲羌縣。以巴爾楚克爲新遷縣。以呼拉瑪爲瑪平縣。以哈喇古哲什爲哲縣。以裕勒里雅克爲西夜縣。四至核議。和州府設四縣。以府城爲球縣。以皮什雅爲琳縣。以玉隴哈什爲琅縣。以博羅齊爲玕縣。四至核議。吐蕃州設縣二。以州爲明定縣。以森尼木爲森縣。磚房州設

縣三。以州爲磚房縣。以塞爾門爲塞門縣。以英噶薩爾爲依耐縣。四至核議。武官副將以下。文官同知以下。應如干員。另議。總督駐劄伊東府。巡撫駐劄迪化府。提督駐劄迪化府。分巡安西北兵備道一員。分鎮安西北鎮總兵官一員。同駐劄鎮西府。分巡天山北兵備道一員。駐劄伊東府。分鎮天山北鎮總兵官一員。駐劄增州。分巡天山南兵備道一員。駐羌州府。分鎮天山南鎮總兵官一員。駐吐蕃州。非開州屬安樂縣督撫必皆駐北路者。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昔者回部未隸天朝。無不甘心爲準夷役者。亦國勢然也。設采辦紅銅事務監督一員。用內務府人員。三年更調。駐劄吐蕃州。其甘肅省嘉峪關設監督一員。專司內地往準回販易之稅。除稻米鹽茶大黃布綢外。一切中國奇淫之物。不許出關。以厚其俗。除皮貨西瓜外。不許入關。以豐其聚。銅務關務。皆所以劑官俸給兵糈也。其哈密關展兩郡王。皆賞給協辦府事官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道府之下。同知之上。各回城伯克中。皆遴選一員。賞給協辦縣事名號。朔望祭祀及大禮。排班在知縣之下。縣丞之上。甘肅省以安西南路爲盡境。準回省以安西北路爲首境。立界石。新遷人等及旗人回人等。未能知書。應請於三十年後立學宮。設生員舉鄉試。現在毋庸議。其鎮西迪化現已設立。姑仍舊交巡撫考試。戈壁無水草處。地方官踏看有可簸采金屑之地。酌立條規奏聞。官缺在北路者。及臨戈壁者。設風沙邊缺。如內地煙瘴邊缺之例。速其升調。凡近磧之郊。處處設立風神祠。泉神祠。歲時致祭。仰祝上帝。地出其泉。風息於天。以宜蔬宜稌。頌祝文焉。大郭勒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大達巴

之在祀典者應幾處核議。文移官事往來經戈壁皆帶泉水。應頒製西洋奇器物。小受多利行者。又宜頒設高廣護風之具。田中可用者。詳蕭山民人王錫謙令仿造。夫然而屯田可盡撤矣。屯田者有屯之名。不盡田之力。三代既遠。欲兵與農之合。欲以私力治公田。蓋其難也。應將見在屯田二十八萬畝。零叩給與見在之屯丁十萬餘人。作為世業。公田變為私田。客丁變為編戶。戍邊變為土著。其遣犯毋庸釋回。亦量予瘠地。一體耕種交納。既撤錄旗之屯。當撤八旗之戍。中國駐防旗人往者。別立冊籍。以別於民戶。回戶既有旗戶名目。與回民有田籍者同。故撤之而不患無所歸也。應請將將軍副都統辦事大臣領隊大臣印房章京等一概裁撤。其駐防之滿洲索倫錫伯蒙古弁丁等。戍安西北路者。作為安西北路旗戶。在天山北路者。作為天山北路旗戶。南路者。作為南路旗戶。伊犁將軍所領兵最多。伊東伊西地亦最大。出之行陳。散之原野。勢便令順。無不給之患。應與自內地駐防旗人新移到者一體歸地方官管轄。但有事不得受知縣以下杖責。交納時應比民戶回戶酌減十分之二。以償世僕之勞。如是則又慮其單也。應請設立辦事大臣一員。駐南路極邊羌和二州之地。統領滿州兵九百名。蒙古索倫兵七百名。錫伯兵四十名。綠旗兵六百名。共計二千二百四十名。以控藩部之布魯特哈薩克那木千愛烏罕各國。掌各國之朝貢之務。鑄總統西邊辦事大臣印一。勅文一。秩正二品。受準回總督節制。與提督巡撫互相節制。布政使以下具申文。總兵官以下帶刀見。以昭威重。其駐防兵丁於現在議裁撤者。遴留至銳者。其軍裝器械月餉應照內地

江甯荊州例。歲一閱。三歲總督一閱。十歲請旨。派威重大臣來西。一大閱。布魯特哈薩克之人咸侍。是爲天朝中外大疆界處。以上各議。現在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更張極大。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後。利且萬倍。夫二十年非朝廷必不肯待之事。又非四海臣民望治者不及待之事。然則一損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國運益盛。國基益固。民生風俗厚益。厚官事辦益。必由是也。無其次也。其非順天心。究祖烈。劑大造之力。以統利夫東西南北四海之民。不在此議。謹議。

擬進上蒙古圖志表文

臣伏處下士之列。縱觀史冊之盛。翹首昭代之蹟。遊心官書之府。仰天章之有爛。測地輿之至曠。我朝之盛。乃自羲炎堯禹以降。文儒武臣。目所不能殫。耳所不能聞。帝者號令所不能逮。史官文章所不能記。有一臣於此。遭遇隆代。明聰特達。能通文學。能見官書。能考官書。能見檔冊。能考檔冊。能鉤稽補綴。能遠遊。能度形勢。能通語言文字。能訪問。能簿記。能思慮。能屬詞比事。信或有之。其福甚大。求之先士。無有倫比者也。臣珍禱昧。乃非其倫。竊見國朝自西域盪平後。有欽定西域圖志五十卷。專紀準部回部山川種系。聲音文字。及於國朝所施設政事。箸錄文淵閣。副墨在杭州鎮江揚州。旣富旣鉅。永永不朽。臣攷前史。動稱四海。西北兩海。並曰蓋闕。我朝之有天下。聲教號令。由回部以達於葱嶺。嶺外屬國之愛烏罕那木干。以迄於西海。由蒙古喀爾喀四部。以達於北方屬國之鄂羅斯。以迄於北海。回部爲西海內衛。喀爾喀爲

北海內衛。今葱嶺以內古城郭之國。既有成書。而蒙古獨靈丹呼圖圖滅爲牧廠。其餘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大部。縱橫萬餘里。臣妾二百年。其間所施設。英文鉅武。與其高山異川細大之事。未有志。遂敢伸管削簡。臆理其迹。闡鞞其文。作爲蒙古圖志。爲圖二十有八。爲表十有八。爲志十有二。凡三十篇。私家箸述。所得苑漏。不敢仰與官脩各件。絜短長於萬一。願見欽定四庫書目箸錄文淵者。於下士私述。間蒙俛采。不遺其勤。凡若干種。竊願是書他日附官書以傳。得箸錄四庫之末簡。則無其才也。而福與之並矣。

述曰聖祖高宗。文冠古后。嗣而比之。武文咸富。述天章志第一。

滿洲祭天。則有禮書。茂彼北裔。亦攷厥圖。述禮志第二。

古舞侏儸。廟門之下。號嘈者何。以侑詐馬。述樂志第三。

人戴北斗。中言匪西。出地入地。測之用圭。述晷度志第四。

內四十九。如康田功。附土默特。西旗旣同。述旗分志第五。

如古康侯。盟用刑牛。畫社爲六。理藩所區。述會盟志第六。

有哲卜尊。北方大師。如宗喀巴。宏於西陲。述象教志第七。

摩騰演漢。章佳贊聖。彼褊此宏。本師所印。述譯經志第八。

小東大東。漭漭烏龍。亦有北海。厥受則同。述水地志第九。

古兀落素。今也卡倫。匪愛其獸。以陸人民。述臺卡志第十。
貢用九白。始自崇德。王會徵之。如典屬國。述職貢志第十一。
教駢攻駒。詰儒失傳。北方大政。以牧代佃。述馬政志第十二。
斯者託忒。不資豪毛。國書因之。落葉龍艘。述字類表第十三。
民生啞啞。後立文字。聲在形先。我聰厥際。述聲類表第十四。
天子命輿。地則必書。曰討曰巡。請詹起居。述臨蒞表第十五。
粲粲中原。有削有吞。浩彼諸藩。豈無革沿。述沿革表第十六。
林丹旣夷。旁支具安。如鄂承不。雲初磐磐。述氏族表第十七。
收其大人。扈入居庸。固山梅勒。轄是功宗。述在旗氏族表第十八。
愛徵之遜。鬲三百年。天聰以前。系闕弗全。述世系表第十九。
古僂封建。聖不得已。因虜自然。匪我錫祀。述封爵表第二十。
碩矣天姬。爲之哈屯。禮官擇言。匪古和婚。述釐降表第二十一。
準有鄂拓。蒙古之旗。如我京城。叅佐所治。述旗職表第二十二。
推河二族。今則烏蘭。名曰寄牧。牛羊宴然。述寄爵表第二十三。

濟農岱青其汗其王。漢南視之。以爲朔方。述喀爾喀總表第二十四。

帝妣天姬。再世降靈。匪成伊勳。筵於廟庭。述賽因諾顏總表第二十五。

民貴見幾。智者全生。四衛拉特。爾安爾榮。述新遷之杜爾伯特表第二十六。

昔也五族。今也二存。督之縣之。臣有瑰文。述四衛拉特總表第二十七。

唐努之山。爲北屬國。臣請上言。置札薩克。述烏梁海表第二十八。

帝平羅刹。嘗用其人。海西漠北。厥居婁遷。述巴爾虎表第二十九。

藐吐谷渾。五部無統。和碩少文。台吉之總。述青海蒙古表第三十。

龔欽吉思。逐蘇勒坦。何如今朝。玉茲奉版。附述哈薩克爲一表。

抱羊乞錢。西東奉藩。偕哈薩克。拱我天山。附述布魯特爲一表。以上二表用前編脩徐松所述。

道光元年十一月朔內閣中書龔自珍撰表

蒙古像教志序

夫染衣出家。沙彌之律也。肉食不淨。大慧之聞也。諸肉勿食。泥洹之訓也。讚歎毀戒。波旬之徒也。然其生於邊地。不生地穀。以畜牧爲耕作。以血肉爲饗飮。宗教旣黃。相沿已久。有乖壞色之訓。聊別白衣之儔。戒或遮之。教必諒之。蒙古五十一旗及喀爾喀四部。皆宗黃教。黃教之祖曰宗喀巴。若具云者。祖烏翰阿羅阿阿羅

補匪昂查阿克巴也。自稱文殊師利之瑚必勒罕。生于額納特珂克地。而唐古特庫車淖爾四衛拉特之地。通相宗祖。其法嗣之派。繁衍難備述。述兩大支。曰在藏坐牀者。曰到蒙古住持者。在藏坐牀者。又分兩支。宗喀巴第一弟子曰根敦珠巴。實弟五十四輩之達賴喇嘛。是爲舍位出家之第一輩。遞傳至七輩。噶爾藏加莫磋。當準噶爾擾藏時。聖祖救其亂。噶爾藏加莫磋避至青海坐牀。聖祖送之。俾歸于藏。至今傳付不絕。皆以其呼必勒罕爲之。此一支也。第二弟子號爲班禪額爾德尼。名曰刻珠尼曲結。若具云者。刻珠尼馬曲結。嘉勒布格爾也。至弟四輩。名羅卜藏曲結。嘉勒燦者。始與蒙古通。自蒙古至盛京。受我太宗皇帝册封歸死。後其瑚必勒罕。遂有喀木之地。又九傳矣。此一支也。兩支外。又有兩小支。一曰紅帽噶瑪巴。一曰黑帽沙瑪納。皆稱呼圖克圖。避達賴班禪位號。沙瑪納呼圖克圖之後。日就衰滅。噶瑪巴之後。近世有林沁班珠爾者。稱沙布噶於庫車淖爾。爲庫車淖爾察罕諾門之屬僧。則並不敢號呼圖克圖矣。其來蒙古住持者。又分三支。最先者曰帕克巴巴喇密特。是其道北行之始。凡六傳。至元順帝時。阿難達瑪第喇嘛。與帝爭政事。怒而歸于唐古忒。中絕凡八九年。而索諾木札木蘇重至。又十餘傳。至邁達哩止。爲一支。宗喀巴有弟三傳。嫡嗣曰蘇爾第。其瑚畢勒罕。託生喀爾喀地方。僭哲卜尊丹巴呼圖克圖。又兩傳。進丹舒克於世祖朝。至今凡十六次。瑚必勒罕號位。亞於西藏之達賴。而幾與班禪埒。又一支也。康熙間。有喇嘛章佐胡圖克圖。自藏來朝。其人乃是第六輩達賴羅卜藏札木蘇之支嗣。聖祖優禮之。命其住持。

于多倫諾爾之彙宗寺。其第二次瑚必勒罕。世宗優禮之。命其住持多倫諾爾之善因寺。其第三次瑚必勒罕。賜對高宗朝。大加獎異。命其來京。更定大藏經咒應真名號。乃取自後漢至唐各譯主所譯。悉以今藏語更校成。又以其國首楞嚴已亡。借此土本四譯而歸。又佐莊親王辦理同文韻統。於四十一年。跌逝京師。今又再瑚必勒罕矣。是最盛而最後出。又一支也。五支之徒。其論輪迴因果報應。與古德神不滅論合。其論劫初形狀。天地衆生日月種種成立。種種出生次序。與樓炭經合。其書與符印明合。其念咒與聲明合。自漢以來。譯經之例。例不翻咒。疏抄之例。亦不妄釋。咒是密語。咒是祕印。佛無祕密議。有祕密語。既不譯不疏。徒恃音準。音若不準。妙陀羅尼。雖誠求之。亦恐迂竄矣。今按自修多羅。至優波提舍。各有神咒。小者取用。禁制神鬼。作諸幻術。大乘之咒。三世諸佛。由此出。與不可思議。具如首楞嚴說。且凡外道六師。亦能幻出宮殿。天龍女。樂大火。大水。乃至幻一日。演成極長。幻長日。促成刹那境界。種種靈怪。咒聲靈故。符佛口故。又凡人世所求。年命五欲。誦咒皆得。咒聲靈故。符佛口故。以上之事。天竺神僧。生于拉撒。視爲固然。卽蒙古道高喇嘛。尙能近似。而此震旦耳根非劣。耳識非殊。雖有高僧。不臻神悟。故撰象教志。專以推尊因明門中聲明一門。而非讚歎夫食肉衣黃墮邪師見也。

蒙古水地志序

河由來受者三部曰烏喇忒曰鄂爾多斯曰歸化城土默特羣水南來受者七部曰喀喇沁曰土默特曰敖漢曰奈曼曰翁牛特曰巴林曰喀爾喀左翼水東行入黑龍江未至句經大川四曰潢河曰大遼河曰諾尼江曰混同江水北行入色楞格河未至句經大川三曰愛畢哈河曰土喇河曰鄂爾渾河黑龍江入東海色楞格河徑俄羅斯入北海東以黑龍江爲主其目四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北以色楞格河爲主其目三又其目曰受某部某某水具如志以西塞小水附黃河流入中國者別爲卷

蒙古臺卡志序

惟皇地祇爲主山川不能自辨自位是故古昔書有八索以政其人民周之諸侯史氏率不能讀其名存者有戎索有周索以侯以公以郡縣以城郭以行國皆將於是乎東於是乎西於是乎南於是乎北我國家君蒙古五十一旗喀爾喀四部地且二百年一吏不妄行一馬不妄芻一兔一鹿不妄趨走是亦有政撰臺卡志志郵志新郵志喀爾喀自備郵志鄂博志察哈爾牧廠鄂博志卡倫志圍場卡倫志柳子邊郵句康熙三十一年議自古北口至於烏朱穆秦置臺九又自獨石口至於蒿齊忒置臺六又自張家口至於四子部落置臺五又自張家口至於歸化城置臺六又自殺虎口至於吳喇忒置臺九又自歸化城至於鄂爾多斯置臺八又自喜峯口至於札賴特置臺十有六新郵句乾隆三十四年議喜峯口路札賴特盡處起置郵十有四古北口路烏朱穆秦盡處起置臺六殺虎口路烏喇忒大路外置臺七張家口路自

四子部落盡處起。置臺十有六。穆哈哩喀遜爲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喀爾喀自備郵。句東路首站曰尼爾得尼拖羅海。曰他爾袞柴木達。後路首站曰肯特山。西路首站曰哈拉尼敦。三音諾顏首站曰博羅布爾哈蘇。凡冊汗册王册妃册格格賜賚賜祭天使至皆設之。汗王貝勒公等自備夫馬警晨夜伺畜牧。過則徹焉。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二十五部落如其境。察哈爾牧廠鄂博。句以山爲鄂博。以河爲鄂博。以壘爲鄂博。八旗如其境。卡倫。句以山爲卡倫。以河爲卡倫。以樓望爲卡倫。二十五部四喀爾喀如其境。圍場卡倫。句規高以爲之卡倫。句於陟。於阪。於龕。於隙。山之隙。川之隙。東。句柳于厓口。句西。句柳于濟爾哈朗圖。句北。句柳于塞堪達巴漢色欽。又柳于阿魯色呼。又柳于阿魯呼魯。又柳于英格。又柳于拜牲圖。乃西柳于庫爾陀羅海。又柳于納喇蘇圖和碩。又柳于沙勒當。又柳于錫喇札巴色欽。絕南。句柳于木壘喀喇沁。又柳于古都古爾。又柳于察罕札巴。又柳于汗特穆爾。又柳于納喇蘇圖。乃西柳于噶海圖。又柳于卓索。又柳于什巴爾臺。又柳于麻巴圖。又柳于博多克。遂西柳于珠爾噶岱。又柳于蘇克蘇爾臺。又柳于卜克。又柳于燕子窩。又柳于卓索溝。絕西。句柳于察罕布爾臺。又柳于阿爾散朗。又柳于尼圖。又柳于齊呼拉臺。又柳于布哈渾余。又南柳于海拉蘇臺。又柳于姜家營。又柳于西燕子窩。又柳于郭拜。又柳于和羅博爾奇。東柳于巴倫克得伊。又柳于烏喇臺。又柳于錫喇諾海。又柳于納林。又柳于格爾齊老。柳在外。卡倫在裏故地。句周陸之中。若爲翁牛特故地。若爲喀喇沁故地。敖漢故地。奈曼故地。

土默特故地。巴林故地。喀爾喀左翼故地。茲事嚴武。旣麗旣博。號令散見。未有總述。於古之世。帝朔未或訖也。王教未或經也。由今之年。文符武節。所以旌也。舜跡禹踵。所以步也。按籍受成。里史之書與。

蒙古聲類表序

自國語以至額訥特珂克土伯特。以至天山北路準部南路回部。皆有方語。則皆有字頭呼韻之學。而五十一旗部屬及喀爾喀四大部。反無之。今蒙古語言文字具在。沿流以溯原。因子而識母。因其自然而不惟師心之尙。能之乎。曰不能。則無爲貴聰矣。但其義迥。觸手鉤棘。道出於天。籟無不同。法成乎人。例實不一。自國書十二篇外。經典白氈。同爲世尊之所宣說。同是阿難之所結集。譯祖東游震旦。筆受一經之文。先後數譯。尙爾乖迕。若夫神珙所製。司馬光所圖。與德幹必特雅星哈所受。通密繖布喇所傳。乾隆初印。承容指。或煩定正。而後臚列整齊。源流明備。各還其一家之言。重以準部有託忒體。回部有彈舌聲。下士譚愚。冥搜博采。求其貫通。不亦勞矣。今先舉諸家各不同處。然後準的。可得而索。義迥。可得而擇也。諸家不同。約有七事。按僧伽婆羅譯師利問經。舉五十字。不空譯文殊問經。舉五十字。竺曇摩羅察譯光讚般若經。舉四十一字。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舉四十二字。鳩摩羅什譯摩訶般若經。舉四十二字。元奘譯大般若經。舉四十三字。佛馱跋陀羅譯華嚴四十二字。實又難陀譯華嚴四十二字。地婆訶羅譯華嚴四十二字。三藏般若譯華嚴四十二字。不空譯華嚴四十二字。金剛頂經五十字。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如來

性品六十二唱實舉五十字。六十二字約以十四音有重見之字故止五十也。有初短次短次長三種。別佛言皆以舌齒喉而有差別。此經未經同文韻統採摭故特詳之。凡十三種皆一母一聲。欽定天竺五十母。西番三十母。回部二十九母。皆同。惟聖朝國書之母。則以阿額衣鄂烏諤六字爲第一類。餘至十二字不等。如八撰遜以準部十五母。則亦以阿至互七字爲第一類。餘亦七字成類。而非以額依等字爲所生之聲。此例之異者一也。天竺母所生可舉者一千二百十二字。西番舊六字。紗鞞喇妻鴉合齊雅合翳雅合凡六。所生纔二十四字。合新舊三十字。所生可舉者共四百三十四字。回部所生字單字一百七十四字。連字則以一字領二十八字。輪流統領。又兼本字自領。本字如阿阿衣衣烏烏之屬。計八百四十一字。共計一千零十五字。國語則除第一烏珠爲十一部之綱。其第二部起自阿衣額衣阿拉額拉以下。共生一千二百四十餘字。而準部十五母。尙無推衍成圖之作。準部若以國書比較。只中華見溪羣疑卅六字。舊法有演出十二攝各四聲者。又藏經十三種。惟華嚴實又難陀本。每卷畢唱演三節。每節十字起至十四五字不等。而仍收聲於第一字。是亦譜生聲之例。而彼十二家無聞。此例之異者二也。同爲母生子。而所以能生。又分兩種。國書仿照天竺之例。定有主輔二類。其字之收聲於阿者。定納阿至馨阿二十四字。爲輔字也。阿至鄂六字。主字也。第一部之納奴窩起皆收聲於阿。皆輔阿而行。天竺自阿至阿斯十六字。主字也。自嘎至嘎刹三十四字。輔字也。涅槃凡六十二唱。而佛言十四音。亦具主輔之理。餘如西番之三十母。卽不能分主輔矣。而餘十二經。準之託忒。皆不能分矣。且西番舊六字。無所配合而生聲。實又難陀本無

所配合而生聲。卽回部加記號之百七十四單字。不能不以爲子。而以爲二十九頭之輔也。蓋單字從字母生。連字又從單字生。比各家又中隔一重。如算法家之有祖孫位。是其特異。然亦無所配合而生聲。司馬氏以十二攝演神珙近之矣。但上爲雙聲。下爲疊韻。一言瞭然。不必謂之配合而生聲。此例之異者三也。南北等韻各家。或用喉舌唇齒分配陰陽。而難有定論。惟元人周氏作中原音韻。不用分配。而陰陽乃確乎不易。人之喉舌唇齒皆各兼陰陽。南北人皆同之。此例之異者四也。恭稟睿指。國書以阿字爲元聲。實挾古來聖神未發之祕。胎八極於一喉。自然之符也。大藏十二種皆同。天竺同。準部同。而間有小異者。西番之不於發聲也。回部之不於字頭而於化單字也。涅槃之不於第一而於第四五六七也。又複見第二十三字。推本以譚西番自阿努之子通密繖布喇至天竺。取三十四字歸。刪其十一。加舊傳紗等六字。又加兩國同舊有之阿字爲卅字。見徹辰薩囊書。則原非以爲殿後字。而章佳國師叙次之小倒也。回部之單字一轉移而卽成愛里普固卽阿也。涅槃之首三囉。以義從非必以聲從也。皆不出大聖人指授之範圍矣。雖小異不闕大同。惟大同可臆小異。此例之異者五也。中國等韻諸家舊法無文空圈記聲。其二合之字。獨見佛經瑜伽師地論中跢字是也。實又難陀於所生字每用圈。於母字則始用二合。室左是也。三合者僅一見。曷擢多是也。梁時僧祐作梵漢譯經同異記。辨之博而見之早矣。今準部亦只二合無三合。欽定天竺西番皆至三合。謂所生字字母。以二合而止。無四合。國書回部書乃有四合。回部竟至五合。舌愈捷而法愈邃矣。此

例之異者六也。天竺西番有紗補住吉固徵卜納囉雙納囉哈蘭答雅答克巴魯達札麻嚕烏巴達麻諸記號。回部則有則爾則白爾帕尺都則爾都則白爾都帕尺諸記號。因思大海烏巴什等之因蒙古書加圈點爲國書。亦卽此例。蓋以形命聲而不必本有其聲。并不必別覩其形。至敏捷也。餘家無之。此例之異者七也。今欲推見蒙古字母。則諸家之法具在。其若之何而用所當用。棄所當棄。立於不可易之地哉。按明初陶氏曰。元國字以可侯爲母。此言巨繆者也。則恭援小兒初生之聖訓以斥之。至其都數。則定以十部。每部之數。則以三爲例。凡三十聲。爲第一總圖。兼用百五音隸十五類之例。天山北路與喀爾喀接壤。同祖故也。不以第一頭爲九頭之綱。不必於巴博卜下收聲於阿。不必配有主輔而生聲。此則不泥於例也。三十字中有兩字書成一作一聲讀者。凡五。其二十五皆單聲也。所生之圖。首分陰陽兩大支爲兩圖。何爲陽。以中國有平聲無上聲之字爲陽。何謂陰。以中國四聲具足之字爲陰。此元人周德清例也。陽凡十七母。陰凡十三母也。陰陽各舉字七倍於母。餘可以推也。又使卅頭以一領二十九。互相領而疊書之。上書大。下書小。成一圖。得九百聲。回部連字例也。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瓊都記號。各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天竺雅答克記號。改成一聲。又於三十頭之下。各加一吉固記號。改成一聲。共又得九十聲。回部單字例也。第五第六第七圖。猶國書總圖外之十一圖也。其書連字樣。則亦國語及天竺例也。有二合三合四合無五合。參用國語天竺西番例。而不用回部例也。每頭之下。必註明今蒙古語之某句。

某字以見圖為蒙古作也。蓋為圖凡七。為聲凡一千四百有十。第一母阿字阿實達。第二和字和拉哈。第三伊字伊蘇。為一類。第四母巴字巴拜岱。第五母博字卓齊博。第六卜字實喇卜。為一類。第七母圖字蘇約。第八騰字騰吉思。第九坦字哈坦。為一類。第十哲字哲卜尊。第十一札字札木楚。第十二春字庫春。為一類。第十三蘇字舒蘇。第十四蘇圖和即阿之轉索圖即蘇圖。為一類。第十六喇字喇呼。第十七拉厄字即喇。第十八朗字達朗達。為一類。第十九穆字圖薩特。第二十曼字曼濟魯。第二十一穆爾字穆之為穆爾猶蘇索之加。為一類。第二十二母諾爾字諾穆親。第二十三囊字他布囊。第二十四誦字誦曼。為一類。第二十五丹字羅丹。第二十六等字鄂等答。第二十七特字土默特。為一類。第二十八棍字棍楚克。第二十九肯字色微肯。第三十克字克呼。為一類。

上鎮守吐魯番領隊大臣寶公書

不譽顏色已八年。自珍至京師之前一月。始聞西命。吾師禁近大官。出萬里之積。統甲一旅。同朝者惜公。門下士爭慰公。自珍謂內廷少吾師一人。天子未闕於侍從。漢大臣得罪者。或削職歸田里。吾師猶冠三品冠。以大臣印行。且翰林多不更於政。部閣又不足以老公之才。吾師感激報効。願在今日。故於庚午同年之公郵而西也。附區區所欲言者。以訊於隊下之吏。吐魯番故無領隊將也。自關展移駐後。遂與四大城踞尾而五。自素賚璫襲爵後。南路無事。遂五十年矣。南路之民與準部異。性情懦直一異。面貌平正似

內地兩異。其文字聲音易通曉三異。故天心之待之。亦大與準夷異。我高宗皇帝豈樂於窮武以炫史乘哉。我國家坐食數千城。何貪於準夷哉。實以準夷迫逐回人北徙而南。天愍回人之无辜。故開高宗皇帝起之鄙邑。隸之天廷。出之幽谷。暴之白日。準夷又積狡爲叛。其性惡自祖先而然。氣感於天。而怒觸於帝。高宗一天也。是故準噶爾故壤。若庫爾喀喇烏蘇。若增爾巴噶台。若巴爾庫勒。若烏魯木齊。若伊犁東路西路。無一廬一帳。是阿魯台故種者。觀天之不慈。不佑於準部。卽知其不絕佑於回部。巨物不兩立。亦不兩仆。回部多古民。叢叢蝨蝨。漢世三十六城之孽裔。尙有存者。天存之。高宗存之也。高宗一天也。自波羅泥都霍集占。逆背德。高宗始用兵于回。烏什之叛。乃再用兵于回。然而兩和卓木之罪。視準夷之達瓦齊阿睦爾薩。納爲綱。烏什之酋長罪。視兩和卓木。爲又綱。微大和卓木之殺阿敏道一事。地雖大。高宗不欲取。民雖富。高宗不欲臣。洎乎臣之取之。回國亡而種姓不亡。或一姓亡而羣姓不亡。阿渾伯克得翎頂。以從滿州世臣之後。甚至如烏什之滅。聖天子且未嘗如搜捕準夷例。故曰高宗一天也。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天天而已矣。天高宗而已矣。鄰國者國之鑑也。吾師亦知烏什往事乎。素誠者旗下役也。叨竊重寄。爲領隊大臣。占回之婦女無算。笞殺其男亦無算。奪男女之金銀衣服亦無算。烏什殺素誠以叛。烏什之叛。高宗且撻伐且憐哀。聖諭以用素誠自引咎。御製詩時以激變爲言。謂素誠死有餘罪。納世通卜塔海之誅也。非以失機也。以平日擾回也。明將軍阿將軍之出也。非爲素誠報仇也。以警羣回也。至聖至明。

未嘗稍有偏護及好殺之意。嗣後各城相顧，自疑自怖。數十年來，上賴朝廷德厚，下賴賢將軍賢大臣等，明示胸肝，告以天朝雖疆回地，斷無喜殺回人意。大臣皆奉公法，屯說戶演，賴以無事。今之守回城者，何如？曰：令回人安益安，信益信而已矣。信生信，不信生不信，不以駝羊視回男，不以禽雀待回女，回人皆內地人也。皆世僕也。回人老於禍福，最老久祭天而祈，拜佛而誓，寫巖而記之，刻刀而銘之，以烏什爲恐，吐魯番爲南路建首地，一王歸然，有僕三千戶，皆以吐魯番爲望。恐之言曰：莫更爲烏什矣。望之言曰：安得如吐魯番矣。故吐魯番安，而四大城皆安。四大城安，而天山南路舉安。天山南路安，而非回之天山北路安。天山北路安，而安西南路北路舉安。伊犁將軍無內顧之憂，蘭州總督無外顧之憂。如此則回部之紅銅常貢於法局，回部之大頭羊常充於天廚，吾師乃不媿爲高宗皇帝之臣僕。夫高宗皇帝之臣僕，回長之所敬也。回民之所愛也。郭勒之神，達巴之靈，亦必福吾師矣。且吾師亦知準噶爾部之所由屠滅，無遺種乎？珍又有說：始噶爾丹入居喀爾喀，賽因諾顏部。超勇親王未稱不過北陲一嗜肉之獸，不但東南不近札薩克，東不近牧廠，而且以西論，并不有後來準部全地。亡何漸念貪，漸念忿，入寇赤臣土，謝爾汗兩汗，亦有邊竟細夫不勝，而入控聖祖。我聖祖乃奮天威，三起而三逐之。每一次之入，必深於前次。聖祖之叛懲之，亦嚴於前次。卒至噶爾丹棄地西走而死，謂可以集矣。不幸而其兄子能收舊人，又不幸而其族收其西竟地，又不幸而輾轉強大，不北噬而西嚙也。遂回部，擾青海，直西藏，鄰俄羅斯。我朝一祖二宗，三

世西顧。龍顏焦勞。幸而其國篡弑相繼。幸而三策凌來歸。幸而阿睦爾薩納來歸。謂可以集矣。詎知幸者皆不幸之伏。不幸者又幸之伏。幸不幸凡幾相迸激。而遂致我高宗皇帝之大怒。帝怒於上。將帥怒於下。自天而下。自地而上。大蹂大躪。千里一赤。睚眦之鬼。浴血之魂。萬億成羣。泰岱不錄。天帝不直。何爲而至是哉。彼回部者。亦有經卷。亦談因果。試召阿渾而問之。因其細。果何其大。抑造因之時。能豫知果之至如是哉。是故今日守回之大臣。惟當敬謹率屬。以導回王回民。刻刻念念。知忠知孝。愛惜餽頂。愛惜衣食。嗟誦經典。耕者毋出屯。以墾。牧者毋越圈。而刈。上毋虐下。下毋藐上。防亂於極微。積福於无形。則可謂仰體上天好生之德。乃亦毋負高宗用兵之意者哉。若夫議遷議設。撤屯編戶。盡地力以劑中國之民。自珍另有西域置行省議一卷。用厚白紙寫上塵覽。珍受恩最深。受恩最早。故敢越分而多言。惶悚。

上國史館總裁提調總纂書

內閣中書本館校對官龔自珍。上書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閣下。本館現在續修大清一統志。自乾隆三十九年書成後。伏遇今日重修。欣賀无量。續者纂其所未載。修者訂其所已成。自珍與校對之役。職校讐耳。書之詳略得失。非所聞。亦非所職。雖然竊觀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於大夫。後進言於先進之言。有僚屬言於長官之言。僚屬言於長官。則自珍職校讐。而陳續修事宜。言之爲僭。爲召毀。士言於大夫也。後進言於先進也。則雖其言之舛。先進固猶辱誨之。自珍於西北兩塞外部。落世系風俗形勢原流合分。曾

少役心力。不敢自秘。願以供纂修協修之采納。而仍不敢臆決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誨之也。不得以官牘請爲書一通。如干條如後方。

一 欽定西域圖志及皇朝文獻通考四裔考。皆於西邊新疆外。臚屬國一卷。西邊有布魯特哈薩克愛烏罕納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諸類。舊志約略開載。竊謂西有西屬國。北有北屬國。北屬國之情形。與西國尤不同。北屬往往錯處喀爾喀伊犁之間。東北則錯蒙古黑龍江之間。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烏梁海。則聖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準噶余用之。巴爾虎。則聖祖平羅利用之。科布多七旗。則以貿易至無虛月。皆見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懸葱嶺者可比。是故欽定蒙古王公表傳。則嘗取科布多之扎哈沁一旗。考其世系。書其功績。以壯盟府之藏。而烏梁海一國三支分處。自訪噶爾丹招降後。和羅爾邁遣使貢貂。至今年班不絕。在唐努山者。則有和羅爾邁見檔冊。在阿勒坦淖爾者。則有特勒伯克札爾納克皆見檔冊。於功不爲尠矣。於恩不爲綱矣。舊一統志於新舊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於無此屬部者然。今開館續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徵檔冊。將三處烏梁海頭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館。以便增補。

一本館現存貯聖祖聖訓及平定羅刹方略一書。方略爲文淵閣未箸錄之書。內各有巴彥虎事蹟數條。各官書於巴彥虎皆不及之。但稱巴彥虎現有借牧呼倫貝爾一事。按巴爾虎舊牧。當在尼布楚雅克薩城之間。與內藩之烏珠穆秦地勢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龍江將軍。將其頭目遷徙年月部落界移。

送到館本館以聖訓方略核對之即可纂補。

一扎哈心族類雖細已蒙欽定表傳贖入宜將禡木特一旗現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補入北屬國如補烏梁海巴爾虎之例。

一北之有科布多猶西之有青海也青海爲部五而科布多爲部七考現在檔案其不與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其與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爾伯特曰額魯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烏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見於表傳六部無聞表傳原爲紀功績而作無功者不書一統志地書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在喀爾喀之西北伊犁東路之東南宜行文參贊大臣將扎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館開載又此處烏梁海之與唐努山三烏梁海同異合分之故遷徙之年月可一并移覆藉略見焉。按此在科布多與哈薩克接壤之處距唐努山三支太遠故疑非同類。

一北厄魯特者本準噶爾綽羅斯同族阿逆未叛時首先來歸詔隸三音諾顏部據理藩院檔冊稱現在附盟於齊齊爾里克地方見旗二僭二貝子二人一僭厄魯特旗一僭厄魯特前旗者是與皇朝文獻通考合舊會典稱一旗先駐達拉爾河一旗先駐喀爾喀河文獻通考製是語按欽定王公傳僭喇布坦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丹濟蘭一族先牧喀爾喀河後牧西舍穆稜後又牧推河後乃徙牧烏蘭烏蘇年月皆在始皆當稱推河厄魯特也繼皆當稱烏蘭烏蘇厄魯特也何有曾牧

達拉爾河之文。舊典一歧矣。於烏蘭烏蘇外。別出推河厄魯特之號。似乎以阿喇布坦族爲烏蘭烏蘇。以丹濟蘭爲推河者然。兩歧矣。細釋王公傳。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輝特。一旗是賀蘭山之分支。與此無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數。阿喇布坦之兩旗。後并兩札薩克爲一。兄終弟及。兄無嗣。故其一旗則丹濟蘭子也。舊會典係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并旗年月。亦難臆斷。大約與典不甚相先後。典乃併烏蘭烏蘇爲兩旗。而不連所謂推河者數。若曰從其朔。則朔當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舊典外。余所藏戊戌內版摺紳書與典同。又王公傳王公表。皆併丹濟蘭先封貝子。其子先封公。後封貝子。並無先封台吉語。舊典及戊戌內版摺紳皆於烏蘭烏蘇。則注曰兩旗貝子二人。於推河則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書處處不合。再四攷訂。惟有敬遵欽定王公表傳爲的。餘書盤戾糾紛。而舊一統志遂一字弗及之。無可考。

一所貴乎重修者。謂將糾舊誤補舊闕。亮非抄襲沿承而已。舊一統志於兩增牧地既不道及矣。而於西套賀蘭山厄魯特之下。忽注云。一旗係阿喇布坦裔。一旗係丹濟拉裔。賀蘭山在青海之東。烏蘭烏蘇在沙磧之北。相去將六千里。一係綽囉斯族。一係和碩特族。今置和羅理名氏於不問。以北人之祖先。移贈於西。亦豈舛之細者矣。糾而正之。諸公豈有意乎。

一舊志於青海下番書云。青海爲四衛拉特之一。於西套下又注云。四衛拉特中。北厄魯特居其一。攷四

衛拉特皆在天山北路準噶爾地。一綽羅斯。二杜爾伯特。三和碩特。四土爾扈特。後土爾扈特逃往俄羅
斯。乃滿八輩特。見於高宗皇帝御製文及種種官書種種檔冊無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種族名。
其地則和碩特族居之。後軍特有居者。後土爾扈特種有居者。後綽羅斯種有居者。後北方之喀爾喀種
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諾們漢之屬僧亦編旗而處之。將合此六者而指爲四之一乎。北厄魯特。乃綽羅斯
之一支。以北爲四之一。將置其全部於何稱。今之脩官書者重至此。其謂之何。

一西套厄魯特兩支。一和碩特。一土爾扈特。皆與青海近。戊戌內板摺紳臚序青海之後。不誤。舊會典乃
於兩支中夾敘一烏蘭烏蘇。失之矣。舊一統志僅開載賀蘭山之厄魯特。而不載額濟內河之土爾扈特。
應補。

一地名半以種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無城郭之民類然。如明時兀良哈三衛。福餘衛是
嫡酋所居。出口卽是。秦宦衛出關卽是。始則地因人得名。繼且挾地名而徙。今之烏梁海遂爲皇朝極北
竟矣。和碩特有借收科布多者。嘗見科布多大臣章奏。遂僞其一區爲和碩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
稱。自安放科布多後。北方遂增一部落稱呼矣。舊地名新地名。類此者極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脩書宜略知鈎稽法。如四衛拉特三有姓。獨土爾扈特無姓。由後言之。雖謂土爾扈特卽是姓可也。謂
和碩特卽姓和碩特。無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爲姓。敢據徹辰薩囊書僞其出恭博地方。定土爾

感特爲恭博姓。

一衛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稱。各種官書。獨於綽羅斯一族。則單稱厄魯特。不知始於何例。然如西套賀蘭山及青海之厄魯特。卽有一旗者。細考實非綽羅斯。乃和碩特也。與它處又不畫一。今宜定一例。連姓稱綽羅斯厄魯特。而西套青海皆改書和碩特。

一青海四部爲旗二十有九。此外實尙有綽羅斯遺民一類。於乾隆二十九年。前移徙。而無編旗明文。歷來只數四大部。而遺其一。舊志因仍。宜一而行文。貴德循化。辦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檢欽定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開載。

一各處里差經緯度數。舊典頗多舛。如阿霸垓阿爾哈納爾。皆左翼有之。右翼無之。左右翼里差斷乎弗同。又如科爾沁六旗。只詳一旗。鄂爾多斯七旗。只詳一旗。宜行咨欽天監考補。

一引書用舊說。宜加排比。各具體裁。官書中如三通大抵沿舊文。少所發擄。如撰七音略。取之欽定同文韻統。撰六書略。取之欽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專爲譯西而作。故於國書下先注明西域書。乃次各種書。而所感僅西域地名山川名。若以皇朝全代全輿論。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類博徵。備詳訓詁。以清文鑑爲主。以滿漢官名地名舉例。不得以西域山川舉例。是撰皇朝六書略。而獨以西域爲主矣。三通爲本館朝夕編摩取材之書。故特發其凡。以勸慎重。

一舊志驛站下云。自獨石口至蒿齊忒九百餘里爲一路。置驛九。考理藩院檔冊稱實六百里。置郵六。又志於古北口喜峯口外。載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郵。而張家口外亦有新郵。自穆哈哩喀遜爲新站起處。哈拉尼敦爲住處。凡十六站。何以失載。又喀爾喀汗自備之郵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來天使。知厥隘略。一。回部風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且。其教祖曰默赫爾默特。其師曰阿渾。其同種曰穆哩斯瑪奈。其學問曰二令。戒邪淫。戒殺。戒妄語。戒酒。戒盜。其字頭始愛里普。其曆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杪無餘之法。而自成章部不置閏。大約爲西洋新法曆書之所祖。或云頗近授時曆也。其教實與西洋耶穌教大異。唐時流行中國之景教。水經注之祆祠。自是耶穌教。非默赫爾默特教。皆佛典所稱九十六種旁門之一。要之比於準部之黃教。食肉衣黃之制。不猶未遠佛意哉。自珍另有內典旁師考一篇呈覽。竊按在西洋則爲耶穌教。在蒙古準部則爲宗喀巴教。在回部則爲默赫爾默特二令教。風俗一門。宜區以詳焉。以彰兼收並畜之蹟且盛。

一西域屬國如布魯特之在南部。哈薩克之在北部。向於天朝恭謹。各官書只記大概。今中書徐松在西域時。曾鈎稽兩部世系地界沿革成兩表。當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屬國。猶喀爾喀之附見巴爾虎烏梁海科布多回部之附見布魯特安集延痕都斯坦。準部附見哈薩克之例。曰廓爾喀實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魯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湯。皆宜附見。廓爾喀

本名巴勒布。國初巴勒布三罕。曰葉楞罕。曰布顏罕。曰庫庫木罕。於雍正九年各奏金葉文遞哈達譯出。詞旨甚恭順。命以玻璃磁器賞之。後三罕合爲一。故巴勒布益強大。戊申辛亥兩用兵。亦皇朝巨事實也。風俗形勢宜備載。以上都一十八條。皆舉其炳炳顯顯者。餘小事頭緒。尙多未易芻宣。懼循襲而不改。闕略而不補。顛舛而不問。苟簡而不具。棄置而不道。回護而不變。有重修之費。有重修之名。將使後之專門者。靡所鏡也。中華文獻夥。有通人無甲第。名位弗敢妄議。惟此類語言文字。求之親到其地者。尙或懵昧。答不中問。可知從事鉛槧之難。珍雖非絕詣。自是孤學。倘蒙垂擇。致爲榮幸。而於己非有利焉。不勝悚惶待教之至。

與人箋

諉檢各件。敬檢上。青海本番地也。番子是吐谷渾之裔。唐以前實強。後少弱。亦不失爲大國。一見逐於正德間之蒙古阿爾禿斯。再見逐於國初衛拉特固實汗。三見逐於三傳之羅卜藏丹津。羅卜藏丹津者。叛世宗朝。以覆固實祀。故今之青海和碩特。則並非固實嫡種矣。令和碩特二十有一旗。是不從羅卜藏丹津叛者。餘其喀爾喀一旗。輝特三旗。土爾扈特四旗。皆以雍正末乾隆初陸續徙往。以地未實。故與和碩特分居番子故地。天道好還。強弱迭代。今番子之事。必聲言報先世之仇。名近正。力近強。必非各旗所能禦。遑中諸旗距番遠。尙可自活。河北之帳必危。自然之勢也。聖者貴因天運之自然。矧番子未嘗獲罪天

朝古未有外夷自相爭掠。而中朝代爲之用兵者。且蒙古亦何可令之強。強卽弗恭順。傳曰。狃糠及米。羅卜藏丹津之前事。可爲之續邪。番人蒙古皆信佛。大喇嘛察罕諾門汗一旗最富盛。貧番子往往賴其牛。羊以活。喇嘛位號。在西藏遠賴之下。并在漠北哲卜尊丹巴之下。僅與後藏班禪比。若朝廷許進其位號。許造廟宇。必肯出力。以佛法兩勸而兩罷之。不調一兵。不費一粟。以外夷和外夷。智之魁也。今兵力物力。皆非開邊受之會。克則殺機動。不克則何以收事之局。於事前思之。惟大喇嘛雖富而弗傳子。雖有功而無後患。無事則無患。有事則可用。此列聖尊崇黃教微指也。走雖明習。何敢妄論邊事。承咨采再四。故條出大槩。以附直而勿有之義。其地形道里各件。程府丞昔歲開斜方而得之者。想明核。走處僅一分。覽畢。當見還也。不備。

壬午十一月八日

定盦文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下

五經大義終始論

昔者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貫之。又曰。文不在茲乎。文學言游之徒。其語門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誠知聖人之文。貴乎知始與卒之間也。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民事終。天事始。鬼神假。禍禔應。聖蹟備。若庖犧堯舜禹稷契臯陶公劉箕子文王周公是也。謹求之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言民之耳目本乎天也。民之耳目不能皆肖天。肖者聰明之大者也。帝者之始也。聰明孰爲大。能始飲食民者也。其在序卦之文曰。物穉不可不養也。屯蒙而受以需。飲食之道也。其在雅詩。歌神靈之德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故飲食繼天地。又求諸禮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禮者祭禮也。民飲食則生其情矣。情則生其文矣。情始積。隆隆然始盈也。莫莫然求之空虛。望望然始相與謀曰。使我有飲食者。父歟。母歟。父母非能生之也。殆其天歟。乃率其醜。取其仇。以報於天。蓋仰而欲天之降

之也。再相與謀曰：父與母與，曷爲不與我共飲食與？則弗之見矣。乃號其醜，取其仇，以報於淵泉。蓋俛而欲父母之假之也。三相與謀曰：非天也，非父母也，孰使我以能飲食與？則弗之見矣。於是號其醜，取其仇，以報聖之人。蓋每食四望而欲其降之也。若其教之降首屈股下，上手與其下，上手之數以差，由中古作。故曰：親百禮之聚，觀人情之始也。故祭繼飲食，夫禮據亂而作，故有據亂之祭。有治升平之祭，有太平之祭。聖人曰：我主天，而衆之祭始息。聖人曰：我不敢僭天，而衆之祭不敢先一人。聖人自爲謀曰：孰使予大川盈，大陸平，大物脂成，而小物毛烹，於是乎食人鬼之始播種，以配上天，食人鬼之始平道塗，以配於下地，食人鬼之聰明仁聖者於宮，後王曰：社稷嘗宗，以恩父爲綱矣。故恩及王父，王父以上統曰祖，其所居曰廟。其在禮曰：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此禮之大成也。此言有異乎？土鼓之祭其實升平也。其在公劉之四章曰：跼蹐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於牢，酌之用匏，是時餼糴完具，始立國而祭也。又曰：君之宗之，惟祭乃立，宗非祭則宗不顯明，是故公劉教民祭，而爾國之民無不尊其宗者。後其支者，大宗無不收率宗者，謹求之春秋，必稱元年，年者禾也，無禾則不年，一年之事視乎禾。洪範稱祀者何？禾孰而當祀，祀四時而徧，則一年矣。元年者從食以爲紀，元祀者從祭以爲紀。其在周公報成王曰：祀於新邑，成秩無文，周所以始立國也。微子數商王辛之罪曰：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上帝方亂猶祀，矧商階升平之資乎？言辛所以災也。度名山川，升崇岡，祭百泉，度明以爲向，度幽以爲蔽，搏土

而爲陶鑿山而爲礫。以立城郭倉粟宮室。高者名曰堂。下者名曰室。以衛鬼神屏男女。伐山之木以爲之。羣材其百器。以寓旬股。以求九數。其在於詩既景乃岡。以測知北極之高下。又曰夾其臯澗。迺其過澗。以順水性。則司空之始也。此其與百姓慮安者也。若其與百姓慮不安者。所以安安也。曰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不後長。支不後宗。筋力者暴羸。於是乎折蕋析木而撻之。則司寇之始也。而聲問乎東西。而聲問乎北南。飲食之多寡。祭之數。少後長。支後宗。筋力者毋暴羸。皆必赴司寇而理焉。理之而無不威。故曰鞭撻夷撻六合也。謹求之書。臯陶爲士。其職也。後王謂之兵。兵也者。刑之細也。士也者。理也。有虞氏之兵也。其在洪範八政。有司寇。後王有司馬。司馬司寇之細也。聖者曰。吾視聽天地。過高山大川。朝天下之衆。聳其耳目。心思辨佞之雄長。而戶徵其辭。使我不得獨爲神聖。必自此語言始矣。爰是命士也。命師也。命儒也。聖者至高嚴。曷爲習揖攘之容。虛賓師之館。北面清酒。推天之福祿與偕。使吾世世雄子孫。必變化恭敬。溫文以大寵之。豈懼其武勇之足以斂吾祭哉。誠欲以一天下之語言也。儒者出而語民曰。非恃其璧也。其積者齋粟也。而人莫不歡心以助吾祭矣。不然。邊鄙之祭。夫豈無私玉。儒者又出而語民曰。非恃干戈也。其積者和也。而人莫不出私力以扞其圉。不然。南敵之勇夫。夫豈無私兵。謹求之禮。古者明天子之在位也。必徧知天下良士之數。既知其數。又知其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所在。蓋士之任師。儒者令聞之樞也。令聞。辨帝之具也。其在記曰。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夫名士去國而王名微。王名微而王道薄。

故曰殺胎破卵。則鳳皇不翔。揜廡取贖。則麒麟不至。其在記曰。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良士因之。金玉異物也。草木厭之。而況金玉乎。魚鼈槁之。而況蛟龍乎。誠苦之也。名士之有文章。望國氣者。見其爛然而光於天。求之雅詩曰。倬彼雲漢。爲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其推天人之際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野有相慕用之朋友。而可薦於神明也。其衰也。賢人散於外。而公侯貴人之家。猶爭賓客於酒食。其大衰也。豪杰出。陰聘天下之名士。而王運去矣。謹又求之洪範八政。七曰賓。八曰師。賓師得而彝倫敝也。何以曰敝也。古之賓師。必有山川之容。有其容矣。又有其潤。有其潤矣。又有其材。王者之與賓師處。聞牛馬之音。猶聽金玉也。親塵土之臭。猶茹椒蘭也。其在記曰。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矣。其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夫食貨具。則有馮矣。官師備。則有翼矣。祭祀受福。則有孝矣。賓師親。則有德矣。誠約彝倫之極。完神人之慶也。聖者曰。吾非多制以好勞也。多文以爲辯也。無政之曰闕。政不中之曰不敝。闕且不敝。中國必有不安者矣。夫如是。是枕嵩華而身衽曠土之原也。觀其制作曰成矣。求之春秋。則是存三統內夷狄譏二名之世。與三統已存。四夷已進。譏僅二名。大瑞將致。則和樂可興。而太平之祭作也。是故有禘。推五行得感生之天。主天帝而以人鬼配之。有宗祀。祠天帝於宮。而以父配之。練而齋。齋而盥。盥而祭。其在易。觀盥而不薦。有孚容若。禘之盛也。其在詩。琚彼玉瓚。黃流在中。宗祀之盛也。文祖明堂。以嬪之名。郊宗石室。以建之主。兼禮備樂。以存

之統。升珪。瘞璧。以崇之文。九州四海。以象之宮。重植祀也。有封祀。求之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其在禮。升中於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封禪之盛也。合此三者。在春秋說曰。以美陽芬香告於天。猶告盛也。有宮中祠。昔在黃帝集萬靈於明庭。萬靈者配太一者也。在天官曰太一。在禮亦曰太一。在易曰太極。昔在成王襲祖考之勤勞。有周公以代制作法。宜得爲太平世。謹求之書。有曰。予沖子夙夜。愆祀。愆祀宮中祠之盛也。其在後王。服玉而延年。宵中而禋。馮几而候神。則動過其物也。然亦罔有咎於天。使天下之老者。自視如壯者。使天下之壯者。自視如幼者。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春如三春。秋如三秋。晝如九夏。夕如九冬。故國暇而能修民。民暇而性命治。聖人之以能有名號者。有四象焉。曰暇。曰順。曰雍。曰嘉。其在詩。將欲以美公劉之功。而總其意曰。旣順。乃宣。而無永歎。其在禮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又曰。達於順。又曰。順之實。禮之終。猶詩之始也。求之書曰。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其在詩曰。有來雍雍。言雍在下也。雍雍在宮。言雍在上也。灑掃嘉宮庭之道也。朝曰嘉旦。晝之道也。夕曰嘉莫。夜之道也。玉色而絲聲。嘉后妃之道也。無夢也有夢。則太人以占嘉。寢寐之道也。其在禮曰。以嘉魂魄。是爲合莫。方祭而有嘉也。謹求之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遂終言之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謹又求之禮曰。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必知其情。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聖人治人情。必反攻其情。以已治之。聖者有情與。曰微矣。至清以有神。至和以有精。至靜以有形。至潛以應羣靈。至沖虛以應兆人。故遂終言之曰。心

無爲也。以守至正。無爲本太一而已矣。天下雖有積瘁之士。沉思之民。其心疾可得而已也。上帝萬靈可得而晝夜通也。是故有善可得而薦也。有命可得而受也。有作可得而合也。然則絕地天通。非歟。胡爲其非也。聲以色猶不欲而糝神人。其爲聲色也大矣。先王惡其驚民也。非太一之謂也。夫如之何。而可以極言聖人也。曰。盍游乎淵。然不瞬之中。置乎肅然清靜之上。端端乎遇聖人焉。謹求之。易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極之矣。極之矣。夫如是。則謂之能天。天也者。福之所自出也。書有五福焉。詩稱百福焉。稱萬福焉。皆能天之義也。

朱先生述

君姓宋氏。諱瑤。字魯珍。浙江嚴州府建德縣人。曾祖載。祖紀勳。父圻安。選拔貢生。自祖以上。仕否及妣氏族。俱未詳。弗可述。君幼。以孝聞。力於學。其治經也。總羣書並進。天且而起。漏四下而寢。不接賓客。瘁志纂述。大書如棋子。小書如蚊腳。墨書或濃或澹。朱書如桃華。日罄五十紙。如是者不計年。當可得百餘萬言。扁一敝箱中。不知果成書與否。又不知欲成何等書。身後無可問者。嘉慶七年。以選拔貢生來京師。主刑部員外郎戴公家。以戴公薦。來主吾家。訓自珍。以敬順父母。舉嘉慶九年順天鄉試。十五年歲庚午卒。年三十三。無子。浙中傳君晚年信疑龍家書。遷家兆。手一卷書。督舂鍤。有白告起地中。觸君身而死。其誣

與其有之與。吾家自賓客羣從逮老僕婢。至今皆稱之曰宋先生。嘉慶丙子春武英殿校錄副榜貢生弟子龔自珍謹述。

擬上今方言表

臣自珍言。臣在京師。造今方言書。徂江之南。逾歲而成。首滿洲。尊王也。臚十八行省。大一統也。終流求高麗。蒙古喀爾喀。示王者無外也。民之所異於禽獸也。則聲而已矣。人性智愚出於天。聲清濁侈弇鴻稠出於地。每省各述總論。述山川氣也。氣之轉無際。際虜氣者有際。寸合而尺徙。尺合而咫徙。故府州縣以漸而變。不敢紊也。董之以事。部之以物。俾可易攷也。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擅擇傳記。博及小說。凡古言之存者。殫於下。方知今之不自今始也。及今成書。以今爲臬也。音有自南而北。東西者。有自北而南。而東西者。孫曾播遷。混混以成。苟有錯緒。可以尋究。雖謝神瞽。不敢不聰也。旁采字母翻切之旨。欲撮舉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貫十八省音。可以納十八省音於一省也。臣又言曰。三皇之世。未有文字。但有人聲。五帝三王之世。以人聲爲文字。故傳曰。聲之精者爲言。言之精者爲文。聲與言。文字之祖也。文字有形有義。聲爲其魂。形與義爲體魄。魄魂具而文字始具矣。夫乃外史達之。太史登之。學僮諷之。皆後興者也。是故造作禮樂。經略宇宙。天地以是靈。日月以是明。江河以是清。百王以是興。百聖以是有名。審聲音之教也。

知歸子讚

懷歸子曰。震旦之學於佛者。未有全於我知歸子者也。佛之徒吾能言之。大都夙生所造。糾纏至煩重。其生也。必抱民生絕幽苦之一境。所苦不同。要皆今古无比。例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根本。於以束其靈異。智慧之心。而不得試於外。則尙不知有佛也。乃遁而之于恫怛曲屈。淒異幽靈孤譎之一境。語言文字所窮。以爲其徑竇。久而自知其不得以試於世。乃姑蓄之。而佯與世謀。於是食萬斤之牛。建摩天之旂。以號於天下曰。吾當卽世謀。自羲炎以來。文字無不受也。日星河海之行。帝王妃后。臣宰農工。徒隸之法。無不籍也。當世人民。鳥獸龍魚。蝨蟲之情狀。無不隨也。身命色力。畢耗於是。久而自思其何所返。且求諸外。且索諸內。皆不厭吾意。於斯時也。猝焉而與其向者靈異智慧之心。遇而不逝。乃決定其心。蓋三累三折之勢。知有佛矣。之人也。設震旦之人。從而尸祝之。則徒能見其中央而已矣。其學於佛也。又以其十之四。習密部。以祈其災。而澹其憂。其爲第一大事。謀十之六耳。惟知歸子不然。初亦不然。中亦不然。終乃愈全。豈非大菩薩度世示現者哉。合十翹誠。而製讚曰。有美一人。不可測。色究竟。天三昧。出。示來震旦。往淨域。眷屬如意。名聞昌。衆生大福。一身當。之人尙然。思故鄉。汝何人斯。戀一方。重曰。有美一人兮。青蓮之華。美人思我兮。無以爲家。嗚呼我如肯思兮。亦既有家。

定盦七銘

標所居以輔名字。古未之有也。雖然古文變而篆。大篆變而小篆。小篆變而隸。則若是已矣。余猶爲之。且系以七銘。

枕之銘曰。以蛇而去蛇。安眠者如是邪。

鐙之銘曰。如擎油滿。中不動。無所棄。

研之銘曰。十二煩惱汝志之。煩惱俾汝志也。

眼鏡之銘曰。潰者利逼。心光之則。

盂之銘曰。惜於水。淳於孟。不淳汝智。孰惜汝智之枯。

坐之銘曰。天九萬。淵九萬。尼汝於一翰。

一切處之銘曰。不送汝。矧逆汝。煩惱身。亦委蛇而畢汝。

與江居士箋

別離以來各自苦辛。榜其居曰積思之門。顏其寢曰寡權之府。銘其凭曰多憤之木。所可喜者。中夜皎然。於本來此心。知無損已爾。自珍之學。自見足下而堅進。人小貧窮。周以財帛。亦感檀施。況足下教我求無上法寶乎。人小疾痛。醫以方藥。亦感恩力。況足下教我求無上醫王乎。人小迷跌。引以道路。亦感指示。況足下教我求萬劫息壤乎。別離已深。遠足下督策。掉舉轉多。昏沈不甦。至於手教。慮信根退。想戲弄之言。

自珍久不見有信根。信是何根。根何云信。本來如是而已。何況有退失邪。重到京師。又三年。還山之志。非不溫。縈寤寐間。然不願汨沒。此中政未易。有山便去。去而復出。則爲天下笑矣。願設語言。簡文字。省中年之心力。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彰彰。水河容拒之哉。萬一竟可還。還且不出。是亦時節因緣。至爾。至於與人共爲道。夙所願也。寢負至今。雖遇聰明貴人。祇宜用一切世法。而隨順之。陳餓夫之晨呻。於九賓鼎食之席。則吐矣。懃寡女之夜哭於房中。琴好之家。則諍矣。況陳且懃者之本有難言也乎。行願品久收到。聞覺疑聞蘇州刻成。前約所云不忘也。當自致貝居士。伏惟吉祥。不宣。癸未六月二日自珍和南。

戒將歸文

予幼遭厥心疾兮。背吉祥而誓馳。下上無所泊於天淵兮。結靈光而內回。民奠予于衆所食兮。予窈眇以吟呻。殺類草於旁秋。斥吟華於上春。予幽幽以自媿兮。非衆磨之能穴。恥列炬之平然兮。非孤光之所逼。塞萬歧之恆由兮。乃愴然而怒出。精炯炯其獨寤兮。物溫溫其燭楹。拂清輝而不御兮。嫌太陰之尙墮乎形。忽皇皇其悲無依兮。客迭索而無贈。媿衆心以爲才兮。亦聊棲而強定。久浮浮而變化兮。羌卽事而成。逕入屏處而自探兮。乃大哀而亡命。嗟微塵之不九竅兮。驅匠灑而宅之。造亭亭之高宮兮。接玉女於雲涯。蘇子息之奄奄兮。未成象而目眈。諒空蒙之不我搆兮。陳文言以遨嬉。舍芬香而誰御。負澄照以長辭。

恣毀桀以舉堯兮。冀萬福之登來。駭制作於三皇兮。予又勇乎瑕疵。蝨孤義之俯天兮。無譬喻以詞之。散餘復而之形骸兮。乃睥睨而側頸。絕千載而蘇一笑兮。亦斛淚之所孕。萬常不得安居兮。再元黃之紘紘。諒鬼雄之弊濁兮。終結懣而徒勤。嗇靈怨之沉沉兮。條予到乎名言之外。轉圓常而大觀兮。曾不立乎一義。玉女乃召予高雲兮。音琅琅其詔予。汝奚墜于狂慧兮。非出離之所塗。館汝以寒春之宮兮。從無愁之攸居。汝東游見毒龍兮。龍族曾不醉汝乎酒。西見宛宛之弱妃兮。又嬌矜而諱。汝義何孤而非繁兮。情何子之非儔。予東見童蒙兮。顧威孔神。營百淬之美心兮。祭以媚天。西見傘雙兮。曰禍福在予。貢繚戾之淒清兮。亦伺人而闇投。其佐戎律兮。分神化軀。棲人睫兮。據人齒。尸神笑逆兮。肝靈怒。悅神明之一霧。夜秋。秋而亂語。何智可摧兮。何思能降。龍夔夔以怒心。電惶惶以收風。玉冰冰兮。无愁。愁思不可以久淫。汗淫淫兮。既雨。戕思林兮。伐智樹。放聰輪兮。黜明御。歸來乎。歸來乎。泊兮。吾以寤。重曰。心疾之搆。光景聚兮。屏營寂忽。无適主兮。百愁往來。召羣苦兮。匪智匪道。逢玉女兮。久游不歸。慈所牽兮。空首稽首。禮則真兮。而今而往。得所門兮。而將誰與游。而何歸之休。而甯汎汎以湛浮。適爾靡有言兮。

發大心文

震且苦惱衆生某稽首盡十方三世諸佛前。伏以人身難得。佛法難聞。我今得少善力。得生人中。正像云。遐未法現在。欲報大恩。須發大願。依經論說。行是車船。願是馬。機有船無。機難可到也。我自諸劫以來。佛

加被我。佛教誨我。佛憶念我。我有眼根不見。耳根不聞。意根不覺。流轉生死。旋出旋沒。至於今生。今生更遲。何生可待。父母生我。善友教我。一切有情。咸加被我。況自諸劫來。若父若母。若眷屬。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或生畜生中。地獄中。我若不以今生坐大願船。自鼓願楫。盡諸後身。終成蹉忽。負恩無極。是謂枉得人身。虛聞佛法。是故欲修檀者。發心爲先。欲修禪者。發心爲先。欲修尸羅者。發心爲先。欲修毗黎耶者。發心爲先。欲修禪那者。發心爲先。欲修般若者。發心爲先。我今先願斷種種心。何謂種種心。瞋心。差別有三。曰嫉惡心。曰怨懣心。曰難忍辱心。貪心。差別有三。曰樂世法心。曰羨慕心。曰憶世法心。癡心。差別有五。曰善感心。曰纏綿心。曰疑法心。曰疑因果心。曰憍沈心。有境相應行心。若廣分別言。則有八萬四千塵勞。皆起一心。我今誓發大心。凡生人倫。受種種惱大心。菩薩深知因果。各有各故。略可說。脫令我今世適發善念。欲入正受。卽有魔事。不得成就。便當知前生善根微淺。媿善友故。脫令我今世出誠實言。而以愬人人反譏笑。便當知我前世信根微淺。不聽它言故。脫令我今生多受浮言。無情淺夫。或用見成言說。而成謗論。便當知我前世處境亨泰。但能坐議。不察人世一切真實煩惱故。脫令我今世於人有禮。人見凌侮。便須知我前生忍辱根淺。或加報復。或喜我慢。今迴報故。脫令我今生如孩如提。純取真初。而以待人人相機詐。受種種惱。便須知我前生閱歷太深。厚貌深中。今受報故。脫令我今世既招謗議。復值嫌疑。難可解說。便須知我前生坐於堂上。身爲理官。但據形迹故。脫令我今世自細及巨。萬事萬狀。不得擇

術直行。如頭欲前而足欲後。便當知我前生直截如意。平生處置。數言可了。不知它苦故。脫令我今世進身坎軻。橫見貶抑。便須知我前生僥取榮利。貪賂罔法。不畏人王。不恥媵笑故。脫令我今世種種處置。雖竭仁智。終無善局。便須知我前生害他。奪鬪累其一生故。脫令我今生於世間愛樂。百求無遂。凡所施作。垂成忽敗。便須知我前生於它。若有仇若無仇。一切破壞故。脫令我今生遇有惡緣。未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誤作媒孽。害它人故。脫令我今世受無量冤讒。無量憂泣。不可明言。便須知我前生順遂享福過故。脫令我今生遇兇人暴辱。如豺虎行。便須知我前生無禮以凌人故。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人倫。或生此世界。或生餘世界。依雜華普賢說。東南西北世界。東西南北四角四界。上方下方世界。乃至盡毗盧遮那海世界。皆當發心。而正思惟。如遇它橫逆。應正思惟。生安受心。遇它機械。應正思惟。生憐他心。遇他作惡。應正思惟。生度他心。遇他冥頑不忠不孝。不存血性。於家於國。漠然無情。應正思惟。生感動他心。遇他遏抑我。噬負我。皆正思惟。而生憐他心。遇他頑癡。應正思惟。生敬他心。遇它妬忌。生讓它心。遇它醜惡。應正思惟。生愛它心。乃至見他十惡五逆。亦將我心。置他胸臆。而替他想。生種種憐他心。宥他心。度他心。乃至一切施。不如願於我。我皆如是思惟。此我夙業。今生幸已受報。已償已訖。生自慶幸心。復次諸佛。我若後身。仍生天倫。若日天子。若月天子。若星辰天子。或生忉利天。或生須彌摩天。或生四天王天。或生它化自在天。乃至生諸梵天。乃至生五不還天。生色究竟天。皆當發心。憶見衆生。照見衆生。我生天上。入於內院。

值補處佛已降時。最先請佛說法。佛涅槃時。受我最後法供。如純陀事。佛祐弟一。當念世人不值佛世。或又遭遇滅法人王。我皆衍佛法緒。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身有千頭。頭有千舌。舌有千義。氣足音宏。辯才第一。當念衆生冤枉蹇澀。若忠臣若孝子。若賢婦孝女。奴僕種種屈曲。繚戾千幽。萬隱。我皆化身。替他分說。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威德自在。尊嚴第一。當念衆生賤苦。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寂然安隱。得諸三昧。陀羅尼門。定慧第一。當念衆生。或困色陰。或困想陰。種種傾倒。我施安隱。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壽命第一。當念衆生。朝有夕無。哭泣相續。我施壽命。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安居第一。當念衆生。或涉大水。而困濤波。或從高山。跌落。不得至地。心怖神飛。我當化身空中。爲其接住。而以度之。我生天上。調適第一。當念衆生。生惡毒瘡。種種苦病。或遇刀刃。或落半頭時。或斷手脚時。或剝腸胃及兩眼時。求死未死時。我皆分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潔淨第一。當念衆生。在於地獄。既受無量痛苦。仍在沸屎。受無量穢。我皆不憚親往。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慧照天人。多聞第一。當念衆生。少見寡聞。於一切處。自疑自駭。我當令其到心皆平。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久遠超出。因明內外五明。神明第一。當念衆生。小聰小辨。世法多聞。或困名身。或困句身。或困文身。傾倒日夜。我先化身。令其成就。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春吐梅檀氣。夏吐芬陀利氣。秋吐蘭氣。冬吐須曼那氣。身長由延。端正第一。當念衆生。現富單那形。鳩槃荼形。夜迦形。或人生中粗弊如畜。福力輕微。或生疣贅。五官不全。同倫譏厭。已亦厭苦。我當巧術。而以度之。我生天上。八萬四千微妙侍

女來相親娛。著微妙衣。出微妙聲。或以攜手爲極樂。或以相笑爲極樂。當念衆生困於羸重。慾欲不知厭苦。復有慧根男女。想陰熾盛。生諸疾病。種種羸細境界。我皆化作色身。爲其成就如願。然後解脫。而以度之。我生天上。供養第一。當念貧窮衆生。我以法力。取龍宮寶貝。或美衣食。而以度之。復次諸佛。我若度人。當發大願心。先度此生。父母身。身眷屬身。再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父母身。身眷屬身。又當度此世一切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不可說不可說。知識我之身。又當度曠劫以來。至於此世。與我有仇。有怨之身。乃至遍度曠劫以來。至於今世。若因緣。若增上緣。若等無間緣。若所緣緣。若有情而作緣。若無情而作緣。人所不見。天眼乃見之身。依首楞說。十二類生。各各入其類中。而說法要。而化導之。雖有化導。化身勞苦。我實寂然。不出於定安。坐本所不離三昧。身心如故。凡此所願。我實誓發。無虛誑心。所願佛加被我。佛證知我。佛提撕我。佛成就我。使我盡此一形。乃至千形。萬形。無量形。盡諸後有。無凡夫障。無小乘障。無中乘障。無外道障。無魔民障。無魔王障。正念相續。正願相續。正知相續。正見相續。正行相續。我盡諸身。若毛髮。若肝腦。若頭目。而以作供。不作爲報。我雖化身。橫盡虛空。豎盡來劫。作其塵沙。一一沙中。有一一舌。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讚佛。不能盡也。又以化身。豎盡來劫。橫盡虛空。作其塵沙。沙中。一一舌。中。出一一音。而以勸人讚佛。不能盡也。世界無盡。佛力無盡。衆生無盡。一切法無盡。我願亦無盡。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撰

卷一

說京師翠微山

翠微山者。有籍於朝。有聞於朝。忽然慕小。感慨慕高。隱者之所居也。山高可六七里。近京之山。此爲高矣。不絕高。不敢絕高。以俛臨京師也。不居正北。居西北。爲繖蓋。不爲枕障也。出阜城門三十五里。不敢遠京師也。僧寺八九。架其上。構其半。臚其趾。不使人無攀躋之階。無喘息之憩。不孤巖。近人情也。與香山靜宜園相絡相互。不觸不背。不以不列於三山爲慙也。與西山亦離亦合。不欲爲主峯。又恥附西山也。草木有江東之玉蘭。有蘋婆。有巨松柏。雜華靡靡芬腴。石皆黝潤。亦有文采也。名之曰翠微。亦典雅。亦諧於俗。不以僻儉名其平生也。最高處曰寶珠洞。山趾曰三山盦。三山何有。有三巨石離立也。山之蓋有泉。曰龍泉。澄澄然淳其間。其甃之也中矩。泉之上有四松焉。松之皮白。皆百尺。松之下泉之上。爲僧廬焉。名之曰龍泉寺。名與京師宣武城南之寺同。不避同也。寺有藏經一分。禮經以禮文佛。不則野矣。寺外有刻石者。其

言清和。康熙朝文士之言也。寺八九何以特言龍泉。龍泉遲焉。餘皆顯露。無龍泉則不得爲隱矣。余極不忘龍泉也。不忘龍泉。尤不忘松。昔者余游蘇州之鄧尉山。有四松焉。形偃神飛。白晝若雷雨。四松之蔽可千畝。平生至是。見八松矣。鄧尉之松。放翠微之松。肅鄧尉之松。古之逸。翠微之松。古之直。鄧尉之松。殆不知天地爲何物。翠微之松。天地間不可無是松者也。

說昌平州

昌平州京師之枕也。隸北路廳。北路廳隸分巡霸昌道。分巡霸昌道隸京尹。州在德勝門北八十里。州南門至北門七里。州之東有鎮山焉。曰天壽山。明十二陵之所在。又東南有小山焉。曰湯山。實維溫泉。有江東之辛夷樹焉。純皇帝置行宮。實東巡之所憩。州南門之外有泉焉。曰龍王泉。泉上有龍王祠。泉南流。西南又有泉焉。出大覺寺。又西有村焉。村有多泉。村人自名曰百泉。百泉之泉與大覺之泉。皆東南流。以入於沙河。州之北二十有五里曰南口。南口者州之蔽也。居庸之基也。入延慶州界矣。州之人才。漢有盧植。唐有劉蕡。今有王護齡。王護齡者好積書。豐然長者。以孝廉方正徵。授牘禮部。則奮筆言當世事。其言有曰。今士習尤譁囂。熹小慧。上宜崇樸學。以勵下。仁和龔自珍以此言爲然也。其穀宜麥亦宜稻。其土產硝磺。其木多文杏。蘋婆。柿。棠梨。其俗敬賓客。富人畜車馬。不敢聘於里門。

說天壽山

由德勝門北行五十五里曰沙河。沙河有城。出沙河之北門。實維廣隰。豐草肥泉。引領東拜。大山臨之。是爲天壽山。明成祖永樂十年所錫名也。京師西北諸山皆宗太行山。此山能不與羣山勢相屬。有明尊且秩焉。自永樂至天啓十有二帝葬焉。謂之十二陵。獨景泰帝無陵。崇禎十五年妃田氏死葬其西麓。十七年帝及周后死社稷。昌平民發田妃之墓以葬帝后。因曰十三陵矣。山多文杏。春正月而華。山之勢尊。故木之華也先。山氣厚。故木之華也怒。山深故春甚寒。深且固。故雖寒而不冽。其石其鹿皆絕大。山之理如大斧劈。山之色黝以文。山之東支有湯山焉。其泉曰湯泉焉。山之首尾八十里。

說居庸關

居庸關者古之譚守者之言也。龔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東西遠相望。俄然而相輳。相赴以至相盤。居庸寘其間。如因兩山以爲之門。故曰疑若可守然。關凡四重。南口者下關也。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十五里曰中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上關。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出北門又十五里曰八達嶺。又爲之城。城南門至北門一里。蓋自南口之南門。至於八達嶺之北門。凡四十八里。關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關最下。中關高倍之。八達嶺之俛南口也。如窺井形然。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關之北門。大書曰。居庸關。景泰二年修。八達嶺之北門。大書曰。北門。鎮鑰。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齧吾馬蹠。涉之瓊

然鳴弄之則忽涌忽洑而盡態迹之則至乎八達嶺而窮八達嶺者古隰餘水之源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蘋婆棠梨皆怒華自入南口或容十騎或容兩騎或容一騎蒙古自北來鞭羣駝與余摩臂行時時羣駝銜余騎顛余亦搥蒙古帽墮於羣駝前蒙古大笑余乃私歎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關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余江左士也使余生趙宋世目尚不得視燕趙安得與反毳者相搥戲乎萬山間生我聖清中外一家之世豈不傲古人哉蒙古來者是茂克西克騰蘇尼特皆入京詣理藩院交馬云自入南口多霧若小雨過中關見稅亭焉問其吏曰今法網寬大稅有漏乎曰大筐小筐大偷羣駝小偷羊余歎曰信若是是有間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陔陀之隙有護邊牆數十處問之民皆言是明時修徵稅吏言吾固知有間道出沒於此護邊牆之間承平之世漏稅而已設生昔之世與凡守關以爲險之世有不大駭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達嶺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說張家口

張家口在宣化府萬全縣北境察哈爾都統駐焉凡効力軍臺贖罪者駐焉効力者効力軍臺也何以駐張家口近今五十年駐張家口也昔之日稱軍臺者何仁皇帝親北征有事蒙古純皇帝命將西征出入蒙古故軍臺始於平噶爾丹時密於追達瓦齊時周而密布於設定邊左副將軍時今無軍事何以稱軍臺曰猶內廷有軍機處無軍事亦得稱也軍臺起訖如何以口外察哈爾爲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烏

里雅蘇臺爲止。凡四十八臺。無軍有臺何也。通檄報也。察哈爾都統與定邊左副將軍遙聲援。中間哲卜尊丹刺麻喀爾喀諸汗與理藩院往反之檄報。臺員率驛丁奉之走。驛丁受轡受此也。臺員効力効此也。駐張家口何名。曰戍張家口也。張家口烏用戍。曰旅焉而已。有財三年估。無財三年旅。問何所始也。始於臺員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勞。入貲充公。白都統許之。以其貲輻蒙古代之。勢也。情也。非法也。亦無臺費之名。亦不上聞。今臺費上聞。臺費行而臺員除矣。如有人不能出臺費。願充臺員。今許之乎。反不許。又如有人願亦出臺費。亦充臺員。則許之乎。亦不許。何以不許。都統但聞五十年事。不聞康熙事。不聞乾隆初年事。王元鳳天下士也。爲桂陽州知州。下車擒豪蠹。大創之。又平獠有奇功。天子嘉之。錫之孔雀翎。擢爲陳州府知府。元鳳入覲。方留京師。而州大猾夜出境。爲飛語達京師。竟聞天子。天子使使鞠之。使者受單詞。當元鳳以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辜。是獄也。冤元鳳者半天下。元鳳獨飛揚而大烹。就逮時。謂送吏曰。元鳳足跡徧中華。獨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見聖朝中外爲一之盛。吾此行。甘騎橐駝。佩短刀。往來風沙中。龔自珍屬之曰。吾爲蒙古圖志。某部落某山。尙未有圖。子皆爲我圖之。龔自珍乞假五日。送之居庸關。逾八達嶺而反。旣聞兵部尙書青陽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旣又聞常熟蔣君言。吾嘗以謹行。臥三年納費。乃還。如尙書言。旣又得王元鳳書。果如尙書言。吁。天下事名實不相應。什九如是哉。元鳳又言。吾到戍三日。獨騎橐駝。懷筆墨。至大禁門欲出門者。叱之而止。大禁門卽張家口北門也。

說宗彝

史佚之裔官曰彝者常也。宗者宗廟也。彝者百器之總名也。宗彝也者。宗廟之器。然而暨於百器皆以宗名何也。事莫始於宗廟。地莫嚴於宗廟。然則宗彝者何。古之祭器也。君公有國。大夫有家。造祭器爲先。祭器具則爲孝。祭器不具爲不孝。宗彝者何。古之養器也。所以羞耆老受祿祉。養器具則爲敬。養器不具爲不敬。宗彝者何。古之喜器也。古者賓師亞祭祀。君公大夫喜器具則爲富。喜器不具爲不富。宗彝者何。古之藏器也。國而既世矣。家而既世矣。富貴而既久長矣。於是乎有府庫以寘重器。所以鳴世守。妙祖禰。矜閔閱也。宗彝者何。古之陳器也。出之府庫。登之房序。無事則藏之。有事則陳之。其義一也。宗彝者何。古之好器也。喜之日。於是有賓。於是有好貨。宗彝者何。古之征器也。征器也者。亦謂之從器。從器也者。以別於居器。宗彝者何。古之旌器也。君公大夫有功烈。則刻之吉金。以矜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約劑器也。有大訟則書其辭。與其曲直而刻之。以傳信子孫。宗彝者何。古之分器也。三王之盛。封支庶以土田。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賂器也。三王之衰。割土田以予敵國。必以大器從。宗彝者何。古之獻器也。小事大。卑事尊。則有之。宗彝者何。古之媵器也。君公以嫁子。以鎮撫異姓。宗彝者何。古之服器也。大者以御。次者以服。小者以佩。宗彝者何。古之抱器也。國亡則抱之以奔人之國。身喪則抱之以奔人之國。宗彝者何。古之殉器也。槨之外棺之中。棺之外槨之中。槨之外冢之中。於是乎有之。起於中古。宗彝者何。古之樂器也。八音金

爲尊。故銘之。術神人也。宗彝者何。古之傲器也。或取之象。或刻之銘。以自教戒。以教戒子孫。宗彝者何。古之瑞命也。有天下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天下之祥。有土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土之祥。有爵邑者得古之重器。以爲有爵邑之祥。凡有徵於先史之籍。有此十九說者。皆不可以不識也。不可以不類識也。古者之於器。又有二大端焉。又不可以不辨也。一曰自造器。一曰以古人之器。蓋於祭於養於享於約劑於旌。古者必自造器。於分於藏於陳於好於獻於賂。則以其古人之器。自夏后氏以降。莫不尊器者。莫不關器者。其吉凶常變興滅存亡之際。未有不關器者。是以君子樂論之焉。

說夔

羽琕山民曰。天下先有雀。後有夔。先有夔之器。後有夔之字。雀也者。兆夔者也。夔也者。兆古文夔者也。古文也者。兆小篆者也。謂夔象雀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夔可乎。可謂古文篆文象雀可乎。不可曷爲不可。中隔一層矣。先言夔之象雀也。何如。曰。前有流珠也。甚修頸也。後有尾。尾也。甚銳。尾之末也。腹。腹也。甚圓。腹之竊也。腹旁有柄。可容手。翬也。甚疏。翬之舉也。古者既取諸雀。以爲夔矣。而加之以制度。是故慮鬯之洩其秘也。爲之蓋。慮飲之饗也。爲之三柱。植然辭然。慮二足之不安也。爲之減一翬。增一足。跋跋然。慮太素之不可爲禮也。刻畫雲雷胡蘇然。制若此。此聖智之所加於夔者也。於雀何預。何以言無預。雀二角一翬。三足。未之聞。未之聞。夫古文篆文之象夔也。何如。曰。亦象夔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小篆上有蓋。說文盜下云覆

也从皿大盞下云承之以二柱其中爲腹其右象前其左引而下垂也象後於是乎从鬯从又鬯以實之
又大象其蓋也又持之者若夫古文則無鬯也無又也上有覆如屋非蓋而何有二柱有腹腹中有文相背如刻畫彰彰
下垂三足非盞之全形而何曰盞之有蓋者無二柱有二柱者無蓋而制文字必兼象之何也曰制文字
與制器固不同也古文篆文皆象盞形而已矣遑問雀哉夫古文篆文易知也遇古器難予獲古盞七有
柱無蓋者六有蓋無柱者一既手榻以謂學徒學徒見榻本識古器矣夙習古文又難不識字而獲其器
將疑器爲康瓠未見器而讀其字將疑字爲字妖且夫徒獲其器而不識字則曰古彝器贗矣此有蓋非
盞徒識其字而未見器則曰先民所言象形乃象味腹尾翹趾兩不可也予兩遭天幸竊望達者說器徵
諸字說字徵諸器又兩俟之

大息曰彝器文有象形許氏書未收與盞中之也一省一不省皆真古文之傳於今者攷工記梓人凡
試梓斂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臯之今大人獲盞實賜大息徧斂之又同時山右閻氏臧十又九大息
亦盡取而斂之鄉衡而實盡者無一焉有蓋無蓋疑皆非真古盞也記之

說刻石

羽罽山民曰古者刻石之事有九帝王有巡狩則紀因頌功德一也有畋獵游幸則紀因頌功德二也有
大討伐則紀主於言勞三也有大憲令則紀主於言禁四也有大約劑大詛則紀主於言信五也有所戰所

守所輸糧所瞭敵則紀。主於言要害。六也。決大川。濬大澤。築大防。則紀。主於形方。七也。大治城。寧宮室。則紀。主於考工。八也。遭經籍。潰喪學術。岐出則刻石。主於攷文。九也。九者國之大政也。史之大支也。或紀於金。或紀於石。石在天地之間。壽非金匹也。其材巨形豐。其徒也難。則壽侔於金者有之。古人所以舍金而刻石也。與。若夫文臣學士。書體之美。魏晉以後。始以爲名矣。唐以後。始以爲學矣。南唐北宋。始刻於石。以爲天子右文。儒生好古。頗在於是矣。名爲帖。治帖有專門。其事則非刻石倫也。祠墓之碑。一家之事。又非刻石倫也。此二者宜更端以言者也。

說碑

廟有碑。繫牲牲也。刻文字。非古也。墓有碑。穿厥中。而以爲窆也。刻文字。非古也。刻文字矣。必著族位。著族位矣。必述功德。夫以文字著族位。述功德。此亦史之別子也。仁人孝子於幽宮。則刻石而葬之。是又碑之別也。自漢氏始。訖宋之南。錄此三類。義雖弗古。抑其事與其言富觀覽矣。豈可以不論哉。乃延原流。諸學者。以竟刻石之說。

說衛公虎大敦

道光辛巳。龔子在京師。過初彭齡尙書之故居。始得讀大敦之打本。道光丁亥。初尙書之孫。抱初氏之重器。入於城北閻氏。龔子過閻氏。始見大敦。魂魄震愍。旣九拜。言三月。恭步三月。縮縮息三月。不能屬。乃退。

而治其文。阮尙書箸錄此器云。召虎。今諦眠文从韋。是衛虎非召虎也。王在昉。今諦眠文从縹。是王在豐非王在昉也。云衛有臣名愛。今諦眠文从鹿。是衛有臣名慶非名愛也。龔子之臧器無及百名者。衛公虎大敦百有三名。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忘南。不敢盡取京師之重器以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望南中幽幽有小羽墜之山。他日欲以華其山。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臥而思之。急起箸錄之。奚披其有之。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有方鼎。有龍勺。有魚鬲。有父丁鬲。有立戈鬲。有癸飲觚。欲以儷方鼎龍勺。癸觚而鎮撫三鬲。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南中土淺水深。不如北方之陵原。懼其鬲。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知天命。不知其身之東西北南。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德薄。不知壽命之短長。懼弗敢有。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之語言肖姬周。願得成周之重器以自榮其言。龔子是以求得衛公之大敦。龔子不自知其子孫之賢。不亡之是我亡。古文百又三名矣。龔子是以不得衛公之大敦。龔子說敦。

太史公書副在京師說

太史公爲書百三十篇成。褒漢氏盛德。赫然躋於周室。次及功臣賢大夫。靡不畢載。自敘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副在京師。問何以副在京師也。恩本朝也。恩本朝則何以副在京師也。曰求唐虞者必於平陽蒲阪。求周必於雍岐。求成周必於河洛。欲求漢者亦必於關中。故副在京師。太史公之先官京師數世矣。太

史公生左馮翊而長京師。誦古文於京師。仕則紬石室金鑛於京師。其兩世取師友。唐都黃子田何孔安國之倫。盡京師耆舊卿士。太史公家雖無剖符丹書之榮。其於京師也根深而原遠。而忘京師是不恩王父。不恩父。以不恩師友。是故副在京師。京師既上繫君父。又必有磐石之宗。知古今之獻。羽翼天室。世世無極。以所著書託焉。東西北南。望之變變。踞天半焉。昔者仲尼大聖與左邱明南宮敬叔觀寶書於周。先是正考叔得名頌於周。老聃主周藏室。仲尼問禮。名頌也。寶書也。禮也。其授受不可以盡知。要知古之人所以寵靈史氏。鎮撫王室。以增天府之重。則可知也。曰。後之人必有如京師以觀吾書者焉。則太史公之志也。若夫高齋遠引。抱道以逝。矢孤往於名山。含薄懟於卿士。身隱矣。焉用文之。介之推之所笑。師瞽適河海者之所蹈。淮南賓客所以向山中而招王孫者也。則太史公之所不爲。

京師樂籍說

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於其京師及其通都大邑。必有樂籍。論世者多忽而不察。是以龔自珍論之曰。自非二帝三王之醇備。國家不能無私舉動無陰謀。霸天下之統。其得天下與守天下皆然。老子曰。法令也者。將以愚民。非以明民。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齊民且然。士也者。又四民之聰明。嘉論議者也。身心閒暇。飽煖無爲。則留心古今而好論議。留心古今而好論議。則於祖宗之立法。人主之舉動措置。一代之所以爲號令者。俱大不便。凡帝王所居曰京師。以其人民衆多。非一類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

餘戶入樂籍。樂籍既基布於京師。其中必有資質端麗。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擗闔以爲術焉。則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烏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資財。則謀一身且不暇。無謀人國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則無暇日以談二帝三王之書。又不讀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纏緜歌泣於牀第之間。耗其壯年之雄材偉略。則思亂之志息。而議論圖度。上指天下。畫地之態。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爲歛體詞賦游戲。不急之言。以耗其才華。則論議軍國。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則民聽壹。國事便。而士類之保全者亦衆。曰如是則唐宋明豈無豪桀論國是。掣肘國是。而自取僂者乎。曰有之。人主之術。或售或不售。人主有苦心奇術。足以牢籠千百中材。而不盡售於一二豪傑。此亦霸者之恨也。吁。

說月晷

徽州人造月晷。系以詩。髹而書之。予讀之弗善也。爲之圖三十合朔。至晦備矣。又爲之子日各十有二時。加子至亥備矣。總爲圖三百有六十。以楮皮爲之儀。我坐北面南。左東右西。以定月之所在。其魄墨之。其明粉之。加金以肖其曜。自以爲賢於徽州市之所爲。揚州羅士琳過而大笑之。曰子未知里差。天下一千三百五縣。宜每縣爲三百六十圖。常有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子又未知歲差。夫日與月合朔時所加不同。一千三百五縣之三百六十圖。月月不同。每月爲三十七萬九千八百圖者。十有二。每歲又十二月之。其圖無算數。假子神龜之年。不足以役圖。與子千里之封。以爲宮。不足以度之。予乃盪然於不藝不學。

忝爲士大夫老與夫市估髡師同爲罔知識之民而已矣。乃再拜求羅子教我以渾天之術。兩儀之形。求七政之行之所在。

徽州歌訣云。三辰五巳八午升。初十出未十三申。十五酉時十八戌。二十亥上見光明。二十三日子時出。二十六日丑時行。二十九日寅時見。晦與朔日卯上并。附錄。

宥情

甲乙丙丁戊相與言。甲曰。有士於此。其於哀樂也。沈沈然。言之而不厭。是何若。乙曰。是嫖娼之民也。許慎曰。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聖人不然。清明而彊毅。無畔援。無歆羨。以其且陽之氣。上達於天。陰氣有欲。豈美談耶。丙請辨之。西方之志曰。欲有三種。情欲爲上。西方聖人。不以情爲鄙夷。子言非是。丁曰。乙以情隸欲。無以處夫哀樂之正。而非欲者。且人之所以異於鐵牛土狗木寓龍者。安在。乙非是。丙以欲隸情。將使萬物有欲。畢詭於情。而情且爲穢墟。爲孽藪。丙又非是。是以不如析言之也。西方之志。蓋善乎其析言之矣。戊請辨之曰。西方之志。又有之。純想卽飛。純情卽墜。若是乎。其概而訶之也。不得言情。或貶或無貶。女言皆非是。巽子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以譖江沅。江沅曰。我嘗閒居。陰氣沈沈而來。襲心。不知何病。巽子則自求病於其心。心有脈。脈有見。童年見童年侍母側。見母。見一鐙。燦然。見一研。一几。見一僕。見一貓。見如是。見已。而吾病得矣。巽子又嘗取錢枚長短言一卷。使江沅讀。沅曰。異哉。其心朗朗乎。

無滓。可以逸塵埃而登青天。惜其聲音瀏然。如擊秋玉。予始魂魄近之而哀。遠之而益哀。莫或沈之。若或墜之。龔子又內自鞠也。狀何如。曰。予童時逃塾就母時。一鐙熒然。一研一几時。依一嫗抱一貓時。一切境未起時。一切哀樂未中時。一切語言未造時。當彼之時。亦嘗陰氣沈沈而來。襲心。如今閒居時。如是鞠已。則不知此方聖人所訶。與西方聖人所訶。與甲乙丙丁戊五氏者。孰黨我與。孰詬我與。姑自宥也。以待夫覆鞠之者。作宥情。

涼燠

或問子之言何數涼而數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涼之。涼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則其無疾者也。無疾者賢乎。曰。否。有疾賢。疾淺賢乎。疾深賢乎。曰。疾深者賢。大人之言有判有純。大人之行有襮有裏。行有堂有門。有室有闔。有突。終身與至人居。行至人之行。見其門而已矣。及堂者寡矣。有門之突。亦有突之門。與居者始而昭昭。久而益閤。至人於人何吝哉。自入之而已矣。惟至人能皆由人之突。有勿由。隨其門而門也。隨其堂而堂也。非弗能由也。至人有言曰。惟吾爲能勿驚人。善驚者弗明也。弗平也。弗定也。言乎至人之側。顯晦至畢明焉。高下至畢平焉。順逆至畢定焉。非人之情。則容有弗識之矣。所言天與人之間之情也。則盡識之矣。夫何驚之有。言之則何疑之有。古之至人。皆未始欲言也。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故雖導原於至人之心。不雜以至人之言。不原於至心。則無本。雜以至言。則勿用。雜以至言。

則勿尊。若其至心則弗欲言已。大言若雨，百木一雨而異長。大言若規，百隅一規而異用。至言無吟歎，至行無反側。大行無畔涯，行有盜貌有盜聲，有盜魯君之宋，呼於埴澤之門，門者弗應，其應者曰：吾君之聲也。此聲也已。夫甲氏之聲猶夫乙氏之聲，夫乙氏之聲猶夫丙氏之聲，一呼而不應則非聲，聲之盜已。或問不盜則聲至寡，貌至拘，色至壹。曰：聲戚自如，聲熹自如，聲熹戚半自如，至足矣。是一而萬也。何拘寡之有？古人之言之蹟，可以信乎？曰：起於意者，心聲之而已；岐也，起於心者，吻達之而已；譌也，起於吻者，筆追之而已；遁也，矧古人之言之蹟，可信者其幾？龔子請言罔摩氏，罔摩氏樹木七年而不華，或愛之，智者曰：毋愛，華參於天，胥摩氏亦樹木，三日而中柱，其莖也一日而英，三日而華，七日而華參天，或愛其早成，至人曰：子以桃李柞栢之愛愛吾木也，子弟以罔摩氏之木愛吾木，且猶不可，越十旬，胥摩氏猶屏營而愛木，自愛其不成，其成也必弗可識已。龔子請言羣神，羣神朝於天，帝曰：觴之，帝之司觴執簡記而簿之，三千秋而簿不成，帝問焉，曰：皆有昇之與者，帝曰：昇者亦簿之，七千秋而簿不成，帝又問焉，乃反於帝曰：昇之與者，又皆有其昇之者，帝默然而息，不果觴。

論私

朝大夫有受朋友之請謁，翌晨訐其友於朝，獲直聲者，矜其同官曰：某甲可謂大公無私也已。龔子聞之，退而與龔子之徒縱論私義，問曰：敢問私者何所始也？告之曰：天有閏月，以處羸縮之度，氣盈朔虛，夏有

涼風。冬有煥日。天有私也。地有畸零華離爲附庸開田。地有私也。日月不照人牀闥之內。日月有私也。聖帝哲后明詔大號。勛勞於在原。咨嗟於在廟。史臣書之。究其所爲之實。亦不過曰庇我子孫。保我國家而已。何以不愛他人之國家。而愛其國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孫。而庇其子孫。且夫忠臣憂悲。孝子涕淚。寡妻守雌。扞門戶。保家世。聖哲之所哀。古今之所懿。史冊之所紀。詩歌之所作。忠臣何以不忠他人之君。而忠其君。孝子何以不慈他人之親。而慈其親。寡妻貞婦何以不公此身於都市。乃私自貞私自葆也。且夫子噲天下之至公也。以八百年之燕欲子子之。漢哀帝天下之至公也。高皇帝之艱難。二百祀之增功累。胙帝不愛之。欲以予董賢。由斯以譚。此二主者。其視文武成康周公豈不聖哉。由斯以譚。孟子車氏其言天下之私言也。乃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且夫墨翟天下之至公無私也。兼愛無差等。孟子以爲無父。楊朱天下之至公無私也。拔一毛利天下不爲。豈復有干以私者。豈復舍我而徇人之謁者。孟氏以爲無君。且今之大公無私者有楊墨之賢耶。楊不爲墨。墨不爲楊。乃今以墨之理。濟楊之行。乃宗子噲肖漢哀。乃譏武王周公斥孟軻。乃別闢一天地日月以自處。且夫狸交禽媾。不避人於白晝。無私也。若人則必有閨闥之蔽。房帷之設。枕席之匿。頰頰之拒矣。禽之相交。徑直何私。孰疏孰親。一視無差。尙不知父子。何有朋友。若人則必有孰薄孰厚之氣誼。因有過從讎游相援相引款曲燕私之事矣。今日大公無私。則人耶。則禽耶。七月之詩人曰。言私其穢。獻豝于公。先私而後公也。大田之詩人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楚茨之詩人曰。備言燕私。先公而後私也。采蘋之詩人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公私並舉之也。羔羊之詩人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公私互舉之也。論語記孔子之私覲。乃如吾大夫言。則魯論以私覲誣孔氏。乃如吾大夫言。羔羊之大夫可以誅。采蘋之夫人可以廢。大田楚茨之詩人可以流。七月之詩人可以服上刑。

抱小

古之躬仁孝內行完備。宜以人師祀者。未嘗以聖賢自處也。自處學者。未嘗以父兄師保自處也。自處子弟。自處子弟。故終身治小學。小學者。子弟之學。學之以待父兄師保之側。以待父兄師保之顧問者也。孔子曰。入則孝。出則弟。有餘力。以學文。學文之事。求之也必勩。獲之也必剋。證之也必廣。說之也必澀。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瑣也。求之不勩。則粗。獲之不剋。則不親。證之不廣。則不信。說之不澀。則不忠。病其迂與瑣也。則不成其爲人也。溷古之至。故樸拙之至。樸拙之至。故退讓之至。退讓之至。故思慮之至。思慮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無所苟之至。無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學之事。與仁愛孝弟之行。一以貫之已矣。若夫天命之與。大道之任。窮理盡性之謀。高明廣大之用。不曰不可得聞。則曰俟異日。否則曰我姑整齊。是姑抱是以俟來者。自珍謹求之本朝。則有金壇段公。七十喪親如孺子哀。八十祭先未嘗不哭泣。八十時讀書未嘗不危坐。坐臥有尺寸未嘗失之。平生著書以小學名。高郵王尙書。六十五喪親如孺子哀。平

生箸書以小學名。是既然矣。自珍又求之古史。萬石君以孝謹稱。其言曰。書馬者四足與尾而五。顏之推仁孝好學。其言形聲訓詁。著在家訓。是又然矣。而漢臣班固作藝文志。亦疋小余疋。古今字隸。孝經家。固先我窺見此者。志則然。

尊史

史之尊。非其職語言司謗譽之謂。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士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士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睐而指點焉。可謂出矣。不善入者。非實錄。垣外之耳。烏能治堂中之優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窺。不善出者。必無高情至論。優人哀樂萬千。手口沸羹。彼豈復能自言其哀樂也耶。則史之言。必有餘喘。是故欲爲史。若爲史之別子也者。毋窺毋喘。自尊其心。心尊則其官尊矣。心尊則其言尊矣。官尊言尊。則其人亦尊矣。尊之之所歸宿如何。曰。乃又有所大出入焉。何者。大出入曰。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爲史。此非我所聞。乃劉向班固之所聞。向固有徵乎。我徵之曰。古有柱下史老聃。卒爲道家大宗。我無徵也歟哉。

尊命

儒家之言。以天爲宗。以命爲極。以事父事君爲踐履。君有父之嚴。有天之威。有可知有弗可知而範圍乎我之生。君之言。唐虞謂之命。周亦謂之命。龍所官。仲山甫所職。君子顧其名。紬繹其義焉。夫天寒暑風雨露雷必信。則天不高矣。寒暑風雨露雷必不信。則天又不高矣。傳曰。山川而能語。葬師食無所。肺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後之儒者視其君。曾不如葬者之尊山川。病者之尊其肺腑。其於君也有等夷之心。有吾欲云云之志。曰。吾欲吾君之通古今之故。實欲以自售其學。欲吾君之燭萬物之隱。實欲以自通其情。欲君之賞罰予奪不爽於毫髮。實欲以自償其功。其於君也。欲昭昭爆爆。如貿易者之執券而適於市。嫫君媢君孰甚。夏道尊命。孔子罕言天道。若臣豈未聞。意若曰。君之尊不至此極也。儒者平日多言安命矣。平日尊數過於尊理。遠矣。何以出而視君如理不如數。若臣曰。夏暑雨冬祈寒。天府怨君不可以受怨。應之曰。寒暑有怨。天之所以多憾。天之所以大也。汝將使匹婦無憾而爲君大。君將日日就國之人而弭其怨。君其替哉。若臣又曰。子之術。趙高之術也。以未兆爲朕。應之曰。趙高匿其君以爲尊君。吾之術使君無日不與天下相見以尊君。天命曰。流行君命曰。出內不得詆我以趙高。是故若飛若蟄。悶悶默默。應其不可測。如魚泳於川。惟大氣之所盤旋。如木之聽榮枯於四時。蠢蠢傀傀。安其不可知。

尊任

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八曰友以任得民。又曰以六行教萬民。孝友睦婣任卹。杜子春曰。任。任朋友之事者。周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男任也。子以穀璧養人。男以蒲璧安人。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任也者。俠之先聲也。古亦謂之任俠。俠起先秦間。任則三代有之。俠尙意氣。恩怨太明。儒者或不肯爲。任則周公與曾子之道也。世之衰。患難不相急。豪桀罹患難。則正言莊色厚貌以益鋤之。雖有骨肉之恩。夙所卵翼之子。飄然絕裾遠引事外。雖然豪桀則曰。吾罹患難。而呼號求援手於庸人。豈復爲豪桀哉。其言則曰。應龍入智井。不瞑目以待鯀。鱣之飽龍肉。而睫淚以哀井上之居民。豈得爲應龍也哉。萬一卒不死。或者天神憑焉。道家者之書有之曰。活一大賢者。功視活凡夫九十萬億。活一聖人。功視活凡夫九萬萬億。吾友陽城令桂林李公則曰。禮曰。弔人弗能賻。弗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弗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弗問其所舍。吾補禮文之闕。則亦曰。見患難弗能救。弗谷其所以致患難。其言取風示末世。粹然愼然。烏乎。應龍之譬也。肆。俠者之氣縱。道家之言詭。皆非周公曾子法。李公儒者也。古之任者也。言如是。言之感慨盡如是。是亦足矣。吾又聞之。廣西實天下之高山大川。氣蒼蒼莽莽。不爲中原齏滑所中。李公行畢如其言。山川然也。

尊隱

將與汝枕高林。藉豐草。去沮洳。卽華碣。第四時之榮木。矚九州之神皋。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傲。

民也已矣。仁爲榦，古義爲根。九流爲華實，百氏爲柢藩。枝葉昌洋，不可殫論。而從我嬉其間，則可謂山中之悻民也已矣。聞之古史氏矣。君子所大者生也，所大乎其生者時也。是故歲有三時，一曰發時，二曰怒時，三曰威時。日有三時，一曰蚤時，二曰午時，三曰昏時。夫日胎於溟滓，浴於東海，徘徊於華林，軒轅於高閔，昭曜人之新沐濯，滄滄涼涼，不炎其光，吸引清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歸心，鬼歸祀，大川歸道，百寶萬貨，人功精英，不翼而飛，府於京師，山林冥冥，但有鄙夫阜隸所家，虎豹食之，曾不足悲。日之亭午，乃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入境而問之。天下法宗禮，族修心，鬼修祀，大川修道，百寶萬貨，奔命涌塞，喘車牛如京師，山林冥冥，但有望士。天命不猶，與艸木死，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莫氣，與夢爲鄰。未卽於牀，丁此也，以有國而君子適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嬪嬙之家，不生所世世袞之家。從山川來止于郊，而問之曰：何哉？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師，京師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醜類碧嶽，詐僞不材，是輦是任，是以爲生資。則百寶咸怨，怨則反其野矣。貴人故家，蒸嘗之宗，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樂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則簞人子篡之。則京師之氣洩，京師之氣洩，則府于野矣。如是則京師貧，京師貧，則四山實矣。古先冊書，聖智心肝，不留京師，蒸嘗之宗之孫，見聞媿嬰，則京師賤。賤則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則豪桀輕量京師，輕量京師，則山中之勢重矣。如是則京師

如鼠壤。如鼠壤。則山中之壁壘堅矣。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風惡水泉惡。塵霾惡。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褻臂失度。啾啾如蠅虻。則山中戒而相與修嫺靡矣。朝士寡助失親。則山中之民一歎百吟。一呻百問疾矣。朝士僂焉偷息。簡焉偷活。側焉徨徨去留。則山中之歲月定矣。多暴侯者。過山中者。生鐘簷之思矣。童孫跼諱。過山中者。祝壽者之毋違死矣。其祖宗曰。我無餘榮焉。我以汝爲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無餘怒焉。我以汝爲殿矣。俄焉寂然。鐙燭無光。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鷓且鳴。則山中之民有大音聲起。天地爲之鐘鼓。神人爲之波濤矣。是故民之醜生。一縱一橫。且暮爲縱。居處爲橫。百世爲縱。一世爲橫。橫收其實。縱收其民之民也。壑者歟。邱者歟。垤者歟。避其實者歟。能大其生。以察三時。以寵靈史氏。將不謂之橫天地之隱歟。聞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獵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則又問曰。之民也有待者耶。無待者耶。應之曰。有待。孰待。待後史氏。孰爲無待。應之曰。其聲無聲。其行無名。大憂無蹊轍。大患無畔涯。大傲若折。大瘁若息。居之無形。光景煜燿。捕之杳冥。後史氏欲求之。七反而無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謂之縱之隱。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卷二

古史鉤沈論一

龔自珍曰。史氏之書有之曰。霸天下之孫。中葉之主。其力弱。其志文。其聰明下。其財少。未嘗不周求禮義。廉恥之士。厚其貌。姬其言。則或求之而應。則或求之而不應。則必視祖之號令以差。史氏之書又有之。昔者霸天下之氏。稱祖之廟。其力彊。其志武。其聰明上。其財多。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以大使其有力。彊武而允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榮之充。辱之始也。辨之充。誹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責問之始也。氣者恥之外也。恥者氣之內也。溫而文。王者之言也。惕而讓。王者之行也。言文而行讓。王者之所以養人氣也。籀其府焉。褻裒其鐘簠焉。大都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旣殄旣獮旣夷。顧乃席虎視之餘蔭。一旦責有氣於臣。不亦莫乎。

古史鈞沈論二

襲自珍曰。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聯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叡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動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五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歿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蠶出泉流。漢氏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僞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僞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僞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熟於成敗。絜萬事之盈虛。窺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爲道家祖。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爲農家祖。左執繩墨。右執規矩。篤信謙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

爲法家祖。博觀羣言。旣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爲名家祖。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敢。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爲雜家祖。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誣之刑。史之任諱惡者。於材最爲下也。宜爲陰陽家祖。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爲縱橫家祖。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人名曰任本之史。宜爲墨家祖。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儲。謂之任教之史。宜爲小說家祖。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家出於史。不云餘家出於史。此知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葉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史之亡也。殷之亡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史之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罪四。小罪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馴者不傳。謂之大罪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絃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罪二。周之雅頌。義逸而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燕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啓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罪三。有黃帝秣。有顓頊。

秣有夏秣有商秣有周秣有魯秣有列國秣。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赴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弗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秣敝不改。是以失禮。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罪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于夏于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罪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罪二。夫史籀作大篆。非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彰。蝌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匪憲章宣王。史之小罪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葦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儋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罪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間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昏之殺。喪祭之等。大夫士之曲儀。咸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諡之學。其步疏。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公。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疇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甞彼奠世繫者。能奠能守。有厯誦牒。有世本。竹帛咸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餘歲。江介之都。夸族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罪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

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罪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歿。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息。周歷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媿。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軻端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苟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昉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替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熹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纒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按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別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釀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譚孳生。雅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引申。段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升諫以求之者。烏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

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譚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鄙。自珍於大道。不敢承抑萬一。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歟。願爲其人歟。

古史鈎沈論三

龔自珍曰。予大愆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雜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曷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嗚呼。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稱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子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鞞紉者不作。凡梨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攷文之聖。其孰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於義訓。勇於割聞者。不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梨令工匠胥史爭。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詩書春秋之文。什五用假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盡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

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訾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借。固不能以富矣。諸師籍令完具其於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於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未多岐。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岐。今也不然。憾漢寫官之弗廣。憾梁木之初之不廣。憾兵燹之不祐。憾俗士之疎而弗嗜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惡如何惡如何。龔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莊綬甲。

古史鈞沈論四

王者正朔用三代。樂備六代。禮備四代。書禮載籍備百代。夫是以賓賓。賓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遺也。夫五行不再當令。一姓不再產聖。興王聖智矣。其開國同姓。魁傑壽考。易盡也。賓也者異姓之聖智魁傑壽考也。其言曰。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從。宮庫之藏不問。世及之恩不預。同姓之獄不鞫。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難禦侮。而不死私讐。是故進中禮。退中道。長子孫中儒。學中史。王者於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玲瓏其語。令以求之。虛位以位之。書曰。今予其敷心。優賢揚歷。詩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用此道也。商法盟先異姓。周法盟先同姓。賀家尊賢先異姓。文家親親先同姓。古者開國之年。異姓未附。據亂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則不暇。在賓則當避疑忌。是故箕子朝授武王書。而夕投袂於

東海之外。易世而升平矣。又易書而太平矣。賓且進而與人主之骨肉齒。然而祖宗之兵謀。有不盡欲賓知者矣。燕私之祿。有不盡欲與賓共者矣。宿衛之武勇。有不欲受賓之節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賓之論議者矣。四者三代之異姓所深自審也。是故周祚四百。其大政之名氏。姜嬴任莘。妘子之材。不與焉。征伐之事。受顧命之事。共和攝王政之事。皆姬姓也。其異姓之間人。則史材也。且夫史疇之訓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知所以自位。則不辱矣。知所以不論議。則不殆矣。不辱不殆。則不顛頽悲憂矣。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吾從周。從周賓法也。又曰。出則事公卿。事公卿賓分也。孟軻論卿。貴戚之卿。異異姓之卿。夫異姓之卿。固賓籍也。故諫而不行。則去。史之材。識其大掌故。主其記載。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贄。下不鄙夷其貴游。不自卑所聞。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學。以榮其國家。以華其祖宗。以教訓其王公大人。下亦以崇高其身。真賓之所處矣。何也。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有抱樂器而降者矣。有抱國之圖籍而降者矣。無籍其道以降者。道不可以籍也。下至百工之藝。醫卜之法。其姓氏也。古其官守也。古皆不能以其藝降。夫非王者卑其我法。又非王者不屑籍古之道也。又非王者敢滅前古之人民。獨不敢滅其禮樂與道藝也。道誠異不可降。禮樂誠神靈不可滅也。禮樂三而遷。文質再而復。百工之官。不待易世而修明。微夫儲而抱之者乎。則弊何以救。廢何以修。窮何以革。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恃前古之禮樂道藝在也。故夫賓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專爲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是故人主

不敢驕。夫嬴劉之主驕於三代者，何也？賓籍闕也。漢之賓籍闕，不於其季於其初。漢初伏生老，竇公耄，申公皆靡。故漢初已無有賓。若夫子與姬之交也，妣與子之交也，其學或有續絕矣。其得姓受氏者，或有續絕矣。官或有續絕矣。禮或有續絕矣。則以三代之季，或能賓賓而尊顯之，或不能賓賓而窮而晦而行。遜職此之由。杞不能徵，夏宋不能徵，殷孔子於杞，宋思獻，周初武王舉逸民，其衰也有柳下惠，少連，禽也，淵雅博物，少連躬至行，孔子皆謂之降志之民。孔子述六經，則本之史，史也，獻也，逸民也，皆於周爲賓也。異名而同實者也。若夫其姓賓也，其籍外臣也，其進非世及也，其地非閨闈燕私也，而僕妾色以求容，而俳優狗馬行以求祿，小者喪其儀，次者喪其學，大者喪其祖，徒樂廁於僕妾俳優狗馬之倫，孤根之君子，必無取焉。

壬癸之際胎觀第一

天地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聖人也者，與衆人對立，與衆人爲無盡衆人之宰，非道非極，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變造毛羽肖翹，我理造文字言語，我氣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別造倫紀，衆人也者，駢化而羣生，無獨始者。有僕人，已有毛人，有羽人，有角人，有肖翹人，毛人羽人角人肖翹人也者，人自所造，非聖造，非天地造，其匹也，雜不部居，僕人之不與毛角者匹，其後政非始政，後政也者，先小而後大，五人主爲政，什人主爲政，什什人主爲政，伯什人主爲政，人總至至千萬爲其大政，有衆人

已有日月。有日月。已有旦晝。日月旦晝。人所造。衆人自造。非聖人所造。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各以其人之聲。聲爲天。而天名立。聲爲地。而地名立。聲爲人。而人名立。人之初。天下通。人上通。且上天。夕上天。天與人。且有語。夕有語。萬人之大政。欲有語於人。則有傳語之民。傳語之人。後名爲官。或以龍紀官。隸天之龍爲首。不鹹之。水龍次焉。鹹水之龍次焉。隸畜之龍次焉。或以雲紀官。隸上天之雲爲首。隸天之雲次焉。隸名山大川之雲。又次焉。或以鳥紀官。隸天之鳥爲首。隸畜之鳥次焉。龍鳥雲。天所部。非人所部。後政不道。使一人絕。天不通民。使一人絕。民不通天。天不降之。上天不降之。上天所。天又不降之。諸龍去。諸鳥不至。諸雲不見。則不能以絕。比其久也。乃有大聖人出。天敬降之。龍乃以部至。鳥以部至。雲以部至。民昂首見之者。天之藉也。衆人以爲天大政之主。必敬天。名日月星爲神。名山川爲示。名天之人亦曰神。天神人也。地示人也。人鬼人也。非人形則非人也。民之初。壽無紀。官不能紀遠。壽不能如初。傳紀之極言壽卑矣。曰三萬歲。曰八萬千歲。

壬癸之際胎觀弟二

既有世已。於是乎有世法。民我性不齊。是智愚彊弱美醜之始。民我性能記。立彊記之法。是書之始。中方左行。東方左行。南方左行。東南方左行。東北方右行。西南方左行。西北方右行。北方右行。皆曰文。文之孳曰字。字有三名。曰聲。曰形。曰義。民我性能測。立測之法。是數之始。數始於一。極於九。凡地之上。天之下。空

盡質之。必立九以求實。謂之算。算之大者曰測日月星。曰測地。日月星地既可測。則立之分限。以紀人之居世者。名之曰歲。曰春夏秋冬。是歷之始。民我性能分辨。立分辨之法。有四。名之曰東西南北。以高爲北。庫爲南。南方日所出。北方日所入。以爲東。北方日所出。南方日所入。以爲西。是方位之始。民我性善。病。蓋有蟲焉。以宅我身。則我身病。是病之始。於是別草木之性。以殺蟲。是醫之始。倮人食毛羽人。不知所始。食毛羽人亦病之始。民我性能類。故以書書其所生。又書所生之生。是之謂姓。是譜牒世繫之始。一人生二子。則有長幼。則宗之始。有宗牒已恐其亂。故部男女。是禁男女之始。仰有公侯伯。有士之君始。民我性不齊。夫以倮人食毛羽人。及男女不相部。名之爲惡矣。其不然者。名爲善矣。是名善惡之始。

壬癸之際胎觀第三

有天下有大國。寶應出。福德聚。主天下。寶應不出。福德不聚。主大國。有天下者都中。有大國者都西北。大國之君。有古紀有近紀。亦以福德爲差。夫始變古者顓頊也。有帝統有王統。有霸統。帝統之盛。顓頊伊耆。姚王統之盛。姒子姬。霸統之盛。共工。嬴劉博爾吉吉特氏。非帝王之法。地萬里。位百葉。統猶爲霸。帝有法。王有法。霸有法。皆異天。皆不相師。不相訾。不相消息。王統以儒墨進天下之言。霸統以法家進天下之言。霸之未失。以雜家進天下之言。以霸法勸帝王家則誅。以帝王法勸霸家則誅。能知王霸之異。天者曰大人。進退王霸之統者曰大人。大人之聰明神武而不殺。總其文辭者曰聖人。聖人者不王不霸而又異天。

天異以制作。以制作自爲統。自霸天下之民。以及凡民。姓必黃炎。惟太皞黃炎共工爲有允孫。非古之凡民皆有允孫。古之世語言出於一。以古語古。猶越人越言。楚人楚言也。後之世語言出於二。以後語古。猶楚人以越言名。越人以楚言名也。雖有大人。生於霸世。號令弗與共。福祿弗與偕。觀其語言。弗可用。號令與共。福祿與偕。觀其語言。卒弗可用。於是退而立。大人之語言。明各家之統。慕聖人之文。固猶將生。越而楚言也。

壬癸之際胎觀弟四

心無力者。謂之庸人。報大仇。醫大病。解大難。謀大事。學大道。皆以心之力。司命之鬼。或者或昏。人鬼之所不平。卒平於哲人之心。哲人之心。孤而足恃。故取物之不平者。恃之。或以妒正性命。醜忌姣。曲忌直。父亦妒子。妻亦妒夫。或以攻正性命。細攻大。貌攻物。窺攻成。側攻中。細攻大。將以求大名。側攻中。將以求中名。謂之舍天下之樂。求天下之不樂。君子有心刑。大刑容。中刑絕。細刑校。道莫高於能容。事莫慘於見容。大倨。故色卑。大傲。故辭卑。大忍。故所責於人卑。傷生之事。異形而同神者二。一曰好勝。二曰好色。何以同。其原同也。五倫之事。天人互孳。人天迭爲始。知不死之說者。亦不恥欲壽命。欲壽命有三術。惜神一。生物二。離怨憎三。大兵大札起於肉食。大亡大哀起於莞簟。大薄蝕大崩。竭起於膠固。

壬癸之際胎觀弟五

萬物之數括於三。初異中，中異終，終不異初。一斂三變，一聚三變，一棗核亦三變。大人用萬物之數，或用其有，或用其空，或用其有名，或用其無名，或用其收，或用其棄。大人收者一而棄者九也。不以收易棄也。言棄之積也。忌人者謗以所反，奪所恃也。媚人者譽以所反，絕所慮也。靜女之動，其動失度，哀樂愛憎相承。人之反也。寒暑晝夜相承，天之反也。萬物一而立，再而反，三而如初。天用順教，聖人用逆教。逆猶往也，順猶來也。生民順也，報本始逆也。冬夏順也，冬不益之冰爲之裘，夏不益之火爲之葛，逆也。亂順也，治亂逆也。庖犧氏之易逆數也，禮逆而情肅，樂逆而聲靈，是故教王者上勤天，教子上勤父，教臣上勤國君。

壬癸之際胎觀弟六

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迺，域中之言有迺。有以天爲極，以命爲的，有不以天爲極，不以命爲的。域外之言善，不善報於而身，歷萬生，死而身彌存。域中之言死可以休矣，善不善報於而允孫，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則立宗爲先，及其有天下，師彼農夫，謂將以傳福祿於後昆，嗚呼！既報之後身，又祿之身後，不亦勸乎？既報之於後身，又芟刈其身後，不亦傷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瞽，而惟爲善之是堅，大人之所難言者三：大愛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愛無故比，患無故迺，仇無故誅，恨無故門，言無故家。

壬癸之際胎觀弟七

聖者語而不論。智者論而不辨。大人曰：天下方安小僞，小僞不可安。不如以大僞明於天下。言僞忠，禁僞教，德僞情，道僞聖，禮僞自然。域中之言，名實其大端。兵爲其幾，有名天下兵集之有辭矣。無實天下兵集之無患矣。有名無實，是再受兵。有實無名，是再卻兵。無名僞有名恥，無實僞有實敗。名實中不敗，戰亦不勝。有名僞無名霸，敗果何喪。敗者不能言，霸果何獲。勝者不能言，非不能言。本無以言，故曰萬物不自立。有說什之一，無說什之九。無說什之一，始有說。卒無說什之九，善非固有，惡非固有。仁義廉恥，詐賊很忌，非固有，或誠恥之。萬人恥其名矣。或誠爭之，萬人爭其委矣。或誠嗜之，萬人嗜其貌矣。或誠守之，萬人守其蹊矣。女子十五避男子於園，慝也。女子七歲避男子於路，非慝也。慝之謂之有說，非慝而慝之，謂之卒無說。萬物名相對者，執相待，分相職，意相注，神相耗，影相藏，執不相待，分不相職，意不相注，神不相耗，影不相藏，將相對之名不成。萬事皆不立，萬事不自立，相倚而已矣。相倚也，故有執。萬理不自立，相譬而已矣。相譬也，故有辨。相倚相譬也，故有煩惑狂亂。有煩惑狂亂也，故有聖智。大人之聽衆人也，耳擊之也。曰：皆然。目擊之也。曰：無所否。何謂無所否？衆人之名亦與名，衆人之守亦與守，衆人之爭亦與爭。麟鳳能游肖翹之族，而與螻蟻辨，或覲爲細也。或覲爲巨也。或覲爲神怪也。同則是，異則是，異異則是，是則是，非則是，乖則是，合則是。渾而大圓，其精如不完，其貌如不全。不名一，不守一，不爭一，衆人之情，恆完。貌恆全，名一守一，爭一曰盡之矣。有所蔽，故有所樂。多所蔽，故多所樂。弗驚也，弗疑也，弗慕也，何樂之。

有詩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盛德有福者。憂患避弗及。智慧廢弗用。名之曰頑。頑以完其初。死必上躋矣。盛德無福者。憂患入之。智慧出之。名之曰勞。勞以不完其初。死必旁落矣。神矣夫。父母物之民。智慧之所出。憂患之所入。入亦無算數。出亦無比邇。出亦無比邇。雖則用智。慘然而哀。雖則用慧。慘然而哀。或則抱憂而食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或則介憂而胄患。不忍用智慧焉而哀。其生也。名曰哀民。字曰難測。其死也。名曰最上。字曰無上。智慧之積。無上者之體。哀慘之積。無上者之用。體常靜。用常動。神矣。夫。父母物之民。

壬癸之際胎觀弟八

萬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自名。是故名之於其合離。謂之生死。名之於其生死。謂之人鬼。名之於其聚散。謂之物變。名之於其虛實。謂之形神。名之於其久暫。謂之客主。名之於其客主。謂之魂魄。名之於其溷濁。靈蠢壽否樂否。謂之升降。名之於其升降。謂之勸戒。名之於其勸戒。取舍。謂之語言文字。有天有上天。文王箕子周公仲尼。其未生也。在上天。其死也。在上天。其生也。教凡民。必僭天。天故爲羣言極。

壬癸之際胎觀弟九

羣言之名我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以不名。羣言之名物也。無算數。非聖人所名。聖何名。名之曰我。域中之極言曰神。乃曰立元神。乃曰元神返而已矣。元神得養而已矣。去非元神而已矣。域外之

言曰。返之去之。不如因之。不如從而尊之。因之無所祛而已矣。尊之無所加而已矣。因之有差。尊之有差。名之有差。名之以不名。亦有差。域中之所名。無能以差。蠡也者。靈所藉力者也。暫也者。常所藉力者也。逆旅也者。主人所藉力者也。生亦多矣。大人恃者。此生身亦多矣。大人恃者。此身恃焉爾。欲其留也。留焉爾。欲其有爲也。有爲焉爾。不欲以更多也。是之謂大人之志。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一

問三世之法。誰法也。答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範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願問八政配三世。曰。食貨者。據亂而作祀也。司徒司寇司空也。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孔子之法。箕子之法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二

問八政事事各有三世。願問祀之三世。答在禮運始言土鼓。黃桴。中言宗廟祝嘏之事。卒言太一。祀三世不同名矣。禮運者。孔子本感蜡祭而言。故臚祭也。詳若夫徵之詩。后稷春榆肇祀。據亂者也。公劉筵几而立宗。升平也。周頌有殷。有我將。殷主封禪。我將言宗祀。太平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三

願問司寇之三世。答周法刑新邦。用輕典。據亂故。春秋於所見世。法爲太平矣。世子有進藥於君。君死者。書曰。弑其君。蓋施教也。久。用心也。精。責忠孝也。密。假如在所傳聞世。人倫未明。刑不若是重。在所聞世。人

倫甫明刑亦不若是重。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四

問公劉之詩於三世何屬也。答有據亂有升平始國於豳乃積乃倉當洪範之食俾筵俾几當洪範之祀五章六章是司徒司空之事其軍三單是司寇之事司徒司寇司空皆治升平之事古人統兵於刑班固尙知之固也志刑不志兵。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五

問洛誥屬何世。答有升平有太平曰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是八政司徒司寇司空之事曰屢侮殷禮威秩無文是八政之祀事皆言升平也曰我惟無斃其康事當是時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成太平之業故求明農去位若僅致升平公豈宜去位之年哉公劉之首章曰匪居匪康據亂故也洛誥曰無斃其康事太平故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六

問太平必文致何也。答善言人者必有諛乎天洛誥之終篇稱萬年焉般時邁之詩臚羣神焉春秋獲麟以報蠲門之命焉禮運曰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在楸孔子述作之通例如是是亦述周公也。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七

問太平大一統何謂也。答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夏之防。比附春秋不知春秋者也。春秋至所見世。吳楚進矣。伐我不言鄙我無外矣。詩曰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聖無外。天亦無外者也。然則何以三科之文。內外有異。答據亂則然。升平則然。太平則不然。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八

問禮運之文。以上古爲據亂而作。以中古爲升平。若春秋之當興王首尾才二百四十年。何以具三世。答通古今可以爲三世。春秋首尾亦爲三世。大槁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章一節亦用之。

五經大義終始答問九

問孰爲純太平之書。答禮古經之於節文也詳。尤詳於賓。夫賓師八政之最後者也。士禮十七篇。純太平之言也。

乙丙之際熟議第十六

有匹婦之憂。有城市之憂。有人主之憂。匹婦之憂。貨重於食。城市之憂。食貨均。人主之憂。食重於貨。夫貨未或緇也。未或毀也。以家計患其少。以域中計尙患其多。何哉。孝者以奉親。弟者以事長。睦者以卹族。任者以急朋友。俠者以無名。放者以無節。雖千萬不鈞。其在天地間則鈞。埋之土中。取之土中。投之水火。取之水火。不出天地之間。人主者會天地之間之大勢。居高四呼。博貨之原。則山川效之。蓄貨之流。則官司

鎗之重貨之權。則名與器視之。貨在宮中。鬼神守之。貨在朝野。吏民便之。其敝也。貝專重。不得一匹。麻有金一斛。不糴掬粟。又其敝也。丐夫手珠玉。道殣抱黃金。知黃金珠玉之必無救也。是故博食之原。嗇食之流。重食之權。總四海而憂之。不急一城之急。一市之急。矧乃急匹婦之急矣。食民者土也。食於土者民也。凡民以有易無。使市官平之。皆以稻麥百穀。竹木黍陶。鐵筐筥。桑柘葛苧。蔬韭木實。藥草牛驢馬豬羊雞魚。蒲葦鹽酒。筆楮。使相當其名。田者賦於官。亦用是。百家之城。有銀百兩。十家之市。有錢十緡。三家五家之保。終身毋畜泉貨可也。畜泉貨。取其稍省。負荷百物者之力。便懷衽而已。不挈萬事之柄。行此三十年。富民所恠。惜非貨焉。貧民所歆。羨怨歎非貨焉。桀黠心計者。退而役南畝。而天下復奚擾擾。貧與富之名。爲請定後王式曰。泉式其質青銅。其輪周二寸半。其重八銖。銀之色。理有常。其枚無常。其價贏縮有常。其品二等。

乙丙之際塾議第十七

三代之立言也。各有世。世其言。守其法。察天文。刻章部。儲歷編。年月書日。史氏之世言也。規天矩地。匡貌言。防狂僭。通蒙蔽。順陰陽。布時令。陳肅聖哲。課教人。主法天。公卿師保大臣之世言也。言殞言詳。言天道。或諛或不。羣史之世言也。羣史之法。頗隸太史氏。不見述於孔氏。孔氏上承堯典。下因魯史。修春秋。大書日食二十又六事。儲萬世之歷。不言凶災。日食爲凶。災孰言之。小雅之詩人言之。七十子後學者言之。漢

之羣臣博士言之。詩人之指有替獻曲之義。本羣史之支流。又詩者諷刺談恠。連狝雜揉。旁寄高吟。未可爲敷正。七十子以後學者。言君后象日月。適見於天。日月爲食。漢臣之所昉也。漢臣采雅記古儀官書造周禮。又頗增益左氏傳。皆有伐鼓救天之文。衆儒譁咎時君。時君或自責詔求直言。免三公。三公自免。大都君臣借天象傳古義以交相儆也。厥意雖美。不得闖入孔氏家法。曰古之公卿師保大臣太史氏不欲借天象做人君歟。曰立言各有緒。立教各有統。立官各有方。毋相借矣。大臣者探本真以奉君。過言有誅。矧旁飾僿言。故慎毋借言矣。夫恒陽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妨田功。妖人民。古無步之之術。雖有占諛塗傳之言。取虛象。無準的。無程期。箕子推本狂僭。孔子直書水旱。目爲凶災。宜矣。人主不學無藝。能雖借言以愚其君。無所用。人主好學多藝。能必有能。自察天文步歷造儀者矣。將詰其臣曰。誠可步也。非凶災。誠凶災也不可以步。借言者何以對。將大坐誣與謗。於是又有恒陽而旱。恒雨而潦。恒燠恒寒而疵癘。當做人君。人君反不忌。雖箕子所寒心。孔子所危言。反坐誣與謗。言可以不中法乎哉。言可以不中法乎哉。其慎毋借言。後之擇言者何守。載筆治歷守春秋。言咎徵守箕子。

或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說文示字謂日月星爲下垂之象形也。是日月星有吉凶。非洪範之暘雨寒風。應之曰日月星之見吉凶。殆爲日抱珥。月暈成環玦。星移徙。彗孛。日五色。日月無精光。日月不交而食。謂之薄之類。羣史所識。有其占諛之書。今也亡之。古也有之。繫辭所稱亦若是而已矣。而

豈謂日月食之可推步者哉。自記。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

聖清田賦薄。東南民樂其田。請籍田數。蘇松太倉一道名田一千七百萬畝。有奇。常鎮一道名田一千二百萬畝。有奇。杭嘉湖一道名田一千六百萬畝。有奇。大凡起江濱。盡浙以西。東際海。千里無曠土。闢草萊。墾土地。似是功臣。而孟軻氏以爲民賊。漢臣治水。必遣地讓水。乃後世言烏有棄上腴。出租稅之士。以德魚鼈者乎。今之言水利者。譬盜賊大至。而始議塞竅。闔門也。興水利。莫如殺水勢。殺水勢。莫如復水道。今問水之故道。皆已爲田。問田之爲官爲私。則歷任州縣。升科以達於戶部矣。問徙此田如何。則非具疏請不可。大吏彈其入告。州縣惡其少漕。細民益盤踞而不肯見奪。夫可以悍然奪之。徙之。不聽則誅之。而民無亂者。必私田也。今田主爭於官。曰。我之入賦。自高曾而然。賦且上上。奪而徙之。兩不便。湖州七十二澗之亡。松江長泖斜泖之亡。咎坐此等。且夫沙可漲也。亦可落也。水變化爲泥塗。泥塗變化亦爲水。官不徙之。水或徙之。自今江之壩海之陬。太湖之濱。沙湖之所鼓。菱葑之所爛。鳧雁之所息。設有一耦之民。鬪眉睫之利。不顧衝要。宜勿見勿聞。有訶報及議升科者。臯之。乘無事之年。刪無益之漕。徙無漕之衆。

乙丙之際塾議弟二十五

聞之聰古子。聰古子聞之思古子。思古子聞之諱古子。居廊廟而不講揖讓。不如臥穹廡。衣文繡而不聞

德音不如服藥。鍵居民上正顏色而患不尊嚴。不如閉宮庭。有清虛閒館而不進元儒。不如闢牧藪。榮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合客兵。勞人祖父而不問其子孫。不如募客作。載籍情之府也。宮廟文之府也。學士大夫情與文之所鍾也。入人國。其士大夫多。則朝廷之文必備矣。其士大夫之家久。則朝廷之情必深矣。豪傑入山澤。責人主之文也。勞人怨士之顛顛。舛人主之情也。故士氣申則朝廷益尊。士業世則祖宗益高。士詩書則民聽益美。其言如是。是善視國哉。

述思古子議

聞之觀古子。觀古子聞之聽古子。聽古子聞之思古子。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於言。彊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爲何等言。不得已則又使之姑效他人之言。效他人之言。種種實不知其所以言。於是剽掠脫誤。摹擬偵到。如醉如寢。以言言畢矣。不知我爲何等言。今天下父兄必使髫髻之子弟執筆學言。曰功令也。功令實觀天下之言。曰功令觀天下說經之言。童子但宜諷經。安知說經。是爲侮經。曰功令兼觀天下懷人賦物陶寫性靈之華言。夫童子未有感慨。何必彊之爲若言。然則天下之子弟心術壞而義理錮者。天下之父兄爲之。父兄咎功令。宜變功令。變之如何。漢世諷書射策皆善矣。諷書射策。是亦敷奏以言也。如漢世九千言足矣。則進而與之射策。射策兼策本朝事。十事。中十者甲科。中七者乙科。中三四者丙科。不及三擯之。其言不得呀嚶不定。唱歎蔓衍。以避正的。宜酌定每

條毋逾若干言以爲式。其不能對則莊書未聞二字以爲式。如此則功令不繙。有司不眩。心術不欺。言語不僞。至於說經。則老年教學之先生爲之。成人有德者爲之。髻外姑毋庸。私家箸述藏名山者爲之。大廷姑毋庸。詩賦則私家之又不急之言也。及夫唱歎蔓衍之文章。大廷試士毋庸。

保甲正名

嘉慶十九年冬奉。上諭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條目於所司。大略云。懸牌於門。書長若幼之姓名年齒。有習邪教者。準五家首之。無則五家連環具甘結。地方官一歲兩次編稽核之。申報上司。龔自珍曰。此周禮相保法也。相保猶相受相調相賓也。非保甲法。保甲法孰爲之。宋臣王安石爲之。其條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陳。嗚呼。周禮固無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戰陳。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則無此文。保自保。戰自戰。不得合爲一傳。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尙不藏甲。編戶齊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旣養民以衛民矣。事勢畫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衛。民當尊君親上。問雞犬田器而已。宋臣呂祖謙之箋周禮曰。五家相保。則奇袤不混迹其中。王守仁之與父老約曰。孝弟謙和。曰謹門戶。曰門牌不實不盡者。舉家長。如此而已。夫射雖六藝之一。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猶書數居六藝之二。安得盡天下男子而知書數乎哉。十家環堵宴然。爲地幾何。何以爲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計瑣屑。鄉飲讀法。近世尙以爲煩擾不足行。安得講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盡東南竹箭不能給弓。

弩之材。十家二丁。謂之兵乎。謂之民乎。謂之民則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農不賈以習戰。必亂民也。謂之兵乎。則不如明增兵額。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行。則明季以來閩粵械鬥之風。宋世蚤有之。不但閩粵。且徧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無會試之者。聖世所用。實是周禮。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問曰。王安石曰。信如人口譏議者邪。答曰。何爲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學三代之學。欲教訓天下之人材。畢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慮疏。其目疏。故集天下之口。

地丁正名

國朝有實則堯舜。而名則漢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賦。以田計也。關市曰稅。以貨計也。口賦亦曰賦。以人計矣。以田計者上古法。以貨計者中古法。以人計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貢禹則曰實漢法。我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有賜蠲賜。緩賜賑。而無賜復。寰海之內。無一人不復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簡焉。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我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實也。其實如此。其名未改。邸鈔摺紳書仍僞地丁。是實后稷而名商鞅漢武也。名當亟正者此也。或問之曰。我朝取於民者。稱前古遠甚。鄉愚無見聞。又不讀史。則不知朝家百典千式。萬官億條。例所出。視前古豐殺汚隆。何如也。告之曰。國家萬年毋敢議。所以贏於入者。然而不禁議。所以嗇於出者。僕嘗私憂焉。又私議焉。

茲不宣也。

撰四等十儀

凡生民四體之盤盞高卑遲速以行禮。其別有三。一曰坐。二曰立。三曰跪。立然後揖。揖之別則有三。跪然後拜。古亦兼謂揖爲拜。拜之別有九。凡朝之等有四。曰常朝。曰大朝。曰禮食。曰通行。凡常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坐。臣亦坐。二曰主立。臣亦立。三曰主坐。臣立。一曰主坐。臣亦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攷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漢官儀曰。御史大夫尙書令司隸校尉皆專席坐。謂之三獨坐。他若賈生夜見孝文。爲之前席。王常有功光武。詔其離坐。戴憑說經於東京。正且有奪席之榮。范志尸位於北。宋宰相有徹坐之辱。若斯之類。蓋繁博矣。

二曰主大。臣亦大。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曰。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春秋傳曰。孔父正色而大於朝。則人莫敢致難於其君。周禮天揖同姓。土揖異姓。時揖庶姓。又太僕王眠朝。則前正伋而退。鄭元說之曰。王旣大。許慎說文解字曰。伋从大。

三曰主坐。臣大。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書願命。凭玉几。康王之誥。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又曰。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他若與羣臣決事。徵秦皇之本紀。倚太求決。徵梁武之詔書。語其主則非令。語其世則去古未遠。

大朝之儀。又有三。一曰主大臣太。二曰主坐臣坐。三曰主坐臣太。

一曰主大臣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曲禮。天子當依而太。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太。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明堂。伏。天子負斧戾南面而太。太史公書。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而東鄉。文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陳東面西鄉。

二曰主坐臣坐。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叔孫通傳曰。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漢官儀曰。司徒府中有天子以下大會殿。如古外朝。以決大事也。

三曰主坐臣太。於載籍有徵者如干事。

徵曰。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伏。辨其貴賤之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伏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伏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伏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其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主大臣拜。主大臣拜。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又通行於大朝常朝者一事。曰臣拜起仍就列。大臣拜起仍就列。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至於燕饗皆謂之禮食。禮食之儀有二。一曰主大臣坐。二曰主坐臣坐。

一曰主大臣坐。於載籍有徵者一事。

徵曰國語曰。禮之成者爲飫。

二曰主坐臣坐。主坐臣坐。載籍繁不可具徵也。

夫是之謂朝廷之四等十儀。古柱下之齋官。簞而志之云。

祀典雜儀五首

一昔者人倫之始。五品之事。實大聖之所造。一飲一食。猶思報本。疇非聖之百姓。曾是人倫攸始而無報邪。今法於古之聖人。既皆報之矣。黃帝堯舜禹湯則於歷代帝王廟。文王則於傅心殿。武王則於帝王廟。孔子則於學。后稷則於壇。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則於帝王廟之東西廡。獨契無祀。議者爲之說曰。契當祀矣。無祀之之處。稷契之孫。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於堂。反令其祖配食於廡。不便是故祀稷於壇。則不復於廡。契則闕之。應之曰。稷契之在廡。配堯舜非配商周也。子孫身爲王坐於堂。祖不身爲王坐於廡。奚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無嫌複祀。又一議曰。今法各學有崇聖祠。褒孔子五世。而契爲孔子之太祖。宜升契於崇聖祠。正坐南向。肇聖王以下五位。配高東西向。斯言也。猶賢於闕之之說。

一今法自京師及外州縣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官爲立祠。祠之之徒曰斗魁戴匡六星。在周禮祀是第四第五星。吾曹仿周禮遺意而變通之。祀其第六星無不可者。嗚呼志科名者志祿而已邪。言甚鄙不可以爲訓。又曰帝君卽張星也。又曰梓潼神姓張名亞子者也。謹求之經傳。天官書文昌六星。非張星。張星非文昌六星。張爲二十八宿之一。不當有特祀。梓潼張亞子。見於小說家詞賦家。或曰人也。或曰非人也。不足深論。不宜在命祀。三說者屢變屢逝。而卒不相合。要之三言皆不中律令。帝君之稱出於符醮書詞家。益悖律令。官給太牢。春秋跪拜惟謹。恐後世大嘲笑。宜罷之。

一案會典歷代帝王廟。見在配享名臣若干。謹條其應增入者十八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甘盤。

周增共伯和伯。共和是二人非一人。子別有攷。

漢增董光。趙充國。東漢增杜喬。李固。

宋增王旦。

遼增耶律隆運 蕭翰。

明增劉健 王守仁 熊廷弼。

此十八人者或佐創。或佐守。或佐中興。或仕末造。不宜闕。至於歷代之臣有盡瘁末造者。雖於歷數無補。其人可重。應否增祀。宜付禮臣更核議。

一。今法自太學至府州縣學。祀孔子爲先師。孔子弟子配宮在伏。皆曰法備矣。禮其殫矣。歷千有餘載而莫之或思也。竊嘗攷之三代之遺文。在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太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在祭義曰。祀先賢於西學。以教諸侯之德。周官大司樂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是皆周禮。然則孔子以前固嘗有先聖先賢先師矣。創物前民曰聖。躬行孝弟曰賢。守文抱道曰師。皆蔑之。是曠神祀而違經典也。難者曰。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先師賢人可以廢。應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貢以爲焉。不學。孔子雖大聖。大聖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詩以傳。恭儻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禮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又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皆孔子之志也。聖者雖有天下功德爲百世祖。猶且考三王。存三統。奉二王之後與已而三。毋是傲棄。以章文質循環之大本。孔子以布

衣修百王之業。總羣言之歸。承羣聖之後。尙不自是。則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郟子。問樂於師襄。同時之人。折節相師。不有前事。聖將安託。夫以孔子爲海。而先賢先師則河也。以孔子當興王。而先賢先師則二王也。若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藝之文者。皆太主於孔子之堂。於東於西。高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聖賢。孔子奪其祀。夫非孔子之所安也。竊謂宜別立先賢祠。自京師始。逮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攷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時之賢人君子非門弟子者附焉。方今休隆時。正宜差等百王。攷鏡羣籍。召萬靈之祐。錫九流之福。傳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謂矣。難者曰。德有代興。運有代去。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祀稷而廢農。古也有徵。應之曰。古也。旱乾冰溢。則變置社稷。日食則以朱絲係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義。故曰神主。說祭法之文者曰。湯七年旱。時所爲也。湯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徵。今先聖先賢先師未嘗降虐於下民。帝王安得而變置之乎。

一祭法之變。廟制之變。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漢有高祖。有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宣帝爲中宗。東漢有世祖。有明帝爲顯宗。章帝爲肅宗。此所謂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舊。諸帝有諡而無廟號。六世卽壇墀者也。有唐一代。諸帝盡有廟號。盡爲宗。天子崇古來未有之孝。亦應創古來未有之禮。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來。大抵宜合爲一廟。有一帝則增一主。四

時之祭宜皆曰大禴。韓愈以下諸家議祭禮，援引禮記曰：迭毀曰壇，曰壇曰三昭，三穆曰夾室，曰禘曰時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當代法令。此千古禮法一大變，禮家所宜知也。

答人問關內侯

漢有大善之制一爲萬世法。關內侯是矣。漢既用秦之郡縣，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國，與守令之郡縣相錯處乎禹之九州，是以大亂繁興，封建似文家法，郡縣似質家法。天不兩忒，天不兩忒，何廢何忒。天必有所趨，天之廢封建而趨一統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氏，徘徊二千餘年，而後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後大定。關內侯者，漢之虛爵也，虛爵如何。其人揖讓乎漢天子之朝，其湯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漢相公卿，無社稷之祭，無兵權，無自辟官屬，雖有百主，父偃賈誼，最錯之謀，無所用。漢待功臣盡如此，無韓彭矣。待宗室盡如此，無吳楚七國矣。後世待將帥如此，無唐方鎮矣。待宗室如此，無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輔文臣也。伏之以王公侯伯，開國子，冠之以姬周大國名號，食邑數千戶，而不生殺其戶，留其人於京師，而無尺土以嬪其子孫，有怨者乎無有，子孫且無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龔自珍曰：唐宋待宰輔法，漢關內侯法也。惜乎其猶多魯衛萊莒荆申之名之擾擾也。我聖祖仁皇帝既平吳耿大逆，雖元功親王，畢留京師，大制大勢皆定。宗室自親王以下，至於奉恩將軍，凡九等，皆撥予之以直隸及關東之田，以抵古人之湯沐邑。以漢制準之，則關內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於恩騎尉，凡二十六等，二十

六等之人皆予俸。無官受世職單俸。有官受雙俸。其世數一等公襲二十六次。以是爲差。以漢制準之。亦皆關內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則宣王之世。鄭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盡封。則國祚愈長久。愈窒礙難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盡封。則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盡封必速亡。不盡封則子頽子帶之倫伺肘腋以怨。非上冊也。如皆獲虛爵如漢關內侯。則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開國功王襲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爲王。爲貝勒。則皆降等以襲。以世次爲差。以世次爲差。至四品開散而止。則不受田矣。是恩與制皆善。國家萬年。京師數數營造王府貝勒府耳。無所窒礙。超越二千載最平允易行者也。問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戶者乎。答不如也。如有肯上言於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問王以下之田與其大制。曰皆善矣。自珍官宗人府知之。親王藍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二百分。郡王藍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護軍領催三十分。共錢糧百五十分。貝勒藍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護軍領催二十分。共錢糧百分。貝子藍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護軍領催十六分。共錢糧八十分。親王無故出京師六十里。罪與百官同。親王以下貝子以上。其戶下五旂包衣之人見王。如家奴見家長之禮。包衣之女許親王等揀選爲媵妾。雍正元年議準包衣人應試入仕。得以籍自通於朝。

定盦續集

卷三

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居禮曹。客有過者曰。卿知今日之揚州乎。讀鮑昭蕪城賦。則遇之矣。余悲其言。明年乞假南游。抵揚州。屬有告糴。謀舍舟而館。既宿。循館之東牆步游。得小橋。俛溪。溪聲謹。過橋。遇女牆。齧可登者。登之。揚州三十里。首尾屈折。高下見。曉雨沐屋瓦。鱗鱗然。無零整斷壁。心已疑禮曹。過客言不實矣。入市求熟肉。市聲謹。得肉。館人以酒一餅。蝦一筐。餽醉而歌。歌宋元長短言樂府。俛窗鳴鳴。驚對岸女夜起。乃止。客有請弔蜀岡者。舟甚捷。簾幕皆文繡。疑舟窗蠶殼也。審視玻璃五色具。舟人時時指兩岸曰。某園故址也。某家酒肆故址也。約八九處。其實獨倚虹園。圮無存。曩所信宿之西園門在。題榜在。尙可識。其可登臨者。尙八九處。阜有桂。水有芙蓉菱芡。是居揚州城外西北隅最高秀。南覽江。北覽淮。江淮數十州縣治。無如此治華也。憶京師言。知有極不然者。歸館。郡之士皆知余至。則大謹。有以經義請質難者。有發史事見問者。有就詢

京師近事者有呈所業。若文若詩若筆若長短言若雜著若叢書乞爲被爲題辭者。有狀其先世事行。乞爲銘者。有求書冊子書扇者。填委塞戶牖。居然嘉慶中故態。誰得曰。今非承平時邪。惟窗外船過。夜無笙琶聲。卽有之。聲不能徹旦。然而女子有以梳子華髮爲贊求書者。爰以書畫環瑱互通問。凡三人。淒馨哀豔之氣。繚繞於橋亭艦舫間。雖澹定。是夕魂遙遙不自持。余旣信信拏流風捕餘韻。烏覩所謂風嗥雨嘯。廳狷悲鬼神泣者。嘉慶末嘗於此和友人宋翔鳳側豔詩。聞宋君病存亡弗可知。又問其所謂賦詩者。不可見。引爲恨。臥而思之。余齒垂五十矣。今昔之慨。自然之運。古之美人名士富貴壽考者幾人哉。此豈關揚州之盛衰。而獨置感慨於江介也哉。抑予賦側豔則老矣。甄綜人物。蒐輯文獻。仍以自任。固未老也。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泠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今揚州其初秋也歟。予之身世雖乞糴。自信不遽死。其尙猶丁初秋也歟。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

病霖館記

江寧之龍蟠。蘇州之鄧尉。杭州之西谿。皆產霖。或曰霖以曲爲美。直則無姿。以欹爲美。正則無景。霖以疏爲美。密則無態。固也。此文人畫士心知其意。未可明詔大號。以繩天下之霖也。又不可以使天下之民。斫直刪密鋤正。以歿霖病霖爲業。以求錢也。霖之欹之疏之曲。又非蠢蠢求錢之民。能以其智力爲也。有以

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釋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天其稗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釋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予購三百瓷。皆病者。無一完者。既泣之三日。乃誓療之。縱之順之。毀其瓮。悉埋於地。解其椽縛。以五年爲期。必復之全之。予本非文人畫士。甘受詬厲。闢病梅之館。以貯之。烏乎。安得使予多暇日。又多閒田。以廣貯江甯杭州蘇州之病釋。窮予生之光陰。以療梅也哉。

長短言自敘

情之爲物也。亦嘗有意乎鋤之矣。鋤之不能而反宥之。宥之不已而反尊之。龔子之爲長短言。何爲者邪。其殆尊情者邪。情孰爲尊。無住爲尊。無寄爲尊。無境而有境爲尊。無指而有指爲尊。無哀樂而有哀樂爲尊。情孰爲暢。暢於聲音。聲音如何。消替以終之。如之何其消替以終之。曰先小咽之。乃小飛之。又大挫之。乃大飛之。始孤盤之。悶悶以柔之。空闊以縱游之。而極於哀。哀而極於替。則散矣。畢矣。人之閒居也。怕然以和。頑然以無恩仇。聞是聲也。忽然而起。非樂非怨。上九天。下九淵。將使巫求之。而卒不自喻其所以然。疇昔之年。凡予求爲聲音之眇。蓋如是。是非欲尊情者邪。且惟其尊之。是以爲宥情之書一通。且惟其宥之。是以十五年鋤之而卒不克。請問之是聲音之所引如何。則曰悲哉。予豈不自知。凡聲音之性。引而上者爲道。引而下者非道。引而之於且陽者爲道。引而之於莫夜者非道。道則有出離之樂。非道則有沈淪陷溺之患。雖曰無住。予之住也大矣。雖曰無寄。予之寄也。將不出矣。然則昔之年。爲此長短言也。何爲。今

之年敍之又何爲。曰爰書而已矣。

商周彝器文錄敍

羽琕山民曰。商器文但象形指事而已。周器文乃備六書。乃有屬辭。周公訖孔氏之間。佚與籀之間。其有通六書屬文辭載鍾鼎者。皆雅材也。又皆貴而有祿者也。制器能銘。居九能之一。其人皆中大夫之材者也。凡古文可以補今。許慎書之闕。其韻可以補雅頌之隙。其事可以補春秋之隙。其禮可以補逸禮。其官位氏族可以補世本之隙。其言可以補七十子大義之隙。三代以上無文章之士。而有羣史之官。羣史之官之職。以文字刻之宗彝。大氏爲有土之孝孫。使祝嘏告孝慈之言。文章亦莫大乎是。是又宜爲文章家祖。其及五百名者有芻鼎。六百名者有西宮襄父盤。則與周書七十一篇相出入矣。摹其篆文以今字錄之。如孔安國治尙書。以今文讀之古文也。

昇平分類讀史雅詩自敍

語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蓋相與世之游乎廓然大順若寒暑晝夜。而不知歷聖實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難比仁也。意士不談史之過邪。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視其賦。視其刑。視其役而已矣。

本朝自聖祖之年。屢問所以損上益下者。世宗初遂用怡賢親王言。減蘇松一道地丁銀四十五萬兩。南

昌一道地丁銀十七萬兩。乾隆二年。又減江浙兩省地丁銀二十萬兩。減明賦十之四。東南天下華然而所食於東南者止此矣。獨粟米漕東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銀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統於地。非計丁而出賦也。有漕省并地丁計爲什一。無漕省只計地丁。尙未及三十分之一。雖曰玉食萬方。而所食於一千四百五十一州縣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賦。本朝死刑別二等。曰情實。曰緩決。又有情實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帝賜漢大學士一人坐。一一商榷之。講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詳部臣核定。又有九卿會議簽商。有刑部簽商。蓋自有司初定讞。以至於予勾。中間更心目十數。更手百數。仕者罪至死。子孫應試入仕如故。此本朝之刑。中外一家。無漢唐成邊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所幸治。趨道。皆雇民給直。國家雖費帑巨萬。民不知受雇而已。至於南河。國家痔漏所費者國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廬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歲數百萬。無空役者。是故本朝絕無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無道。生人丁其隕者。不必徵也。平世中主亦不屑與度也。請徵三王。三王且什一。況其降乎。酒誥之殺濫。甫刑之條繁。漢文雖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數也。況其降乎。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力歲三日。況其降乎。至其鼎鑊碾質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計口出錢。髻鬣皆算。算及車船牛馬之賦。治宮室築城戍邊。盡閭左以發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基以古事。駭然不信。曰史豈有是邪。而古者日日習之。若寒暑晝夜。彼非圓頂方趾父母所生之

民邪。非今之士民之先祖邪。何其慘也。昇平分類讀史雅詩一卷十有五篇。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之所造也。自珍自言曰。今之世有窮陬荒濱。貊壤鼠壤。悍頑扇亂。而自外於天地父母者。閒歲上聞。爲肢未爨。謂宜有文臣附先知覺後知之義。作爲歌詩。而使相與弦歌其間。詩之義貴易知也。犯上作亂之民。必有自搏額泣者。必有投械而起。仰祝聖清千萬年。俛祝雲祲之游其世者。擇言而興。不避在位。

干祿新書自敘

敍曰。凡貢士中禮部試。乃殿試。殿試皇帝親策之。簡八重臣讀其言。皇帝制曰。無隱直言。朕將采擇。又曰。朕將親覽焉。八人者則朝服北面三跪九叩頭。率貢士亦三跪九叩頭。就位有虔。既試。八人者則恭遜其頌揚平仄如式。楷法尤光緻者十卷。呈皇帝覽。皇帝宣十人見。翼日鑾儀衛陳法駕。和聲署設樂。皇帝升太和殿。貢士畢見。前三人賜進士及第。冠服由午門中道出。乃出自端門天安門。皆當馳道。賜晏禮部如故事。先殿試旬日爲覆試。遴楷法如之。殿試後五日或六日七日爲朝考。遴楷法如之。三試皆高列。乃授翰林院官。本朝宰輔必由翰林院官。卿貳及封圻大臣。由翰林者大半。其非翰林官以值軍機處爲榮。選軍機處之職。有軍事則佐上運籌決勝。無事則備顧問祖宗掌故。以出內命者也。保送軍機處有考試。其遴楷法如之。京朝官由進士者。例得考差。考差入選。則乘輅車衡天下之文章。考差有閱卷大臣。遴楷法亦如之。部院官例許保送御史。御史主言朝廷是非。百姓疾苦及天下所不使事者也。保送後有考試。考

試有閱卷大臣。其選楷法亦如之。襲自珍中禮部試。殿上三試。三不及格。不入翰林。考軍機處不入直。考差未嘗乘輅車。乃退自訟。著書自糾。凡論選穎之法十有二。論磨墨膏筆之法五。論器具五。論點畫波磔之病百有二十。論架礮之病二十有二。論行間之病二十有四。論神勢三。論氣稟七。既成。命之曰干祿新書。以私子孫。時道光十有四年內閣中書襲自珍謹敘。

錢吏部遺集敘

錢吏部枚卒。且八年。遺詩始寫定。是爲辛未歲。越丁丑。錢廷煊走訪襲自珍海上。屬之曰。先人詩出。又七年。未有最錄之言。將惟天下善言文章之情者是屬。自珍悄然不能辭。乃滌筆而稱曰。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選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媿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願黜然黑。謾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詩十卷。無罣濁俚窳俛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筑語而等笙鳴。是其可狀者也。小樂府一卷。幽窅而情深。言古今所難言。疑澀於口。而聲音益飛。殆不可狀。前哲有言。古今情之至者。樂器不能傳。文士不能狀。意者然乎。嗟。嗟。感前修之易淪。睠華士而踵起。名滿天下。才蓄於命。情又蓄於才。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

弗可已矣。

江左小辨敍

江左小辨二卷。失撰者姓氏。有明中葉嘉靖及萬歷之世。朝政不綱。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錢。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歸養望者。風氣淵雅。其故家巨族。誼系多聞人。或劄一書。或刻一帖。其小小異同。小小源流。動成掌故。使倥偬拮据朝野。騷然之世。聞其逸事而慕之。攬其片楮而芳香惻悱。俗士耳食。徒見明中葉氣運不振。以爲衰世無足留意。其實爾時優伶之見聞。商賈之氣習。有後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躋者。不賢識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爲此辨者。其江左之俊辨也夫。吁。

江子屏所著書敍

慶嘉中揚州有雄駿君子曰江先生。以布衣爲掌故宗。且二十年。使仁和龔自珍條其撰述大旨。以詔來世。自珍徑求之。縱橫側求之。又求其有所不言者。而皆中律令。其殺也爲易也。其詳也則中春秋恩父恩王父之誼。海陬小生。瞪目哆頤。敢問。九流最目之言夥矣。子胡張江先生之書。且子所謂律令。誰之爲之也。作而告之曰。聖人之所爲也。傳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環。聖者因其所生。據之世而有作。是故易廢連山歸藏。誦詩三百。而周詩什九。春秋質文異家。禮從周。皆是誼也。孔子沒。儒者之宗孔氏治六經術。其術亦如循環。孔門之道。尊德性。道問學。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蘄同所歸。識其初。又總其

歸代不數人。或數代一人。其餘則規世運爲法。入我朝儒術博矣。然其運實爲道問學。自乾隆初元來。儒術而不道問學。所服習非問學。所討論非問學。比之生文家而爲質家之言。非律令。小生改容爲問。敢問。問學優於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無質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絕也。聖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爲之表。有窮理盡性以爲之裏。有詰訓實事以爲之跡。有知來藏往以爲之神。謂學盡於是。是聖人有博無約。有文章而無性與天道也。端木子之言謂之何。曰。然則胡爲其特張問學。得無子之徇於運歟。曰。否。否。始卒具舉。聖者之事也。餘則問學以爲之階。夫性道可以驟聞歟。抑可以空枵懸揣。而謂之有聞歟。欲聞性道。自文章始。有後哲大人起。建萬石之鍾。擊之以大椎。必兩進之兩退之。南面而擣之。褫之。予之。不以文家廢質家。不用質家廢文家。長弟其序。臚以聽命。謂之存三統之律令。江先生布衣非其任矣。曰。江先生之爲書。與其甄綜之才何如。曰。能進之。能退之。如南面而擣之。如褫之。予之。曰。請言江先生平生。曰。生於典籍之區。少爲方聞士。乾隆朝佐當道治四庫七閣之事。於乾隆名公卿老師宿儒畢下。上齟齬。萬聞千睹。既老。勒成是書。窺氣運之大原。孤神明以突往。義顯故可以縱橫而側求。詞高故可以無文字而求。今夫海不有萬怪。不能以一波。今夫岳不有萬怪。不能以一石。飲海之一蠶。涉壑之一石。如見全海岳焉。甄瓦之所積。暨茨之所飾。風雨乍至。尺青寸紅。紛然流離。才破碎也。江先生異是。曰。敬聞教矣。古之學聖人者。著書中律令。吾子所謂代不數人。數代一人。敢問誰氏也。曰。漢司馬子長氏。劉子政氏。江先生書曰。國朝經

學師承記者如干卷。遷之例。其曰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如干卷。向之例。小生降階曰。有是夫。雖瑣也。猶得
寥寥中原。於我乎親命之。

袁通長短言敍

錢唐袁通長短言六卷。今夫閨房之思。裙裾之言。以陰氣爲倪。以怨爲軌。以恨爲旃。以無如何爲歸墟。吾
方知之矣。若其聲音之道。體裁之本。短言之欲其烈。長言之欲其淫。齷。莊言之欲其思。謔言之欲其不信。
謬言之欲其來無所從。去又無所至也。怪哉。使我曼聲吟歎。壽命訖而不知厭。招我魂於上九天。下九淵。
旬日而不可返。怕然止。寂寥兮無讀於先王。而豈徒調夔牙之一韻。割騷之一乘也哉。卒無如何。命筆爲
之敍。

上海張青瑀文集敍

嘉慶二十一年。治河方略館移內閣。借順治朝及康熙初紅本備攷核。館不戒於火。紅本燬。嗣是內閣求
順治典故難。二十五年。龔自珍筮仕。得內閣中書。求順治前輩文章於江南上海縣李家。得張宸所爲文
集三十卷。中書述一篇。其所述與今大異。其高論今日益難施行。內閣應官文章三十餘篇。其哀册文一
類甚哀異。雜事記五篇。述所見當日儀官未定之事。可以廣異聞。其他文章出於陳子龍吳偉業之間。同
時三吳以東跨婁越。泖至海濱而止。甚多文士。君之爲。未大異乎諸君之爲之也。自珍喜而寫其副。以如

京師職方述一篇。代大臣馬思哈北征日記一篇。則兵部郎中程同文就自珍舍寫副以歸京師。遂有兩本。道光壬午正月內閣後進仁和龔自珍序於城南圓通觀。

金孺人畫山水敘

嘗以後世一切之言。皆出於經。獨至窮山川之幽靈。嗟歎草木之華實。文人思女。或名其家。或以寄其不齊乎凡民之心。至一往而不可止。是不知其所出。嘗以叩吾客。客曰。是出於老莊耳。老莊以逍遙虛無爲宗。以養神氣爲用。故一變而爲山水草木家言。昔者劉勰論魏晉宋三朝之文。亦幾幾見及。是或者神理然耶。吾友王曇仲瞿。有婦曰金。字曰五雲。能屬文。又能爲畫。其文皆言好山水也。其所畫有曰山居圖。極命物態。仲瞿實未甘卽隱逸。以從魚鳥之游。五雲饜筆研而祝之曰。必得山水如斯畫之美。而偕隱焉。曇曰。諾。吁。曩者同時之士。固嘗擬仲瞿似晉宋閒民。不聞其有奇婦。余窺其能事。與其用心。雖未知所慕學何等。要真不類乎凡之民矣。抑又聞老莊之言。或岐而爲神仙。或岐而爲此類。將毋此類之能事。與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歟。大夫學宗。尙其思之。庶嬪百媛。尙其慕之。歎息不足。從而緣之辭。

上海李氏藏書志敘

龔自珍曰。目錄之學。始劉子政氏。嗣是而降。有三支。一曰朝廷官簿。荀勗中經簿。宋崇文總目。館閣書目。明國史經籍志是也。一曰私家著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以下是也。一曰史家著錄。則

漢藝文志隋經籍志以下皆是也。三者其例不同，頗相資爲用，不能以偏廢。三者之中其例又二，或惟載卷數，或兼條最書旨。近世好事者，則又臚注某鈔本、某槧本、某家藏本，茲事殊細，抑專門之業，必至於是而始可謂備，則亦未易言矣。純皇帝開四庫，建七閣，海內之士畢睹官簿，大江以南士大夫風氣淵雅，則因官簿而踵爲之，往往瑰特與中朝之藏有出入者，而上海李氏乃藏書至四千七百種，論議臚注，至三十九萬言，承平之風烈，與鄞范氏歛汪氏、杭州吳氏、鮑氏相輝映於八九十年之間。李君猶且恨生晚，不獲遇純皇帝朝，親獻書，願異日數本朝目錄，必不遺李氏。吾生平話江左俊游，賓從之美，則極不忘李氏。東南顧脩、脩踞天半矣哉！李君名筠，嘉議敍，光祿尉官銜不仕。道光六年丙戌六月，龔自珍在京師寄此敍。

江南生彙筆集敍

江南生有奏議十九卷，國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議入私集，況士乎？生佐督撫爲政，居幕下，歷七省，客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爲，有擬藁未用者，有一事前後數易，奏稿並存之者，不得曰奏議以惑來者。予正其名曰江南生彙筆集，集中言天下財賦，大指不當豐於入，而當蓄於出，有百餘事，言天下刑名，大指謂本朝刑太寬，民太不畏，又有殺人不死，傷人盜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糾虔士大夫甚密，糾民甚疏，視前代矯枉而過其正，此其平生蓄於中心，時時露於文采者也。龔自珍曰：江南生之言當否，後世有折衷之者。

予不深論。竊聞其爲人。取於所主甚介。談笑精悍。指示曲折。文辭甚辨麗。於屬辭輕重繁簡。往往因一言爭軋。往復必欲達其意而後已。當此時朝廷詔令琅琅動數千言。督撫奏議亦皆虎虎有生氣。朝野不病君狂也。

阮尙書年譜第一敘

今皇帝御極之三年。天曜地燦。日穆月耀。美陽之氣。諒於耆臣。是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兩廣總督儀徵阮公年六十矣。海內之士。褻觚握槩之倫。介景者鏘羊。祝延者從萃。其門下士大理少卿程同文等。就內閣中書龔自珍而謀曰。自古重熙累洽之朝。則有康疆竺鞏之佐。贊釀迪薰。黼黻黻紀。相一人而壽世。爲百族之福宗。蓋殊尤絕迹。有震於金石。炳若神人者。今吾座主阮公。亦其人也。汴宋而降。多祝史之壽言。晚唐子弟。訂父兄之年譜。二者覩華覩質。覩古覩今。覩可傳信。龔自珍曰。年譜哉。大理因探裏衷。出書二十四卷。請曰。是公子長生之所爲也。子其敘之。自珍旣卒業。乃撮其括要而言曰。聞之道隘者所任少。名馥者所成寡。德褊者所積薄。休庫者所覆狹。史冊之事。一優一絀。將相之美。或初或終。今阮公任道多。積德厚。履伏高。成名衆。如大理言。如大理言。公毓性儒風。勵精樸學。兼萬人之姿。宣六藝之奧。嘗謂黃帝名物。宣尼正名。篇者句所船。句者字所積。古者有聲音而有語言。有語言而有文字。自分隸之迭變。而本形晦矣。自通假之法繁。而本義晦矣。公識字之法。以經爲詮。解經之法。以字爲程。是公訓

故之學。中壘而降。校讐事興。元朗釋文。熹臚同異。孟蜀棗本。始省寫官。公遠識駕乎隨唐。雜技通乎任尹。一形一聲。歷參伍而始定。舊鈔舊槧。斯厓略之必存。是公校勘之學。國朝四庫之纂。百代所系。七閣之藏。九流斯萃。公名山剔寶。番舶求奇。馳副墨乎京師。錫佳名以宛委。蓋自子政而下。鄱陽以前。公武郡齋之志。振孫解題之作。莫不討其存佚之年。窅其完缺之數。焦書揚目。斯瑣瑣焉。是公目錄之學。公精研七經。覃思五禮。以爲道載乎器。禮徵乎數。今尺古尺。求累黍而易誣。大車小車。程攷工而易舛。故大而冢士明堂。辨禮之行於某地。小而衣冠鼎俎。知禮之轂乎某物。莫遁空虛。成就繩墨。實事求是。天下宗之。是公典章制度之學。公又謂讀史之要。水墜實難。宦轍所過。圖經在手。以地勢遷者。班志李圖。不相襲。以目驗獲者。桑經酈注。不盡從。是以咽喉控制。閉門可以談兵。脈絡毗聯。陸地可使則壤。坐見千里。衽接遠古。是公之史學。在昔叔重董文。識郡國之彝鼎。道元作注。紀川原之碑碣。金石明白。其學古矣。歐趙而降。特爲緒餘。洪陳以還。開多好事。公謂古金可以證經。樂石可以劄史。旣好之侈。臨摹之工。有不預焉。是以儲彝器至百種。蓄墨本至萬種。椎拓徧山川。紙墨照眉髮。孤本必重鈎。偉論在箸錄。十事彪炳。冠在當時。是公金石之學。公又謂六書九數。先王並重。旁差互乘。商高所傳。自儒生薄夫。藝事秦西之客。擣其虛。古籍靈於中秘。智計之士。屏弗見。於是測步之器。中西同實而異名。巧捷之用。西人攘中以成法。公卽能窺天步。僂能測海鏡。藝能善鞞彈。聰能審律呂。爲劉秦之嫡髓。非薩利之別傳。是公九數之學。文章之別論者夥矣。

公獨謂一經一緯。遂造而成者。綺組之飾也。大宮小商。相得而齟者。韶濩之均也。散行單詞。中唐變古。六詩三筆。見南士之論文。杜詩韓筆。亦唐人之標目。上紀范史。牋記奏議。不入集。聿攷班書。賦頌箴誄。乃稱文。公日奏萬言。自哀四集。以沈思翰藻爲本事。別說經作史爲殊科。是公文章之學。聖源旣遠。宗緒益分。公在史館。條其派別。謂師儒分繫。庫自周禮。儒林一傳。公所手勛。談性命者疏也。特記聞者陋也。道之本末。畢賅乎經籍。言之然否。但視其躬行。言經學而理學可包矣。覘躬行而喙爭可息矣。且夫不道問學。焉知德性。劉子以威儀定命。康成以人偶爲仁。門戶之見。一以貫之。是公性道之學。公敷歷清華。洵升卿士。熟於載筆之禮法。嫻於內廷之故實。三朝文物。觸之則緒若懸河。九卿行列。諮之則動中律令。是公掌故之學。凡若此者。固已匯漢宋之全。拓天人之韜。混華實之辨。總才學之歸。彼區區文儒之異傳。斷斷經人之異師。皆所謂得支亡幹。守隅昧方。倖哉絕業。莫之與京。已嘗觀道之豐也。命必嗇之。德之亨也。遇必窒之。兩漢以降。爲世儒宗者。伏生沈淪。賈生放黜。子政子雲。所遭良陋。康成邵公。皆在黨錮。叔重終於庫官。仲翔羈於遠土。或藉階經術。致身卿相。非其名德之無偶。則必世主之非聖。唐宋之世。韓蘇之倫。衡厥所遭。什九同慨。求其出乘斧鉞。入總圖師。朝宁倚焉。師儒宗焉。豈可遭與。公宦轍半天下。門生見四世。七科之後輩。尙長齒髮。三朝之巨政。半在文翰。幽潛之下士。拂拭而照九衢。蓬華之遺編。揚挖而登國史。斗南人望。一而無兩。殿中天語。字而不名。吁。富貴不足爲公榮。名譽不足爲公顯。九川行地。溯學海而波澄。三

台燭天。指文星而度正。其在漢也。譬以伏孔居邴魏。其在唐也。譬以韓李兼房杜。然而矜遭際之隆。不如稽勳閎之舊也。侈福德之符。不如陳黎民之感也。睿廟親政。公受殊知。謂先皇將任汝樞臣。今女其作朕疆吏。公辭不獲。爰始受命。亦越於今。先後廿年。撫浙撫豫者皆再。撫閩撫江右各一。先督全漕。繼督兩湖。繼而督兩廣。復六年於茲矣。公知人若水鏡。受善若絨芥。鑿材牛鐸。入聰耳而咸調。文梓朽木。經大匠而無棄。器萃衆有功。收羣策。公文武兼資。聰明異稟。胸中四庫。妙運用於無形。目下十行。識姓名於一過。凡在僚友。畏其敏服其大。此公之功在察吏者也。仁心爲質。施於有政。每問風俗。先及桑麻。昔饘浙人之饑。遠汎舟於蜀江。今徠番舶之粟。平居賈於粵市。其通有無也。兼惠商民。其化疆界也。并泯中外。此公之功在撫字者也。文翁治郡。禮容蔚於石室。樂浪著縣。契令代夫寫官。公先視浙學。成經籍纂詁二百六卷。及乎持節。乃設精舍。顏曰詒經。背山而湖。左圖右史。於政餘親課之。及蒞江右。彙宋本十三經若干卷。今茲來粵。暇日無多。又復搜其文獻。勒成巨編。彙廣東通志若干卷。對士之堂。榜曰學海。想見俊髦之翕集。與其波瀾之壯闊焉。此公之功在訓迪者也。嘉慶之初。海氛方熾。大爲逋逃之淵藪。實恃糧兵之藉費。公以清野之法。爲出海之禁。推轂武臣。訓練舟旅。時則安南僞帥。潛結內盜。倚剽掠以贍屏邦。傾醜類以弄巨艇。久肆寇攘。漸圖窺伺。公傳檄諸鎮。勒兵松門。指擄方定。颶風大作。海若効靈。順逆異勢。是役也。獲其王印及銅礮重二千觔者甚夥。海寇殲焉。厥後蔡牽往來閩浙。公首薦壯烈伯李公。俾爲統帥。壯烈成名。牽

亦尋滅。鯨浪遂息。鼉更不驚。餘干姦民。蠢焉煽亂。勾結黨徒。籛造名號。妖鳥已翼而未飛。長蛇流沫而思噬。公則斬彭蠡之菰蘆。禱匡廬之煙雨。發之也不旬日。破之也不崇朝。是曲突徙薪之善謀。有勁弩激箭之捷手。夷大難如一反掌。其於閩也。特於海濱。大築礮臺。時出新意。水法陸法之圖。天雷地雷之譜。厥後各吏。則而仿之。粵東互市。有大西洋。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敬。狎之則蠶。國備戒不虞。綢繆未雨。深憂祕計。世不盡聞。蓋公身本將門。夙嫻韜祕。謝公雅量。草木識其威名。叔子高裊。裘帶寓其將略。此公之功。在武事者也。承平日久。海宇蕃庶。物盈而枵。吏猾而蠹。是以彌補之詔。三十年於茲矣。金粟之藏。按簿則有其名。關市之權。撫實盡無其物。公在浙之日。議謂其事當信而勿欺。其期宜緩而勿迫。久之竟獲全効。卒如初議。他行省勿及也。此公之功。在治賦。京師轉漕東南。歲七百萬。積以升斗。極於京垓。盤倉古法。今也失傳。其數至蹟而不可稽。其欺至隱而不可詰。公準之斛法。定爲尺長。布算則有目皆知。執度則布指成寸。既有定式。遂爲捷法。又比歲淮弱黃強。重遲空晚。發議盈廷。圖改運道。公乃攷有元之成規。得海運之故道。計舟檣豐儉之用。較時日往反之程。度其險夷。權其常變。中流一壺。成書具在。此公之功。在治漕。凡此者。舛盤雖麗。難鐫彤矢之勳。召鼎良珍。莫罄赤環之績。自非張華腹中。千門萬戶。孫武囊底。八地九天。而枚舉焉。汛測焉。竊以爲輕塵難語於崧嶽之高。燭火奚裨於陽鳥之炤者也。右廿四卷。宜置冊府。宜藏京師。宜付寫官。宜詔僚友。古之不朽有三。而公實兼之。古之上壽百有二十。而公甫半之。古說

經之辭。君主曰。臣主月。詩曰。如月之恆。言初弦也。五岳視三公。詩曰。崧高維嶽。言大而高也。由斯以談。其諸光明之日。進生物之方。無窮也乎。敬語程公。爲我報公子。俟公七秩之年。更增十卷之書。當更敍之。此其弟一敍云爾。癸未正月。

陸彥若所箸書敍

陸彥若曰。天下之大。富必任土。東西南北。苟有六尺土。若什尺土。土之毛。皆識其華實。辨其材。節其性。伺其時。其生其死。勿以還。土可以小富。矧夫若伯尺千尺萬尺。有伯尺之土。役於圃一人。役於市一人。爲天下養二人。千尺者。役於圃三人。役於市三人。爲天下養六人。以是爲差。天下之富人。亦必以是爲差。富殖德。故曰。德產焉。傳其術。以德後生。富又殖壽。龔自珍曰。五經財之源也。德與壽之溟渤也。成周書。眞僞半。勿具論。論堯時。堯典言百穀矣。其後但言五穀六穀九穀五六九以外。蔬蕪可材。盡堯典之所謂穀也。漢儒馬融說。咎繇謨之文曰。庶艱食。猶庶根食也。謂凡草木有根者。根可食。或實可食。或華葉可食。皆曰根食。然則庶根食者。其猶百穀與彥若知經術矣。自珍又曰。古農書四篇。呂不韋采之矣。汜勝之書。闕不具。魏高陽太守賈思勰書二十篇。箸錄家皆錄之。文淵閣又錄之矣。漢大儒司馬氏爲貨殖傳。所以記禹貢。續周禮。與天官書同功。不學小夫。乃僅指爲談嘲游戲憤怒之文章。慎夫。今彥若所箸書。祖古農書。禰司馬氏。而伯仲於汜勝之賈思勰之間。宜急寫副德後世。曰種樹方者三卷。曰種菜方者一卷。曰種藥方者

一卷都五卷著錄之如此。又規之曰。往往錯舉古今名。古今語未可同。又不分析東西南北之所宜。試者或不得種。得其種或效或不效。宜小字細目以江河界限之。彥若亟出都。未暇治也。丙申九月九日。

張南山國朝詩徵敍

周公何人哉。尹吉甫譚大夫何人哉。逐臣放子棄妾怨婦舉何人哉。周雖文。其殆無有詩人之名也。後之爲詩。業之別有籍焉。成之別有名焉。二者轍孰舊。網取所無。恩殺至所恩之人而臚之。高下之名曰作史。網取其人之詩而臚之。或西或削。名曰選詩。皆天下文獻之宗之所有事也。二者名孰高。作史者曰我古史氏家法。於史爲大宗。選詩者則曰孔子嘗刪詩矣。我七十子家法。於經爲別子。二者指孰優。其名與實孰合分。龔自珍年三十四。箸古史鈎沈論七千言。於周以前家法。有意宣究之矣。既具橐。七年未寫定。夫自珍之世。非周之世。天下久矣。有詩人之名也。天下久有詩人之名。天下獻宗選詩固宜。選詩矣。受而視其目。其真以詩名者未嘗漏焉。而不可名爲詩人者什八九。是何人哉。自天聰崇德迄於今八朝。其姓名爲專家詩人所熟聞者無幾。詩人聞而成異焉。曰舉何人哉。自珍受而疑。俛而得其故。曰若人殆樂網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與。殆非徒樂網取其詩也與。然則若人號稱選詩也。何故。曰是職不得作史。隱之乎選詩。又兼通乎選詩者也。其門庭也遠。其意思也謫。其體裁也賅。吁。詩與史合有說焉。分有說焉。合之分。分之合。又有說焉。畢觸吾心而赴吾志。吾所箸書益寫定。偉夫若人。懷史佚之直。中孔門之律令。虎

虎馱血鬻氏之庭者哉。張維屏字南山番禺人官黃梅令。

續溪胡戶部文集敘

古之民莫或強之言也。忽然而自言。或言情焉。或言事焉。言之質弗同。既皆畢所欲言而去矣。後有文章家。強尊爲文章祖。彼民也。生之年。意計豈有是哉。且天地不知所由然。而孕人語言。人心不知所繇然。語言變爲文章。其業之有籍焉。其成之有名焉。殺爲若干家。釐爲總集若干。別集若干。又劇論其業之苦與甘也。爲書一通。又就已然之迹。而畫其朝代。條其義法也。爲書若干通。昇人與者。又必有昇之者。曾曾雲。禍。又必有祖禰之者。日月自西。江河自東。聖知復生。莫之奈何也已。龔自珍不彀於言。言滿北南。續谿胡子則詣自珍舍。就求文章術。自珍正告曰。不幸不彀於言。言滿北南。口絕論文。瘡於苦甘。言之不戢。以爲口實。獨不論文得失。未嘗爲書一通。高扁筭中。效韓媿柳。以筆代口。以論文名。覆按無有。子胡決其藩而鉅其例。且自珍嘗聞胡子之言。之質矣。粹然胡子之言也。非如自珍之言。之旁出汜涌。而更端以言。是謂七十子苗裔之言。是謂禮家大宗之言。其言式古訓力威儀焉。大之言禮經焉。中之言禮節焉。小之言禮牘簡策焉。譚山水。問掌故。求建置。辨沿革。又胡子所言不一言者也。自珍作而言曰。將強名此以爲文章。豈可哉。然名此爲文章。又豈不可哉。設又從而區論之。甲幅近文章。乙幅不近文章。又豈可哉。其率是以言。繼是以言。勤勤懇懇。以畢所欲言。其胸臆滌除餘事之甘苦。與其名。而專壹以言。如其不然。而強龔自

珍論文章。則胡子瘁矣。

邵子顯校栞婁東雜箸敘

國家以蘇州松江太倉州爲一道。睿皇帝朝。命家大人分巡之。自珍實侍任。凡關甄綜人物。揆輯掌故之役。大人未嘗不以使自珍焉。大人去治十五年矣。自珍仕京師。賓客且盡。遺聞墜。無可語者。悽黯而已。歲己亥。乞糴南下。信信揚州。揚州教諭邵子顯太倉人也。方校栞婁東雜箸成。自宋始迄於當代。凡五十部。大氏四庫所未錄。藏弄家所未見。邵君有心哉。蘇若松未之聞也。若徽州若吾浙西三府若揚州若常州愛其鄉先輩。而樂以其言餉天下者。豈乏其人。何居乎不效子顯之所爲。尙書陶澍嘗語李兆洛曰。願輯本朝江左人書。萃四庫已收未收者。李辭茲事體大不敢承。噫。江左百數州縣耳。使一州有一邵子顯。各纂其州。子限七年。此事何患不成。春秋時周室有百四十國之書。固出自百四十國者也。仲尼賴之。此事成。可以傲嬴劉媿柱下。儲以俟後聖。邵君爲子渡河所見第一士。邵君餉書爲渡河第一樂。曩子營別墅於崑山縣。距太倉一舍。天如子我以蕭閒箸述於其中。當效邵君之所爲。且擎舟商榷之。

懷甯王氏族譜敘

民之生。盡黃帝炎帝之後也。盡聖者之後也。而國殺而有家。各私其子孫。夫使私其子孫。乃各欲其子若孫之賢也。起中古家天下之聖人而問之。不易此心矣。又使天下有子孫者。皆如此心。天下後世庶

幾少不肖之人矣乎。起黃帝炎帝而問之。不易此心矣。欲子孫之必賢有道乎。曰聖者弗能。無已姑稱祖父之心。而明惠之以言。則有二術焉。曰家法。曰家訓。家法有形者也。家訓無形者也。家法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家訓如王者之有條教號令之意。家訓以訓子孫之賢而智者。家法以齊子孫之愚不肖者。由是臚而爲家譜。則史表之遺也。廣而爲家乘。則史傳之遺也。二術立。譜乘舉矣。譜何起。起江左。濫於唐。誕於明。賢矣有祿於朝。則引史書貴官。聞人以爲祖。江左諸帝倡之。又品差之。明之文士述家譜。誕者至八。十世婚媼必書。漢郡李必隴西。陳必潁川。周必汝南。王必太原是也。儒者實事求是。又思夫大本大原。皆黃炎。漢郡何足書。我則笑之。懷甯主事王璪示我家譜十卷。有法有訓有譜。法甚法。訓甚良。譜起明中葉。以字某甫諱某者之始。遷於懷甯也。謂之始遷祖。謂之懷甯王氏。譜不濫不誕甚善。我讀而善之。則避席擇言曰。古者祭禮。嘏傳臯尸之命。命主人曰。皇考某甫。以女曾孫能帥從皇考之言。降福于曾孫。享女飲食。宜椽于田。女曾孫若我壽考。戶部祭自珍願爲王氏嘏。

禮部題名記敘

道光十七年春三月。仁和龔自珍由宗人府主事。改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夏四月。補主客司。仍兼祠祭司行走。諸老前輩爲國朝禮部題名記成。呼吏補自珍名。諸老前輩則告自珍曰。昔之日仕祖宗朝。手定大典細例。役心目焉。今日奉行之不失尺寸。則無忝禮臣矣。風氣小者視時遷移。或視乎其人。大端大禮。

不卑不亢。百年來無以禮曹爲口實者。皆先臣之賜。受其賜。靈沒其姓氏於簿領塵積可乎。此記之所由作。又曰百年以外什二三。缺勿具。瘵近瘵詳。自珍受而讀焉。以爲春秋恩會祖殺。恩王父加詳。恩父加詳。頗中春秋例也。乃對曰。如前輩言如律令。按記乾隆己丑進士。以庚子歲由吏部改禮部。字匏伯者。自珍大父也。嘉慶丙辰進士。除禮部。字賜泉者。自珍父也。掌精膳司印。吾大父之任也。補儀制司。改祠祭司。兼儀制司。又兼精膳司。吾父之累任也。自珍入司門。願瞻楹題。下上階。思履綦步。弗敢邁越。諸老前輩目自珍。舊事往往詢自珍。皆以自珍爲嘗聞之也。

四先生功令文敍

其爲人也。惇博而瘵夷。其文從容而清明。使枯靡之士。習之而知體裁。望之而有不敢易視。先達之志。盛世之盛。唐之開元。元和。宋之慶歷。元祐。明之成化。宏治。尙近似之哉。尙近似之哉。其人多深沈惻悱。其文叫歎自恣。芳逸以爲宗。則陵遲之徵已。夫莊周屈平。宋玉之文。別爲初祖。而要其羨周。任史。佚尹。吉甫之生。而願游其世。居可知也。自珍嘗之五都之塵市。諸物。見有內外完好不皆窳者。必五十歲前物。曷嘗不想見時運之康阜。民生之閒暇。雖形下之器。與夫專道藝者等。又況學士大夫。生賜書之家。而澤躬於爾雅之林者。與四先生其倫也。四先生皆生世家。皆起家甲科。其仕也。始終全盛之朝。意氣雍容可觀。其在官也。皆肯徵賓客。買圖史。其未第也。所與游鄉黨間。亦必無穢流不悅學之士。如甘露惠風。夕泫其條而

晨泠其柯。欲梧桐枿梓之不扶疏而榮華不可得已。宜茲文之進於雅與頌之堂也。我朝山川發詡。自康熙初元以來。如日炎炎。乾隆之文一康熙之文。視開元慶歷成化。善氣之長數倍過之。然生其間。仕其間。而能爲四先生之文者。良亦不衆。今付合寫一通而敍之如此。隻雅奇笙。時發其聲。欲險契乎千鐘萬鏞。鏘噲園輪之奏者也。非甘叫獻者也。武進管世銘。歛朱承寵。仁和陳登泰。桐鄉諸汝卿。

送徐鐵孫敍

襲自珍曰。平原曠野無詩也。沮洳無詩也。磽确陜隘無詩也。適市者其聲囂。適鼠壤者其聲嘶。適女閭者其聲不誠。天下之山川莫尊於遼東。遼俛中原。逶迤萬餘里。蛇行象奔。而稍稍瀉之。乃卒恣意橫溢。以達乎嶺外。大澗際南斗。豎亥不可復步。氣脈所屆。怒若未畢。要之山川首尾可言者。則盡此矣。詩有肖是者乎哉。詩人之所產。有稟是者乎哉。自珍又曰。有之。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沈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肆若。而莽蕩而嘈沓。若斂之惟恐其坻。摯之惟恐其隘。孕之惟恐其昌。洋而敷腴。則夫遼之長白與安大嶺也。有然。審是則詩人將毋拱手欲飭肅拜植立。橋乎其不敢議。愿乎其不敢吳言乎哉。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氏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撫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志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澣。磅礴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洩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徐鐵孫者家遼東。先

世扈王師入關。爲正黃旗漢軍人。康熙中徙廣東。隸廣東將軍。爲廣州駐防人。金戈鐵馬。其世胄也。而徐君用經術起家。登甲科。爲劇邑令。以詩脾睨東南。友其人者。淳悶如適遼。雄奇如適嶺海。本末具如吾言。東南知徐君者。本未畢如吾言。乃書是言以弁君之詩之耑。抑又有異者。自珍生北方。一窺臨榆。未得溯山川所原本。年四紀。居江介。不樂愁思。益思游以振奮之。忽然丐徐君磨墨爲薦士書。貸扉屨將粵行。且曰。自粵歸。則閉戶不復游。徐君諾。媯矣哉。天下山川首尾。徐君旣扼之。怒未已。其又將扼予之游事之首尾乎哉。

識某大令集尾

某大令我不暇與之言。佛儒之異同矣。言大令大令爲儒。非能躬行實踐。平易質直也。以文章議論籠罩從游士。士儼然。聰明旁溢。姑讀佛書。以炫博覽。於是假三藏之汪洋恣肆。以沛其文章。文章益自熹。此其第一重心。然而漸聞佛氏之精微。似不盡乎此。惡焉怯焉。退焉阻焉。悔焉。此其第二重心。名漸成。齒漸高。從游之士之貌而言。儒與貌而言。佛者。益附之矣。則益傲慢。告人曰。佛未可厚非。若以佛氏蒙其鑒賞者。然若以其讚佛爲佛教。增重者。然。此其第三重心。有聊竊其旁文賸義。以詰儒書。頗有合者。於是謗儒之平易質直躬行實踐者。曰。聰明莫我及。又深沒其語言文字。諱其所自出。以求他年孔廡之特豚。此其弟四重心。如之何。而可以諱之也。莫如反攻之。乃猖狂而謗佛。其謗佛也。無以自解其讀佛也。於是效宋明

諸儒之言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昔者讀佛。正爲今者之關佛。於是并其少年之初心。而自誣自謗。此其弟五重心。見儒之魁碩而尊嚴者。則憚而謝之曰。我之始大不正。不敢卒諱。與前說又岐異。所遇強弱異。故卑亢異。然而又謗儒書。所謗何等也。孔子孟子之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事。易詩書中庸之精微。凡與佛似。則謗之曰。儒之言絕不近佛。儒自儒。佛自佛。如此立言。庶幾深沒其迹矣。此其弟六重心。儒之平易者。受謗。儒之精微者。又受謗。讀儒謗儒。讀佛謗佛。兩不見收。覆載無可容。其軍敗。其居失。其口呿。其神沮喪。其名不立。其踝旁皇。如嬰兒之號於路。丐夫之僵於野。老矣理故業。仍以文章家自遁。遁之何如。東雲一鱗焉。西雲一爪焉。使後世求之而皆在。或皆不在。此其弟七重心。或告之曰。文章雖小道。達可矣。立其誠可矣。又告之曰。孔子之聽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今子之情何如。又不應。乃言曰。我優也。言無郵。竟效優施之言。以迄於今死。

敘嘉定七生

嘉定七生。襲自珍。獲交其一焉。曰。恬生。恬生言某之鄉有六生。與某相引以爲重。其執業均也。笙詩鼓簧。而鍾人應於堂也。其相侈以名聲也。如草木之感風露而芳香也。圖形以傳之。又願長言以宣之。自珍曰。美矣。臧矣。麗矣。堂矣。毋相忘矣。願有以獻。江以南與西北異。水土淺醜。囂外窟中。蠅聚而蛄散。士之相爲友。年齒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匪性情之是友。匪氣誼之是友。始則段借牽引。

眞相愔厚。聲名出己右。憎不相左死。嘷嘷話不止。吾願之。七生者之七而一也。自珍又曰。年齒若則以爲友。科第若則以爲友。家世若則以爲友。譴浪詭隨。媚膚脆骨。捷如鼯獾。一夫搖唇。百夫褻淫。記僂勦說。雷同晏子以告齊君。而商書謂之惡德。又有中年所業垂成就。見它人所嗜好。僂說必強同之。華山旋其面目。東向太室。厭其中處。以求同於岱宗而止。是造物者混混失面目也。吾又願之。七生之一而七也。自珍少游燕并之市。之南方求科名。北南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他日復之燕并求科名。賓客之辱者。十於七乎。百於七乎。不飛不鳴。人猶以爲傾。不鼓不考。人猶以爲媚。黷黷吾顏。了了吾行。抱秋樹之晨華。指太陰以宵盟。蓋知夫時之不我與。又知夫區區之未可以驟明也。故恆潛於幽而塊於處。恬生曰。子之。言文願傳語六生而納交焉。書之。遂書之。六生者某某。恬生名瑑。姓陳氏。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瑗人纂

卷四

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關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偵。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駿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罰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刺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遊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座上遂巡引去。其二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江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

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踞良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真。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嘆息起。目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間。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繆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怍。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閒。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遜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如千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

生曇者天也。宥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瘞汝於是。噫。

工部尙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

公諱引之。姓王氏。江南高郵人。祖安國。禮部尙書諡文肅。祖妣車氏。徐氏。考念孫。四品卿銜。前分守永定。河兵備道。妣某氏。公乾隆六十年舉人。嘉慶四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累官禮部尙書。改工部尙書。卒於位。賜諡文簡。生乾隆三十一年。卒道光十四年。明年十有二月某日。葬於州治之賜塋。公典鄉試事。四典會試事。二襲自珍。則其典浙江鄉試所得士。公之學及其著書大凡。嘗不自珍爲不可裁。而請之矣。其行誼始末。自珍又窺其數大端矣。將葬。公第四子壽同。則使自珍表諸墓。自珍爰述平日所聞於公者曰。吾之學於百家。未暇治。獨治經。吾治經於大道不敢承。獨好小學。夫三代之語言與今之語言。如燕越之相語也。吾治小學。吾爲之舌人焉。其大歸曰。用小學說經。用小學校經而已矣。又聞之公曰。吾用小學校經。有所改有所不改。周以降書體六七變。寫官主之。寫官誤。吾則勇改。孟蜀以降。槩工主之。槩工誤。吾則勇改。唐宋明之士。或不知聲音文字而改經。以不誤爲誤。是妄改也。吾則勇改其所改。若夫周之沒。漢之初。經師無竹帛。異字博矣。吾不能擇一以定。吾不改。假借之法。由來舊矣。其本字什八可求。什二不可求。必求本字以改假借字。則考文之聖之任也。吾不改。寫官槩工誤矣。吾疑之。且思而得之矣。但羣書無佐證。吾懼來者之滋口也。吾又不改。又聞之公曰。吾之學未嘗外求師。本於吾父之訓。先是兵備公校定晚周諸子太史公書。一時言小學者宗之。公所著書若干卷。謂之經義述聞。述聞者。乃述所聞於兵備公也。通說四十餘事。又說經之大者。在述聞之末。又聞之公曰。吾著書不熹放其辭。自珍受而讀之。每一事就

本事說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如公言。公之色孺子色。與人言。亦嘗有所高論。吳譚年近七十。爲禮部尙書。兵備公猶在。比丁憂服闋。再補工部尙書。而公旋卒矣。公終身皆其爲子之年。門下士私相謂曰。以王公名位齒髮。而辭色如子弟。所學殊與。所養殊與。其諸人論歸之師海內。歸之福也。與公以事親爲讀書。以讀書爲事親。門內之士。勉勉顓顓。人知之。立朝循典。常俟乾斷。無所表暴。天下頗無由測公。嘉慶十八年。巨逆林清以七十七人入禁門。旣殄定。有議加築圓明園宮牆高厚者。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公皆不謂然。具摺上。睿皇帝大動容。召對良久。乃罷。上諭軍機大臣王引之言。人所不敢言。其事卒見施行與否。海內弗知。其奏牘何辭。海內迄今弗知也。由此例之。公之風旨。其視徒表暴於道路者。何如哉。公配沈。繼配范。子四。壽昌。彥和。壽朋。壽同。范出。孫七。銘曰。璞之瑟瑟。外有文也。鏐之沈沈。中有堅也。君子肖之。以事其親也。於乎。欲事親者。考斯。欲事君者。考斯。斯人而不敢承。孰爲大道。

武顯將軍福建海壇鎮總兵官丁公神道碑銘

乾隆中國家修大刑於閩島之外。福康安公海蘭察公先後成大功。以去。光於祀典。凡百戎臣。或有賞及後裔。名附史官之牒。其有官不過隅鎮。名不挂勳籍。身歷百戰。於狂濤巨鯨間。幾爲忌者擠。致之以無名之死。而危以功名終。則有通州丁公。按狀。丁氏出自齊太公之孫。丁公世霸營邱。末胄播遷。入本朝家於江南之通州。曾祖某。祖應舉。江南狼山營守備。父國升。蘇松鎮遊擊。皆封如公官。妣張生。妣陳。皆封夫人。

公父官松江。遂家焉。公諱朝雄，字伯宜，以松籍起家。由右科歷數官，屢遷至福建副將。四十八年，島賊黃在莊叛，公佐黃仕簡討平之。列軍功一等，閩事之荏也。公詞知林爽文有謀，必屯兵東港，以與鳳山爲犄角勢。及鳳山警，公方赴引見北上，半途馳還。白總督常青，賊不足慮，請假某兵勦東港，且斷其糧道。卽鳳山潰矣。因進指畫緩急狀，常青不聽。惟專意鳳山。檄公偕總兵郝壯猷趨鹿子港，擒賊目楊朝派，克鳳山。非公意也。人以爲公功。賊果大熾，益蔓延。檄公守鯤身，又檄公守郡城。公於鯤身則招土番千人，敵賊萬衆，矢石俱盡。而賊目潘猛攜烏龍旂不下。公命守備邱營拔之，猛走。鯤身平。公於郡城則戰少守多，未至先破賊。中途路始通。遂徧閱城樓，屯柵池隍，不治者整之。時總兵柴大紀守諸羅，公守郡城。三閱月，皆食豆餅，髮觸冠數寸。賊不得逞。諸將恃以成戰功於外，之數者亦非公意也。人又以爲公功。至是而討東港之命下矣。常青非公無可使，而以八百人與公。請益，則曰：戰不利，則守舟中，舟不可守，退而益兵。公曰：爲國死命也。大人卽不發一兵，某亦往。拂衣上馬，行至東港。賊衆且數萬，先時海中有淤淺，雖潮至，舟不通。賊以是不設備。僞軍師吳豹僞將軍洪賀縱飲酒，天大雷雨，水暴長丈所。公坐餘艙，指揮縛羣酋。遂登其礮臺，賊大驚，急近戰。公曰：我幸踞礮臺，天也。遂發大礮，諸火器繼之，光塵蔽天。賊尸拋滿崖澗，獲僞將軍李老合，逐北三十餘里。乃倚山爲營。夜半忽有數百人大噪過溪，公戒衆勿出。少選，又有數百人直撲大營，公益不動。天明盡掩之。軍中不知其誰何，迹其屍，皆赤髮而裸。蓋番人乘間爲聲援者。公踞地勢，故無

恐林爽文遣其黨來援。公築壘圍之。賊墮圍出。公料其必奔茄藤。先令守備鄭其仁以步卒三百伏於路。而親自中道追之。賊遇伏卒敗。餘賊遁將渡溪。公擠而溺之。遂獲豹賀。東港平。時乾隆五十一年某月也。計大小七十三戰。八百人扶傷。瘡以完。智勇無出公右。而常青蔽不以上聞。第令公攝海壇鎮總兵官。福康安公至。始奏卽眞。公仍留臺灣防禦。比林爽文就擒。始蒞任。海壇固雄鎮。環海大盜。時出偵問。斥候稍疎。卽大爲民害。公督率舟師爲游兵。迎捕盜林巖舵。林明灼者。海之酋魁也。公得巖舵於浙江洋。而明灼適以戕參將張殿魁事聞。高宗純皇帝震怒。嚴責總督伍拉納。伍懼以責公。公請身任。一日晨出。颶霧四塞。公喜謂諸將曰。今日得報張公矣。遂令衆船齊進。果遇明灼於大麥洋。俟其近。力踞上游。縱大礮連斃賊頭目。明灼知不免。躍入海。葉把總鈞得之。功狀始上聞。有旨召見。未行。而總督又調公臺灣鎮總兵官。渡臺後。復還公於海壇。攝水師提督。五十八年。以捕會匪功。奉旨加四級。五十九年。循例入覲。途次病甚。乞兩江總督蘇靈阿代奏乞骸骨。上方向用公。特旨令回籍調理。俟病痊卽行奏請。陛見。冬十有二月某日。甫入上海縣境。卒於舟中。年六十有七。公輕財愛士。官閩時。有廣東舉人曾中立。欠穀數千石。有司以軍需不給。將置之法。公奇其才。代償之。後曾爲義民長。以戰功賞巴圖魯。仕至理番同知。公配陳封夫人。後公卒。公有丈夫子二人。廷珊。國學生。攀龍。武生。蘇松鎮左營守備。孫四鍾。傑。武生。浙江千總。鍾琪。國學生。以嘉慶二十一年十月初二日。奉公暨陳太夫人合葬於松江細林山祖塋之側。越九年。神道之文未

具鍾傑等以公捍大患而世莫聞。願文章之士發其光。則與載於官書者。異日出入必互見。故來乞書於碑。銘曰。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勝者。丁將軍之墓。再告下車者曰。是百戰百克而無炳炳於時者。三告下車者曰。是將軍之孫鍾傑鍾琪泣述功烈有盡於其心。是爲史之別子。龔氏之言。用卒告闕烈之君子。今年實道光五年。

明按察司僉事金君石闕銘

嘉慶二十一年八月甲辰朔。越一日乙巳。文林郎錢唐金應麟始使石工某爲明按察司僉事造此石闕。用錢若干緡。役工七十有七。君姓金氏。諱應奎。字曰封風。錢唐人也。明嘉靖二十三年進士。官吏部文選司主事。稟性剛毅。不媚柄臣。浮湛十年。始循常遷。改河南道御史。出爲山東按察僉事。河決東郡。宣防有功。再遷四川按察使。中貴馮保私僮百指。爲暴鄉里。以人疾首。君杖遣之。直聲聞於朝。小人道長。義不勝邪。遂坐劾君。君受劾歸。不問世事。恬愉沖夷。淪隱以沒。年七十有一。實明隆慶八年。葬錢唐之仁壽原。越二百載。高岸就坻。樵蘇是侵。一坏眇焉。應麟盡然心傷。爰糾其族。旣封旣樹。立此高闕。峨峨翼翼。以旌遺聞。以播於后昆。銘曰。於惟金君。明允塞淵。江介之光。升於朝右。官亦不遂。曰德之剛。乃吏於東。天險勿翕。是君宣防。東人謳矣。西人求矣。巖巖厥疆。有獯有豸。氣使大僚。以役封狼。君暴創之。吏咋而殼。遂褫公章。西人嗚呼。朝亦弗諶。以老公於鄉。重曰。瞻仁壽之佳原。宅江湖而兆正。考耆德于鄉邦。剝元石而失姓。惟

世澤之必鍾。感文孫之哀敬。攬刻辭而無爽隘兮。總英靈於家乘。君配邢配沈。子曰仲暘。仲曉。君弟賢。陝西西安府同知。西安之九世孫應麟。嘉慶十五年舉人。以文學聲於時。同郡後學襲自珍爲文刻石。

贈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兩廣總督諡敏肅涿州盧公神道碑銘。代阮中堂

道光十五年秋九月。兵部尙書兩廣總督一等輕車都尉涿州盧公卒於位。旣聞。皇帝震悼。贈太子太師。易名敏肅。卹如禮。明年夏。公子戶部員外郎端黼以公喪至自廣州。某月日葬於州之賜阡如禮。體仁閣大學士阮元作而歎曰。若盧公可謂勞臣也已。公通籍睿皇帝朝。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寰海內外。若西若東。若北若南。小大之事。苟異日宜書者。公罔不在。公所在事。西東北南。上罔不委任。上任之矣。公罔不得衆力。得於上。又得於衆。功罔不成。功成矣。厥後罔不善。上以實任。公以實應。微獨上信公。若京朝官。若外吏。若僚佐。若游士。賓客。若伍若民。莫不曰。今皇帝御極一紀有餘。小大之事。未有歷試歷效。始卒僭恩禮。如盧大人者。卒之日。訃至之日。遠近失色。嗚呼。可謂勞臣也已。曾祖振裔。祖某。考士夔。妣氏某。本生考某。妣氏某。公諱坤。字靜之。卒年六十有四。配氏某。先公卒。阮元乃銘公之神道。銘曰。涿郡之盧。燭自東漢。時惟范陽。代有偉者。允文允武。大熾於唐。汴宋以降。盧少替夷。俟公而光。五歲瀕棄。神姬活之。憑讖告祥。卒如神言。轍滿天下。名德浩滂。起家文辭。觀政於曹。翠翎英英。出治南服。又歷試旗。以知宣房。龍飛自天。浹旬三遷。電發雲驤。初撫關中。師彼周雅。乃積乃倉。乃興水田。以實雍州。西睡用兵。

西陲用兵。將相雲會。公職轉餽。轉餽如何。十萬西師。勦命一方。犂牛三萬。役夫又萬。執祿庚庚。祿定檄飛。自送大軍。夜出燉煌。帝顧西功。公不搏賊。公乃網網。既甄既藏。休公于晉。羽毛迴翔。西事再訂。公請復西。帝還其丑。帝命作督。於江漢滸。江漢湯湯。沱潛爲田。龍魚失居。乃怒而張。奪此波黎。予彼龍魚。以奠荆襄。有殍有糞。負峒阻礪。不賦而禳。公曰火攻。扈扈虎虎。緋旂赤常。帝曰趣之。炎靈速之。既犁既康。使者汗矣。帝問南矣。公偃在牀。迤邐而南。移節遷旂。嶺海洋洋。獼猴所蔓。小沖大排。弭首如牂。乃問鹽鐵。鹽官告羸。鐵官告良。嶺雲白矣。海氛墨矣。嶺標夜狂。吁嗟嶺海。大竇大痔。海人來商。不曰驅之。揖而姬之。追咎有明。瑰麗姪葩。巧工所都。誘我筐篚。遂瘖南東。喪金萬萬。食妖大行。經海之南。有越南國。翳古越裳。維海之西。有英吉利。隆鼻高眶。環伺嶼門。以窺禺服。什伍其檣。鼉鳴地中。長鯨和之。擘波浪浪。澎湃百年。自互市始。大原我詳。公姑仍之。又姑持之。亦持亦創。仍之如何。以嶼居夷。勿汝磔攘。持之如何。自誅食妖。以肅津梁。創之如何。樓船礮臺。虎門中央。窺公之心。信公之意。公實茹藏。罷關絕市。粵乃大治。異日其颺。天不俟公。不蘇東南。公也暴亡。凡公所蒞。聖清所覆。禹蹟芒芒。我書公勞。什不六七。塞滿九閩。後有式者。天祿辟邪。鬻鬻飛揚。

刑部主事番禺黃君妻周墓碣銘

嶺南有女子焉。哭其母。又哭其父。又哭其兄。又哭其殤。遂先所天卒。女有女弟二。相愛以哭其女兒。相繼

卒。竺矣乎。一門之內。蓄於年。豐於思。鬱於性。薄於祐。天鍾之。天皆疢之。有如是乎。所天既貴。告其友仁和。龔自珍云。吾婦卒之日。吾方北游。莫視舍。茲窆有日。願書其表。隧之石。自珍乃次之曰。山陰周德瑞客嶺南。占番禺籍。生聚榮。聚榮生女子。子適同縣黃玉階。中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贈妻安人晉宜人。以不及刑部君之貴。食貧茹艱。婉惠慈順。自姑章及三族無間言。生嘉慶乙丑也。卒道光癸巳也。春秋二十有九。宜銘銘曰。

人生兩間。哀樂固無極也。賢智過情。不肖不及也。矧后嫗之積癘兮。非女子之善戚。仙吾不可期。佛吾不可思。爲鬼果如爲人之聚首兮。又恟怳而弗敢知。女子之征。亦寥廓也。匪骨匪肉。翔所谷也。黃子無聊之言。則曰夜臺樂也。

徐泰母碣

侯官林氏女。爲上海徐兆洙妻。期而寡。遺腹子曰泰。泰從林受孝經。既長好文章。篤於朋友。龔自珍友之。告自珍曰。吾母平生再刲股。一療吾外王母疾。再療吾王母疾。皆瘥。親族無知者。寡十四歲而卒。卒歲餘。吾祖母病眩瞽。家人恐。病者忽自語愈矣。適四孃立吾側。飲吾茶。果瘥。侍病者皆泣。四孃者吾父子諸同產季也。道光十九年。詔旌上海縣徐兆洙妻林氏。泰立石墓側。使自珍銘。銘曰。生以肉療母。死以魂翼母。宜有德有文之子。熾爾後。

孔憲爨母碣

闕里孔憲爨其氣儒者手狀乞銘其母之阡按狀孫氏浙產歸孔昭生三子憲爨仲也逮事威姑先所天卒春秋三十能刻繆篆施金石組紉之事絲竹筆牘之藝靡不通眇焉銘曰璇珠輝輝氣質溫必有圓折鍾厥源吾郡葩華莫若孫車來闕里高閉門東魯喪矣西湖媛此有式者魯後昆

朱殤女碣

朱山人游東海望姜女祠海中孤墳雲水環壅天色垂縹俯之幽然心動而識焉役反其女殤家人葬之東直門某村翼日自往哭之地多野潦曠浪無垠目窮魄動觸其前境神思無形乃成識兆告其友龔自珍言如此乞書于碣道光元年冬也

潘阿細碣

女阿細黔潘氏嫁琅琊夫甚貴事夫良頗識字夫遠戍出居庸居庸關莽萬重行倉皇不可挈託弱小友朋職我婦何割屋宅細有釵直十金何貸之糶米鹽久不償慙以忱細甚俠無德色望夫臺細裴哀涼風厲夫不來細悲吟淚淫淫子先肄辰以奄莫殮之莫槌之報釵德銘瘞之居庸關天之西夫不歸冢萋萋樽無漆媿釵德樹之棗心甚赤

京師悅生堂刻石代宋經歷

或問曰。三代之極盛。養民之法備矣。其民猶有飢寒莫告者乎。應之曰。有三代之貴游士大夫。有施舍振貸以爲德。以爲名者乎。應之曰。有。何以知之。曰。古之農有大宗。有小宗。必有羨也。羨爲閒民。閒民俟轉移。執事以生者也。執事不及之。則飢寒矣。其在周禮有六行。六行始於孝而終於卹。四行爲親親之事。二行爲仁民之事。以正三代。貴游士大夫之行。其在禮運篇曰。鰥寡孤獨廢絕有養也。養之之法。古無專官。無條目。無專官。無條目。是費不出於公上也。費不出於公上。設卿大夫義。又引嫌以避民之歸己。則鰥寡將誰養。然則富貴有祿入之家。必佐主上以養民。不始於宋之罕氏齊之陳氏也。明矣。難之曰。閒民贍於其大宗。非其宗也。卿大夫弗預聞。應之曰。古之有姓氏有譜系者。必公卿大夫之族。盡黃炎之裔。姬姜子姁。羸芊之人也。若夫草莽市井之人。叢叢而蝨蝨。不出於黃炎。其先未嘗有得姓受氏之榮也。收族之大宗。各收其族。何以處草莽市井之無告者。故知必不然矣。我聖清之休。養民同符乎三代。民固悅其生。然而飢寒之民。未嘗一日絕於天地之間。天爲之非人爲之也。是故京師有悅生堂。以佐聖天子養民。剏之者誰。河南吳侍郎烜也。董成者誰。錢唐陳參議鴻成。檢討人鏡也。出費者誰。碑陰所立諸公是也。有其貲。必有其地。有其地。必有其出入會計。有其出入會計。必有章程。子目。風雨寒暑也。孰親之。扃鑰也。孰啓閉之。木石甃瓦。孰庀之。輿僮侵漏也。孰問之。必有司事。司事者誰。都察院經歷汾陽宋銘堯。始末皆在焉。爾。宋

銘堯記道光戊戌五月

鳳山知縣常州湯公父子畫像記

乾隆五十一年臺灣民林爽文叛鳳山知縣武進湯大紳死之大紳子苟業實從大紳創苟業左右翼父死常州人謀曰父死忠子死孝宜建忠孝祠以祀純皇帝諭祭之文在麗牲之石海內士大夫爲歌詩甚多甚信甚備苟業有子曰貽汾以蔭授雲騎尉官浙江副將軍旣致仕居江寧府城北之紗帽巷仁和龔自珍訪之拜鳳山君像儒者也又拜太學生贈振威將軍崇祀忠孝祠贈公像益悛悛有子弟之容曰與竹居詩者僅半卷贈公所爲也其言冲乎夷易副將軍詔自珍曰昔之日狂濤怒鯨間家焜巢隕蕩乎何所遺畫像以不似而先弃詩以不自慙而先弃凡今所存皆以弃而存於乎至人之於忠孝名節炳天地而禠史册者大抵遭遇時勢卒然而成之必非先有規模於其胸臆者泊其然也庸距有迹乎亦若是而已矣距鳳山事五十有五年仁和後學龔自珍再拜記

金侍御妻誄

金侍御妻曰韓宜子姑而死死之夕姑于三千里外夢之如訣者初夫婦上書母母報問侍御取繼娶有獻於姑不報或問之曰思故人也侍御遷一階馳書賀母亦不報曰吾傷故人不及見侍御具狀乞文烏名姑惡誰當雪之藪名慈姑又誰植之遇人不齊民生萬千孰天其恩孰疾其年死生之際亦孔不昧魂

踰湖江以訣縛愛有泣在膺有聚在房舍圖其新我箴不忘

最錄南唐五百字

南唐保大四年韓熙載奉敕集王羲之獻之書撰并書一卷凡爲句百二十有四爲字四百九十有六以較梁周散騎千文無復字江南宮中藏王氏筆蹟數十軸取材易給故也韓書紆徐頗似之其言如謠如識如頌如諷如絲如縵雖瑣屑有足熹者梁千文學僮皆習之此作恐遂無詞者乙未三月付寫定懿鑠祖考蒼昊配崇盪氛掃寇討莠除凶旌旂藏怒祝禴牖衷蒐苗彌狩三豎十攻飲至妥侑延連瞽瞍泰元后媪頹燎熏穹瓊瑤珮紀烈采風狄鞮滇焚閻燧消烽館函游澗壤确冰沖韭稻葵菽艱沃劬豐兕觥介壽旨畜禦窮搜山掘穴軫瘼抱痾伏苓枸杞昌歎鹿茸朱砂鍾乳參朮芷芎徵材數藥博晰牢籠竺佛誕降僧利棟隆宏誓脫度浩劫乍逢樵槌雷吼梵唄潮雄琉璃現界茵菴呈峯拯蘇焚溺警喝逖孽閨闈稟哲笄翟祁僮鶴鸞依餘鳩鵲鑲銅漣紋濯影鉛粉浣紅鏡斂眉桂閨鶴峯蓉啼妝歛妒冶瘳憐恂頽鬢暈枕搦管汗彤娉婷絳綵姬姹玲瓏葳蕤芳澤雪豔嬌融梅蜨竹亞窈窕邃穠愁眉睞靨姑邁姬禳春臺辨敏行閣髻虹襪祥襯社禔應龐鴻巫芭選隊干菀僂童儺禳疫癘祈舁蝗螽咸秩郊祇鬯圭臚旅磔攘婆娑胙饗脯潛已被辛祈禱弓弩舞禡禱蚩尤蜡餞貓虎札蹇天昏砭袞瘡蠶漕粟牽船征商榷鹽緡泉貨通關津弛罟幼押蕤纒毫肆豆俎饋鈴寢鼓颺笏筭黼識律衆錄匱册襲弄一夔膺寄六籍司祐爨擘

鼎。齒。珩。璜。琮。瑪。麗。篆。蝌。籀。刻。摹。拓。補。玫。瑰。伴。函。珊。瑚。裝。柱。癖。尙。浸。滌。醃。謁。肺。腑。鑿。揜。鬥。智。馮。陵。醜。虜。謀。祕。
算。殫。財。贏。勇。賈。鬼。閔。呼。吸。電。激。吐。茹。乾。元。坤。喪。翻。反。奪。汝。隼。擊。駭。逝。懸。技。危。許。飯。輟。牟。尼。蹈。轍。鄒。魯。殲。殄。
勝。譴。魏。輯。肱。膂。揮。波。灑。瀾。贈。申。慰。甫。鴛。鴦。戢。梁。鳧。鷖。嬰。洛。陔。邱。懲。伏。襄。固。饌。譜。原。隰。駟。騏。顏。繁。筐。筥。鱗。趾。
袞。蹶。物。庫。溢。階。眷。錫。曼。羨。耆。耄。純。嘏。

記王隱君

於外王父段先生廢簾中見一詩不能忘於西湖僧經箱中見書心經蠶且半如遇簾中詩也益不能忘
春日出螺師門與轎夫成貓語貓指荒塚外曰此中有人家段翁來杭州必出城訪其處歸不向人言段
不能步我昇往獨我與吳轎夫知之循塚得木橋遇九十許人短褐曝日中間路焉告聾予心動揖而徐
言先生真隱者答曰我無印章蓋隱者與印章聲相近日哺矣貓促之悵然歸明年冬何布衣來談古刻
言吾有宋拓李斯郎邪石吾得心疾醫不救城外一翁至言能活之兩劑而愈曰爲此拓本來也入室徑
攜去他日覓馬太常述布衣言太常俛而思叩而掀髯曰是矣是矣吾甥鎖成嘗失步入一人家從窺後
隙戶出忽有院宇滿地皆松化石循讀書聲速入室四壁古錦囊囊中貯金石文字案有謝朓集借之不
可曰寫一本贈汝越月往視其書類虞世南曰蓄書生乎曰無之指牆下鋤地者是爲我書出門遇梅一
株方作華竊負松化石一由歸若兩人所遇其皆是與予不識鎖君太常布衣皆不言其姓吳轎夫言髣

號姓王也。西湖僧之徒取心經來，言是王老者寫，參互求之，姓王何疑焉。惜不得勸地能書者，姓橋外大小兩樹依倚立，一杏一烏柏。

吳之癩

癩不知何輩流，其籍吳中。大略生乾隆時，卒嘉慶時。讀其言，百愛之所窟，衆香之所宅，其行無有畔涯。其平生甚口，其言盡口過也。過其里之子弟曰：若爲子弟而清澆之質亡矣。過其父老曰：負所見聞之都市，益過其父老曰：上古伺狗之盆，萬年猶不以薦器之。其州之大聚曰：州將潰，或問之曰：貧者詐升斗乎？富者騰飛走乎？事令長不父母乎？皆曰：不然。則州何爲潰？曰：父老死矣，子弟不得爲他日父老，問何爲？曰：無積不以讀大聚之條約，則哦禮經之文曰：土敝故草木不長，水煩故魚蟹不大。之京師，過其郎曹曰：古也。剛復，今也柔而復，過王公大人之清正而儉者曰：神不旺，不如昔之言行多瑕疵者，嘗怒人而弗絕也。曰：容之甚於絕之，過愿者，誦巧言之五章，當此時，天下聞此癩言如此矣。顧癩少年受人片譽，越五十年，遇其曾孫於市，脫百金之裘贈之，親爲駕載之歸舍。

翼自珍曰：予不識癩，識其弟子，數數僞慕其師。予曰：從子之師之道，逐道也。客於門窰，逐於巷市，客於巷市，逐於州都，客於州都，逐於朝，凡七見逐，而終不怨其師。

書果勇侯入覲

本朝既百八十有六載。漢人籍而身膺世爵者。公則有黃芳度。岳鍾琪。侯則有張勇。施琅。伯則有文臣。張廷玉。武臣孫思克。王進寶。趙良棟。皆有功德。皆以爵終於其位。而今太子太傅固原提督楊君芳。封爲二等果勇侯。位在二十六等之第六等。赫然與靖逆靖海齊名。增漢人重。凡宿衛之臣。滿洲輒除。乾清門侍衛。其有異材。重以貴戚。乃擢御前侍衛。漢籍輒除。大門上侍衛。日直不過闕。領侍衛內大臣。轄之。如外弁之見將帥。其有材勇。擢爲乾清門而班之崇極矣。今楊侯特授國什哈轄。漢國什哈轄。內臣驚爲未聞。漢人襲父爵者。出爲弁士。入爲侍衛。父祖功最高。入拜散秩大臣。而蔭庇之榮極矣。侯有子曰承注。自以生員起家。賜文舉人。他日當補文臣。內可致九卿。外可致督撫。漢人襲爵者。施琅。孫士毅。皆詔入旂籍。漢軍都統治之。而楊侯官籍。以貴州行伍達於兵部。不改。承注以貴州舉人達於禮部。不改。父子迴翔立外廷。奉外事。昔周中興。威重大臣。無如尹吉甫。吉甫歸鎬。客有張仲。今大臣數楊侯。楊侯朝客。有徐松。張琦。魏源。源也。雅材。襲自珍友之。噫。嘻。美譚並世之士。躋追周雅。後或繼也。前夷聞也。侯之入覲。何自。自喀什噶爾也。其年道光九年。其月四月廿八日乙丑。自珍既與侯相揖於西淀軍機處直房。明日書是以媿。

書番禺許君

粵之東。維帝南服。而天下之雄也。其山怪。其土阻。其水大壑。其物產英詭。其人沈雄多大略。其大政三。曰權鹽。曰舟師。曰互市。三者恆有聯事相倚也。番禺許君家受鹽。董全粵鹽。能靖民之悍。然與士爭利者。既

起家。頗不屑自封殖。曰：粵天下雄也。紆朝廷南顧。而下爲里櫟憂。其海氛乎。吾當身任之。治海之道有二。曰得卒。曰得船。鄉勇之老於海者。視官兵其生熟相萬也。私船之法。視戰船之造於官者。其狙鈍相萬也。尙書百文敏公方銳茹羣言。君進指畫緩急狀。文敏曰：具如君言。則退而自具舟。神機鬼式。百十其舸。疾於颶風。曰：紅單船。龍首魚身燕尾。首尾自衛。曰：燕尾船。又立募潮少年萬人爲鄉軍。軍於珠光里。而自將之。日散千金自爲守。其年敗賊於大洋。明年盜魁自縛獻百數。文敏爵輕車都尉。粵遂平。實嘉慶十五年某月也。粵大侵。君愾然曰：夫互市之耗中國久矣。獨徠洋米。可以償所失。今法洋米至。則稅以拒之。又空反以窘之。米益少。客益多。主家皆饑。是與外夷市。勇於招徠。淫巧而怯於籌食也。宜蠲其稅之入。而許其貨之出。夷商大悅。則反害而爲利。大吏僉曰：如君言。由是粵雖惡歲。米直平。許君之冊也。厥後浙江飢。大吏召臺灣米。由海入浙境。免其鈔。約略祖君冊云。子曰：祥光。仕爲戶部郎。以譖龔自珍於京師。自珍南向僞曰：君有功於大計者三。非惟照曜其鄉。固世魁傑。宜乘安車。應清問。使公卿識奇士。又知君之不可招也。如祥光言。書一通以姪升五嶺而望者焉。

書葉機

鄞人葉機者。可謂異材者也。嘉慶六年。舉行辛酉科鄉試。機以廩貢生治試具。凡竹籃泥爐油紙之屬。悉備。忽得巡撫檄曰：貢生某毋與試。機大詫。初。蔡牽朱潰兩盜爲海巨寇。所至劫掠戶口以百數。歲必再三。

至海濱諸將。愀息俟其去。或揚帆施槍。礮空中送之。寇反追。劄不以聞。故爲患且十年。巡撫者儀徵阮公也。素聞機名。知沿海人信官不如信機。又知海寇畏鄉勇勝畏官兵。又知鄉勇非機不能將。八月寇定海。將犯鄞。機得檄。號於衆曰。我一貧貢生。吮墨執三寸管。將試於有司。售則試京師。不售歸耳。今中丞過聽。檄我將鄉里與海寇戰。毋乃嗚乎。雖然不可已。願諸君助我。衆曰。盍請銀於文官。不可。盍假礮於武官。不可。事亟矣。何以助君。葉君則指臂大呼。且誓曰。用官庫中一枚錢。借官營中一秤火藥。而成功者。非男子也。飛書募健足至行省。假所知豪士萬金。假縣中豪士萬金。遂濃墨署一紙曰。少年失鄉曲歡。致凍餓者。有拳力絕人者。漁於海者。父子兄弟有曾戕於寇者。與無此數端而願從我者。皆畫諾。夜半賣紙者反。城中村中畫諾者幾三千人。天明。箠旗幟若干。火器若干。糧若干。機曰。烏用衆。以九舟出。餘聽命。是日也。潮大至。神風發於海上。一槍之發。抵巨礮。一櫓之勢。抵餘艘。殺賊四百餘人。九月又敗之於岸。十月又逐之於海中。明年正月又逐之於島。浙半壁平。出軍時。檣中有紅心藍邊旂。機之旂也。自署曰代山。其村名也。朱潰艦中或爭軋。詛神必曰。遇代山旂。阮公聞於朝。奉旨以知縣用。今爲江南知縣。爲龔自珍道其事。

書金伶

金伶德輝以字行。逸其名矣。吳人。乾隆中。吳中葉先生以善爲聲。老海內。海內多新聲。葉刊而律之。納於吭。大凡江左歌者有二。一曰清曲。一曰劇曲。清曲爲雅譙。劇爲狎游。至嚴不相犯。葉之藝能知雅樂俗樂。

之關鍵。分別銖忽。而通於本。自稱宋後一人而已。葉之死。吾友洞庭鈕非石傳其祕。爲第一弟子。德輝故劇弟子也。隸某部。部最無名。願解書。以書質鈕。而不以歌。一夕歌。鈕判而律之。納於吭。則大不服。鈕曰。毋曰吾不知劇。若吾所知。殆非汝所知也。卽欲論劇。則歌某聲。當中腰支某尺寸。手容當中某寸。足容當中某步。金始駭。就求其術。鈕曰。若不爲劇。寒餓必我從。三年藝成矣。曰。諾。江左言歌。自葉先生之死。必曰鈕生。而德輝以伶工廁其間。奮志孤進。不三年。名幾與鈕亢。乾隆甲辰上六旬。江南尙衣齏使爭聘名班。班之某色。入藝絕矣。而某色。人頗細。或某色。皆藝矣。而笛師。鼓員。瑟員。不具。或皆具。而有聲無容。不合。駕且至。頗窘。客薦金德輝。德輝上策曰。小人請以重金。號召各部。而總進退其所短長。合蘇杭揚三郡數百部。必得一部矣。齏使喜。以屬金。金部署定。其目錄。瑟員曰。蘇州某。笛師曰。崑山某。鼓員曰。江都某。各色曰。杭州某。曰。江都某。而德輝自署。則曰。正旦。色吳縣某。隊旣成。比樂作。天顏大喜。內府傳溫旨。燈火中下珍饈。醞玉器宮囊不絕。又有旨詢班名。齏使奏江南本無此班。此集腋成裘也。駕旣行。部不復析。而寵其名曰。集成班。後更曰。集秀班。德輝旣以僭旨重江左。遂傲睨不業。鈕生屏人戒之曰。汝名成矣。藝未也。當授汝哀祕之聲。明日來授以某曲。每度一字。德輝以爲神。曲終滿座燭盡滅。德輝竊譜其聲。而不能肖。其年秋。大商延客召集秀。乾隆時貴僚賢公子。喜結歡名布衣。當佳晨治夕。笙簫四座。被服靚耀。姚冶跌盪時。則必有一人。敝衣冠。面目不可竄。而清醜入圖畫者。視之如古銅古玉。娑娑然。懽奇雜廁於其間。以

爲常其人未必天下奇士也。要之能上識貴人長者大官。走聲譽。下能覩名僧羽士名倡。怪優劍俠奇巧。善工之倫。以故非非石不能致德輝。而德輝試技之日。主人以德輝所自薦也。非石爲上座。旣就夕。主客譁。惟恐金之不先奏聲。旣引吭。則觸感其往夕所得於鈕者。試之忽宵。脫吭而哀。坐客茫然不省。始猶俗者省。雅者喜。稍稍引去。俄而德輝如醉如寢。如倦如倚。如眩瞀。聲細而謠。如天空之晴絲。纏綿慘闇。一字作數十折。愈孤引不自已。忽放吭作雲際老鶴叫聲。曲遂破。而座客散已盡矣。明日鈕視之而病。鈕悔曰。技之上者不可習也。吾誤子。子幸韜之。而習其中。德輝亦悔。徐扶起。燒其譜。故其譜竟不傳。而德輝獲以富。且美譽終。德輝卒時年約八十餘。無子。有弟子曰雙鸞。非高弟也。能約略傳其聲。貧甚。走東南至北。予嘉慶己卯冬。非石在予座上。字謂之曰雙鸞。早出世十年。走公卿矣。龔自珍曰。非石今儼然在酒間。爲予道蘇揚此類事甚夥。金德輝事自甲辰起。大約迄癸丑甲寅間。噫。江東才墨之藪。樓池船楫之觀。燈酒之娛。春晨秋夕之游。美人公子。憐才好色。姚冶跌盪之樂。當我生之初。頗有存焉者矣。

松江兩京官

御史某與侍郎某相悖也。御史公得大學士和珅陰事。欲劾之。謀於侍郎。侍郎曰。大善。比日上不憚。事不成。徒沾直名。誠恤國體者。遲十日可乎。御史諾。緩急待子而行。上幸木蘭熱河。留京王大臣晨入直。有急報自行在至。發之。和珅答侍郎書。大略云。和珅頓首謝。種種有變置矣。月餘報至。亦和珅與侍郎書。辭甚

嗚。謂君給我侍郎慙。急詣御史曰可矣。御史方飲酒。勅竟上。是月以弊典罷官。亦無禍。浙後進曰。御史頽放人也。安慮天下有穽已者哉。欲明不欺成其獄。雖易地以計。烏可已。烏可已。願負愴直之意。偵主喜愠。乃一發聲。留隙俟。處置以敗。信道可不篤耶。設少年悍者。擊之中矣。

縱難送曹生

天下范金搏垓削楮揉革造木几必有伍。至於士也。求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欲知其法。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爲之。且左右顧視。踉蹌而獨往。其愀然悲也夫。其頽然退飛也夫。智者聞之。則曰此豪傑也。胡以言之。古未曾有范金者。亦無搏垓者。亦無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其始有之。其天下豪傑也。或古有其法。中絕數千歲。忽然有之。其天下豪傑也。今夫士。適野無黨。入城無相。津無導。朝無詔。而讀三代之語言文章。而求其法。弗爲之。其無督責也矣。而爲之。其志力之橫以孤也。有以異於曩之縱以孤者乎。雖然。夫士也。聞之。憇。憇。奈何。曰。吾之志力。可以有金而淬之。范金者。弗吾逮也。吾且大賢。吾有垓而方員之。有楮而績之。有革而髹之。有木几而雕鏤削治之。瘵密瘵華瘵賢。吾又大賢。智者聞之。則大聲暴訶之曰。止。夫橫者孤矣。縱孤實難。縱者益孤。夫汝從而績之。不難。其止於乎。龔子未得爲智者徒也。然固習聞智者之言也。里人曹生。籍士也。其所學。其所處。難與易之間。適類乎是。閔其孤。識其豪傑。不願其爲天下范金搏垓削楮揉革造木几者。姍笑作縱難。

臣里

臣與臣里相詬也。臣里自窠其語言。其言曰。夫畀之而榮。喪之而辱。升之九天而喜。沈之九淵而慍。吾圈行卑賤。而以權予上。亦貌委蛇而已矣。吾中豈有是哉。臣窺之。食不忘瞽宗之牲。坐不忘粟主之祝。口飴而手勤。不忘殊衣冠者之頌說已。坐是得心疾。臣詬之曰。請徵子之客籍。夫子之客籍。有一世之名者。有三世之名矣。有三世之名者。有十世之名矣。夫喜而不春。怒而不夏。愁苦而不秋。晦盲儼輕。少而苟壯。而脆。老而獷。黃帝之所謂痺民也者。盡子之客也。汝師保此名也矣。三世耳相續。三世目相續。三世心相續。社鬼護之。其爽十世。水不溺。火不燒。雷霆不求。其爽百世。麟鳳狗不並續。不知動類大也。芝朮灌木不並續。不知植類衆也。珠玉黃鐘。虎子威靈。不並壽。不知古器之賸。痺民之言。不與聖智之言並壽。不知古名姓之博。且吾聞周以前。上涕結繩。年多事少。隸令彘令之箸錄。不百家矣。史佚仲尼。司馬遷。劉向之威靈。竟弗庇之矣。古之宰語言之鬼。其哭於淵。訴於天。憑神於寫官契令。崇誰氏之孫哉。臣里乃詬臣曰。汝之言孤。汝不祥人也。臣應之曰。百世爲縱。一世爲橫。臣孤於縱。不孤於橫。臣媚於去馬來驢。臣目盱睢。臣不媚蠶魚。且吾聞之。案身莫如定。信道莫如篤。觀古今莫如通。篤以定通。臣且受大禍。乃又詬臣曰。汝之術善給者也。汝兒給言。給出處給。浮湛而不任其勞。彼司福之主。其卒爲汝給。於是臣無以應。臣姑起其疾。畀焉勿榮。喪焉勿辱。升之九天勿喜。沈之九淵勿慍。汝之術博矣。何但取以待富貴之權藉者哉。

廬之推

冷有一人縗經。一人絃歌。一人和之。以如喪者之側。無恤無忌。發於其心而無僞。雖無僞。喪者寧無恨此人耶。又有一人縗經。一人助之號。一人教之喪禮。不盡發於其心而僞。雖僞。喪者寧無感此人耶。士之父母死。志其未成之志。竟其所有事。事。疾病寒暖飢餓。必以告。我孺子也。人給我。必以告。吾心中之親。未嘗一夕死者也。天下之人曰。不聞吾親之聲矣。不見吾親之容矣。始死。人來唁。或助之號。或教之喪禮。或稱述德而慕思。或聞而震駭。比其祥。比其慕。曾不能以一瞋。而言者弗震駭。曰。是死久矣。天之行莫速於此。是固然已矣。宜然已矣。人之變莫盛於此。是故人死吾親也。而哀。人久吾親之死也。而益哀。夫何爲其哀也。哀莫推也。廬之禮。必睦其鄰。富貴也多財以分之。必僞死者之賜。賤貧也。薪負之。筋力同之。必僞吾親之力。歲時日月上飲食。多樹之雜華。墓廬。一動舉。悉本其故於死者。不使三月無聞吾親之名。則一方之民羣然奉吾親之冢棺槨。如方之小神。如方之小神。則言說於是。心志於是。耳目於是矣。士僞述親之賜。則必與鄰之幼稚子言之。父老神吾親者死。則幼稚續且重先入之言。如是則必沒吾躬及吾子孫矣。是故士之父母死。春亦其春。夏亦其夏。秋冬亦其秋冬。士之德盛者能知聖人。聖人者合萬國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大命必於廟。其始升歌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而卒僞無斃於人。以如將萬年焉。由此其推也。

捕鯨第一

龔自珍既慮墓望居於彼郊野。魂飛以朝征。魄悽悽而夕處。百蟲謀之曰。予可攻侮。厥族有大有小。布滿人宇。予告訴無所。發書占之。曰。可以術捕。禁制百蟲。非網非罟。予嘗聽夫獵者之彈。亦起於古之行孝者。魑魅山林。則職畏禹。予禁制汝蟲。皆法則上古。飲山川邱墳而天神來下。山川之祇問曰。今者有蛾。蛾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輒忌。不忌縷經。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見。必反書之名字而後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艸七莖。自障蔽。則蛾不見人景。又用方諸取月中水洗眼。著純墨衣。則人反見蛾。可趨入蛾羣。趨入蛾羣。則蛾眩瞖。乃祝曰。射工射工。汝反吾名。以害吾躬。吾名甚正。汝不得反攻。射工射工。速入吾胃中。如是四徧。蛾死。烹其肝大吉。述捕蛾第一。

捕熊鵓鴉豺狼第二

邱墳之祇問曰。今者有熊鵓鴉豺狼。是性善復。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捕之如何。法用敗絮牛皮。僞爲人形。手執飼具。以示人恩。中實以熾鐵。咆哮來吞。絮韋吞已。熾鐵火起。糜灼其心肝。祝曰。豺狼豺狼。予恩汝不祥。亦勿戰。汝以剛色柔內剛。誅汝肝腸。汝卒咆哮以亡。如是四徧。則其種類皆殄絕。吉。述捕熊鵓鴉豺狼第二。

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沮洳坵之祇問曰。今有狗蠅螞蟻蚤蟹蚊虻。是皆無性。聚散皆適然也。而朋嚙人。使人憤耗。治之如何。法

不得殄滅。但用冰一拌。置高屋上。則蠅去。又煉猛火自燒田。則亂草不生。亂草不生。則無所依。無所依。則一切蟲去。祝曰。蚊虻蚊虻。汝非欲來而朋來。汝非欲往而朋往。吾悲汝無肺腸。速去。吾終不汝殄傷。如是四徧。則不復至。述捕狗蠅。螞蟻。蚤。蟹。蚊。虻。第三。

定盦文集補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續錄

蒙古字類表序

蒙古文字爲國書之祖。大海烏巴什未奉詔時。國初所用。所謂無圈點檔案者也。又爲準部託忒之祖。託忒十五頭皆略仿蒙古。無圈點而未筆直下。波磔方闊者也。國書有聯字一體。佛典謂之滿字。蒙古無之。乃皆單行。佛家謂之半字。準部亦無之也。然則蒙古之字。曷可不勒成一書。以備外史。今以波磔多寡爲次序。不以天地人物爲類。欽定三合音清文鑑之載蒙古字。以明聲也。西域同文志之附載蒙古書。撮舉天地人物相比。乃借蒙古字形以明西字形也。是表之作。乃明以專形也。若夫蒙古喇嘛所諷唐古忒諸經。有見於今中國大藏本者。如大涅槃之△字又△字。隋章安頂師強音之以伊又華嚴經實叉難陀本有四畫相如髻形杵形華形等。又各經皆有凵字卍字等。居然符合。今故標撮一二。聊資考證。此方僧言聲在空中。是無常法。未久則變形在實處。其變尙遲。又言有有聲而無形者。此土空圈記是也。有有形而無聲者。室利

隸瑳相之屬是也。洵智者之論矣。

蒙古氏族表及在京氏族表總序

浩繁乎欽吉思汗之子孫。恭讀高宗皇帝上諭有之曰。三代而降。惟元系至今未絕。御製文辨史家僞奇。渥溫氏誤也。驗以蒙古語。定帝姓爲博爾吉吉特氏。元史各姓氏。皆驗以今蒙古語。定爲瓜爾佳赫舍哩。鄂通等如干氏。古今聲轉。實則一也。其未見元史者。在蒙古最顯著則有喀喇沁土默特之爲烏梁海氏。在厄魯特最顯著則有杜爾伯特準噶爾之爲綽羅斯氏。餘如部氏其四衛拉特三有氏。惟土爾扈特無有。蓋三姓之先皆以地爲氏。今鉤索羣書。定爲恭博必塔氏。外至額濟內河土爾扈特亦同氏。洪惟太祖太宗。統有諸部。大小君長。先後絡附。天聰九年。始議定設蒙古固山額真八員。如滿洲都統。蒙古梅勒章京八員。如滿洲副都統。順治元年。諸部扈駕入關。百七十年來。按旗界處。鬱爲功宗。其官至一品。爵至民公者。登進士科者。列於表。而以某氏原出某部。分疏其下。八旗各一表。

蒙古册降表序

康熙二年。始詔禮官查國朝公主之下嫁外藩者。給予諡號。於是追諡太宗文皇帝朝噶爾思所尙主曰端獻長公主。追諡世祖章皇帝朝噶爾瑪索諾所尙主曰端順長公主。禮臣定例。閱十二年。凡外藩王妃郡主未册封者。理藩院會禮部具題。遣使册封。皆以三四五品滿員往。夷攷前史。漢唐有國之年。降主遠

嫁。謂之和昏。其外藩遣子入侍。則曰盛事。此皆孱弱。不洽於遠。我聖朝以中外爲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開國佐命之勳。媿於內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衛內庭。宴賚如諸王。其額駙專僭。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師府第。城中相望。或別賜海淀宅。內務府掌湯沐。禮官攷儀品。工部司製造。出則奉暖轎。朱輪車。皆金黃雲綺之蓋。紅雲綺之幃。垂金黃雲綺之幃。引之以絳繡曲柄之蓋。寶相華之繖。黑雲綺角之纛。孔雀之扇。行朱鬘七尺香草之仗。綴珠龍首之立爪。易僭帝妹。詩美王姬。恭威嚴矣。今以國朝公主之適外藩者。謹依玉牒詮次其諡號。而以外藩福晉郡主之荷冊封者。貂冠毳袜之倫。綴於後爲一表。曰哈屯者。視福晉曰格格者。視郡主也。

上清真人碑書後

余平生不喜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勦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環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熹之。以其有飄飄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斗米弟子竝論而竝輕之邪。至唐而又一變。唐之道家最近。劉向所錄房中家。唐世武墨楊玉環皆爲女道士。而至真公主奉張真人爲尊師。一代妃主。凡爲女道士。可攷於傳記者四十餘人。其無攷者。雜見於詩人風刺之作。魚元機李冶輩應之於下。韓愈所謂雲肉霧閣事窈窕。李商隱又有絳節飄搖空國來一首。尤爲妖冶。皆有唐一代道家支流之

不可問者也。因跋上清真人碑，忽然感此牽連記。姑蘇女士阿簡侍附記。

秦泰山刻石殘字跋尾

自珍曰：阮公言是也。史記實有闕文，又有倒文與石刻不符。前年於王侍郎齋中，獲見北宋拓碣石秦刻文與史記絕異，可是文寶只解鈔史記，非解造秦刻，作僞亦須學問耳。

洪稚存詩曰：若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中添伐，豈料未及五十年，人間又少十九字邪。可爲浩歎。自珍贅記。

支那古德遺書序

觀實相者，愴然曰：學術有升降，人心有誠僞，水有淄澠，樂有雅鄭，豈獨九流之通蔽，儒門之口實而已乎。原夫禪者佛說六波羅密門之一門，古所謂禪，盡事禪也。千佛所胎息，三乘所勛勞，八教所筦鑰，盡事禪也。入之也有門，踐之也有塗，譬彼登山，足無藉則何以爲之階，手無捫則何以爲之援，而且導之也有師，扶持之也有相，尙猶慮夫涉之也有淺深，閱之也有久暫，則有諸境以爲之策，有化城以爲之止息，乃有大事因緣以爲之歸墟，其言明且清也。故被乎三根，其術至樸實平正也。故其書三根學焉，而各無弊。莊論法語，尙懼不聰，烏有所謂機鋒者乎？名身句身，尙懼不明，烏有所謂參悟者乎？是非有檢束，烏有所謂一千七百則公案乎？通塞視前途，烏有所謂看話頭者乎？慈和煖愛，烏有所謂棒喝者乎？有聞有思，有修。

以言說說其無言說。以思議思議其不思議。必有悉檀焉。烏有一切錢者乎。傾肝吐鬲而予之。烏有設伏以俟敵者乎。蓋惟恐人之不好問也。烏有來卽攔到卽斫者乎。無量人間。當用無量法門。悉檀答之。譬如醫門四百四病。四百四藥。脈脈處方。臨時區配。烏有以現成語句。囿圖籠罩人者乎。或宗華嚴經。或宗法華經。或宗涅槃經。荆谿讚天台云。依經帖釋。理富義順。烏有所謂教外別傳者乎。或難之曰。天台所云。都在法華七卷內邪。應之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作者無之。述者有之。九流之通例如此矣。智者大師卽補結集者之略。又正翻譯者之拙。又或囊括大意。或融合衆文。或發摛孤文。或不忽旁藩。或搜剔隙罅。或舉一例諸。微獨禪人而已。支那賢者。讀周公孔父之書。皆如此矣。烏有所謂教外之別傳者乎。如青天白日。欲人之無不見也。烏有所謂祖師向上事。密密不通風者乎。幽探冥討。旁引殺證。尙懼靈文之不富也。烏有撥去語言文字者乎。其書不幸而蠹藏。千載無詞者。宜也。其書幸而流布得道者。如麻如菽如竹葦。又宜也。烏有所謂孤提祖印。密付衣盞者乎。以佛爲師。以佛知見爲歸。以經綸爲導。以禪爲行。烏有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乎。悲夫。晚唐以還。像法漸謝。則有斥經論。用曹溪者。則有祖曹溪。并失夫曹溪之解行者。療降療濫。療誕療易。味禪之行。冒禪之名。儒流文士。樂其簡便。不識字髡徒。習其狂狷。語錄繁興。夥於小說。工者用庾。拙者用謠。下者雜俳優成之。異乎。聞於文佛之所聞。狂師召伶侪市兒。用現成言句授之。勿失腔節。三日禪師。其徧市矣。佛言吾如師子王。不畏百獸。畏師子。身自生蛆蟲。噉師子肉。佛法之衰。

爲支那所詆。不絕如綫。則豈非蛆蟲僧之召之也哉。予疚焉。又齎焉。亟思所以報佛恩者。乃寫法華宗魏南岳思大師書一種四卷。隋天台智者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唐荆溪湛然大師書若干種若干卷。涅盤宗唐永嘉無相大師書一種一卷。華嚴宗唐帝心大師書一種一卷。圭峯密大師書一種二卷。書其地曰支那。尊其人曰古德。目其教。信其必不離語言文字也。故謂之遺書。既寫定。藏之乎羽琖之山。支那緇白。容有續九流。謔古今。審正變者焉。以二百本施諸寺。

重輯六妙門序

昔者大師判八教。曰藏。通。別。圓。頓。漸。祕密。不定。前四教之儀。後四教之相。自初禪四禪四無量心。展轉至於師子奮迅三昧。漸也。摩訶止觀覺意三昧兩部。頓也。祕密未說。六妙門十六特勝門。通明觀三部。不定也。六妙門何以不定。曰門門不定。因不定。果不定。一曰數。數者三藏教五停心之一停心。但契經不云乎。阿那波那三世。一切佛入道初門。此門徹下徹上。不局藏教。不定者一也。二曰隨。隨者十六特勝門中之先鋒。因隨以知息出入相。冷暖澀滑促長相。除身相。特隨階神通。特勝攝。不專取通。妙門攝。隨之本旨異矣。隨以後次第又異。不定者二也。問數隨二門。凡觀不淨大不淨者。必先由之。故合不淨觀謂之二甘露門。要是凡夫禪小乘法。若夫圓人四念處。總十法界以爲處。觀非淨非不淨。又觀息法。觀無常也。圓人則觀非常非無常。此爲淺狹。彼爲高遠。應之曰。汝論理非論事。理則誠然。六祖門徒元策游河朔。遇禪人智

墮見其入定而笑之曰。定有入出耶。理亦誠然。我以事論。則大不然。不跏趺坐。則四威儀中。取何者爲相。不停心。則雖有無上知見。爲煩惱風。動搖慧燈。若存若滅。不知風相。那知地水火相。不知內四大相。那獲天眼通見。千世界相。常行常坐。半行半坐。古人尅期爲之。尅期則有出入明矣。故有慧行。有行行。圓悟者。側修下學者。上達且夫。妄心不異於真心者。豈指下手處言。妄之不揀。難用功。故聞訶梅檀不得。反取糞。故十五門禪。古德自初禪爲根本禪。以用阿那波那故。摩訶止觀有二十五科。爲前方便。方便中亦有調息一門。息如不調。心如猿猴。難可制。故三曰止。用制心止也。雖云用制心止。不及三大止。但視乎其人爾。未開圓解。且用制心止。制心一處。何事不辦。如開佛知見矣。於跏趺時。用三種大止。用體真止。卽空而假而中焉可矣。用隨緣方便止。卽假而空而中焉可矣。用息二邊分別止。卽中而空而假焉無不可矣。神明規矩。弘道者人。不定者三也。四曰觀。此部之觀。先觀息。乃觀身受心法。四倒成四念處。其觀息也略。但四念處之。唯引而已。特勝通明。由觀息尅取神通。故詳。此門或取通或不取通。故略。及其成四念處也。是四枯四念處。非四榮四念處。爲未圓人。聊說如此。圓人三種大觀。不縱不橫全體大用。正在此時。借在此時。無不可矣。不定者四也。五曰還。此門還是裂小綱。開佛知見。曰裂大綱。還者非他。覺意三昧之觀。觀心是也。夫亦各還其所還而已矣。不定者五也。六曰淨。準上此淨。但是聲聞淨。聲聞析假入空。得稱淨。緣覺體假入空。亦稱淨。乃知如來四德。亦受淨名。不定者六也。有至定者存乎。曰名目定。綱格定。次第不可紊。則

定首尾相注則定。元藏目錄六妙門三卷。在謹字函。爲大師全書二十七種之一。明藏南北皆闕。惜哉。痛哉。讀釋禪波羅密次第門十卷。其第七卷曰六妙門。纔二千言。非元藏單行本。元藏旣不可見。此亦足以窺全指於什四乎。未可知也。刻木行以少慰天台裔人求古笈之志。微此。不定一門熄矣。大清道光十八年仲冬朔日觀實相之者滌筆敍。

重架圓覺經略疏後序

唐書藝文志曰圓覺經大小疏各一卷。釋宗密撰。裴休圓覺疏序曰。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二卷。小鈔六卷。今藏本疏與鈔皆合。不各自爲本。大疏鈔合十二卷。略疏二卷。各分上下。略鈔或十二卷。或廿五卷。多寡之數。析始之年。皆不可考矣。圓覺之爲圓覺。我佛自言之。疏鈔之爲疏鈔。圭峯師自言之。夫賦天地者。迂贊日月者。妄名。字功德。吾無贅言。若其祖荷澤。禪遂洲。則傳法之緒可言也。胎慈恩。息賢首。其講經之宗可言也。大疏雖繁。不可謂多。略疏雖簡。不可謂少。其二而一者。同是經之津筏。其一而二者。各具疏之體裁。茲取略疏。槩之。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燴求也。唐志又曰。禪源諸詮集一百一卷。起信論疏鈔三卷。原人論一卷。皆宗密撰。裴休撰樂石之文。舉師所著。有華嚴圓覺涅槃金剛起信唯識孟蘭法界觀行願等經論疏鈔及法義類例及禪藏總九十餘卷。以諷今藏。佚者半存者尙半。今先取圓覺。槩之。亦使學者先讀是。次第燴求也。槩之者。誰。吳縣貝居士壩也。助之喜與與其役者。誰。吳縣江居士沅及仁和巖。

自珍也。道光四年八月朔翼自珍合十說由緒竟。

定盦餘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古今體詩上卷 破戒草

辛巳

能令公少年行序

序曰龔子自麟蘄之所言也。雖弗能遂。酒酣歌之。可以怡魂而澤顏焉。
蹉跎虜公。公今言愁愁無終。公毋哀吟。姪姪聲沈空。酌我五石雲母鍾。我能令公顏丹鬢綠。而與年少爭
光風。聽我歌此勝絲桐。貂毫署年年甫中。箸書先成不朽功。名驚四海如雲龍。攫挈不定光影同。徵文攷
獻陳禮容。飲酒結客橫才鋒。逃禪一意飯宗風。惜哉幽情麗想銷難空。拂衣行矣如奔虹。太湖西去青青
峯。一樓初上一閣逢。玉簫金瑯東山東。美人十五如花穠。湖波如鏡能照容。山痕宛宛能助長眉丰。一索
鈿盒知心同。再索班管知才工。珠明玉煖春朦朧。吳歛楚詞兼國風。深吟淺吟態不同。千篇背盡燈玲瓏。
有時言尋縹渺之孤蹤。春山不妬春裙紅。笛聲叫起春波龍。湖波湖雨來空濛。桃花亂打蘭舟篷。煙新月

舊長相從。十年不見王與公。亦不見九州名流一刺通。其南鄰北舍誰歟。相過從。痾瘵丈人石戶農。嶽崎楚客。窈窕吳儂。敲門借書者釣翁。探碑學揚者溪僮。賣劍買琴。鬪瓦輸銅。銀針玉蕤。芝泥封。秦延漢密。齊梁工。佞經梵刻。著錄重。千番百軸。光熊熊。奇許相借。錯許攻。應客有元鶴。驚人無白驄。相思相訪。溪凹與谷中。采茶采藥。三三兩兩逢。高譚俊辨。皆沈雄。公等休矣。吾方備。天涼忽報。蘆花濃。七十二峯。峯峯生丹楓。紫蟹熟矣。胡麻饒。門前釣榜。催詞笛。余方左抽。豪右按譜。高吟角與宮。三聲兩聲。權唱終。吹入浩浩。蘆花風。仰視一白雲。卷空。歸來料理。書燈紅。茶煙欲散。積鬢濃。秋肌出。劍涼瓏。鬆夢不墮。少年煩惱叢。東僧西僧。一杵鐘。披衣起。展華嚴筒。噫噉。少年萬恨。填心胸。消災解難。疇之功。吉羊解脫。文殊童。著我五十三參中。蓮邦縱使。緣未通。它生且生兜率宮。

寥落

寥落吾徒可奈何。青山青史兩蹉跎。乾隆朝士不相識。無故飛揚入夢多。

暮雨謠三疊

暮雨憐幽草。曾親擷翠人。林塘三百步。車去竟無塵。雨氣侵羅襪。泥痕踈畫裳。春陰太蕭瑟。歸費夕鐘香。想見明燈下。簾衣一桁單。相思無十里。同此鳳城寒。

城北廢園將起屋，雜花當楣施斧斤。馮舍人啓過而哀之，主人諾。馮得桃，余得海棠，作救花偈示舍人。

門外閒停油壁車，門中雙玉降臣家。因緣指點當如是，救得人間薄命花。

東陳碩甫夔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中夜慄然懼，沈沈生鬢絲。開門故人來，驚我容顏羸。霜雪滿天地，子來寧無饑。且坐互相視，冰落須與眉。切切雨不已，喁喁心腑溫。自入國西門，此意何曾宣。飴我客心苦，驅我真氣還。華冠闐然入，公等何所論。進退兩無依，悲來恐速老。愁魂中夜馳，不如起爲道。枯庵有一士，長貧顏色好。避人偕訪之，一覲永相保。

冬日小病寄家書作

黃日半窗煖，入聲四而希。錫簫咽窮巷，沈沈止復吹。小時聞此聲，心神輒爲癡。慈母知我病，手以棉覆之。夜夢猶呻寒，投於母中懷。行年迨壯盛，此病恆相隨。飲我慈母恩，雖壯同兒時。今年遠離別，獨坐天之涯。神理日不足，禪悅詎可期。沈沈復悄悄，擁衾思投誰。予每聞斜日中簫聲則病莫喻其故附記於此

夜讀番禺集書其尾

靈均出高陽，萬古兩苗裔。鬱鬱文詞宗，芳馨聞上帝。奇士不可殺，殺之成天神。奇文不可讀，讀之傷天民。

又書一首

卷中覲幽女，惜坐憺妝束。豈無紅淚痕，掩面面如玉。

夜直

天西涼月下宮門，夕拜人來第一番。蠟燭飽看前輩影，屋梁高待後賢捫。累朝殊筴及絲綸簿皆皮牀頂須梯而升皆史官底本也沈吟章草聽鐘漏，迢遞湖山赴夢魂。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

賦得香

我有香一段，煎熬剝斲成。德堅能不死，心苦惜無名。大玉煩同薦，羣靈感至誠。偶留閨閣愛，結習媿平生。

奴史問答

朝葬一卮五百學士儉文詞，暮酒一杓四七辨士記厓略。長眉寫書小史云，主人者誰，入亦無姝，出亦無車。一史致詞出無車，迷不知東街與西街，懷中墮出西海圖，入無姝，但見瑤琴惜惜，紅燭華都。主人中夜起，彈琴對燭神踟躕，鄰宅大夫私問奴星，主人者誰，朝誦聖賢文，夕誦聖賢文，奴言從主人一紀有餘。主人朝癯夕腴，夕腴朝又癯，尙不見主人之眉髮美與醜，惟聞喃喃呢呢，朝誦貝葉文，夕誦貝葉文，比來長安，出亦無車，入亦無姝，日籍酒三五六斤，苦葬亦三斤，長安無客不踣主人門，客稱主人人一喙，不知主人誰喜誰所膜，歲星在前，奴在後，又聞昨夜宅神巷鬼言，包山老龍饑不得歸，譚破長安萬張口，萬張口。

奴皆聞之。奴能算天九算地九。能使梭化龍而雷飛。石赴波而海走。又能使大荒之山麒麟之角移。贈狗。奴不信。主人行藏似誰某。

辛巳除夕與彭同年章同宿道觀中。彭出平生詩讀之。竟夜遂書其卷尾。

亦是三生影。同聽一杵鐘。挑燈人海外。拔劍夢魂中。雪色憺恩怨。詩聲破苦空。明朝客盈座。誰信去年蹤。

壬午

桐君仙人招隱歌有序

吳舍人梁嘗與婦蔣及兩姬人約。偕隱桐江之九里梅花村。不能果也。顏京邸所居曰九里梅花村舍。以自慰藉。嘗以春日耕車枉存道觀。因獻此詩。蓋代山靈招此三人也。

春人畫夢梅花眠。醒聞雜佩聲。粼然初疑三神山。影落窗戶何娟娟。又疑三明星。灼灼飛下太乙船。三人皆隸桐君仙。山靈一謫今千年。胡不相逢桐江之濱。理釣舷。又胡不采藥桐山顛。乃買黃塵十丈之一鄣。艾書大署庭之棧。梅花九里移幽燕。毋乃望梅止渴。梅所憐。過從誰歟。客盈千。一客對之中。悄悄亦有幻。境胸纏。心靈構。造難具宣。乃在具區之西。莫釐之北。大小龍渚相毗連。自名春人塢。樓臺窈窕春無邊。俛臨太湖春水闊。仰見縹渺晴空懸。中間紅梅七八九。輪囷古鐵花如錢。兩家息壤殊不遠。江東浙東一。權堪洞沿。相嘲相慰亦有年。今朝筆底東風顛。請爲莫釐龍女破顏曲。換我桐君仙人招隱篇。相蘄相禱。

春陽天開籬送客一恂悅。籬外三日生春煙。

漢朝儒生行

漢朝儒生不青紫。二十高名動都市。易通田何書歐陽。三十方補掌故史。門寒地遠性儻蕩。出門無階媚天子。會當大河決酸棗。願入薪樵三萬矢。路逢絳灌拜馬首。拜則槃辟人不喜。歸來仰屋百喟生。箸書時時說神鬼。生不逢高皇。罵儒冠。亦不遇灞陵輕少年。愛讀武皇傳。不遇武皇祠神仙。神仙解詞賦。大人一奏凌雲天。枕中黃金豈無藥。更生誤讀淮王篇。自言漢家故事網羅盡。胸中語祕世莫傳。昭傳將軍之客數言耳。不惜箝我歌當筵。一歌使公慙。再歌使公悟。我歌無罪公無怒。漢朝西海如郡縣。蒲萄天馬年年見。匈奴左臂烏孫王。七譯來同葦街宴。武昭以還國威壯。狗監鷹媒盡邊將。出門攘臂攫牛羊。三載踐更隸沮喪。三十六城一城反。都護上言請勤遠。期門或怒或陰喜。喜者何心怒則憤。關西籍甚良家子。卅年久縮軍符矣。不結椎埋兒。不長鳴珂里。聲名自震大荒西。飲馬昆侖盪海水。不共邗支生。願逐樓蘭死。上書初到公卿驚。共言將軍宜典兵。麟生鳳降豈有種。況乃一家中國猶弟兄。旌旗五道從天落。小印如斗大如斛。盡隸將軍一臂呼。萬人側目千人諾。山西少年感生泣。羽林羣兒各努力。共知漢主拔孤根。坐見孤根壯劉室。不知何姓小侯暎。不知何客甚將軍。將軍內顧忽疑懼。功成定被他人分。不如自親求自附。飛書請隸嫖姚部。上言乞禁兵。下言避賢路。笑比高皇十八侯。自居蟲達曾無羞。此身願效關內老黃金。

百斤聯可保。嗚呼漢家舊事無人知。南軍北軍頗有私。北軍似姑南似嫂。嫂疏姑戚羣僮窺。可憐舊事無人信。門戶千秋幾時定。門戶原非主上心。誅蕩吾知漢皇聖。是時書到甘泉夜。蒼詔裴哀未輕下。密問三公是與非。沮者不堅語中罷。庾詞本冀公卿諒。未議微聞道塗罵。拙哉某將軍。非火胡自焚。非蠶胡自縛。非蠶胡自整。有舌胡自橋。有臂胡自掣。軍至矣。刺史迎。肥牛之臄萬鑊烹。軍過矣。掠童女。馬踏燕支賤如土。贏家長城如一環。漢家長城衣帶間。贏家正爲漢家用。坐見入關仍出關。入關馬行疾。出關馬無力。丞華厩裏芝草稀。水衡金賤苦乏絕。卜式羊蹄尙無用。相如黃金定何益。珠厓可棄例棄之。夜過茂陵聞太息。漢家廟食果何人。未必衛霍無儕倫。酬金失侯亦有命。人生那用多苦辛。噫噫人生那用長苦辛。勿向人間老。老閱風霜亦枯槁。千尺寒潭白日沈。將軍之心如此深。後世讀書者。毋向蘭臺尋。蘭臺能書漢朝事。不能盡書漢朝千百心。儒林丈人識此吟。

投宋于庭鳳翔

遊山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萬人叢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投包胥伯世臣

鄧人能知鄧析子。黃祖能知禰正平。乾隆狂客發此議。君復掉罄今公卿。

東秦敦夫編修二章有序

定齋文集補 古今體詩上卷

辛巳秋始辱編修惠訪。余居歲餘。無三日不相見。編修固乾隆朝耆舊也。閱人多。心光湛然。而氣味沈厚。溫溫然耐久長。適其家有漢物二。故遂假譬喻之詞。為二詩以獻。亦冀讀余詩者。想見其為人。

君家有古鏡。會照漢時妝。三日不相見。思之心惘惘。願身為鏡。護此千歲光。鏡
君家有熏鑪。會熏漢時香。三日不摩挲。浣碧生微涼。願身為鑪。續續君子旁。鑪

傳餽謠

父老一青錢。傳餽如月圓。兒童兩青錢。傳餽大如錢。盤中傳餽貴一錢。天上明月瘦一邊。噫。市中之餽。分天上月。吾能料汝二物之盈虛。分二物照我為過客。月語傳餽。圓者當缺。傳餽語月。循環無極。大如錢。當復如月圓。呼兒語。若後五百歲。俾飽而元孫。

送劉三

劉三今義士。魏殺讀書人。風雪吟盃罷。關山拭劍行。英年須閱歷。俠骨豈沈淪。亦有恩仇託。期君共一身。

黃犢謠一名佛前謠一名夢為兒謠

黃犢躑躅不離母腹。躑躅何求。乃不如犢牛。一解
晝則壯矣。夜夢兒時。豈不知歸。為夢中兒。二解
無聞於時。歸亦汝怡。矧有聞於時。胡不知歸。三解

歸實阻我求佛其可念佛夢醒佛前涕零四解

佛香漠漠願夢中安樂佛香亭亭願夢中人苦辛苦辛恆同人樂亦無窮五解

噫嘻噫嘻歸荷樂矣兒出辱矣夢中人知之佛知之夙矣六解

十月廿夜大風不寐起而書懷

西山風伯驕不仁。嫉如醉虎馳如輪。排關絕塞忽大至。一夕炭價高千緡。城南有客夜兀兀。不風尙且淒。心禪家書前夕至。憶我人海之一鱗。此時慈母擁燈坐。姑倡婦和雙勞人。寒鼓四下夢我至。謂我久不同艱辛。書中隱約不盡道。惚恍懸揣如聞呻。我方九流百氏譚讎罷。酒醒炯炯神明真。貴人一夕下飛語。絕似風伯驕無垠。平生進退兩顛顛。詰屈內訟知緣因。側身天地本孤絕。矧乃氣悍心肝淳。歛斜謹浪震四坐。卽此難免羣公瞋。名高謗作勿自例。願以自訟上慰平生親。縱有噫氣自填咽。敢學大塊舒輪囷。起書此語燈燄死。狸奴瑟縮假轉茵。安得眼前可歸竟歸矣。風酥雨膩江南春。

女士有客海上者繡大士像而自繡己像禮之又繡平生詩數十篇綴於尾

珠簾翠幙栖嬋娟。不聞中有堅牢仙。美人十五氣英妙。自矜辨慧能通禪。遂挾奇心恣縹渺。別以沈痾搜繡絲。吟詩十九作空語。夙生入夢爲龍天。妝成自寫心所悟。宗風窈窕非言詮。維摩昨日扶病過。落花正遶蒲團前。欲罵綺語心未忍。自願結習同無邊。散花未盡勿饒舌。待汝撒手歸來年。

李復軒秀才學惠序吾文鬱鬱千餘言詩以報之

李家夫婦各一集。數典唐宋元明希。婦才善哀君善怒。哀以沈造怒則飛。君配歸夫人著千餘篇江郎昨日罵金粉。謂爾難脫千生轂。其言往往俊傷骨。歲宴懷哉共所歸。江鐵君嘗勸君夫婦學道看內典慮君之不能從也

癸未

寄古北口提督楊將軍芳

絕塞今無事。中原況有人。昇平閒將略。明哲保孤身。莫以同朝忌。慚非貴戚倫。九重方破格。肺腑待奇臣。

暮春以事詣圓明園趨公既罷因覽西郊形勝最後過澄懷園和內直友人春晚退直詩六首

西郊富山水。天子駐青旂。元氣古來積。羣靈咸是依。九重阿閣外。一脈太行飛。何必東南美。宸居靜紫微。一翠撲人冷。空濛湖卻遙。湖光飛闕外。宮月澹林梢。春暮煙霞潤。天和草木驕。桃花零落處。上苑亦紅潮。恍惚西湖路。其如悵望何。期門矚威武。賤士感蹉跎。固沼輸魚躍。峯巒羨鳥過。周陞新令在。不得覩卷阿。

雍正二年設八旗官兵處今額倍於初額

掌故吾能說。雍乾溯以還。禪心闢初地。小幸集清班。遂進羣藩宴。兼怡聖母顏。昇平六十載。乃大啓三山。

曰靜宜曰靜明曰清漪皆乾隆中建

整蹙聞傳膳。樞廷述地方。凡車駕有所幸宸遊兼武備。香山有健銳火器二營大典在官常。禁額如雲起。仙人隔仗

望萬重珊瑚裏。不數尙書郎。

此地求沿革。當年本合井。林嵐陪禁近。祠廟仰勳名。水榭分還壯。雲廊改更清。諸公齊努力。誰得似桐城。
澄園本張文和公賜同。今內直諸公分居之。又幾澄懷之牛耳。

辨仙行

噫。噫。濯仙之癯毋乃貧。長卿所賦亦失真。我夢游仙辨厥因。齋莊精白聽我云。仙者乃非松喬倫。亦無英魄與烈魂。彼但墮落鬼與神。太一主宰先壹壺。帝一非五邪說混。唐堯姬旦誠仙人。厥光下界呼星辰。不然詩書所說陳。誰在帝左福下民。五行陰陽誰平均。享用大樂須韶鈞。蓬蓬煇燎高薦禋。號曰宗祖冠以神。其次官貴貌必文。周任史佚來斌斌。配食漆吏與楚臣。六菽但許莊騷鄰。芳香惻悌懷義仁。荒唐心苦余所親。我才難饋仙官貧。側聞盲左位頗尊。姬孔而降三不涇。大篆古文上帝珍。帝命勒之天上珉。椎拓萬本賜解人。魯史書秋復書春。二百四十一瞋陳。九皇五伯升且淪。大撓以來未浹旬。爲儒爲仙無滓塵。萬古只似人間寅。使汝形氣長和淳。一雙仙犬無狂獫。人間儒派方狺狺。飢龍悴鳳氣不伸。鳳兮欲降上帝瞋。鉏商所獲爲謫麟。慎旃莫往羅采薪。
公羊家言獲麟。薪采之也。

送端木鶴田出都

天人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

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扃三山寘五嶽。

東王徵君銓并約其偕訪歸安姚先生

歸安醜醜百怪宗。心夷貌惠難可雙。徵君力定乃其亞。大呂合配黃鐘撞。歸安一身四氣有。舉世但視爲秋冬。亟拉徵君識姚子。高山大壑長相逢。

飄零行戲呈二客

一客高譚有轉輪。一客高譚無轉輪。不知秦華嵩衡外。何限周秦漢晉人。臣將請帝之息壤。慚媿飄零未有期。萬一飄零文字海。他生重定定庵詩。

自癸未七月至乙酉十月以居憂無詩自記

乙酉

補題李秀才厚夢遊天姥圖卷尾有

夢遊天姥圖者。崑山李秀才以嘉慶丙子應北直省試。思親而作也。君少孤。母夫人鞠之。平生未曾一朝夕離。以就婚。應試往返半年而作是圖。圖中爲夢魂所經。山殊不類鏡湖山之狀。其曰天姥者。或但斷取字義。非太白詩意也。越九年乙酉。屬余補爲詩。書於卷尾。時母夫人辭世已年餘。而余亦母喪闋才一月。勉復弄筆。未能成聲。

李郎斷夢無尋處。天姥峯沈落照間。一卷臨風開不得。兩人紅淚溼青山。

詠史

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

乙酉臘見紅梅一枝思親而作時小客崑山

一十四年事。胸中盎盎春。南天初返櫂。東閣正留賓。全家南下之歲。迄今十有四年。芳意驚心極。愁容入夢頻。嬌兒才竟盡。不賦早梅新。

絳蠟高吟者。年年哭海濱。明年除夕淚。灑作北方春。母在人間百事予不知也。記丙子至戊寅三除夕。燒蠟兩枝供紅梅牡丹各一枝讀漢書竟夜。天地埋憂畢。舟車祖道頻。明春復入都矣。何如裒冰雪。長作墓廬人。杭州墓上植梅五十本。

乙酉除夕夢返故廬見先母及潘氏姑母

門內滄桑事。三人隱痛深。淒迷生我處。宛轉夢中尋。窗外雙梅樹。牀頭一素琴。醒猶聞絮語。難謝九原心。
余以乾隆壬子生馬坡巷先大父中憲公戊申年歸田所買宅也今他人有之。

丙戌

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纒仔妾趙既為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為

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

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并。天教彌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飛仙墮。懷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換公卿。入手消魂極。源流且莫宣。姓疑鈞弋是。人在麗華先。暗寓拚飛勢。休尋德象篇。定誰通小學。或者史游鐫。

學武鈞弋夫人亦姓趙氏而此印末一字為鳥篆鳥之啄三鳥之趾二故知隱寓其號矣。德象篇班婕妤所作史游作急就章中有繼字碑本正作捷史游與飛燕同時故云爾。

夏后若華刻。周王重璧臺。姒書無拓本。姬室有荒苔。小說冤誰雪。靈蹤闕忽開。晉論西京雜記出六朝手。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玉純白不受土性。

可借客曰得。印所以報也。更經千萬壽。永不受塵埃。玉純白不受土性。

引我飄飄思。他年能不能。狂臚詩萬首。擬徧徵寰中作者為詩。高供閣三層。拓以甘泉瓦。然之內史燈。內史弟五行燈亦予所藏。

東南誰望氣。照耀玉山稜。予得地十笏於玉山之側。擬掃寶燕閣它日居之。

紀遊

春小蘭氣淳。湖空月華出。未可通微波。相將踏幽石。一亭復一亭。亭中乍曛黑。千春幾輩來。何況嬋媛客。離離梅綻蕊。皎皎鶴梳鬢。鶴性忽然馴。梅枝未忍折。竝坐戀湖光。雙行避蘇跡。低睇有誰窺。小語略聞息。須臾四無人。顏弱未工熟。安知此須臾。非隸仙靈籍。侍兒各尋芳。自薦到扶掖。光景不少留。羣山媚暝色。城闔催上燈。香與埽煙陌。温温懷肯忘。曖曖眴靡及。祇愁洞房中。餘寒在鴛屨。

後遊

破曉霜氣清。明湖斂寒碧。三日不能來。來覺情瑟瑟。疏梅最淡冶。今朝似愁絕。尋常落蘚痕。步步生悱惻。寸寸灼繆枝。幾枝捫手歷。重重燕支蓄。幾朵挂釵及。花外一池冰。曾照低鬟立。彷彿衣裳香。猶自林端出。前度未吹簫。今朝好吹笛。思之不能言。捫心但先熟。我聞色界天。意癡離言說。攜手或相笑。此樂最爲極。天法吾已受。神親形可隔。持以語梅花。花領略如石。歸途又城闔。朱門敬還入。袖出三四華。敬報春消息。

夏進士詩

我欲補諡法。曰冲暨曰淳。持此當諡誰。夏璜錢唐人。我生有朋友。十六識君始。我壯之四年。君五十一死。君熟于左氏。隻字誦無遺。下及廿二史。名姓胸纒繫。形亦與君忘。神亦與君忘。策左五百事。賭史三千場。識君則在北。哭君在杭州。時乙酉。旣臘。西湖寒不流。作夏進士詩。名姓在吾集。如斯而已乎。報君何太嗇。

京師春盡夕。大雨書懷曉。起東比鄰李太守。威吳舍人。梁

春風漫漫春浩浩。生人死人滿春抱。死者周秦漢晉纔幾時。生者長吟窈窕天之涯。閉門三日欲腸斷。山桃海棠落皆半。東皇灑然下春箴。西鄰舍人既有悃悞詞。對門太守禪定亦惱亂。太守置酒當春空。舍人

言愁愁轉工。三人文章乃各異。心靈惻愴將毋同。文章之事蔑須有。心靈之事益負負。蟠天際地能幾時。萬恨沈瀋向誰咎。歸來春霰欲成雨。春城萬家化洲渚。山妻貽我珊瑚枝。勸讀騷經二十五。不惜珊瑚碎。長吟未免心肝苦。不如復飲求醪醕。人飲獲醉我獲醒。迺然萬載難醕酏。一燈幌幌搖春屏。四更急雨何曾停。恍如波濤臥洞庭。嗟哉此燈此雨不可負。披衣起注陰符經。

有所思

妙心苦難住。住卽與之期。文字都無著。長空有所思。茶香砭骨後。花影上身時。終古天西月。亭亭悵望誰。

美人

美人清妙遺九州。獨居雲外之高樓。春來不學空房怨。但折梨花照暮愁。

以奇異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種寄秦編修恩復揚州而媵以詩

異人延年無異方。能使寸田生異香。食古欲醉醉欲狂。娛魂快意宜文章。以代參朮百倍強。秦君毫矣癖弗荒。何以明我長毋忘。我拓古文璆琳瑯。熏以桂椒襲以緇。楮精墨勻週豪芒。願君自發君吉陽。獲燕三隊芝三英。中有趙稔仔印拓本一事。慈鬢姬字。箸錄客亦商。客其誰歟有鄭堂。江君同聲念我北斗傍。桂樹瓊瓊白晝長。園亭清夏卮酒黃。如作器者言詞良。長生長樂樂未央。

反祈招序

序曰反祈招何爲而作也。夫瑤池有白雲之鄉，赤鳥爲美人之地，春山瑤玉，異華之所自出，羽陵異書之所藏，凡厥數者，有一于此，老焉可矣，何必祇宮爲哉？穆王自賦詩有之曰：居樂甚寡，卽穆王實錄也。夷攷王自入南鄭以還，鬱鬱多故，東土山川非清和人壽至促，天韓韓盛姬返蹕道死，左右旣無以爲娛，車馬所費用度不足，更制鏹贖以充軍國，史臣以耄荒書之，恩愛死亡，金錢乏絕，暮氣迫于餘生，醜名垂於青史，貴爲天子，何異繆民，享國百年，何翅朝露，蓋西王母早見及此也，是以其謠有之曰：將子毋死，尙復能來，豈非悼此樂之不重，識人命之至短，諷之以留八駿之馭，決之以舍萬乘之尊，窈窕傷骨，飄緜動心者，厚。穆王不悟，不以樂生，乃以成死，嗚呼！慕虛名受實禍，此其最古者矣。萬乘且然，何況下士，嘗以暇日讀祈招之詩，翩然反之，作詩二章，以貽後之自桎梏者，所以祛羣言，果孤往，世有礪士，必曰：夫龔子之志荒矣。

春之厓，白雲滿家，襄其異華，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徂。
春之麓，白雲盈谷，襄其異玉，何山不可死，使我東復。

燼餘破篋中，獲書數十冊，皆慈澤也，書其尾。

欲迴百髮始，殘書亂一堆，青燈爾何壽，卅載影霏微，乍讀慈容在，長吟故我非，收魂天未許，噩夢夜仍飛。

二哀詩序

定盦文集補 古今體詩上卷

為謝學士樹階陳修撰沆作也。兩君皆以巍科不自賢，謂高官上第外，有各家師友文字，皆樂相親近，而許貢其言說。辛巳冬迄癸未夏，數數枉存余，求師友有造述，皆示余。余僭疏古近學術源流及勸購書，皆大喜。學士德量尤深，莫測所至。修撰閉門斐然，懷更定之志，殊未成，而忽然以同逝，命也。作二哀詩。時丙戌夏。

讀書先望氣，謝九糶而溫。平生愛太傅，匪徒以其孫。翰林兩抗疏，志欲窺大源。春華不自賞，壯歲求其根。誰謂尋求遲，邁越樾與藩。造物吝君老，一邱埋蘭蓀。讀書先審器，陳君虛且深。榮名知自鄙，聞道以自任。聞道豈獨難，信道千黃金。遂使山川外，某某盈君襟。幸哉有典則，惜哉未酣沈。手墨浩盈把，甄蒐難為心。

祭程大理文同於城西古寺而哭之

憶昔先皇己未年，家公與公相後先。家公肅肅公跌宕，斜街老屋長羸天。閨中名德絕天下，吳玖夫人鳴琴說詩鏘珮瑱。卅年父執朝士盡，回首髻巾中悵悵。

姬劉皆世太史氏，公乃崛起孤根中。公才什伯古太史，曰邦有獻獻有宗。英文鉅武鬱浩洵，天圖地碣森巖崑。賤子不文復不達，媿彼後哲稱程襲。

北斗真人返大荒，彭鏗史佚來趨跲。借書不與上天去，天上定有千縹緲。予與公辛壬間相借書無虛日天上豈無一尊

酒爲我降假僚友旁。掌故雖徂元氣在。仰窺七曜森光芒。

投李觀察宗傳

吏治緣經術。千秋幾合并。清時數人望。依舊在桐城。肅穆眞儒氣。沈雄壯歲名。汪汪無盡意。對面卽滄瀛。

賦憂患

故物人寰少。猶蒙憂患俱。春深恆作伴。宵夢亦先驅。不逐年華改。難同逝水徂。外情誰似汝。未忍託禳巫。

丙戌秋日獨遊法源寺尋丁卯戊辰間舊遊遂經過寺南故宅惘然賦

髫年裊秋心。秋高屢逃塾。宕往不可收。聊就寺門讀。春聲滿秋空。不受秋束縛。一叟尋聲來。避之入修竹。叟乃歎古笑。爛漫晉宋諠。寺僧兩悔之。謂一猿一鶴。歸來慈母憐。摩我百怪腹。言我衣裳涼。餉我芋栗熟。萬恨未萌芽。千詩正珠玉。醴醴心肝淳。莽莽憂患伏。浩浩支干名。漫漫人鬼錄。依依燈火光。去去門巷曲。魂魄一恫怛。逕欲叩門宿。千秋萬歲名。何如小年樂。叟爲金壇段清標。吾母之叔父也。

秋心三首

秋心如海復如潮。但有秋魂不可招。漠漠鬱金香在臂。亭亭古玉佩當腰。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斗大明星爛無數。長天一月墜林梢。

忽篋一官來闕下。衆中俛仰不材身。新知觸眼春雲過。老輩填胸夜雨淪。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无效勿

虛陳曉來客籍差夸富。無數湘南劍外民。

我所思兮在何處。胸中靈氣欲成雲。槎通碧漢無多路。土蝕寒花又此墳。某水某山迷姓氏。一釵一佩斷知聞。起看歷歷樓臺外。窈窕秋星或是君。

同年生徐編修善齋中夜集觀其六世祖健庵尙書遂園修禊卷子康熙三十年製也。卷中凡二十有二人。遂園在崑山城北廢趾。余嘗至焉。編修屬書卷尾。

崑山翰林召詞客。酒如淥波燈如雪。八人忽共遊康熙。二十二賢照顏色。七客沈吟一客言。請言君家之遂園。一花一石有款識。袖中拓本春煙昏。背煙翻起尙書魂。

二十二賢不可再。玉山峨峨自千載。東南文獻嗣者誰。剔之綜之抑有待。布衣結客妄自尊。流連卿等多酒痕。十載狂名埽除畢。一邱倘遂行閉門。以屬大人君子孫。康熙朝士評三徐曰。公肅仁人君子。健庵大人君子。果亭正人君子。

墮一齒戲作

與我相依卅五年。論文說法賴卿宣。感卿報我無常信。瘞向垂垂花樹邊。

寒月吟有序

寒月吟者。龔子與其婦何歲暮共幽憂之所作也。相喻以所懷。相勗以所尙。鬱而能暢者也。夜起數山川。浩浩共月色。不知何山青。不知何川白。幽幽東南隅。似有借隱宅。東南一以望。終戀杭州路。

城裏雖無家，城外卻有墓。相期買一邱，毋遠故鄉故。而我屏見聞，而汝養幽素。舟行百里間，須見墓門樹。兩向發此言，恍欲雙飛去。

雙飛去未能，月浸衣裳溼。愀焉靜念之，勞生幾時歇。勞者本庸流，事事乏定識。朴愚傷于家，放誕忌於國。臯天誤矜寵，付汝憂患物。再拜何敢當，藉以戰道力。何期閨闈中，亦荷天眷別。多難淬心光，黽勉共一室。憂患吾故物，明月吾故人。可隱不偕隱，有如月一輪。心迹如此清，容光如此新。

我讀先秦書，萊子有逸妻。閨房以逸傳，此名蹈者希。勿慕厥名高，我知厥心悲。定多不傳事，子孫無由知。豈但無由知，知之反漣涌。羞登中壘傳，恥勒度尙碑。一逸處患難，所全浩無涯。一逸謝萬古，冥冥不可追。示君讀書法，君慧肯三思。

我生受之天，哀樂恆過人。我有平生交，外氏之懿親。自我慈母死，誰饋此翁貧。江關斷消息，生死知無因。八十罹飢寒，雖生猶僂民。昨夢來啞啞，心肝何清真。翁自須髮白，我如髻髻淳。夢中旣觴之，而復留遮之。挽須搔爬之，磨墨揄擲之。呼燈而燭之，論文而譁之。阿母在旁坐，連連呼叔耶。今朝無風雪，我淚浩如雪。莫怪淚如雪，人生思幼日。

謂金壇段玉立字清標爲外王父段若膺先生之弟。

侵曉鄰僧來，饋我佛前粥。其香何清嚴，臘供今年足。我因思杭州，不僅有三竺。東城八九寺，寺寺皆修竹。何年捨家去，慧業改所託。掘筍慈風園，參茶東父屋。鐘魚四圍靜，掃地潔如沐。白晝爲之長，倦骸爲之肅。

供黃梅一枝。朝朝寫圓覺。慧公深於相宗。錢居士東父。則具教律禪淨四門。乃吾師也。

丁亥

元日書懷

癸秋以前爲一天。癸秋以後爲一天。天亦無母之日。月地亦無母之山川。孰羸孰緇孰付予。如轟如雷如流泉。從慈若到歲七十。是別慈親卅九年。癸未失侍三十二歲。日者謂予當七十一歲。

退朝遇雪車中忽然有懷吟寄江左

青瑣門邊雪。還疑海上看。花花萬行樹。鶴鶴一間官。幽想忽飛去。無由生彩翰。江東謝道韞。憶我早朝寒。

撰羽琇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

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羽琇山不見。萬軸替人愁。

自寫寒月吟卷成續書其尾

曩者各不死。多生業未空。天仍磨慧骨。佛尙鑿深功。意識千秋上。光陰八苦中。卽將良友待。落落亦高風。

婆羅門謠

婆羅門來西胡。勇不如宗喀巴。智不如耶穌。繡衣花帽。白若鵝鼻。婆妻幸得陰山種。玉顏大脚。其仙乎。女兒十五賣金線。歸來洗手禮曼殊。禮曼殊。膜額角。天見膜額角。地見斷牛肉。地不湧。諂藥叉。天不降。佞羅。

剝。曼殊大慈悲。大吉祥。千年大富萬年樂。

同年生吳侍御傑。凝請唐陸宣公從祀。睿宗得俞旨。行侍御。屬同朝。爲詩以張其事。內閣中書巽

自珍獻侑神之樂歌

曆在聖清。君師天下。提命有位。暨於耄士。以古爲矩。孰爲臣鑒。孰師表汝。甄綜祭法。於孔之庶。

唐步方中。主贖臣孽。天將聰明之。乃生陸公。天厚有唐。降三代英。而左右德宗。如仲山甫。納言姬邦。

聖源旣遠。其流反反。坐譚性命。其語喧喧。喧喧斷斷。其徒百千。何施於家邦。何裨於孔編。小大稽首。以摯
儀銜。

御史臣傑。職是標舉。曰聖之的。以有用爲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

我有耄士。執筵受膳。毋過貌儒之門。我告耄士。暨百有位。木無二本。川無二原。道無二歧。請以一貫之名。臣是師。

自奉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

道力戰萬籟。微芒課其功。不能勝寸心。安能勝蒼穹。相彼鸞與鳳。不栖枯枝松。天神倘下來。清明可與通。返聽如有聲。消息鞭愈豐。死我信道篤。生我行神空。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

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髮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誇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爲春。宗周若蠶蠶。螻蛄燒爲塵。所以慨慷士。不得不悲辛。看花憶黃河。對月思西秦。貴官勿三思。以我爲杞人。名理孕異夢。秀句鐫春心。莊騷兩靈鬼。盤踞肝腸深。古來不可兼。方寸我何任。所以志爲道。澹宕生微吟。一簫與一箏。化作太古琴。

我有秦時鏡。窈窕龍鸞痕。我有漢宮玉。觸手猶生溫。我有墨九行。驚鴻若可捫。玉皇忽公道。奇禍三至門。欲供三炷香。先消萬古魂。古春伴憂患。詰屈生酸醜。且摺三千本。贈與人間存。

朝從屠沽遊。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傷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劍光。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脯其逞。既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

造化大癡痔。斯言韓柳共。我思文人言。毋乃太驚衆。儒家守門戶。家法毋徇縱。事天如事親。誰云小兒弄。我身我不有。周旋折旋奉。不然命何物。夏后氏特重。亦有衛武公。靡樂在矇誦。智慧固不工。趨避矧無用。一日所履歷。一夕自甄綜。神明甘如飴。何處容隱痛。沈沈察其幾。默默課於夢。少年調語多。斯言粹無縫。患難汝何物。屹者爲汝動。

我生愛前輩。匪盡獲我心。論交少年場。歲月逝駸駸。少年太飛揚。由哀樂不深。礪破聽高譚。有諦難爲尋。

風霜欺胞枝。金石成苦音。前輩卽背謬。厥謬亦沈沈。

弱齡羨高隱。端居媚幽獨。晨誦白駒詩。相思在空谷。稍長誦楚些。招魂招且讀。陳爲樂之方。巫陽語何縛。嘉遯苦太清。行樂苦太濁。願言移歌鐘。來就伊人躅。天涯富蘭蕙。吾心富邱壑。蹉跎復蹉跎。芳流兩寂寞。忽忽生遐心。終朝閤金玉。

一代功令開。一代人材起。雖生雲祲朝。實增祖宗美。曰開國之留。其言在青史。何代無先君。何時無哲士。煌煌祖宗心。斯人獨稱旨。天姿若麟鳳。宏加以切劘。稽古有遙源。遵王無惡軌。在昔與先民。三稱口容止。少壯心力殫。匪但求榮仕。有高千載心。爲本朝瑰璋。人或玷功令。功令不任誹。屋漏胎此心。九廟赫在咫。天步其艱哉。光嶽鍾難恃。育氣六合來。初日照濛汜。抱此葵藿孤。斯人拙無比。一夫起耒之。萬夫孰指使。一夫怒用目。萬夫怒用耳。目怒活猶可。耳怒殺我矣。去去亦何求。買山請歸翕。不先百年生。難向蒼蒼理。箸書落人間。高名亦難毀。其言明且清。胡由妬神鬼。大藥可延年。名山可送死。死生竟何憾。將毋九腐恥。蘭臺序九流。儒家但居一。諸師自有真。未肯附儒術。後代儘益尊。儒者顏益厚。洋洋朝野間。流亦不止九。不知古九流。存亡今孰多。或言儒先亡。此詰又如何。

壽短苦心長。心緒每不竟。豈徒庸庸流。賢志有賢聖。爲鬼那能續。它生渺茫更。所以難放達。思得賢子孫。繼志與述事。大哉孝之源。長夜集百端。蚤起無一言。倘能心親心。卽是續親壽。呼兒將告之。盍然先自疚。

中年何寡歡。心緒不縹渺。人事日醜醜。獨笑時頗少。忽憶姚歸安。錫我箴銘早。雅俗同一源。盍向源頭討。汝自界限之。心光眼光小。萬事之波瀾。文章天然好。不見六經語。三代俗語多。孔一以貫之。不一待如何。實悟實證後。無道亦無魔。

曉枕心氣清。奇淚忽盈把。少年愛惻怛。芳意嫻幽雅。黃塵瀕洞中。古袞不可寫。萬言摧燒之。奇氣又瘖啞。心死竟何云。結習幸漸寡。憂患稍稍平。此心卽佛者。獨有愛根在。拔之暑難下。夢中慈母來。絮絮如何舍。危哉昔幾敗。萬仞墮無垠。不知有憂患。文字焚其身。豈但戀文字。嗜好雜甘辛。出入仙俠間。奇悍無等倫。漸漸疑百家。中無要道津。縱使精氣留。碌碌爲星辰。聞道幸不遲。多難乃緣因。空王開覺路。網盡傷心民。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第一欲言者。古來難明言。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不求鬼神諒。矧向生人道。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與其見鱗爪。何如鱗爪無。況凡所云云。又鱗爪之餘。懺悔首文字。潛心戰空虛。今年真戒詩。才盡何傷乎。

棗花寺海棠下感春而作

詞流百輩花間盡。此是宣南掌故花。大隱金門不歸去。又來蕭寺問年華。

西郊落花歌

出豐宜門一里。海棠大十圍者八九十本。花時車馬太盛。未嘗過也。三月二十六日大風。明日風少定。則

借金禮部城應汪孝廉潭朱上舍祖家弟自出城飲而有此作。

西郊落花天下奇。古來但賦傷春詩。西郊車馬一朝盡。定齋先生沽酒來賞之。先生探春人不覺。先生送春人又嗤。呼朋亦得三四子。出城失色神皆癡。如錢唐潮夜澎湃。如昆陽戰晨披靡。如八萬四千天女洗脸罷。齊向此地傾胭脂。奇龍怪鳳愛漂泊。琴高之鯉何反欲上天為。玉皇宮中空若洗。三十六界無一青蛾眉。又如先生平生之憂患。恍惚怪誕百出難窮期。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想尤神馳。西方淨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離離。安得樹有不盡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長是落花時。

述懷呈姚侍講元之
有序

憶在江左之歲。喜從人借書。來人借者尤盛。鈕非石樹何夢華元助其搜討。凡文淵閣未著錄者。及流傳本之據善本校者。必輾轉錄副歸。辛巳之京師。則有程大理文同秦編修恩兩君。皆與予約。每得一異書。互相借抄。無虛旬。無何大理使關東。編修還揚州。而余竟以母憂去。先母憂半年。吾家火。至丙戌復之京師。距煨燼已五年。書頗少。又客籍皆變易。好事者希。此事閱寂久矣。丁亥春姚侍講忽來借乙部諸書。以歲月之不居也。與學殖之就荒落也。感而作詩。

祭書歲歲溯從壬。自壬午災後。歲以酒醴祭亡。書百種。無復蒐羅百氏心。為道敢云能日損。崇朝結習觸何深。上方委宛空

先讀阮公元撫浙日進七閣未錄書百種容同志徐王仗續尋星伯舍人北堂徵君蒐定有雄文移七閣。
跋公好事冠儒林。
唐時錫名委宛別藏副墨浙中有之

哭鄭八丈師愈秀水人

醇古澹泊士。滔滔辨有餘。青燈同一笑。恍到我生初。頑福曾無分。清才清不羸。四方帆馬興。千幅鳳鸞書。
為有先生在。東南意不孤。論交三世久。問字兩兒趨。余兩幼兒曰橙曰陶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鄉音
譁。簪簪破帽側。吾吾儻。葛為文罷。欹斜使酒餘。心肝纖滓盡。孝友閭門俱。科第中年澹。星壬暮瘳殊。卜云
來日少。笑指逝川徂。老健偏奇絕。神明少壯無。別離剛歲換。問訊訝春疎。計至全家訖。三思忽牖予。由來
炊火絕。窮死一黔婁。天道古如此。知之何晚歟。不知段清標與李復軒茂才。今夕復何如。

歌筵有乞書扇者

天教僞體領風花。一代人材有歲差。我論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

夢中作

不是斯文擲筆驕。牽連姓氏本寥寥。夕陽忽下中原去。笑詠風花殿六朝。

僞鼎行

皇帝七載。青龍麗於丁。招搖西指。爰有僞鼎爆裂而碎。孺子啜泣相告。繇妾駭驚。龔子走視。碎如琉璃。

一何脆且輕。孤離疥癩。百醜千怪。如野千形。厥怒虎虎。不鳴如有聲。然而無有頭目。卓午不受日。當夜不受月。與星徒取雲。雷傳汝敗。黍朽壤。將以盜羶腥。內有饕餮之餓腹。外假渾沌自晦。逃天刑。四囚居其二。帝世何僞。主人之仁。不汝埋榛荆。俾登華堂。函牛羊。垂四十載。左拊琴。鐘右與鬻。鑊并。主人不厭。鞞汝。汝宜自僧。福極而碎。碎如琉璃脆。且輕。東家有飲器。昨墮地。碎聲嚶嚶。西家有屠狗瓮。今日亦墮地。不可以盛。千年決無土花蝕。萬年弔古之淚。無由生。吁寶鼎而碎。則可惜。斯鼎而碎兮。於何取榮名。請諷龔子僞鼎行。

四言六章
有序

龔子掃微。悟禪師。塏作也。在西直門外紅螺寺。

悠悠生民。孰不有覺。孰知固然。孰知生之靡樂。其一

孰爲大人。蟠物之先。以闢以引。引我生民。其二

吁嗟小子。聞道不遲。造作辨聰。百車文詞。電光瞥來。一貧無遺。不可捉搦。倏旣逝而。其三

唏其逝矣。不可恃矣。恃先覺之言。其言明明。無言不售。無謀不成。無堅不摧。以斲西生。其四

先覺誰子。西山微公。我受之東父。以來報功。云何報功。余左挈東父。右隨慈公。又挾江子。四人心同。以旅

於西邦。浙居士錢東父。吳中居士江鐵君。慈風和上。與予四人者。皆奉微公書。篤信讚歎。其五。

既至於西。西人浩浩。余慈母在焉。迎予而勞。各知其夙。而無憶悼。遐哉邇哉。孰肯不到。亦惟徹公是報。六其

定盦餘集

仁和龔自珍瓊人饌

古今體詩下卷 破戒草之餘

辛巳

周信之明經中手拓吳與收藏家吳晉宋梁四朝甄文八十七種見貽賦小詩報之

人間漢輒有五鳳廣陵尙書色爲動阮公十笏黃金網致回歐陽欲語瘖猶夢歐陽公嘗恨平生見東

京氣體誰比鄰下有六代之芳塵我生所恨與歐異但恨金石南天貧晉書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代金

乃十之非金非石非誅諡獸而魚形錯文字清華想見館壇碑梁上清真人許君館壇碑願亭倔強偏殊國

山制赤烏甄字勢絕君言解饑良不惡通人識小聯爲樂君著金石錄翠墨淋漓繭紙香余亦裝潢媵雉鶴

凡著錄六朝石刻以摩訶銘爲殿而甄文則又爲附見矣就中吉語紛蟬媽作詩謝君君驟然生兒且覓二千石亦甄出地何愁八百

年舊蓄王大令保母甄拓本

吳市得舊本制舉之文忽然有感書其端

定盦文集補 古今體詩下卷

紅日柴門一丈開。不須踰濟與踰淮。家飯熟書還熟。羨殺承平好秀才。
着舊辛勤伏案成。當年江左重科名。郎君座上譚何易。此事人間有正聲。
國家治定功成日。文士關門養氣時。乍洗蒼蒼莽莽態。而無僂僂恫恫詞。

刻畫精工直萬錢。青燈幾輩細丹鉛。南山竹美蘭膏賤。累我神遊百廿年。
以康熙三十年鑄成丹鉛之徒亦必康熙前輩矣。

蕭縣顧椒坪工詩。隱於逆旅。恆自剝芻秣。伺過客。乞留詩。欲陰以物色天下士。亦留一截句。
詩人蕭縣顧十五。馬後譚詩世罕聞。如此深心如此法。奈何長作故將軍。
顧嘗仕。

小遊仙詞十五首

歷劫丹砂道未成。天風鸞鶴怨三生。是誰指與遊仙路。抄過蓬萊隔岸行。
九關虎豹不譏訶。香案偏頭院落多。賴是小時清夢到。紅牆西去即銀河。
玉女窗中梳洗成。隔紗偷眼大分明。侍兒不敢頻頻報。露下瑤階溼姓名。
珠簾揭處佩環搖。親荷天人語碧霄。別有上清諸女伴。隔窗了了見文簫。
寒墮上界本來希。不怨仙官識面遲。僥倖梁清一私語。回頭還恐歲星疑。
雅謎飛來半夜風。鼇山徒侶沸春空。頑仙一覺渾瞞過。不在魚龍曼羨中。
丹房不是漫相容。百劫修成忍辱功。幾輩凡胎無覓處。仙娥初象可憐蟲。

露重風多不敢停。五銖衫子出雲屏。朝真袖屨都依例。第一難箋瓊瑤經。
不見蘭旌與桂旄。九歌吹入鳳皇簫。雲中擲手誰相送。依約湘君舊姓姚。
仙家鷄犬近來肥。不向淮王舊宅飛。卻踞金牀作人語。背人高坐著天衣。
諦觀真語久徘徊。仙楮同功一繭裁。姊妹勸書塵世字。莫瞋倉頡不仙才。
秘籍何人領九流。一編鴻寶枕中抽。神光照見黃金字。笑到仙人太乙舟。
金屋能容十種仙。春嬌簇簇互疑年。我來敢恨初桃窄。曾有人居大梵天。
吐火吞刀訣果真。雲中不見幻師身。上方倘有東黃祝。先乞靈符制寇神。
衆女蛾眉自尹邢。風寰露鬢覺伶俜。捫心半夜清無寐。媿負銀河織女星。

寇神姓李。見神仙鑑。

野雲山人惠高句。曬香其氣和澹詩。酬之。

但來箕子國。都識畫師名。云是王宮物。中之異域情。和知邦政羨。澹卜主心清。爲報東華侶。何人訟客卿。
是年東國上書辨官書中。紀其世系有誤。語特婉至。

壬午

歌哭

閱歷名場萬態更。原非感慨爲蒼生。西鄰弔罷東鄰賀。歌哭游賢較有情。

定盦文集補 古今體詩下卷

送南歸者

布衣三十上書回。揮手東華事可哀。且買青山且斲臥。料無富貴逼人來。

薦主周編修微貽屬題尊甫小像獻一詩

科名幾輩到兒孫。道學宗風畢竟尊。我作新詩侑公笑。祝公家法似稽門。陳文恭公其鄉先輩也。

癸未

午夢初覺悵然詩成

不似懷人不似禪。夢回清淚一潸然。瓶花帖妥爐香定。覓我童心廿六年。

三別好詩有序

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雖明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於冠益好之。茲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吾方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幻小依鄰下時。吾知異者空山。有過吾門。而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音。必是三物也。各系以詩。

莫從文體問高庠。生就燈前兒女詩。一種春聲忘不得。長安放學夜歸時。右題吳駿公梅邨集
狼藉丹黃竊自哀。高吟肺腑走風雷。不容明月沈天去。卻有江濤動地來。右題方百川遺文

忽作冷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幾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右題宋左
彛學古集

漫感

絕域從軍計惘然。東南幽恨滿詞箋。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

夜坐

春夜傷心坐畫屏。不如放眼入青冥。一山突起邱陵妬。萬籟無言帝坐靈。塞上似騰奇女氣。江東久賈少微星。平生不蓄湘纍問。喚出姮娥詩與聽。

沈沈心事北南東。一睨人材海內空。壯歲始參周史席。髫年惜墮晉賢風。功高拜將成仙外。才盡迴腸盡氣中。萬一禪關春然破。美人如玉劍如虹。

人草藁

陶師師媧皇。搏土戲爲人。或則頭帖帖。或則頭顛顛。丹黃粉墨之。衣裳百千身。因念造物者。豈無屬稿辰。茲大僞未具。媧也知艱辛。磅礴匠心半。爛斑土花春。劇場不見收。我固憐其真。諡曰人草藁。禮之用上賓。

丙戌

夢中述願作

湖西一曲墜明璫。獵獵紗裙荷葉香。乞貌風鬢陪我坐。他身來作水仙王。第三句一作許
借卿卿從祀我

釋言四首之一

東華環顧媿羣賢。悔著新書近十年。木朽彰彰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略耽掌故非助濟。敢炫心期在簡編。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同年生胡戶部培集同人祀漢鄭司農於寓齋禮既成繪為卷子同人為歌詩襲自珍作祀議一

篇質戶部戶部屬櫟括其指為韻語以諧之

我稽十三經。名目始南宋。異哉北海君。先期適兼綜。詩箋附庸毛。易爻辰無用。尚書有今文。隻義餽貧送。四辨餽堯典。三江餽禹貢。魯論與孝經。逸簡不可諷。爾雅贖一鱗。引家亦撫弄。排何發墨守。此獄不可訟。吾亦姑置之。說長懼驚衆。惟有孟七篇。千秋等塵封。我疑經籍志。著錄半虛哄。義與歆莽遠。下筆費彌縫。何況東漢年。此書未珍重。余生惡周禮。攷工特喜誦。封建駁子輿。心肝為隱痛。五帝而六天。誕妄識所中。同時有四君。偉識引余共。堂堂十七篇。姬公發孔夢。經文純金玉。注義峙麟鳳。吾曹持議平。功罪勿枉縱。鄧功此第一。千秋合崇奉。鄭兼治十三經人問完本有詩三禮輯錄本有箴存首起撥庚發墨守易書魯君逢孫張君瓚昭言封建皆信孟子疑周禮海內四人而已張說為尤悲也

丁亥

春日有襄山中桃花因有寄

東風淋浪卷海來。長安人道青春迴。春迴不到窮巷裏。忽憶山中花定開。山中花開。白日皓皓。明妝子誰。溫廉清妙。夕薰熏。盧擣蕙塵。朝槭清淚。郵遠人。粉光入墨。墨光膩。昨日正得江南鱗。葆君青雲心。勿吟招隱吟。花開歲歲。勿相憶。待君十載來重尋。我有禽君詩。殷勤兼報桃花知。勿惜明鏡光。爲我分光照花枝。勿惜頰面水。爲我浴花傾臙脂。但惜芳香珍重之。幽意勿使滿園胡蝶窺。託君千萬詞。詞意不可了。長安桃李漸漸明。何似春山此時好。春縱好。山寂寂。清琴玉壺罷消息。蠟燭彈碁續何夕。安能坐此愁陽春。不如歸侍妝臺側。

菩薩墳序

菩薩墳者。亦曰公主墳。遼聖宗第十女墓也。小字菩薩。未嫁而死。遼史無傳。北方海棠少。此地始生之。自是海棠之盛。逾於江國。土人因以海棠謚主云。墳在西山無相寺。

菩薩葬龍沙。魂歸玉帝家。餘春照天地。私謚亦高華。大腳鸞文勒。明妝豹尾車。南朝人未識。拜殺斷腸花。

太常仙蝶歌序

太常仙蝶。士大夫知之稔矣。曷爲而歌之。蝶數數飛入姚公家。吾歌爲姚公也。姚公者太常少卿仁和姚公祖也。公爲大吏。歷五省。易事難說。見排擠。不安其位。公嶽立不改。雖投閒。人忌之者尙衆。異哉。蝶能識當代正人。不惟故實之流傳而已。吾歌以紀之。且招蝶也。

恭聞故實太常寺。蝶壽三百猶有加。嚙玉皇之明詔。視臺閣猶煙霞。不聞願見不許見。矧聞飛入太常家。本朝太常五百輩。意者公其飛仙之身耶。仙人正人事一貫。天上豈有仙奸袞。所以公立朝人不識。仙靈識公非誣夸。慰此蹇蹇其來衙。感德輝而下。助靈思之紛挐。我聞此事就公求茶。道餽十丈不敵童。心一車。鸞漂鳳泊。咄咄發空喟。雲情煙想。寸寸凌幽遐。人生吉祥縹渺竝。有何必中秋兒女覩璧月之流華。玉皇使者識我否。寓園亦在城之涯。幽夏靈氣怒百倍。相思遲汝五出紅梨花。子寓齊紅梨一樹。京師無其雙也。

世上光陰好

世上光陰好。無如繡閣中。靜原生智慧。愁亦破鴻濛。萬緒含淳待。三生設想工。高情塵不滓。小別淚能紅。玉茁心苗嫩。珠穿耳性聰。芳香箋藝譜。曲盡數窗櫺。遠樹當山看。雲行入抱空。枕停如願月。扇避不情風。晝漏長千刻。宵缸夢幾通。德容師窈窕。字體記玲瓏。朱戶春暉別。蓬門淑晷同。百年辛苦始。何用嫁英雄。

投錢學士

晚達高名大隱身。對門蹤迹各清真。恍逢月下騎鸞客。何處容他啖肉人。

顧丈^{千里}得唐容宗書。順陵碑遠自吳中。見寄余本以南北朝磨厓各一種。懸齋中得此而三書於

幀尾

南書無過瘞鶴銘。北書無過文殊經。忽然二物相顧啞。排闥一丈蛟龍青。文殊經在山東水牛山。

唐二十帝帝書聖。合南北手爲唐型。會見三物皆卻走。召伯虎敦赫在庭。召伯虎敦百有三名。余所獲器也。

四月初一日投蝶更名易簡

匪慕宋朝蘇易簡。翻似漢朝劉更生。從此請歌行路易。萬緣簡盡罷心兵。

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恒

丁君行矣。隰子忽有感。聽我擲筆歌常州。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述來哀哀。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李逵。最後乃識掌故趙味。獻以十詩趙畢酬。三君折節遇我厚。我益喜逐常人游。乾嘉輩行能悉數。數其派別徵其尤。易家人人本虞氏。恣緯戶戶知何休。聲音文字各窈奧。大抵鐘鼎工冥搜。學徒不屑譚賈孔。文體不甚宗韓歐。人人妙擅小樂府。爾雅哀怨聲能逾。近今算學乃大盛。泰西客到攻如讎。常人倘欲問常故。異時就我來諮詢。勿數壽盞數平輩。蔓及洪孟管孝逸山莊鄉張翰周伯恬。其鼎鼎八九子。奇人一董方先立卽邱所恨餘不識李夫子。中南望夜夜穿雙眸。曾因陸子生屢通訊。神交何異雙網繆。識丁君乃二十載。下上角逐忘春秋。丁君行矣隰子忽有感。一官投老誰能留。珠聯璧合有時有一散。人海如鳧鷖。噫才人學人一散人。海如鳧鷖。明日獨訪城中劉。申受

秋夜花游

定盦文集補 古今體詩下卷

海棠與江離同豔異。今古我折江離花。問以海棠嫵。狂呼紅燭來。照見花雙開。恨不稱花意。踟躕清酒盃。酒盃清復深。秋士多春心。且遣秋花妬。毋令秋魄沈。云何學年少。四座花齊笑。躑躅取鳴琴。彈琴置當抱。靈雨忽滂沱。仙真窗外過。雲中君至否。不敢問星蛾。

猛憶

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後起緣。猛憶兒時心力異。一燈紅接混茫前。

銘座詩

精微惚恍少所樂。躬行且踐壯所學。曰以事天敢不諾。事無其耦生靡樂。人無其朋孤往何索。兮借瑣耗奇嗜好。託兮浮湛不返。狗流俗兮吁瑣以耗奇。兮不如躬行以耗奇之約。兮迴念故我在寥廓兮我詩座右榮我獨兮。

東陵紀役三首

天倪徵音在。龍飛故劍亡。兩宮儀斐疊。七萃之淋浪。鬱律川原勢。低徊葆吹長。東行三百里。何處白雲鄉。帝子華年小。初弦寶月沈。端嫺三肅禮。惘動六宮深。徒殫飛秋雪。迎神下彩禽。松楸依在咫。慈孝萬年心。閣事疎朝請。君恩許看山。口銜星宿去。袖拂鳳皇還。望眼將連海。詩聲欲過關。雲旗風馬隊。旬日夢魂間。

李中丞宗瀚家獲觀古拓隨丁道護書啓法師碑狂書一詩

羽琇山館三百墨，妬君一紙葵花色。何不贈歸羽琇山，置之漢玉秦金側。

九月二十七夜夢中作

官梅只作野梅看。似是宋句。月地雲階一倍寒。翻是桃花心不死，春山佳處淚闌干。

夢中作四截句十月十三夜也。

拋卻湖山一篷秋。人間無地暑無愁。忽聞海水茫茫綠，自拜南東小子侯。
黃金華髮兩飄蕭。六九童心尚未消。叱起海紅簾底月，四廂花影怒於潮。
恩仇恩仇日苦短。魯戈如麻天不管。賓客漂流半死生。此公又築忘憂館。
一例春潮汗漫聲。月明報有大珠生。紫皇難慰花遲暮。交與鴛鴦慙不平。

余自庚辰之秋戒爲詩於敦語言簡思慮之指言之詳然不能堅也辛巳夏決藩柵爲之至丁亥十月又得詩二百九十一篇自周以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不自割棄而又銓次之錄百二十八篇爲破戒草一卷又依乙亥庚辰兩例存餘集凡五十七篇亦一卷大凡錄詩百八十四篇刪勿錄者尙百五篇錄詩則以掃徹公塢詩終乃矢之曰余以年編詩閱歲名十有八自今以始無詩之年請受倍之惟守戒之故使我壽考汝如勿悛勿自損也俾無能壽考於而身至於歿世汝亦不以詩聞有如徹公

道光七年丁亥十月丁亥龔自珍一名易簡伯定父自識

翌日付小胥抄越十有三日己亥竣得三十六紙如其戒詩之年定公又識

定盦續集

仁和龔自珍瑤人饌

己亥雜詩三百十五首

著書何似觀心賢。不奈卮言夜湧泉。百卷書成南渡歲。先生續集再編年。
我馬元黃盼日曛。關河不窘故將軍。百年心事歸平澹。刪盡蛾眉惜誓文。
罡風力大簸春魂。虎豹沈沈臥九關。終是落花心緒好。平生默感玉皇恩。
此去東山又北山。鏡中強半尙紅顏。白雲出處從無例。獨往人間竟獨還。
予不攜眷屬。從履兩車。以一車自載。一車載文集百卷。出都。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卽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亦曾橐筆侍鑾坡。午夜天風伴玉珂。欲浣春衣仍護惜。乾清門外露痕多。
廢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先生宦後雄譚減。悄向龍泉祝一回。
太行一脈走蠃蛻。莽莽畿西虎氣蹲。送我搖鞭竟東去。此山不語看中原。
別山。西翠微山在潭柘側。此山有情慘難別。薛荔風號誼士魂。燕支土蝕佳人骨。別翠微山。

進退雍容史上難。忽收古淚出長安。百年綦轍低徊徧。忍作空桑三宿看。先大父宦京師。家大人宦京師。至小子三世百年矣。以己亥歲。

四月二十三日出都

祖父頭銜舊頰光。祠曹我亦試為郎。君恩轂向漁樵說。篆藁何須百字長。唐碑額有近百字者。

掌故羅胸是國恩。小胥脫挽萬言存。他年金鑕如蒐采。來叩空山夜雨門。

出事公卿溯戊寅。雲煙萬態馬蹄湮。當年筮仕還嫌晚。已哭同朝三百人。

積波難挽挽積心。壯歲曾為九牧箴。鐘簾蒼涼行色晚。狂言重起廿年瘖。

許身何必定夔皋。簡要清通已定豪。讀到羸劉傷骨事。誤渠畢竟是錐刀。

棄婦丁甯囑小姑。姑恩莫負百年劬。米鹽種種家常語。淚溼紅裳未絕裾。有棄婦泣於路。因書所見。

金門縹緲廿年身。悔向雲中露一鱗。終古漢家狂執戟。誰疑臣朔是星辰。

詞家從不覩知音。累汝千回帶淚吟。惹得而翁覓抱惡。小橋獨立慘歸心。吾女阿辛書馮廷已詞三閱日。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愜。我

竟不知也。

卿籌爛熟我籌之。我有忠言質幻師。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道旁見鬻戲者。因贈。

消息閒憑曲藝看。攷工古字太叢殘。五都黍尺無人校。搶攘鄜間一飽難。過市肆有感。

滿擬新桑徧冀州。重來不見綠雲稠。書生挾策成何濟。付與維南織女愁。陳北直種桑之策。於畿輔大吏。

車中三觀夕惕若。七藏靈文電熠若。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繫繫若。子持陀羅尼已滿四十九萬卷。乃新定課程。日誦普賢普門普

荒村有客抱蟲魚。萬一譚經引到渠。終勝秋燐亡姓氏。沙渦門外五尙書。遊旅夜聞讀書聲戲贈沙渦門

五尙書墳五尙書不知皆何許人也

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茆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與兒孫作屋梁。道旁風景如此

惟埋三輔飽于鷹。薛下人家六萬增。半與城門充校尉。誰將斜谷械陽陵。

逝矣斑駁習落花。前村茆店即吾家。小橋報有人癡立。淚潑春帘一餅茶。出都日距國門已七里。吳虹生

別而

秀出天南筆一枝。為官風骨稱其詩。野棠花落城隅晚。各記春牕戀暈時。別石屏朱丹木同年。艘舟木以

都出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溫文。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別黃蔡石比部玉階蔡石番禹人

觥觥益陽風骨奇。壯年自定千首詩。勇於自信故英絕。勝彼優孟俯仰為。別湯海秋戶部

事事相同古所難。如鷓如鵲在長安。自今兩戒河山外。各逮而孫盟不寒。光州吳虹生葆晉與子戊寅同

段上試同不及格。同官內閣。同改外。同日還原官。

本朝國學自有派。文字醜醜多古情。新識晉江陳戶部。談經頗似李文貞。別陳頌南戶部慶籍
 何郎才調本學生。不據文家為弟兄。嗜好畢同星命異。大郎尤貴二郎清。別道州何子貞紹基子毅紹業兄弟近世學生皆據質家為兄弟

少慕顏曾管樂非。胸中海嶽夢中飛。近來不信長安隘。城曲深藏此布衣。別會稽少白山人潘諳

龍猛當年入海初。婆婆曾有倉佉。祇今曠劫重生後。尚識人間七體書。別鎮國公容齋居士居士容親

納特珂克西藏西洋蒙古回部及滿漢字。又校定全藏。凡經有新舊數譯者。皆訪得之。或校歸一是。或兩存之。或三存之。自釋典入震旦以來未曾有也。

卯角春明入塾年。丈人摩我道嶄然。恍從魏晉紛紜後。為溯黃農浩渺前。別大與周丈之彥

多君妍雅數論心。文字緣同風骨深。別有樽前揮涕語。英雄遲暮感黃金。別王秋晚濟寧人繼

三十華年四牡騑。每談宦轍壯懷飛。尊前第一傾心聽。咒甲樓船海外歸。別直隸布政使同年托公名托渾布蒙古人

五十一人皆好我。八公送別益情親。他年臥聽除書罷。冉冉脩名獨愴神。別河南豐劉君良駒南海桂君文燿河南丁君彥儔雲南戴君綱

孫長白奎君綬國黃君驥雲江君鴻升張強步君際桐時已丑同年留京五十一人息息難徧別八君及握手一為別者也吳虹生已見前

朝借一經覆以箴。暮還一經龜已燈。龍華相見再相謝。借經功德龍泉僧。別龍泉寺僧唯

北方學者君弟一。江左所聞君畢聞。土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別許印林孝廉

子雲識字似相如。記得前年隔巷居。忙殺奚僮傳搨本。一行翠墨一封書。別吳子苾海豐人

夾袋搜羅海內空。人材畢竟恃宗工。笥河寂寂覃谿死。此席今時定屬公。別徐星伯前輩

聯步朝天笑語馨。佩聲耳畔尚泠泠。遙知下界覩乾象。此夕銀潢少客星。別共事諸宗室

霜豪擲罷倚天寒。任作淋漓淡墨看。何敢自矜醫國手。藥方只販古時丹。已丑殿試大指祖王荆公上仁宗皇帝書

眼前二萬里風雷。飛出胸中不費才。枉破期門飲飛膽。至今駭道遇仙回。記已丑四月二十八日事

形穉小立綴鸞鸞。金碧初陽當畫看。一隊飲飛爭識我。健兒身手此文官。

終賈華年氣不平。官書許讀與縱橫。荷衣便識西華路。至竟蟲魚了一生。嘉慶壬申歲校書式英殿是平生為校書之學之始

萬事源頭必正名。非同綜核漢公卿。時流不沮狂生議。側立東華伴佩聲。官內閣日上書大本

東華飛辯少年時。伐鼓撞鐘海內知。牘尾但書臣向校。頭銜不稱網其詞。在國史館日上書總裁論四北塞外部落原流山川形勢訂一

統志之疏濶初五千言或曰非所繫也乃上二千言

千言只作卑之論。敢以虛懷測上公。若問漢朝諸配享。少牢乞祔叔孫通。在禮部上書堂上言四司

客星爛爛照天潢。許署頭銜著作郎。翠墨未乾仙字蝕。雲煙半榻掖門旁。官宗人府奉旨充玉牒館纂修官予草刑章程未竟其事改官去

齒如編貝漢東方。不學伊嚶況對揚。屋瓦自驚天自笑。丹毫圓折露華漉。予每侍班引見奏履歷同官或代予悚息丁酉春京察一等引

見崇記名

半生中外小迴翔。樽醜醜成戀太陽。揮手唐朝八司馬。頭銜老署退錄郎。選授楚中一司馬矣。不就供職祠曹如故。

科以人重科益重。人以科傳人可知。本朝七十九科矣。蒐輯科名意在斯。八歲得舊登科錄讀之。是蒐輯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手校斜方百葉圖。官書似此古今無。祇今絕學真成絕。册府蒼涼六幕孤。程門及青海西燕各圖。屬予校理。是為天地東南西北之學之始。大理沒子撰蒙古圖志竟不成。

孔壁微芒墜緒窮。笙歌絳帳啓宗風。至今守定東京本。兩廡如何闕馬融。戊子歲成尙書序大義一卷。太監答問一卷。尙書馬氏家法一卷。

姬周史統太銷沈。況復炎劉古學瘖。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總劉歆。癸巳歲成左氏春秋服杜補說一卷。其劉歆竄益左氏顯然有迹者。為左氏決沈一卷。

張杜西京說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導河積石歸東海。一字源流奠萬譁。年十有二。外王父金壇段先生授以許氏部目。是平生以經說字以字說經之始。

端門受命有雲祲。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東南絕學在毘陵。年二十有八。始從武進劉申受。比六卷。劉先生卒十年矣。

華年心力九分殫。淚漬鯨魚死不乾。此事千秋無我席。毅然一炬為歸安。抱功令文二千篇。見歸安姚先生曰。我文著墨不著筆。汝文筆墨兼用。乃自燒功令文。

生學塊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

生學塊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

生學塊先生初獎借之。忽正色

軒后孤虛縱莫尋。漢官戊己兩言深。著書不為丹鉛誤。中有風雷老將心。訂一斐昭史記集解之誤為孤虛表一卷古今川兵孤虛圖說一

古人製字鬼夜泣。後人識字百憂集。我不畏鬼復不憂。靈文夜補秋燈碧。管恨許叔重見古文少。擗商周

百四十七字。戊戌四月書成。

經有家法夙所重。詩無遠詁獨不用。我心即是四始心。沈寥再發姬公夢。為詩非序非毛非鄭各一卷。予說詩以涵泳經文為主。於古文

毛今文三家無所原無所廢。

熙朝仕版快茹征。五倍金元十倍明。揚扜千秋儒者事。漢官儀後一書成。年十四始考古今官制。近成漢

一篇以克。廿年之志。

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稍嚴故不磨。詩漸凡庸人可想。側身天地我蹉跎。詩編年始嘉慶丙寅終道光戊戌勒成二十七卷。

西京別火位非高。薄有遺聞瑣且勞。只算粗諳鏡背字。敢陳法物詰球刀。為典客道古錄本。常道古錄各一卷。

十初書倉鬱且深。為媵目錄散黃金。吳回一怒知天意。無復龍威禹穴心。年十六讀四庫提要。是平生為目錄之學之始。壬午歲不戒於

火所蒐羅七閣未收之書。燼者什八九。

北游不至獨石口。東游不至盧龍關。此記游耳非著作。馬蹄蹀躞書生屨。東至永平境。北至宣化境。實未觀東北兩邊形勢也。為紀游合

卷一

吾祖平生好孟堅，丹黃鄭重萬珠圓。不材竊比劉公是，請肄班香再十年。得為漢書補注不成，讀漢書隨筆

詩家雜凡六七

麟經斷爛炎劉始，幸有蘭臺聚祕文。解道何休遜班固，風前同志只朱雲。癸巳歲成四漢君臣傳春秋之義考一卷，助予整齊之者同縣

朱孝廉

別彼高山大川字，籀我玉篋金局中。從此九州不光怪，羽陵夜色春熊熊。年十七見石鼓，是收石刻之始

未見三門書，未成羽琕山金石壘。本記五卷，郭璞云羽陵即羽琕也。

少年籀錄晚千秋，過目雲煙浩不收。一任湯湯淪泗水，九金萬禩屬成周。撰羽琕之山典寶記二卷

奇氣一縱不可圖，此是借瑣耗奇法。奇則耗矣瑣未休，眼前臚列成五嶽。為鏡苑一卷，瓦韻一卷，輯官印

部一

登乙科則亡姓氏，官七品則亡姓氏。夜奠三十九布衣，秋鐙忽吐蒼虹氣。歲布衣傳一卷，起康熙嘉慶凡三十九人

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歲勤為六卷，倚聲填詞壬午

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論，蒼茫六合此微官。罷番船議兩篇，有謀合刊之者

厚重虛囊見古風，車裯五度照門東。我焚文字公焚疏，補紀交情為紀公。王辰夏大旱，上求直言，大學士

當世急務八條，公讀至沈沈一條動色，以為難行，餘頗欣賞，予不存於集中。

狂禪開盡禮天台，掉臂琉璃屏上回。不是瓶笙花影夕，鳩摩枉譯此經來。丁酉九月二十三夜不寐，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屏，忽證法

味

手扞千幘古琅玕，篤信男兒識字難。悔向侯王作賓客，甘簫鴻烈贈劉安。某布政欲撰吉金款識，屬子為之，予為聚拓本，穿穴羣經，極法

古詩形義，為書十二卷，俄布政書來，請誌交書，發何子真家。

夜思師友淚滂沱，光影猶存急網羅。言行較詳官閣略，報恩如此疚心多。近撰平生師友小

歷劫如何報佛恩，塵塵文字以為門。遙知法會靈山在，八部天龍禮我言。佛書入覽，且以後校，靜者希，乃為龍藏考證七卷，又以妙法蓮

華經為批流宮中所亂，乃重定目次，分本蓮二部，四七品，在廿一品，丁酉春勤成。

龍樹靈根派別三，家家柳栗不能擔。我書喚作三椹記，六祖天台共一龕。近日述天台家言為三椹記，文謂七卷，又撰龍樹三椹記。

只誇一鏡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倉粟，夜聞邪許淚滂沱。五月十二日抵淮浦作。

白面儒冠已問津，生涯只羨五侯賓。蕭蕭黃葉空村畔，可有攤書閉戶人。

津梁條約循南東，誰遣藏春深鷓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幪護阿芙蓉。阿諷如人病之，料出檄本草。

鬼燈隊隊散秋螢，落魄參軍淚眼焚。何不專城花縣去，春眠寒食未曾醒。

故人橫海拜將軍，側立南天未歲勛。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

河干亭間又江干，恩怨他時邸報看。怪道烏臺牙放早，幾人怒馬出長安。

舉羿居然有羿風。千秋何可議蓬蒙。絕憐羿道無消息。弟一親彎射羿弓。

過百山句煙水長。釋迦老子怨津梁。聲聞閉眼三千劫。悔慕人天大法王。

北俊南嬌氣不同。少能炙轂老能聰。可知銷盡勞生骨。即在方言兩卷中。凡驕卒謂予燕人也。凡舟子謂

田爲之舌人以通之

不容水部賦清愁。新擁牙旗拜列侯。我替梅花深頌禱。明年何遜守揚州。同年何亦民俊時

金鑿竝視走龍蛇。無分同探閬苑花。十一年來春夢冷。南游且喫玉川茶。同年盧心農元

黃金脫手贈椎埋。屠狗無惊百計乖。僥倖故人仍滿眼。猖狂乞食過江淮。過江淮問不困尼何亦

大宙南東久宋家。甄陀羅出一枝簫。簫聲容與渡淮去。淮上魂須七日招。袁浦席上有賦韻詩

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誰分蒼涼歸權後。萬千哀樂集今朝。

天花拂袂著難消。始媿聲聞力未超。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人

一言恩重降雲霄。塵劫成塵感不銷。未免初禪怯花影。夢回持偈謝靈簫。謝一首

能令公愠公復喜。揚州女兒名小雲。初弦相見上弦別。不會題滿杏黃裙。

坐我三熏三沐之。懸厓撒手別卿時。不留後約將人誤。笑指河陽鏡裏絲。

美人才調信縱橫。我亦當筵拜盛名。一笑勸君輸一著。非將此骨媚公卿。友人訪小雲於揚州。三

網羅文獻吾勸矣。選色譚空結習存。江淮狂生知我者。綠牋百字銘其言。說某生與友人書即書其後

附錄某生與友人書

某祠部辨若懸河。可抵之隙甚多。勿為所惜。其人新倦仕宦。牢落歸。恐非復有網羅文獻蒐輯人才之盛心也。所至通都大邑。雜賓滿戶。則依然渠二十年前承平公子故態。其客導之出游。不為花月冶游。即訪僧耳。不訪某輩。某亦斷斷不繼見。某頓首。

黎園藝木募誰修。亦是風花一代愁。我替尊前深惋惜。文人珠玉女兒喉。元人百種。臨川四種。悉遭伶師竄改。崑曲。但鄙極矣。酒座中有

微歌者。予輕挽阻。

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處士卑。一事平生無齟齬。但開風氣不為師。予生平不蓄門弟子。

生還重喜酌金焦。江上騷魂亦可招。隔岸故人如未死。清樽讀曲是明朝。

西來白浪打旌旗。萬舶安危總未知。寄語瞿塘灘上賈。收帆好趁順風時。

少年攬轡澄清意。倦矣應憐縮手時。今日不揮閒涕淚。渡江只怨別蛾眉。

六月十五別甘泉。是夕丹徒風打船。風定月出半江白。江上女郎眠未眠。

四海流傳百軸琴。皤皤國老尚神完。談經忘卻三公貴。只作先秦伏勝看。重見予告大學士阮公於揚州。

蜀岡一老抱哀弦。閱盡詞場意惘然。絕似琵琶天寶後。江南重遇李龜年。重晤秦敦夫。編修恩復。

家公舊治我曾遊。只曉梅郵與鳳洲。收拾遺聞浩無涘。東南一部小陽秋。太介邵子題輯太介先哲後書八帙起南宋迄乾隆中使予序之。

七里虹橋腐草腥。歌鐘詞賦兩漂零。不隨天市為消長。文字光芒聚德星。時上元闈君太介邵君為揚州廣文魏默深舍人陳靜菴博士

僑揚州又晤秦玉笙謝夢漁劉楚楨劉孟瞻四孝廉楊季子都尉。

公子有德宜置諸。有德公子毋忘諸。我方乞糴忽誦此。箴語磊落肝脾虛。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罍之詩也。清深鴻雅彭甘亭小謨觴也。

之詩也。兩君死皆一紀矣。

荷衣說藝鬪心兵。前輩須眉照坐清。收拾遺聞歸一派。百年終恃小門生。少時所交多老蒼於乾隆庚戌榜過從最親厚次則嘉慶己未

多談藝之士。兩科皆大興朱文正為總裁官。

中年才子就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兩種情懷俱可諒。陽秋貶筆未宜多。

姬姜古妝不如市。趙女輕盈躡銳屣。侯王宗庶求元妃。徽音豈在織屨趾。感

麟趾裏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漢家平準書難續。且仿齊梁鑄餅金。近世行用番錢以為摺挾便也。不知中國自有餅金見南史褚

彥回傳又見唐韓偓詩。

作賦曾聞紙貴夸。誰令此紙徧京華。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史家。

促柱危弦太覺孤。琴邊倦眠。平蕪香蘭自判前。因誤生不當門。也被勸。

荒青無縫種交加。月費牛溲。定幾車。只是場師消遣法。不求秋實不看花。所儲寓有治

六朝古黛夢中橫。無福秦淮。放棹行。想見鍾山兩才子。詞鋒落月互縱橫。欲如江寧不果亦不得馬湘帆

不論鹽鐵不籌河。獨倚東南。涕淚多。國賦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勝栽禾。

殘客津梁握手歎。多君鄒重。問烏衣。故家自怨風流歇。肯罵無情燕子飛。重晤段君果行沈君錫東於逆

也客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過鎮江見賽玉皇及風神雷神

不容兒輩妄譚兵。鎮物何妨一矯情。別有狂言謝時望。東山妓卽是蒼生。

漢代神仙玉作堂。六朝文苑李男香。過江子弟傾風采。放學歸來祀衛郎。

黃河女直徙南東。金明昌元年我道神功勝禹功。安用迂儒談故道。犁然天地劃民風。渡黃河而南天異

陶潛詩喜說荆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舟中讀陶詩三首

陶潛酷似臥龍豪。語意本辛棄疾萬古潯陽松菊高。莫信詩人竟平澹。二分梁甫一分騷。

陶潛磊落性情溫。冥報因他一飯恩。頗覺少陵詩吻薄。但言朝叩富兒門。

江左晨星一炬存。魚龍光怪百千吞。迢迢望氣中原夜。又有湛盧劍倚門。江陰見李中書丈蔣丹校茂才丹校中書丈蔣丹人也

過江藉甚顏光祿。又作山中老樹看。賴是元龍樓百尺。雄譚夜半斗牛寒。陳登之別駕坐上。重晤盛午洲光祿。

五十一人忽少三。我聞隕涕江之南。篋中都有舊墨迹。從此襲以玫瑰函。開都中。秋廣軒侍御。蘇賓。囿吏部三同年。忽然同

偶賦凌雲偶倦飛。偶然開幕遂初衣。偶逢錦瑟佳人問。便說尋春為汝歸。

萬卷書生颯爽來。夢中喜極故人回。湖山曠劫三吳地。何日重生此霸才。夢顧千里有作。憶己丑歲與君

忍死以待子。竟爽約。君以甲午春死矣。

故人有子尚饒粥。抱君等身大箸作。劉向而後此大宗。豈同陳晁競目錄。千里著思適齋筆記。校定六籍

百載目錄。方駕陳晁亦足豪矣。嗣君守父書。京師傳聞誤也。

今日閒愁為洞庭。茶花凝想吐芳馨。山人生死無消息。夢斷查灣一角青。擬尋洞庭山。舊游不果。

玉立長身宋廣文。長洲重到忽思君。遙憐屈賈英靈地。樸學奇材張一軍。奉掄宋于庭。丈作于庭。投老得

目君語。今無以易也。

太湖七十樓為墟。三泖間斜各有初。恥與蛟龍競升斗。一編聊獻鄭僑書。陳吳中水利策。于同年。裕魯山

子皆著三。吳水利書。

鐵師講經門徑仄。鐵師念佛顏得力。似師畢竟勝狂禪。師今遲我蓮花國。江鐵君。玩是予學佛第一導師。先予歸。一年逝矣。千劫無以酬。

德觀其
生淨土

少年哀豔雜雄奇。暮氣頽唐不自知。哭過支硎山下路。重鈔梅冶一廩詩。吳氏段有白。支硎山平生詩。晚年自塗乙。盡予向抱其梅冶。

溫良阿者淚漣漣。能說吾家六十年。見面恍疑悲母在。報恩祝汝後昆賢。金媪者。嘗保抱予者也。重見于吳中。年八十有七。阿者出禮記。

內則今本誤為可者。悲母出本生心地觀經。

天教檣帆降家門。骨肉荆榛不可論。賴是本支調護力。若敖不餒怙深恩。到七秀水縣重見。紫柏大師刻大藏板在徑山。

徑山一姪吼寰中。野燒蒼涼弔達公。何處復求龍象力。金光明照浙西東。明紫柏大師刻大藏板在徑山。康熙中由徑山遷嘉興之楞嚴寺。今什不存四矣。求天台宗各書印本亦無所得。

寺今什不存四矣。求天台宗各書印本亦無所得。

有明像法披猖後。荷擔如來兩尊宿。龍樹馬鳴齊現身。我聞大地師子吼。拜紫柏藉益。兩大師像。

道場醜鬪雨花天。長水宗風在目前。一任揀機參活句。莫將文字換狂禪。示楞嚴講主逸雲。講主新刻。明人楞嚴宗通一書。故云。

一脈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岩嶠。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訪嘉興太守王子仁。子仁文肅公。曾孫石隱。孫吾師文簡公。子。

祇將媿汗溼萊衣。悔極堂堂歲月違。世事滄桑心事定。此生一跌莫全非。於七月初九到杭州。家大人時年七十有三。倚門望久矣。

里門風俗尚敦龐。年少爭為齒德降。桑梓溫恭名教始。天涯何處不家江。家大人扶杖出遊。里少年皆起立。

小別湖山劫外天。生還如證第三禪。台宗悟後無來去。人道蒼茫十四年。

浙東雖秀太清孱。北地雄奇或獷頑。踏徧中華窺兩戒。無雙畢竟是家山。
親朋歲月各蕭閒。情話纒絲禮數刪。洗盡東華塵土否。一秋十日九湖山。

高秋那得吳虹生。乘軺西子湖邊行。一邱一壑我前導。重話京華送我情。
虹時已知浙中兩使者消息非吳也。祝其他日使車莅止耳。

除卻虹生憶黃子。曝衣忽見黃羅衫。文章風誼細評度。嶺南何減江之南。
謂蓉石比部。

家住錢唐四百春。匪將門閥傲江濱。一州典故閒徵徧。撰杖觀濤得幾人。
八月十八日作。家大人觀潮。

問我清游何日最。木樨風外等秋潮。忽有故人心上過。乃是虹生與子瀟。
吳虹生及固始。蔣子瀟孝廉也。

靈鷲高華夜吐雲。山凹指點舊家墳。千秋名教吾誰媿。媿讀羲之誓墓文。
表弟吳鷲雲先世丙舍在靈鷲下繪圖乞一詩。時予不至先慈。

癸亥十四年矣。

鄉國論文集古歡。幽人三五薜蘿看。從知園苑桃花色。不及谿松耐歲寒。
曹葛民繪徐問蓮。王雅。題為說假觀。乞。

眼前石屋著書象。三世十方齊現身。各搦著書一枝筆。各有洞天石屋春。
為西湖僧講華嚴。

如何逸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誰佛刹。
一品竟又說此。偶。

振綺堂中萬軸書。乾嘉九野有誰如。季方玉粹元方死。握手城東問蠶魚。
汪小米舍人死矣。見其哲弟又村員外。

與吾同禮祝北者。先曾祖晚號。現北老人。仁愿如兄壯歲亡。從此與誰談古處。
馬襲巷外立斜陽。竹樓。從兄。

讀讀諸老愜瞻依。父齒隨行亦未稀。各有清名聞海內。春來各自典朝衣。
時鄉先輩在籍。科目。年齒與家大人頤頤者五人。姚亮甫陳堅。

水雨侍郎張雲巢使
張韶軒胡書農兩學士

我言送客非佛事師言不送非佛智雙照送是不送是金光大地喬松寺重見慈風法師于喬松庵叩以
予辭師正色曰是佛法

震旦狂禪沸不支一燈慧命續如絲靈山未歇宗風歇已過龐家日晷時錢△庵居士死矣得其
晚年所著宗徑二卷
巖向真州訂古文飛龍滂熹折紛紜經生家法從來異拓本饑餬且餉君在京師阮芸臺師屬為齊侯中
闕二靈釋文茲吾師覓六舟僧

手拓精本分寄徐問蓮
周別釋一通因東問蓮

閉門三日了何事題圖祝壽諛人詩雙文單筆記序偽筆禿幸趁酒熟時

礪之道義拯之難賞我出處好我書史公副墨問誰氏屈指首寄虬髯吳欲以全集一分
寄虹生未寫竟

少年哀樂過千人歌泣無端字字真既壯周旋雜癡點童心來復夢中身

窺繪窺翁厲牙齒求覆我祖十世祀我請于帝詛于鬼亞駝巫陽洩雞豕

畫夢亞駝告有熹明年三月窺翁死大神羹臯殄臯子焚香敬慰少昊氏

碧澗重來薦一毛杉栢喜比往時高故人地下仍相護驅逐狐狸賴爾曹甲朱大發洪士華二人為先祖
守塋者也先母殯宮在先祖側

地名花
園塋也

志乘英靈瑣屑求豈其落筆定陽秋百年子姓殷勤意忍說挑鐙為應酬乞留墨數行為異日相思之資
者填委屬戶惟撰次先世事行

屬為家傳墓表則詳
密為之多在藝者

瓊林何不積縉泉物自低昂人自便我與徐公籌到此朱提山竭亦無權近日銀費有司苦之古人粟紅

持論如此徐鐵孫
大令榮論與予合

俎膾飛沈竹月喧侍郎十日飲清尊東南不可無斯樂濡筆親題第四園過殿小農侍郎富春山館鵲詠

人猶稱金街莊予品題天
下名園金街莊居第四

藏書藏帖兩高人目錄流傳四十春師友凋徂心力倦羽琴一記亦荆榛甫趙晉齋魏何夢華元錫兩處

也者

兒談梵夾婢談兵消息都防父老驚賴是搖鞭吟好句流傳鄉里只詩名到家之日早有傳誦予出都留

吳郎與我不相識我識吳郎拂畫看此外若容添一語含元殿裏覓長安從妹學生與予昔別時才髫齡

面也學生以其遺
像乞題因說此偶

科名掌故百年知海島時人奉大師如此奇材終一令蠶魚零落我歸時耶黎見山同年應南見山願

惠逆同門復同藪謀賊不滅視朋友我茲忤然謀乃心君已嗟然脫諸口陳碩甫秀才與予規畫北行

秋風張翰計蹉跎紅豆年年擲逝波誤我歸期知幾許蟾圓十一度無多州以下十有六首杭

拊心消息過江淮紅淚淋漓避客揩千古知言漢武帝人難再得始為佳

小樓青對鳳皇山。山影低徊黛影間。今日當牕一箇鏡。空王來證鬢絲斑。
嬌小溫柔播六親。蘭姨瓊姊各害巾。九泉肯受狂生舉。藝是鍼神貌洛神。
阿娘重見話遺徵。病骨前秋盼我歸。欲寄無因今補贈。汗巾鈔袋枕頭衣。
雲英未嫁損華年。心緒曾憑阿母傳。償得三生幽怨否。許儂親對玉棺眠。
杭州風俗鬧蘭盆。綠蠟金爐梵唱繁。我說天台三字偈。勝孃膜拜禮沙門。
殘絨堆積繡牕間。慧婢商量贈指環。但乞崔微遺像去。重摹一幀供秋山。
昔年詩卷駐精魂。強續狂游拭涕痕。拉得藕花衫子婢。籃輿仍出湧金門。
蟠夔小印鏤珊瑚。小字高華出漢書。原是狂生漫題贈。六朝碑例合鐫無。
花神祠與水仙祠。欲訂源流媿未知。但向西泠添石刻。駢文撰出女郎碑。
小婢口齒蠻復蠻。秋衫紅淚潛復潛。眉痕約略彎復彎。婢如夫人難復難。
女兒魂魄完復完。湖山秀氣還復還。爐香瓶卉殘復殘。他生重見艱復艱。
天將何福予蛾眉。生死湖山全盛時。冰雪無痕靈氣杳。女仙不賦降壇詩。
一十三度谿花紅。一百八下西谿鐘。卿家滄桑卿命短。渠儂不關關我儂。
一百八下西谿鐘。一十三度谿花紅。是恩是怨無性相。冥祥記裏魂朦朧。

草剏江東署羽陵，異書奇石小峻增。十年松竹誰畱守，南渡飛揚是中興。

暨東修竹欲連天，苦費西鄰買笥錢。此是商鞅墾土令，不同鑿空誤風邊。

靈簫合時此靈山，意思精微窈窕間。邱壑無雙人地稱，我無拙筆到眉彎。

此是春秋據亂作，昇平太平視松竹。何以功成文致之，攜簫飛上羽瑯閣。

料理空山頗費才，文心兼似畫家來。矮茶密緻高松獨，記取先生親手栽。

君家先塋鄧尉側，佳木生之雜紺碧。不看人間頃刻花，他年管領風雲色。

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艇羣芳稿一車。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溼透春裘倚此花。

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讌屢，十年春夢寺門南。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閨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

繡卷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

萬綠無人擘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煙。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

草剏江東署羽陵，異書奇石小峻增。十年松竹誰畱守，南渡飛揚是中興。

暨東修竹欲連天，苦費西鄰買笥錢。此是商鞅墾土令，不同鑿空誤風邊。

靈簫合時此靈山，意思精微窈窕間。邱壑無雙人地稱，我無拙筆到眉彎。

此是春秋據亂作，昇平太平視松竹。何以功成文致之，攜簫飛上羽瑯閣。

料理空山頗費才，文心兼似畫家來。矮茶密緻高松獨，記取先生親手栽。

君家先塋鄧尉側，佳木生之雜紺碧。不看人間頃刻花，他年管領風雲色。

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艇羣芳稿一車。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溼透春裘倚此花。

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讌屢，十年春夢寺門南。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閨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

繡卷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

萬綠無人擘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煙。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

草剏江東署羽陵，異書奇石小峻增。十年松竹誰畱守，南渡飛揚是中興。

暨東修竹欲連天，苦費西鄰買笥錢。此是商鞅墾土令，不同鑿空誤風邊。

靈簫合時此靈山，意思精微窈窕間。邱壑無雙人地稱，我無拙筆到眉彎。

此是春秋據亂作，昇平太平視松竹。何以功成文致之，攜簫飛上羽瑯閣。

料理空山頗費才，文心兼似畫家來。矮茶密緻高松獨，記取先生親手栽。

君家先塋鄧尉側，佳木生之雜紺碧。不看人間頃刻花，他年管領風雲色。

可惜南天無此花，腰身略似海棠斜。難忘槐市街南宅，小艇羣芳稿一車。

不是南天無此花，北肥南瘦二分差。願移北地燕支社，來問南朝油壁車。

弱冠尋芳數歲華，玲瓏萬玉嬋交加。難忘細雨紅泥寺，溼透春裘倚此花。

女牆百雉亂紅酣，遺愛真同召伯甘。記得花陰文讌屢，十年春夢寺門南。

空山徙倚倦游身，夢見城西閨苑春。一騎傳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

繡卷依人慧有餘，長安俊物最推渠。故侯門第歌鐘歇，猶辦晨餐二寸魚。

萬綠無人擘一蟬，三層閣子俯秋煙。安排寫集三千卷，料理看山五十年。

海西別墅吾息壤，羽瑒三重拾級上。明年俯看千樹梅，飄飄亦是天際想。

此間宜供天人師，檀香三尺博士爲。阮公施香執施字，徐公字似蕭梁碑。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予供天台智者大師。

檀香係徐問題爲予書扁曰：觀不思議境，香檀。即日智周萬物而無所思，音滿天下而未嘗議。

男兒解讀韓愈詩，女兒好讀姜夔詞。一家倘許問鷓夢，晝課男兒夜女兒。時俗屬尚留滯北方，近人郭頴伽畫鷓夢圓圖，予亦仿之。

倘容我老半勸邊，不要公卿寄俸錢。一事避君君匿笑，劉郎才氣亦求田。願得之友人來問此事。

瑰癖消沈結習虛，一篇典寶古文無。金鐙出土苔花碧，又照徐陵讀漢書。補本見徐文盛得漢官雁足鐙，以

古吉金星散見于羽瑒山典寶記者百存一二。

迴腸盪氣感精靈，座客蒼涼酒半醒。自別吳郎高詠滅，珊瑚擊碎有誰聽。發在虹生坐上，酒半詠宋人詞，嗚嗚然虹生賞之以爲善，于頓

挫也。近日中酒，卽不能高詠矣。

隨身百軸字平安，身世無如屠釣寬。恥學趙家臣幸例，歸來香火乞祠官。

何圖周妻業竝深，台宗古轍幸窺尋。偷閒頗異凡夫法，流水池塘一觀心。

卓初任土乃作貢，卅七畝山可材衆。媼神笑予無貧法，丹徒陸生言可用。吾友陸君獻著種樹書，大指貧

植也。有土十畝卽無貧法。昔年曾序之。

兩牖枯樹態縱橫，奇古全憑一臂撐。烈士暮年宜學道，江關詞賦笑蘭成。羽瑒之四有枯棗一株，不忍斧去。

秋光媚客似春光。重九尊前艸樹香。可記前年寶藏寺。西山暮雨怨吳郎。丁酉重九與徐星伯前輩吳虹生同年逆騎遊西山之寶藏寺

歸秋雨。重九前三夕作此詩。聞筆而雨。

似笑山人不到家。爭將晚節盡情夸。三秋不實夫容耳。九月猶開窅窕花。乎徐借音

葉叢生兒芥有孫。借音離披秋叢委黃昏。青松心事成無賴。只閱前山野燒痕。

銀燭秋堂獨聽心。隔簾誰報雨沈沈。明朝不許沿谿賞。已沒谿橋一尺深。

空觀假觀第一觀。佛言世諦不可亂。人生宛有去來今。臥聽簷花落秋半。

臍水殘山意度深。平生幾緡屐難尋。栽花鄭重看花約。此是劉郎遲暮心。

復疑拓跋新墜了。吾將北矣乃圖南。無妻怕學林逋獨。有子肯為王霸慙。料別墅稍露屋略將自往北方迎峯屬歸以實之

從今普學六朝書。不肄山陰肄隱居。萬古焦山一痕石。飛昇有術此權輿。涇縣包脊伯贈子瘞鶴銘九月十一日坐雨于羽瑤山館漫題

其後

二王只合為奴僕。何況唐碑八百通。欲與此銘分浩逸。北朝差許鄭文公。再跋舊拓嶽鶴銘。謂北魏兗州刺史鄭義碑銘。鄭道昭書。

九流扇手緒縱橫。極助當筵炳燭情。若使魯戈真在手。斜陽只乞照書城。

詩識吾生信有之。預憐夜雨閉門時。三更忽軫哀鴻思。九月無襦淮水湄。出都時有空山夜雨之句。今果應。今秋自淮以南千里苦雨。

燕閉讀書尚抱明。難遣當筵遲暮情。且莫空山聽雨去。有人花底祝長生。

錦香燈火譙秋堂。絕色秋花各斷腸。又被北山猿鶴笑。五更濃掛一帆霜。于九月十五晨發矣。

美人信有錯刀投。不負張衡詠曰愁。燕罷心香屢迴顧。古時明月照杭州。

阻風無酒倍消魂。況是殘秋岸柳髡。賴有阿成情話好。一帆冷雨過婁門。從子劍塘送我于蘇州。杭人持梅子雜賣。桂

杭州梅舌酸復甜。有笏名曰虎爪尖。莖以蘇州小橄欖。可敵北方冬菘醃。杭之名曰梅舌兒。

擬策孤筇遊冶遊。上方一塔俯清秋。太湖夜照山靈影。頑福甘心讓虎邱。上方山在太湖南。

阿成送我十日遊。遇管城子于虎邱。有筆可塗不可投。簪筆致身公與侯。劍塘買筆。箭乞銘之。

溫溫霞綺鏡橫涼。無錫重試午時妝。新詩急記消魂事。分與臙脂一掬湯。重過揚州有紀。

少年曾隱有高文。猿鶴真堪張一軍。難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處到紅囊。

誰肯心甘薄倖名。南巒北鴈怨三生。勞人只有空王諒。那向如花辨得明。

怕聽花間惜別詞。僞留片語訂來期。秦郵驛近江湖遠。是別銀燈誚我時。

停瓶預下酒盃深。十日無需逆旅金。莫怨津梁為客久。天涯有弟話秋心。從弟景姚以丹陽丞駐南河。予到浦館其驛中。

豆蔻芳溫啓狐尾。傷心前度語重題。牡丹絕色三春暖。豈是梅花處士妻。九月二十五日到袁浦。十月六日渡河去。留浦十日。大抵醉

對人可謂若飛仙。詞合鼎華四座傳。撐住南東金粉氣。未須料理五湖船。此二章謝之也。

鶴背天風墮片言。能蘇萬古落花魂。征衫不漬尋常淚。此是平生未報恩。
小語精微滌耳間。況聆珠玉瀉如泉。一番心上溫鑿過。明鏡明朝定少年。
何須譙罷始留髡。絳蠟牀前款一尊。姊妹隔花催送客。尙拈羅帶不開門。
去時榭子壓犀簪。次第寒花搯到今。誰分江湖搖落後。小屏紅燭話冬心。
盤堆霜實壁庭榭。紅似相思綠似愁。今夕靈飛何甲子。上清齋設記心頭。
風雲材略已消磨。甘隸妝臺伺眼波。爲恐劉郎英氣盡。卷簾梳洗望黃河。
玉樹堅牢不病身。恥爲嬌喘與輕颺。天花豈用鈴旛護。活色生香五百春。
眉痕英絕語謾謾。指攜小婢帶韜略。幸汝生逢清晏時。不然劍底桃花落。
鳳泊鸞飄別有愁。三生花草夢蘇州。兒家門巷斜陽改。輸與船娘住虎邱。
一自天鍾弟一流。年來花草冷蘇州。兒家心緒無人見。他日埋香要虎邱。
難憑肉眼測天人。恐是優曇示現身。故遣相逢當五濁。不然誰信上仙淪。
雲英化水景光新。略似驂鸞縹渺身。一隊畫師齊斂手。只容心裏貯穠春。
醴江作醕亦不醉。傾河解渴亦不醒。我儂醉醒自有例。肯向渠儂側耳聽。
收拾風花儻募詩。凌晨端坐一凝思。勉求玉體長生訣。畱報金閨國士知。

是夕立冬

絕色呼他心未安。品題天女本來難。梅魂菊影商量徧。忍作人間花草看。
 臣朔家原有細君。司香燕姁略知文。無須詞我山中事。可肯花間領右軍。
 道韞談鋒不落詮。耳根何福受清圓。自知語乏煙霞氣。枉負才名三十年。
 喜汝文無一筆平。墮儂五里霧中行。悲歡離合本如此。錯怨蛾眉解用兵。
 美人才地太玲瓏。我亦陰符滿腹中。今日籬旌秋縹渺。長天飛去一征鴻。
 青鳥銜來雙鯉魚。自緘紅淚請迴車。六朝文體閒徵徧。那有蕭娘謝罪書。
 電笑何妨再一回。忽逢玉女諫書來。東王萬八千驍盡。爲報投壺乏箭材。
 萬一天填恨海平。羽璫安穩貯雲英。仙山樓閣尋常事。兜率甘遲十劫生。
 美人裨闔計頻仍。我佩陰符亦可憑。綰就同心堅俟汝。羽璫山下是西陵。
 身世閒商酒半釀。美人胸有北山文。平交百輩悠悠口。拚罷還期將相勳。
 金缸花燼月如煙。空損秋閨一夜眠。報道妝成來送我。避卿先上木蘭船。
窺詞止
 未濟終焉心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
漁溝道中
 欲求縹渺反幽深。悔殺前番拂袖心。難學冥鴻不迴首。長天飛過又遺音。
奉寄一首
 明知此浦定重過。其奈尊前百感何。亦是今生未曾有。滿襟清淚渡黃河。
衆興道中再

絕業名山幸早成。更何方法遣今生。從茲禮佛燒香罷。整頓全神注定卿。

少年雖亦薄湯武。不薄秦皇與武皇。設想英雄垂暮日。溫柔不住住何鄉。

客心今雨暎舊雨。江痕早潮收暮潮。新歡且問黃婆渡。袁浦地名影事休提白傅橋。以上順河道中題壁三首

閱歷天花悟後身。為誰出定亦前因。一燈古店齋心坐。不似雲屏夢裏人。順河道中再奉寄一首仍敬謝

寄此詩是十月十日也。越兩月自北回。重到袁浦。問訊其人。已歸蘇州。閉門謝客矣。其出處心蹟亦有不可測者。附記于此。

此身已作在山泉。涓滴無由補大川。急報東方兩星使。靈山吐溜為糧船。時東河總督檄問泉源之可以濟運者。吾友汪孟慈戶部董其

事銅山縣北五十里曰柳泉。泉涌出。滕縣西南百里曰大泉。泉懸出。吾所見也。詩寄孟慈并寄徐鏡溪工部。

昭代恩光日月高。烝彝十器比球刀。吉金打本千行在。敬拓斯文冠所遭。謁至聖廟。瞻仰純廟所頒祭器十事。得拓本以歸。

少年無福過闕里。中年著書復求仕。仕幸不成書幸成。乃敢齋戒告孔子。謁至兗州。不至曲阜。歲癸未五經大義終始論成。壬辰羣經寫

官答問成。癸巳六經正名論成。古史鉤沈論又成。乃慨然曰。可以如曲阜謁孔林矣。今年冬乃謁孔林。齋于南沙河。又齋于梁家店。

少為賤士抱弗宣。壯為祠曹默益堅。議則不敢腰。鄰在廡下一揖中夷然。兩廡。馮祀儒者。有拜有弗拜。亦有強予一揖不可者。

爨將奄宅證淹中。肅肅微言罄款逢。肯拓同文門畔石。古心突過漢朝松。

江左吟壇百輩狂。誰知闕里是詞場。我從宅壁低個聽。絲竹千秋尙繞梁。時曲阜令王君大淮。其弟大境。其子鴻皆工詩。孔氏則有孔續

山憲。弟憲庚。孔氏之甥鄭憲銓。皆詩人也。

嘉慶文風在目前。記同京兆鹿鳴筵。白頭相見山東路。誰惜荷衣兩少年。酬曲阜令孟海門。庚午同也。

少年奇氣稱才華。登岱還浮八月槎。我過東方亦無負。清尊三宿孔融家。館于孔經閣。憲庚。

子雲壯歲雕蟲感。擲向洪流付太虛。從此不揮翰墨。男兒當注壁中書。經閣水詩。江中。

倘作家書寄哲兄。淮陰重話七年情。門前報有關山客。來聽西齋夜雨聲。時經閣。樹山。遊京師。淮陰。

家有凌雲百尺條。風煙培護漸岿巖。生兒只識秦碑字。脆弱芝蘭笑六朝。海門種。

盜詩補詩還祭詩。子梅詩史何恢奇。鄙人勸君割榮者。努力刪詩壯盛時。祭王梅。滄。

詩格幕唐字有稜。梅花官閣夜鏤冰。一門鼎盛親風雅。不似蒼芒杜少陵。王秋培。大培。

八齡夢到嬰相圃。今日五君來作主。我欲射侯陳禮容。可惜行裝無白羽。王海門。及弟秋培。君子梅。孔。

忽向東山感歲華。恍如庾嶺對橫斜。敢參黃面瞿曇句。此是森森闕里花。一枝。經閣。折以伴行。

前車轍淺後車縮。兩車勒馬讓先躍。何況東陽絳灌年。賈生攘臂定禮樂。見兩車子相。

古人用兵重福將。小說家明因果狀。不信古書復用之。水厄淋漓黑貂喪。或為僕至。其相不信。自書事十。

手輒敗。使願車。車覆者四。幸予先辭官矣。法苑珠林及明小說皆有此事。記之以貽冀類書者。

天意若曰汝毋北。覆車南沙書卷溼。汝陽風雨六幕黑。申以東平三尺雪。

蒼生氣類古猶今。安用冥鴻物外吟。不是九州同急難。尼山誰識憮然心。北行覆車者四。車陷淖中者二。皆賴途人以免。

九邊爛熟等雕蟲。遠志真看小草同。枉說健兒身手在。青燈夜雪阻山東。

任邱馬首有箏琶。偶落吟鞭便駐車。北望觚稜南望鴈。七行狂草達京華。道一僕入都迎眷。馬自駐任邱縣待之。

房山一角露峻嶒。十二連橋夜有冰。漸近城南天尺五。迴燈不敢夢觚稜。兒子書來乞稍。稍北乃進次于雄。又請乃又進次于固安縣。

艱危門戶要人持。孝出貧家諺有之。葆汝心光淳悶在。皇天竺胙總無私。兒子昌匏書來。以四詩答之。

雖然大器晚年成。卓犖全憑弱冠爭。多識前言畜其德。莫拋心力買才名。

儉腹高譚我用憂。肯肩樸學勝封侯。五經爛熟家常飯。莫似而翁歎九流。

圖籍移泯肺腑家。而翁學本段金沙。丹黃字字皆珍重。為裹青氈載一車。

欲遜太史窺春秋。勿向有字句處求。抱微言者太史氏。大義顯顯則子休。兒子昌匏書來。問公羊及史記疑義。答以二十八字。

家園黃熟半林柑。拋向筠籠載兩三。風雪盈裾好持贈。預教詩婢識江南。

從此青山共鹿車。斷無隻夢墮天涯。黃梅淡冶山攀靚。猶及雙清好到家。眷屬于冬至後五日。出都。

六義親聞鯉對時。及身刪定答親慈。剷除風雪關山句。歸到黃堂好背詩。今年七月。蒙家大人垂詢。文集定本。命呈近詩。

論詩論畫復論禪。三絕門風海內傳。可惜語兒谿畔路。白頭無分權歸舷。方鐵珊參軍。錢之于保陽。鐵珊名廷胡。石門人。父薰字闕士。

以詩畫名。好佛。君有父。風年七十矣。猶宜幾南。

使君談藝筆通神。斗大高陽酒國春。消我關山風雪怨。天涯握手盡文人。陳笠雨明府餞之于高陽。笠雨名希敬。海昌人以進士爲令。

史甚熟詩古文甚富。

畫禪有女定清真。合配琳瑯萬軸身。百里畿南風雪路。我來著手竟成春。鐵珊有女及笄。笠雨毀偶。使予爲窆修焉。

古愁莽莽不可說。化作飛仙忽奇闊。江天如墨我飛還。折梅不畏蛟龍奪。十二月十九日攜女辛遊焦山歸舟大雪。

惠山秀氣迎客舟。七十里外心先投。惠山妝成要妝鏡。惠泉那許東北流。廿二日攜女辛遊惠山。

丹實瓊花海岸旁。羽琤山似峯之陽。一家可惜仍煙火。未問仙人辟穀方。歲不盡五日。安頓眷屬于海西羽琤之山。戲示阿辛。

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閣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

天下震矜定會之詩。徒以其行間璀璨。吐屬瑰麗。夫人讀萬卷書。供驅使。璀璨瑰麗何待言。要之有形者也。若其聲情沈烈。惻怫逾上。如萬玉哀鳴。世鮮知之。抑人抱不世之奇材。與不世之奇情。及其爲詩。情赴乎詞。而聲自異。要亦可言者也。至於變化迅心。儻忽萬匠。光景在目。欲捉已逝。無所不有。所過如掃。物之至也。無方。而與之爲無方。此其妙明在心。世烏從知之。風知之而卒不能言之。嘗聞神全者。哀不能感。樂不能眩。風雨不能蝕。晦朔不能移。乃至火不能燒。水不能溺。此道家言。似不足以測學佛者之淡。抑古今語言所可到之境。止於此。定公其殆全於神者哉。全於神者哉。寫己亥雜詩竟。聊書簡末。庚子穀雨日新安女士程金鳳。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無著詞選

菩薩蠻

文廊匝。匪屏風。曲輕寒。惻惻侵簾箔。秋思正沈吟。秋陰幾許深。
無言垂翠袖。粉蝶窺人瘦。蝶也不禁秋。
涼花相對愁。

夢芙蓉本意

背鐘歌鳳枕。見一珠秋弄。水裙鳳鬢。露華無力。飛下珊瑚影。又微芒不定。月墜金波孤迥。小立空塘。怨紅
衣半卸。消受夜涼緊。脈脈鴛鴦暝。正穩乍蓮房。粉墜鴛鴦初醒。香重煙輕。愁絕共幽映。五更魂魄冷。吟斷
錦雲休訊。捐佩疑寒。更凌波恐溼。塘外曉風陣。

卜算子題獨立
士女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兒瘦。不遣紅鐘照畫廊。縹緲臨風袖。
庭院似清湘。人是湘靈否。誰寫長天秋思圖。

定盦文集補 詞選

燒得闌干透。

點絳脣

日落花梢。慳慳春勸何時省。紗窗又暝。黃月濛濛影。
沒箇商量。除是知愁等。羅衣冷。香階紅陣。燕子歸期定。

虞美人

紗窗暝色低迷綠。猶未傳銀燭。春寒瑟瑟晚來添。玉釧微閒。應是換吳棉。
金盞香篆惜惜墮。新月窺人坐。湘簾放下悄含顰。生怕梨花和月射曠痕。

洞仙歌

一梳春月。澹溶溶欲上。鸞尾雲晴碧天掃。正文窗四扇。縹緲華空。晶豔豔。玉女明燈一笑。幾番攜手處。
曇誓天邊。寒綠深深帳紗悄。親手采瓊芝。著玉盤中。添香水。養花還小。見說道。仙家夢都無。便夢也。如煙曉涼欺覺。

醉太平

長吟短吟。恩深怨深。天邊一曲瑤琴。是鸞心鳳心。香沈漏沈。魂尋夢尋。玉階良夜悄悄。有花陰月陰。

清平樂

垂楊近遠。玉鞵行來緩。三里春風章曲岸。目斷那人庭院。駐鞭獨自思惟。撩人歷亂花飛。日暮春心留恨。可能紉佩同歸。

太常行

一身雲影墮人間。休認彩鸞看。花葉寄應難。又何況、春痕袖斑。似他身世。似他心性。無恨到眉彎。月下屏山。算窺見、瑤池夢還。

端正好

數年華間中黯黯。記不起、誰恩誰怨。金爐香裊盡沈沈。并疊作、閒愁片。月明花滿天如願。也終有、酒闌燈散。不如被冷更香銷。獨自去、思千徧。

霓裳中序第一

霓裳羽衣之曲
今不傳戲補之

當筵問古月。誰向其閒起宮闕。風馬雲車歷歷。見桂葆乍迎。嬌如雪。遙空聞說。說衣來天袂涼絕。驚鴻起。素衣二八。舞罷老蟾泣。飄忽長風吹急。竟天上人間了隔。仙聲一半記得。漢武秦皇。有路難覓。開元慶佳節。算合樂圖中應識。宋苑本有楊太真合樂圖尊前祝千秋萬歲。不須有離別。

長相思

仙參差。佩參差。數罷鸞期又鳳期。彩雲西北飛。簫一枝。笛一枝。吹得春空月墮時。月中人未歸。

又

住西樓。話西樓。好夢如雲不自由。喚人飭倦眸。憶從頭。訴從頭。銀漢茫茫入夜流。人間無盡愁。

天仙子自賦所藏葉小
寫眉紋詩硯

天仙偶厭住瓊樓。乞得人間一度游。被誰傳下小銀鈎。煙澹澹。月柔柔。伴我熏香伴我修。

瑤華董雙成
畫像

雲英嫁了。弄玉歸來。向翠樓瓊戶。虛無萬壘。試問取。金闕西廂何處。容華絕代。是王母前頭人數。看紫衣仙佩非耶。漢殿夜涼歸去。低鬟小按霓裳。唱月底仙聲。記否親遇。霞宮侍宴。渾忘了。聽水聽風前度。天青海碧。也只合。其中小住。笑人閒。兒女聰明。倒寫成雙名字。

浪淘沙寫
夢

好夢最難留。吹過仙洲。尋思依樣到心頭。去也無蹤尋也慣。一桁紅樓。中有話綢繆。燈火簾鉤。是仙是幻。是溫柔。獨自淒涼還自遣。自製離愁。

如夢令

本是花宮么鳳。降作人間情種。不願住人間。分付藥鑪煙送。誰共誰共。三十六天秋夢。

高陽臺

嚙曲含香。吹笙聘月。華年心緒悵悵。十二重簾。重重閣住春陰。花魂蝶夢飛難度。倩何人料理幽襟。問春人。知否園亭。唬徧流鶯。生愁一點朝雲散。把青梅細數。紅豆閒吟。尙怯餘寒。爭教負了香衾。癡鬟不放重簾穩。墜猩紅半幅吳綾。啓湘屏。多病心情。忘繫花鈴。

喝火令

欲賦仙模樣。空愁彩筆彫。藕絲衫子鬱金翹。立到水芝花上。羅襪未香消。端正當窗戶。停勻躡步搖。斷無幽意上眉梢。只恐凝妝。只恐背人嬌。只恐夢回香淚措。上枕頭綃。

木蘭花慢

問人天何事。最飄渺。最銷沈。算第一難言。斷無人覺。且自幽尋。香蘭一枝恁瘦。問香蘭何苦伴清吟。消受工愁滋味。天長地久悵悵。蘭襟。一九涼月。墮似他心。有夢訴依依。香傳裊裊。眉鎖深深。故人碧空有約。待歸來天上理天琴。予夢中受詞一卷讀之一人告予曰此天琴譜也。無奈游仙覺後。碧雲垂到而今。

菩薩蠻

行雲欲度簾旌去。唬花恨草無重數。吟淡口脂痕。秋心自覺溫。秋懷珠與玉。寫上羅箋薄。暮暮與朝朝。工愁要福銷。

惜分釵

定齋文集補 詞選

金鋪曉。褰幃早。嫩寒漠漠欺人覺。霧沈香。額微黃。報道寒梅也。學晨妝。雙雙。明窗掩。重簾軟。鑪香自炙。紅絲硯。點銀鈎。記清愁。待把琴心。寄與西洲。休休。

如夢令

紫黯紅愁無緒。日暮春歸甚處。春更不回頭。撇下一天濃絮。春住春住。覓了人家庭宇。

金明池

按拍填詞。拈簫譜字。白日銷磨無緒。春夢斷。拈天香草。試悵望。美人何處。中餘醒。才要醒時。卻又被豔想迷漫遮住。早燕子。恁忙。楊花零亂。好煞年光將去。料理相逢。今又誤。問除卻相思。怎生言語。箋開恨。絲煩絮亂。製密意。綠愁紅妒。甚天工作。就慵時。有萬種恹恹。十分凝佇。便拌不懷人。從今決絕。如此情。情消否。

一翦梅

一丸微月破黃昏。卷定簾痕。劃定鑪痕。春歸誰與試溫存。春瘦三分。人瘦三分。柳花桃葉鎮紛紛。掩了重門。閣了芳樽。安排悵惆倚羅屏。紅字消魂。香字招魂。

青玉案

韶光不怨恁。去。祇悵悵。年華誤。目斷游絲情一縷。斷橋流水。夕陽飛絮。可是春歸路。樓頭盡日還凝。

佇欲訴閒愁向誰訴。薰酒花飛天又暮。醒時如醉。醉時如夢。夢也何曾作。

鶯囀序用宋人韻

殘香半銷金獸啓。朱籬瑣戶。悄凝盼。十里蘅皋。多少心期傷暮。夢回後。半雲凭闌。春煙閣斷天涯樹。仗鶯魂有力。喚起一天濃絮。昨日閒愁。今朝暗恨。似濛濛。惹霧。拈彩筆。親製紅詞。有人憐賞心素。正沈沈。春深似海。低徊煞。年華金縷。作人間。病鳳鸞。原輸鷓鴣。臙脂含怨。錦琴生愁。悵春似逆旅。枉二十四番寒暖。次第催完。變了漫空。撲人花雨。欵寒佩瘦。紅欵絳病。惺惺胡蝶。誰家宿。況連天。香草崇蘭渡。子懷渺渺。靈修尙隔中央。只恐棄我如土。凌波鞵。繡綫裙鬆。換吳棉白苧。爲一種。心情無奈。斷送韶顏。顛顛。而今。勸君休舞。渾都不管。愁儂怨汝。靈犀不管一寸分明見。更何須。弄入瑤琴柱。紗窗日落無人。獨倚芭昏。有誰省否。

菩薩蠻

吳棉一幅單鴛被。沈沈和霧和香睡。花氣溼銀屏。紅窗斜月明。玉闌干畔路。曉夢無尋處。夢醒轉沈吟。花寒恐不禁。

臨江仙

一角紅窗低嵌月。矮屏山。蹙羅紋。梨花情性怕黃昏。淚憐銀蠟淺。心比玉爐溫。底事難鬢愁不醒。冬冬

蚪箭宵分起來親手放簾痕。春空涼似水。西北有嬌雲。

又

酒渴思茶交午夜。沈煙閒撥釵梁。小梅花盒教添香。填詞渾已嫺。何況脫衣裳。才把夢兒牢捉住。無端

浣溪沙

香霧無情作薄寒。銀鐙吹處氣如蘭。凭肩人愛夜闌珊。花語綠窗涼月聽。雲欹文枕畫鸞看。釧聲微戛

夢兒難。

又

鳳脛鐙青香篆寒。尋思脈脈未成眠。欹鬟沈生溜犀鈿。一轡梅花紅似酒。半庭春月暖於煙。紅闌干外

夜闌珊。

夢行雲

曉幃怯春冷。重簾下。眠未醒。休釵翠被。恐教人驚省。一枝豔豔文窗外。梨花涼弄影。唾華襟上。颺紅枕

上。悲歡事。留淺印。嬌柔無語。倩人探心性。十分打疊情懷起。怕花愁月病。

洞仙歌

輕寒漠漠。又杏花天氣。卸了吳棉薄。膩把花魂細綰。月夢低敲。閒譜得。十疊新詞堪記。番番圓豔約。春事迷人。絮影風光太消碎。小病不勝春。嫩想穠愁。拚略受情多風味。又銀燭傳來勸箋愁。看比玉能紅。比簫能脆。

導引曲

無情緒。無情緒。寂寞掩重門。銀蠟心多才有淚。寶香字斷更無痕。梨花浸黃昏。

又

空相憶。空相憶。庭院四更天。悵悵綠梅花下路。半襟斜月不知寒。鳳屣過闌干。

玉聯環影

隴月魂。傍花陰立。紅淚留痕。一片花枝溼。袖兒寒。佩兒寒。依舊五更風急。夢吹殘。

南歌子

香霧漫空溼。珠簾峯地橫。雲圍月擁見卿卿。受盡輕憐。痛惜不分明。紅淚彈前恨。心香警舊盟。瑤華密帳絮三生。悵悵五更風急。斷魂驚。

桂殿秋六月九日夜夢至一區雲廊木秀水殿荷香風煙鬱深金碧燿麗時也方夜月光吞吐在百步外盪溼氣之空深都爲一碧散清景而離合不如幾重一人告予此光明殿也醒而

賦之爲
賦雨解

明月外。淨紅塵。蓬萊幽宿四無鄰。九霄一派銀河水。流過紅牆不見人。
驚覺後。月華濃。天風已度五更鐘。此生欲問光明殿。知隔朱扃幾萬重。

憶瑤姬

唳鶴吟鸞。悄千門萬戶。夜靜塵寰。玉京宮殿杳。悵九霄仙佩。不下雲輶。今生小謫。知自何年。消盡瓊煉顏。
料素娥。今夕無人問。裙袂生寒。定萬古。長對晶盤。斂莊嚴寶相。獨坐嬋媛。幽懷知有恨。恨玉笙吹徹。徹
骨難眠。雙成問訊。青女凭肩。瑤華筵宴罷。長風起。吹墮離愁到世間。

夢玉人引

一簫吹。瓊闌月暖。錦雲飛。十丈銀河。挽來注向靈扉。月殿霞窗。動春空。仙籟參差。報道雙成。乍褰了羅幃。
陡然聞得青鳳下。西池奏記。簾前佩環。聽處依稀。不是人閒話。何緣世上知。夢回處。摘春星。滿把纒纒。

意難忘

涼月珊瑚伴。蘭心玉性。試語還難。秋花分小影。秀句寫冰紈。眉意淺。佩聲殘。有珍重千般。略逗伊。隱花裙
上。竹葉斑斑。知音何苦輕瞞。者溫存隱秀。慧思華年。明明通爾汝。瑟瑟數悲歡。攜手際。試絜問。是意暖
神寒。玉漏沈。芙蓉睡也。重靠闌干。

醜奴兒令

鸞箋偷寫伊名字。琴語依稀。箏語依稀。花影無媒忽進幃。蘭因絮果從頭問。吟也淒迷。措也淒迷。夢向樓心鏡火歸。

鳳棲梧

誰邊庭院誰邊宅。往事誰邊。空際層層疊。坐暖一方屏底月。背人蠟影幢幢滅。萬種溫馨何用覓。枕上逃禪。遣卻心頭憶。禪戰愁心無氣力。自家料理回腸直。

右無著詞一卷。始名紅禪詞。凡九十二闕。壬午春選錄四十五首。癸未夏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懷人館詞選

臺城路送姚怡雲之江南

平生未信江南好，輸君者番歸去。明月揚州，古來英麗，端合仙人住。俊遊自許，有載酒詞場，吹簫仙侶。盥想穠愁，一齊翻入四紅譜。西風吟緒正苦，又牽情冶柳，離恨千縷。瘦硯敲霜，古箋曬月，真箇銷凝無主。相思怨汝，教獨自凭樓，冷吟誰語。一掬夫容，送君斷腸句。

鵲橋仙同袁閣村汪宜伯小憇僧寺宜伯製金縷曲見示有望南天倚門人老敢云披薙之句余驚其心之多感而又喜其詞之正也倚此慰之

飄零也定，清狂也定，莫是前生計左。才人老去，例逃禪問，割到慈恩真箇。吟詩也要，從軍也要，何處宗風香火。少年三五等閒看，算誰更驚心似我。

浪淘沙寄布

別夢醒天涯，悵悵年華。懷人無奈碧雲遮。我自低迷思錦瑟，誰怨琵琶。小字記休差，年紀些些。蘇州花

定盦文集補 詞選

月是兒家紫杜紅。闌開揜徧。何處蘋花。

水調歌頭寄徐二義大梁

去日一以駛。來日故應難。故人天末不見。使我思華年。結客五陵英少。脫手黃金一笑。霹靂應弓弦。意氣渺非昔。行役亦云艱。湖海事。感塵夢。變朱顏。空留一劍知己。夜夜鐵花寒。更說風流小宋。淒絕白楊荒草。誰哭墓門田。遊侶半生死。想見涕潺湲。謂嚴江宋先生遺墨滿眼淒然賦此解

又辛未六月二日風雨竟晝檢視敗篋中嚴江宋先生遺墨滿眼淒然賦此解

風西颯然至。竟日作清寒。我思芳草不見。忽忽感華年。憶昔追隨日久。鎮把心魂相守。燈火四更天。高唱夜烏起。當作古人看。一枝榻。一盞茗。宛當前。幾聲草草休送。萬古遂茫然。仙字蟬饑不食。故紙蠅鑽不出。陳蹟太辛酸。一掬大招淚。灑向暮雲間。

點絳脣十月二日馬上作

一帽紅塵。行來韋杜人家北。滿城風色。漠漠樓臺隔。目送飛鴻影入長天滅。關山絕。亂雲千疊。江北江南雪。

瑤臺第一層某侍衛出所撰王孫傳見示愛其頗有漢晉人小說風味屬予爲之引因填一詞括之戲佈稗家之言

無分同生偏共死。天長恨較長。風災不到。月明難曉。雲誓天旁。偶然淪謫處。感俊語。小玉聰狂。人間世。便

居然願作長命鴛鴦。幽香蘭言半枕歡期。抵過八千場。今生已矣。玉釵鬢卸。翠釧几涼。賴紅巾入夢。夢裏說。別有仙鄉。渺何方。向瓊樓翠宇。萬古攜將。某侍衛原序。某王孫者。家城中。珠規玉矩。不苟言笑。某氏主曰。王孫所謂都尉。敦風古阿思。哈發都。爾敦風古。言骨格異也。阿思哈發都。言聰明絕特也。再三云。女不應。王孫遣家難。女家薄之。求昏拒不與。兩家兒女皆病。一夜天大雪。私召王孫。王孫衣雪鼠裘。至杏曰。寒矣。為脫裘。徑擁之。女中而出。女方寢。寢中禮防不從。王孫曰。來肯病耳。亦以禮自固也。杏但聞絮絮達旦聲。旦杏送之。出。王孫以額巾納女枕中。女不知也。嗣是不復能相見。句餘夢見女。執巾問曰。此君物也。曰。然。寤而女計至。知杏兒取巾以佐殮矣。王孫尋鬱鬱以卒。杏自縊。此嘉慶丙寅丁卯間事。越辛未予序之如此。又乞浙熊君墳詞以傳之。

行香子道中書懷與汪宜伯

跨上征鞅。紅豆拋殘。有何人來問春寒。昨宵夢裏猶在長安。在鳳城西。垂楊畔。落花間。紅樓隔霧珠簾卷。月負歡場詞筆。闌珊。別來幾日。且勸加餐。恐萬言書。千金劍。一身難。初相見。蒙填詞。見怡有萬言奏賦。千金結客。二語。

附 送龔璵人出都調水龍吟

汪 琨宜伯

長安舊雨都非。新歡奈又搖鞭去。城隅一角。明箋一束。幾番小聚。說劍情豪。評花思倦。前塵夢絮。縱開愁闌。蠲魂幻蜨。尋不到江南路。從此齋鐘衙鼓。料難忘分襟情緒。瓜期漸近。萍蹤漸遠。合并何處。易水盟蘭。豐臺贈芍。離懷觸忤。任紅蕉題就。翠筠書徧。餞詞人句。

醉太平道中作

鞍停轡停。雲行樹行。東風昨夜吹魂。過青山萬痕。春濃夢沈。愁多酒醒。一天飛絮悖悖。攪離懷碎生。

唐多令道中書懷

二十五長亭。垂楊照眼青。付春風短夢零星。斜倚雕鞍無氣力。渾不似。俊游人。春意太愁生。春愁喚不醒。負華年誰更憐卿。惟有填詞情思好。無恙也。此花身。

浪淘沙舟中夜起

幽夢四更醒。欸乃聲停。吳天月落半江陰。暮地橫吹三孔笛。聘取湘靈。螺髻鎖娉婷。煙霧青青。看他潮長又潮平。香草美人吟未了。防有蛟聽。

菩薩蠻效潘錦集

嬌鬢堆枕釵橫鳳。已馮延巳青春酒壓楊花夢。翠被夜徒熏。庚嬌郎癡若雲。李商隱波痕空映樓。李商隱豔淨如籠月。元稹明月上春期。無名氏輕紅擘荔支。杜甫

蝶戀花

酒壓春愁春捲絮。燕子歸來。苦說年華誤。半晌懷人搔首竚。落梅風急閒庭暮。辛苦癡懷何用訴。曲曲香痕。曲到無憑據。安頓惜花心事處。謝他昨夜風和雨。

水龍吟題家鐘山停琴聽簫閣

紅樓一角沈沈。那廂鎧火秋娘院。露寒花重。愁多指澀。酒醒人遠。蕊聽離鸞。旋來泣鳳。累人猜徧。有相思

兩字呼之欲出。秋意裂。冰紋斷。兩下衷情低按。者沈吟。償他淒怨。分明不是。山重水疊。幾痕紗幔。六曲春星。二分明月。可憐齊轉。把芳心。整起兜衾傍枕。倘能尋見。

高陽臺

南國傷譏。西洲怨別。淚痕淹透重衾。一笛飛來。關山何處秋聲。秋花繞帳膏騰臥。醒來時。芳訴微聞。費猜尋。乍道蘭奴。氣息氤氳。多愁公子新來瘦。也何曾狂醉。絕不閒吟。璧月三圓。江南消息沈沈。魂消心死。都無法。有何人。來慰登臨。勸西風。將就些些。莫便秋深。

鵲踏枝

過人家廢園作

漠漠春蕪蕪不住。藤刺牽衣。礙卻行人路。偏是無情偏解舞。濛濛撲面皆飛絮。繡院深沈誰是一朵孤花。顰角明如許。莫怨無人來折取。花開不合陽春暮。

鵲橋仙

種紅梅一株於竹下賦此

文窗一碧。蕭蕭相倚。靜裊茶煙一炷。籊龍昨夜叫秋空。似怨道天寒如許。安排疏密。商量肥瘦。自劓苦痕辛苦。從今翠袖不孤清。特著箇紅妝伴汝。

金縷曲

沈虹橋廣文小像題詞

老矣東陽沈。算平生。徵歌說劍。十分疏俊。太華秋高攀雲上。百首淋漓詩興。有多少。唐愁漢恨。忽地須彌。

藏芥裏。取一痕瘦石摩挲認。頗豈敢。癖差近。沈遊陝詩極工。性好石。現圖中列大現九小現。十有三深衣兀坐。非復躍馬華山時豪態矣。伊余頑質君
休問。小年來。光芒萬丈。被他磨盡。媿煞平原佳公子。駿馬名姝投贈。只東抹西塗還肯。兩載雲萍交誼在。
更十行。斜墨愔愔印。他日展。寄芳訊。

摸魚兒 乙亥六月留別新安作

者溟濛。江雲嶽雨。是誰招我來住。空桑三宿猶生戀。何況三年吟緒。來又去。可題徧。蓮花六六峯頭路。幽
懷更苦。問官閣梅花。誰家公子。來詠斷魂句。郡齊梅花三十樹。皆余手植。眠餐好。多謝灑行囑咐。吾家有妹工賦。相
思咫尺江關耳。切莫悲歡自訴。君信否。只我已年來習氣消。花絮詞章不作。去倘絕業成時。年華尙早。聽
我壯哉語。予有妹嫁新安。

賣花聲 舟過白門有紀

帆飽秣陵煙。回首依然。紅牆西去小長干。好箇當鑪人十五。春滿鑪邊。如此六朝山。消此鴉鬟。雨花雲
葉太闌珊。百里江聲流夢去。重到何年。

百字令 蘇州晤歸夫人佩珊索題其集

揚帆十日。正天風吹綠。江南萬樹。遙望靈巖山下氣。識有仙才人住。一代詞清。十年心折。閨閣無前古。蘭
靠玉映。風神消我塵土。人生才命相妨。男兒女士。歷歷俱堪數。眼底雲萍纔合處。又道傷心羈旅。夫人額年

客蘇州。頗抱南國評花。西洲弔舊。東海趨庭去。予小子住段氏枝園將紅妝白也。逢人誇說親覩。夫人適

青蓮之目。附 答龔璉人公子卽和原韻

歸懋儀佩

萍蹤巧合。感知音得見。風前瓊樹。爲語青青江上柳。好把蘭橈留住。奇氣擎雲。清譚滾雪。懷抱空今古。緣深文字。青霞不隔泥土。更羨國士無雙。名姝絕世。謂吉雲夫人。仙侶劉樊數。一面三生真有幸。不枉頻年羈旅。繡幕論心。玉臺問字。料理吾鄉去。海東雲起。十光五色爭覩。時尊甫備兵海上。公

摸魚兒並出山探梅卷子因題

數東南。千巖萬壑。君家第一奇秀。雪消縹渺峯巒下。閒鑠春寒十畝。春乍漏。有樵笛來時。報道燕子透。花肥雲瘦。向寂寂青空。濕濕古碧。鐵榦夜龍吼。幽人喜。扶杖欣然而走。酒神今日完否。山妻妝罷渾無事。供佛瓶中空久。枝在手。好贈蘆簾紙。閑歸來。守寒園寫就。看畫稿奴偷。詞腔婢倚。清夢不潺湲。

減蘭偶檢澄紙中得花瓣一包。紙背細書辛幼安更能消幾番風雨。一閱乃是京師閼忠寺海棠花。戊辰暮春所戲爲也。法然得句。

人天無據。被儂留得香魂住。如夢如煙。枝上花開又十年。十年千里。風痕雨點。爛斑裏。莫怪憐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長相思

定盦文集補 詞選

二八七

海棠絲。楊柳絲。小別風絲雨也絲。春愁亂幾絲。早寒時。暮寒時。江上春潮平岸時。謝庭書到時。

滿江紅代家大人題蘇子

草白雲黃。壁立起。塞山青陡。誰貌取。書生骨相。健兒身手。地拱龍興。犄角壯。時清鷺斥。消烽久。仗征人。笛裏叫春迴。歌楊柳。飛鴻去。泥蹤舊。奇文在。佳兒守。問摩挲。三五龍泉存否。我亦高秋三扈。蹕穹廬。落日纒絲驛。對西風。挂起北征圖。沾雙袖。蘇已逝世七年。哲嗣索題。

臺城路女郎有字翠生者酒座中有推抑不得志之色賦此寵之

城西一角臨官柳。陰陰書樓低護。冶葉倡條。年年慣見。露裏風中無數。誰家怨女。有一種工愁天然眉嫵。紅燭歡場。惺忪斂袖無語。相逢縱教遲暮。者春潮別館。牢記迎汝。我亦頻年。彈琴說劍。憔悴江東風雨。煩卿低訴。怕女伴回眸。曉人心緒。歸去唬痕。夜鐘瞧見否。

百字令投袁大琴南

深情似海。問相逢初度。是何年紀。依約而今還記取。不是前生夙世。放學花前。題詩石上。春水園亭裏。逢君一笑。人間無此歡喜。乃十二歲時情事。無奈蒼狗看雲。紅羊數劫。惘惘休提起。客氣漸多真氣少。汨投心靈。何已。千古聲名。百年擔負。事事遠初意。心頭關住。兒時那種情味。

金縷曲贈李生

海上雲萍遇笑頻年開樽說劍登樓選賦十萬狂花如夢寐夢裏花還如霧問醒眼看時何許儂已獨醒
醒不慣悔黃金何不教歌舞明月外思清苦奇才未必天俱妬只君家通眉長爪偶然仙去花月湖山
驕冶甚一種三生誰付只片語告君休怒收拾狂名須趁早鬢星星漸近中年路容傍我佛鏡住

虞美人

陸丈秀農杜絕人事移居城東之一粟庵暇日以綠綉梅花帳額索書因題詞其上

江湖聽雨歸來客手翦吳淞碧笛聲叫起倦魂時飛過濛濛香雪一千枝少年多少熏蘭麝金風釵梁
挂年來我但寫蓮經要伴荒庵一粟夜鐙青

湘月

王中夏泛舟西湖述懷有賦時予別杭州蓋十年矣

天風吹我墮湖山一角果然清麗曾是東華生小客回首蒼茫無際屠狗功名雕龍文卷豈是平生意鄉
親蘇小定應笑我非計才見一抹斜陽半隄香草頓惹清愁起羅韞音塵何處覓渺渺予懷孤寄怨去
吹簫狂來說劍兩樣消魂味兩般春夢櫓聲盪入雲水是詞出欽洪子駿題詞序曰與子璣人近詞有曰
頃金陵曲贈之其佳句云結客從軍雙絕技不在古人之下更生小會騎飛馬如此燕邯鄲侯子豈吳
頭楚尾行吟者其下半闕佳句云一棹闌舟迴細雨中更有詞腔姚冶忽頓挂淋漓如此話故骨幽情簡與
劍問篇心劍態誰能畫且付與山靈說餘不錄
趁十年吳山人文徵爲作篇心劍態圖來連記

金縷曲

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

我又南行矣笑今年鸞鳳泊情懷何似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似春水干卿何事暮雨忽來

鴻雁杳。莽關山一派秋聲裏。催客去。去如水。華年心緒從頭理。也何聊。看潮走馬。廣陵吳市。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來歲長安春事早。勸杏花。斷莫相思死。木葉怨。罷論起。店壁上有一騎

南飛四字。為滿江紅起句。成如干首名之曰木葉詞。一時和者甚衆。故及之。

湘月甲戌春泛舟西湖賦此

湖雲如夢。記前年此地。垂楊繫馬。一抹春山螺子黛。對我輕颺姚冶。蘇小魂香。錢王氣短。俊筆連朝寫。鄉邦如此。幾人名姓傳者。平生沈俊如儂。前賢倘作。有臂和誰把。問取靈山渾不語。且自徘徊其下。幽草黏天。綠陰送客。冉冉將初夏。流光容易。暫時著意。瀟灑。

右懷人館詞一卷。原集凡九十闋。辛巳春日選錄三十二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影事詞選

暗香 姑蘇小泊作也紅燭尋春烏篷
夢雨一時情事是相見之始矣

一帆冷雨有吳宮秋柳留客小住笛裏逢人仙樣風神畫中語我是瑤華公子從未識露花風絮但深埭
一往如潮愁絕不能賦花霧障眉嫵更明燭畫橋催打官鼓瑣窗朱戶一夜烏篷夢飛去何日量珠願
了月底共商量簫譜持半臂親也來忍寒對汝

摸魚兒 二月八日重見於紅茶花下
擬之明月入手彩雲滿懷

笑銀缸一花宵綻當筵卽事如許我儂生小幽并住悔不十年吳語憑聽取未要量珠雙角山頭路生來
篷戶只阿母慈憐年華嬌長寒暖仗郎護箏和笛十載教他原誤人生百事辛苦五侯門第非儂宅
可五湖同去卿信否便千萬商量千萬依分付花間好住倘燕燕歸來紅簾雙捲認我寫詩處

浪淘沙 願

定盦文集補 詞選

雲外起朱樓。縹渺清幽。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鏡檻與香篝。雅愔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

洞仙歌雲線繫 集錄別

高樓燈火已三更。天氣吳語喁喁也。嫌碎者新居頗好。舊恨堪銷。壺漏盡。儂待整帆行矣。從今梳洗罷。收拾箏簫。勻出工夫學書字。鳩鳥倘欺。第一難防。須囑咐。鴛媒回避。只此際。蕭郎放心行。向水驛尋燈。山程倚轡。

清平樂

人天辛苦。恩怨誰為主。幾點枇杷花下雨。葬送一春心緒。夢中月射虬痕。卷中鐙地詩痕。一樣嫦娥。見問他誰冷誰溫。影事詞出有屬和者齊天樂下半闕云。人天何限影事待遊他天女同儂同證。狂便譚禪。不錄。

又

萬千名士。慰我傷讒意。憐我平生無好計。劍俠千年已矣。西溪西去煙霞。菲庵小有梅花。繡佛長齋。早懺渠燕子無家。

右影事詞一卷。原集十九首。辛巳春選錄六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瑤人撰

小奢摩詞選

惜秋華癸酉初秋汪小竹水部齋中見秋花有感一賦之凡七閱棄稿敗篋中已十一年矣茲補存其三閱以不沒當年幽緒云

瑟瑟輕寒。正珠簾曉捲。秋心淒緊。瘦蝶不來。飄零一天宮粉。莫令真箇敲殘。留傍取。玉妝臺近。窺鏡乍無人。一笑平添幽韻。芳訊寄應準。待穿來弱線。似玲瓏情分。移鳳褥。欹寶枕。露乾香潤。秋人夢裏相逢。記欲墮。又還黏鬢。醒醒海棠邊。慰他涼韻。右玉簪詠

減蘭

闌干斜倚。碧琉璃樣。輕花綴。慘綠模糊。瑟瑟涼痕欲暈初。秋期此度。秋星澹到無尋處。宿露休搓。恐是天孫別淚多。右詠牽牛

露華

一痕輕輓。愛盡日沈沈。禪榻香滿。別樣瓏鬆。小壁露華猶泫。斜排玉柱。停勻。握處兜羅難辨。幽佳地。龍涎

罷燒銀葉微暖。空空妙手親按。是金粟如來。好相曾現。祇樹天花一種。莊嚴誰見。想因特地拈花。悟出真如不染。維摩室。茶甌經卷。且伴右佛手。

湘月朱純子留宿釣魚村三日歸後代柬兼乞梅花

句留幾日。把六朝俊語。取次聽熟。只說西洲清怨極。誰分者般稔福。北海琴尊。東山絃管。小部泠泠曲。昨宵夢裏。畫屏猶自銀燭。別後小有清吟。都無狂醉。冷煞閒官閣。看取蕭蕭鸞尾影。翠袖天寒同宿。鐵笛吹殘。瑤箋譜牘。料得憐幽獨。一枝贈我。安排早有金屋。

浣溪紗

春倦如雲不自持。起書花葉畏人知。斜陽倭妥繡簾垂。鳳約恹他難解恨。鴛期懊惱莫填詞。淚痕紅上

海棠枝。一作紅亂海棠絲

以上五閱皆從已冊稿復錄出。本在懷人館卷中。今亦不復補入。遂錄於近詞之端。要人自識。

卜算子

江上有高樓。可似湖樓迴。樓外文波曲曲通。不駐驚鴻影。蘋葉弄斜暉。蘭蕊彫明鏡。翦盡秋花漠漠寒。人臥江南病。

洞仙歌

平生有恨。自酸酸楚楚。十五年來夢中緒。是紗衣天氣。簾捲斜陽。相見了。有陣疏疏微雨。臨風鍼線淨。愛惜餘明。抹麗鬢。低倚當戶。庭果熟。枇杷。親蘸糖霜。消受徹。甘涼心腑。索歸去。依儂夢兒尋。怕不似。兒時那般庭宇。

附同時所作

宜儲徵甲紀

梅天過了。尙蕭蕭殘雨。倚與羈人作酸楚。憶秋槎聽徧。春國寒餘。都不似。此度淒涼情緒。瑤臺應不遠。天外朱樓也。聽丁冬鐸鈴語。欹枕度寒宵。入曉行雲。可遞到鄉關煙樹。怕潤逼衣篝未成熏。欲寄與。都梁。斷鴻無據。

吾友環人以近作洞仙歌見示適予正成此解異怨同曲環人以爲幽曼可吟遂取歸附其詞尾可見吾兩人之論交各在遐腸盪氣時矣紀堂自識

高陽臺

宮燭淒煙。庭梅妬月。揚州曾記元宵。幾度相逢。雲萍依舊飄蕭。謝娘風格清寒甚。捧紅絲。勸寫無慚。儘孤他。明月樓臺。夜夜吹簫。明知相約非相誤。奈鶯期不定。鸞鏡終拋。萬一重逢。墨痕留認。鮫綃。青衫不漬。清樽影。只模糊。紅淚難銷。且禁他。他今夜江風。昨夜江潮。是詞出有以金縷曲見答者其下闕云相逢從

臣絃上語喚汝春魂不起誰憶慣前塵影事劇卻臨歧珍重語怕尋滄海問息勞公子詞料在且休矣前牛不錄

南浦端陽前一日伯恬填詞題壁

定齋文集補 詞選

羌笛落花天。瓣香藕。兩兩愁人歸去。連夜夢魂飛。飛不到。天墜東頭煙樹。空郵古戍。一鐙敗壁。然詩句。不信黃塵消不盡。摘粉搓脂情緒。登車切莫回頭。怕回頭。還見高城尺五。城裏正端陽。香車過。多少青紅兒女。吟情太苦。歸來未算年華誤。一劍還君君莫問。換了江關詞賦。

齊天樂 同年生馮晉漁海南人。曾兩夢至江南之弁山。自言兩度神遊。髮不異。出夢遊弁山第。語戒。雖未知後何如。要。不免流轉文字海也。

東塗西抹尋常有。精靈可憐如許。兜率天中。修羅海上。各是才人無數。魂兮記取。那半壁青山。我備曾住。花月濛濛。魂來魂往。定相遇。多君今世相訪。東南三百載。屈指吟侶。花葉書成。雲萍影合。溝水無情流去。賓朋詞賦。好換了青鐙。戒鐘悲鼓。繙徧華嚴。懺卿文字。苦華嚴疏抄云。夢有六種境界。

綺寮怨 江鐵君近詞有云。細慧煎春。枯禪蠶夢。都付落葉哀吟。讀之潸然。因填此解。用宋人史邦卿韻。

一榻茶煙午寂。落花天易陰。何人向花外吹簫。惹清夢。飛出幽林。江東俊遊。今勸。被怨曲。撥起情。怎禁。種閒愁。容易生苗。怕紅豆。綠蕪春又深。人去休操斷琴。他生何許。此生有約難尋。煙鎖登臨。門巷晝沈沈。天涯美人憔悴。雲水外。定傷心。傷心怕吟。要消遣。除聽千偈音。

長相思 同年生馮晉漁少具慧根。而不信經典。與予異也。嘗有買宅洞庭。攜囊吹笛。終焉之志。與山水絕妙。晉漁購之。歸乃其釐石公園也。相對歡戲。予作此二詞。附册尾。既為詞祝之。詞又以見山川清福。亦須從修習而來。殆不可妄得也。借以勗之。

山溶溶。水溶溶。如夢如煙一萬重。誰期覺後逢。
恨應同。誓應同。同禮心經同聽鐘。懺愁休更慵。
畫樓高。畫船搖。君領琵琶儂。雙簫雙鬢互見招。
若能澆。藥能燒。別有今生清課饒。它生要福銷。

清平樂

以北平石壘致種折寄
願頌頌丈附以小詞

黃塵撲面。寒了盟鷗願。問我名場誰數見。冷抱寒陵一片。
別來容易經秋。吳天清夢悠悠。夢到一灣漁火。西山香雪歸舟。
謂辛巳正月探梅之遊

卜算子

曾在曲闌干。瞥見紗裙傍。花影濛濛細步回。月底簾鉤上。
重到曲闌干。記起人模樣。萬劫千生再見難。小影心頭葬。

醜奴兒令

沈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縱橫。淚也縱橫。雙負簫心與劍名。
春來沒箇關心夢。自懺飄零。不信飄零。請看牀頭金字經。

摸魚兒

題願樹覆桃葉歸舟
卷子時壬午閏春也

又漫天。飛花飛絮。一番春事無據。朝朝送客長亭岸。身似蘆溝柳樹。
歸計阻。但打疊吟魂。飛過黃河去。輸君容與。者雙鬢吹笙。雙聲問字。雙槳夜呼渡。它生約。亦在五湖煙雨。
笛牀歌板何處。才人病後風情死。

負了莫釐龍女，還肯否。重整頓清狂也。未年華暮，幽懷漫訴，要淪茗煩他。蟻舫待我，商略買山句。

清平樂 題胡魚門山居卷子

東南詞賦，屈指尊前數。雨打風吹潮捲去。依舊能狂只汝。叩君畫裏禪關，憶儂夢裏煙爨。何日兩枝玉笛，雙雙吹入春山。

百字令 蔣伯生得顧橫波夫人小像，新予曰君家物也，為填一詞。

龍華劫換，問何人料理，斷金零粉。五萬春花如夢過，難遣些些春恨。京師某家劇樓有楹帖一聯曰：大千部，五萬春華如夢，真記得丁歌。帳簾春宵，枕欹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甲舞曾睡崑崙相傳，尙書作也。帳簾春宵，枕欹紅玉，中有滄桑影。定山堂畔，白頭可照明鏡。記得腸斷江南，花飛兩岸，老去才還盡。何不絳雲樓下，去同禮空王鐘磬。花飛兩岸，春行人在秦淮日。賦詩云：楊柳青史閒看，紅妝淺拜，回護吾宗旨。漳江一傳，心頭蕩地來省。忽憶黃石齋先生，在秦淮之事，曲終及之。

齊天樂 重晤宋子庭於都門，酒半出高樓風雨卷子乞詞，見面殊不易，故多為私心禱祝之詞，且堅它年羈約，非如國中荒寒本相矣。

相逢怕覓閒文字，替卿療可春病。難道才人，風風雨雨，埋卻半生幽恨。維摩消損，有如願天花，泥人出定。一樣中年，萬千心緒，符重整。天涯此樓休問，一番枯寂後，須畫金粉。紅燭填詞，青綾擁被，春雨勸伊同聽。參禪也肯，笑有限狂名，懺來易盡。兩幅青山，兩家吟料，并予亦有莫釐仙。

右近作小奢摩詞一卷，本三十三闋，刪存十五首，補入舊作合為二十首，癸未六月付刊。

定盦別集

仁和龔自珍撰人饌

庚子雅詞

好事近八月初十日即事

蘭漿昨同游。今日下樓無力。暝我凌晨來早。道不曾將息。歡容慘黛雲時并。此景最難得。別有神方持

贈。為清明寒食。末句乃謎語也。

生查子又即事一首

關了綠窗紗。鬆了湘裙衩。言病復言愁。絮絮雲屏下。我已厭言愁。不理傷心話。翻願得嬌嗔。故惹鶯喉罵。

鬲谿梅令羽陵春曉畫册

矮桃花壓石玲瓏。似巫峯。花底鞦兒。花外月如弓。入懷同不同。鬱金裙褶晚來鬆。倦臨風。莫把臙脂先染

玉笙紅。製愁詞思備。

定盦文集補 詞選

醜奴兒令將返羽琇別墅留別滄浪亭僧

赤欄橋外垂楊柳。似我秋心。一陣秋陰。槭槭蕭蕭秋便深。佛前容我攤經坐。細剔龜鏡。多謝詩僧。明夜擎舟又羽陵。

人月圓

綠珠不愛珊瑚樹。情願故侯家。青門何有。幾堆竹素。二頃梅花。急須料理。成都貰酒。陽羨栽茶。甘心費盡。三生慧業。萬古才華。

天仙子

古來情語愛迷離。惱煞王昌十五詞。楚天雲雨到今疑。鋪玉版。捧紅絲。刪盡劉郎本事詩。

江城子自題羽陵春晚畫冊改爾谿梅令之作

假山修竹隱蒙茸。忒玲瓏。似巫峯。竹外樓臺。薄暝一重重。為數春星貪久立。蒼蘚上。印鞦韆。留仙裙褶。晚來鬆。落花風。去愔愔。先把胭脂。染得玉笙紅。此夜酒邊詞筆健。銀燭燄。吐如虹。

阮郎歸代某校書送某書記

碧桃花底醉春游。橫波先自秋。明朝何況送蘭舟。情多易注眸。紈扇小。紵衣修。關山寸寸愁。今番嫩約怕沈浮。申江不許流。

臺城路賦秣陵臥鐘在城北雞籠山之其重萬鈞不知何代物也

山陬法物千年在。牧兒叩之聲死。誰信當年。捷鎚一發。吼徹山河大地。幽光靈氣。肯伺候梳妝。景陽宮裏。怕閱興亡。何如移向草間置。漫漫評盡。今古便漢家長樂。難寄身世也。稱人間帝王宮殿也。稱斜陽蕭寺。鯨魚逝矣。竟一臥東南。萬牛難起。笑煞銅仙。淚痕辭灞水。

鵲橋仙秦淮右訪

昨朝相見。渾如不見。鸚鵡催妝無力。香消茶熟。等多時才鏡檻迴廊一瞥。今朝不見。勝如重見。庭院暮寒時節。城闌鐘火促歸舟。露簾裏。慘紅裙褶。

鬲谿梅令即景

林檎葉。葉拂僧窗。閃青缸。墨菊如煙淡。與影兒雙。吠星何處。龍夢中詞筆小。瑤璫寄吳艘。欲翦芙蓉生。恐負蘭茝。不曾輕涉江。

好事近行篋中有小像一幅以詞爲記

三界最消魂。只有辯才天女。半世從無一句。是平常言語。儼然生小在侯家。天意轉孤負。作了檻花籠鶴。怎笑狂如許。

臺城路同人皆詞知余近事有以詞來贖者且促歸期良友多情增我迴腸設氣耳

定盦文集補 詞選

吳棉已把桃笙換。流光最驚羈旅。蠟屐尋山。黃泥封酒。小有逢迎。今雨。懷沙輟賦。夢不到南州。鄧林夸父。且逐寒潮。金閭一角。餽秋去。覺來誰與相遇。有卷中姚合。樓上孫楚。催我歸舟。鴛鴦牒緊。莫戀閒鷗野鷺。青谿粥鼓。道來歲重尋。須攜筇侶。多謝詞仙。低回吟冶句。

應天長 移寓城北之四松庵。溪山幽絕。人跡罕至。曉起倚高閣賦此。

山僧許我移茶竈。不用當關仙鶴報。松杉杪。鐘魚杳。天際真人相揖笑。夢回曾似到。記得卷中秋曉。意境彷彿似之。

李成溪山秋曉圖 我吞長虹一嘯。吳天落月小。

點絳脣 補記四月之游

典卻珠釵。高樓特啓櫻桃宴。江風吹棟。恰喜鱖魚薦。不許假紅。只許深盃勸。窗三面。推開一扇。故使雞髮見。

好事近 補記仲夏情事

名儁出天然。字近曹娥碑格。何以報他紈扇。餽一筐梅實。平江暮雨太酸生。江上黯行色。行過松陵古道。得斷腸消息。

虞美人

高樓卜罷芻尼至。讀我龍鸞字。門前青翰泊雙雙。怕見芙蓉。未敢涉秋江。今年青鬢搔逾短。那有忘憂

館。文君儻製白頭吟。爲報相如。客裏乏黃金。

醜奴兒令

答月坡牛林訂游

游蹤廿五年前到江也依稀。山也依稀。少壯沈雄心事遠。詞人間我重來意。吟也淒迷。說也淒迷。載得齊梁夕照歸。

定風波

燕子磯頭。壓笛吹。平明沈玉大王祠。無數蛾眉深院裏。晏起。曉霜江上阿誰知。山詭潮奔千萬變。當面。身輕要喚鯉魚騎。藉地江婁催我去。飛渡。樽前說與定何時。

一痕沙

錄音

東指羽瑤山下。小有亭樓如畫。松月夜窗虛。待卿居。閒卻調箏素手。只合替郎溫酒。高閣佛鐙青。替鈔經。

菩薩蠻

四月十九日薄暮卽事

文窗花霧淒然綠。侍兒不肯傳銀燭。樓外月昏黃。口脂閒暗香。新來情性皺。未敢假羅袖。此度袷衣單。蒙他訊晚寒。

減蘭

定盦文集補 詞選

鯨魚橋下。片片桃花春已謝。不怨橋長。行近伊家土亦香。茶甌香炷。多謝小鬟傳好語。昨夜羅幃銀燭。花明蟾子飛。

賀新涼

寄寓吳下滄浪亭與王子梅諸君談藪

一櫂滄浪水。一行行。澹煙疏柳。平生秋思。多謝江東風景好。依舊美人名士。有老衲。高談奇字。使我吳天詩料闕。策蝓文。矯扁三千事。古香鶴。在肝肺。一簫我漫游吳市。傍龜鏡。來稱教主。與諸君談藪。子梅以教主目之。琉璃欲起。病蝶涼蟬狂不得。還許虎邱秋禊。看磨墨。人低雙髻。絕勝山東驢子背。慘郵亭。麥飯黃沙裏。擲筆罷。傲吾子。

好事近

錄言

細語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願青裙縞袂。畫梁燕子已無家。那有五侯第。等到歲寒時候。折黃梅簪髻。

小重山令

碧玉寒門產麗華。誤隨紅葉。去到天涯。明珠一斛坐陪茶。容我見。容我飯胡麻。倦返七香車。重尋吳苑柳石湖花。今年愁到莫愁家。黃金少。典去玉鴉叉。

調笑四首

花下花下。金碧朝陽亭榭。獨游無味春時。恨煞佳人起遲。遲起遲起。孤負江山清綺。
花月花月。一片溶溶春闊。佳人情味。曹騰翻愛羅幃。擁鏡。鏡歇。我向花陰獨立。
烹茗烹茗。閒數東南流品。美人俊辯。風生皮裏。陽秋太明。皮裏皮裏。流品如儂。第幾年紀。年紀。不比三十四。乳名鄭重。曾探眉樣。蹉跎未諳。眉樣眉樣。難道峯青江上。

定風波二首

擬聘雲英藥杵回。思量一日萬徘徊。畢竟塵中容不得。難說。風前揮淚謝鸞媒。自古畸人多性癖。奇逸。雲中仙鶴怎籠來。須信銀屏金屋裏。一例。琪花不稱檻前栽。
除是無愁與莫愁。一身孤注擲溫柔。倘若有城還有國。愁絕。不能雄武不風流。多謝蘭言千百句。難據。羽璫詞筆自今收。晚歲披猖終未肯。割忍。他生縹緲此生休。

賣花聲

近世菊花紛紅駭綠。無復東籬古意。偶客林陵。得墨菊二本甚娟妙。小詞賞之。

我住秣陵西。怪鳥秋啼。也無墨客對揮犀。何處尋秋何處醉。小妹青溪。寒菜兩三畦。花不成蹊。折歸鏡下伴淒迷。忽憶青門人縞袂。淡墨會題。

前調紫菊有近似墨菊者

誰訝九秋光。玉女元霜。臙脂隊裏鐵爲腸。聞道豪家開夜宴。肯喚秋娘。秋味黯然長。不要穠香。紙屏六

幅繪湘江影。試似花花似影。小費評量。

清平樂 朱石梅以紅梅四卷贈
行報謝即題其畫冊後

芙蓉老去。沒箇銷魂處。今雨不來來舊雨。心與亭臺俱古。青谿一曲盤桓。粥魚茶板荒寒。多謝畫師慰

我。紅妝打槳同還。

南歌子 自題近
詞卷尾

靈鵲飛秋夕。香車駕暮煙。鉞兒七箇盡情穿。路費玲瓏七孔藕心錢。牀上宜施寶。琴中替辨絃。七襄報

我。定何年。且喜南樓好夢七分圓。

此玉淦潘丈所錄定盦詞。余借讀將十年。昨復攜至武林。適曉帆吳方伯棊定盦文成後。搜得詩草。棊

附文集後。余因出此詞。請附其詩並棊之。使定盦箸作。各見一斑也。同治戊辰十二月古昇州何兆瀛

志於武林官署之知所止齋。

同治己巳。補棊龔定盦先生遺文及破戒草。己亥雜詩。承何青士觀察惠假定公詞鈔本。正在付梓。適

趙益甫孝廉過杭。攜有定公詞四卷。乃先生手定。刻於道光癸未。取校何本。增多不少。惟庚子雅詞一

卷。則未刻本也。遂改依原刻本重棊。而以庚子雅詞附後。共為別集五種。得窺全豹。亦一快事也。曉帆

吳煦記。

定盦文集補編卷一

與番舶求日本佚書書

昔在乾隆之年。皇侃論語疏至。邇者。佚存叢書至。所著七經孟子攷文亦至。海東禮樂之邦。文獻彬蔚。天朝上自文淵著錄。下逮魁儒碩生。無不歡喜。翹首東望。見雲物之鮮新。側聞海東禁令。以唐以後書入境者。罪之中朝一士。願因貿易之便。附宣鄙陋。蛟龍有靈。不撓吾言。吾賤士也。祿位無籍。名聲不表。于當時。班固云。據褒舊之畜念。發思古之幽情。我則居之。竊謂唐以後之學。造物者開之。開則變師。師變則書奪。奪則亡。東國力守舊而遏新。雖異乎大易窮則變。變則通之義。抑所以慰巷士之思慕者。情甚幽。義甚高。力甚鉅。不敢以汎及。不敢以遠徵。謹願求先儒詁經之遺文。及文章家漢魏間作者。附上隋唐兩朝史家。簿錄之言。計兩册。苟迹介存亡之間。而可以求之萬一者。各加一紅規于其上。凡七十規。又別紙疏其亡佚之年。希覆加考核。如有存者。願以家藏三代鐘彝吉金之打本易。亦約七十事。往來之郵。質劑之平。有長年在。如曰大夫無域外之交。則魯仲尼何爲問官于郟子乎。吾知貴國通儒大夫。若山君。井鼎藤君。信篤其人者流。必有以教之。削札扁函。齋此拳拳。夢魂有靈。以爲先驅。

論京北可居狀

京師春益早。冬益煖。客益衆。土著益詐。吾相北方。獨宣化府承德府之間。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長子孫。今夫東南草木。朮朮然易榮也。易高大也。易槁也。蠶空其中。雨漬其外。有園圃者。不規久遠。不能儲以爲美材。宣化承德間少木。木四月始榮。其華肥。其葉長。其材堅。得三頃之礪确。以種木。三十年而材之棟宇棺槨之利。可以專數縣。恆寒故腴理實。恆勞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見聞定。居天下極北。仕者賈者不取道。不取道。無過客矣。故家室姻戚皆舊。我祖我宗蹕路之所出入。承德則山莊在焉。近宮牆蹕路不爲陋。子孫如智慧。亦可以窺掌故矣。東南生齒密。邱墓密。歲歲掘之。故土浮。故土多石少。宣化承德間平地皆巨石。地氣不洩。氣不洩。故無蚊蚋毒蟲。亦無瘟疫疴疾。人畜皆壽。如夾山而居。山之坳。縱可四百丈。橫四之一。可以牧牛羊。犂牛牧。可以代田。石炭可以代薪。狼狐野貓之皮。可以代蠶。子孫如聰慧者。宜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習蒙古書。通喇嘛經咒。可以代東南書記之館。教讀之師。吾有丈夫子二。如一支回南。一支遷北。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噫。吾少年營東南山居。中年仕宦。心中溫溫然。不忘東南之山居。京師旣不欲久淹。天意嗣我。人事甚我。又未必使我老東南。從曼妙之樂也。我方圖之矣。丁酉十月。與客言志。旣送客。書示兒子。

定盦文集補編卷二

北路安插議

土爾扈特之歸也。自乾隆三十六年後。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兩處。有賜渥巴錫等游牧地。如立行省後。不可使與民戶旗戶無區別。宜各建一大城居其酋。聽出城外。舊有水草處數區。仍令安牧。歲時酌令入牲畜于布政司。則獨其例貢。一切封爵翎頂如故。謹議。

御試安邊綏遠疏

臣聞前史安邊之略。不過羈縻之。控制之。雖有長駕遠馭之君。乘兵力之盛。鑿空開邊。一旦不能有。則議者紛紛請棄地。或退保九邊已耳。非真能盡其土。子其人也。國朝邊情邊勢。與前史異。拓地二萬里。而不得以爲鑿空。臺堡相望。而無九邊之名。覆其土。子其民。以遂將千萬年。而無尺寸可議棄之地。所由中外一家。與前史迥異也。安南路之策。與安北路異。天山北路者。杜爾伯特土爾扈特綽羅斯厄魯特和碩特輝特之故地。自準部平。而衛拉特之遺民盡矣。天山南路。則兩和卓木之故地。其遺民統以伯克。有阿奇木伯克商伯克分轄之。回民之信服吾將帥也。未必如其信服伯克也。將帥不得其心。則伯克率回民以

怨吾將帥。得其心而恩太勝。則伯克率回民以輕吾將帥。所由與北路異也。今欲合南路北路而胥安之。果何如。曰以邊安邊。以邊安邊何如。曰常則不仰餼于內地。十七省變則不仰兵于東三省。何以能之。曰足食足兵。足之之道何如。曰開墾則責成南路。訓練則責成北路。夫南路至肥饒也。非北路但產青稞蔬麥者比也。河水之支流以十數。經各城流引而入田。可以稻。征而入倉。可以饒。可以糶。而特慮夫屯官屯丁之有名無實也。是故改屯丁爲土著。改戍卒爲編戶。出之行陣。散之原野。勢便令順。撤屯田爲私田。又許上農自占地。以萬人耕者。授萬夫長。以千人耕者。受千夫長。回子之貧者。役之爲佃。富人之役佃也。權俸于官吏。回子怙恃此農夫矣。且可以奪伯克之權。而轉其信服伯克之心。如是數年。則糧裕。阿克蘇設紅銅局。官司鼓鑄。制普兒錢。其重六銖。禁紅銅毋許入關。禁皮貨毋許入關。如是數年。則錢裕。用物裕。又禁內地倡優淫巧。不許出關。以厚其風俗。則官私一切裕。夫錢裕糧裕用物裕。官私一切裕。而猶仰給中國之解饟。必不然矣。如是十年。而猶不能兼顧北路。使北路仍仰給內地。又不然矣。北可制南。南不可制北。故漢世三十六城郭。皆轄于都護治。唐之北庭。亦轄西南。而國朝回疆辦事。領隊大臣。節制以伊犁將軍。其理一也。臣恐以爲南路有事。有調發。宜調發及于北路而止。客歲之事。調及東三省兵。甚非策也。夫三省居輿圖極東北。回城居極西南。入中國出中國。真二萬里。又不肯使走草地。卽走草地。走蒙古。走烏里雅蘇台。亦萬餘里。其爲老師糜餉。騷擾州縣。伏考史冊。未視此用兵也。以爲用其人乎。臣不敢以爲其

人不足用。而伊犁將軍標下。固額設洗白兵五百名。索倫兵五百名。果其有名有實。一可當百。則此亦二勦旅矣。何不責成伊犁將軍。使平日認真訓練。此二旅。使名實相核之。爲簡捷乎哉。故大功雖告成。而兵差費至巨萬。兵差所過。州縣頗虧空。夫欲邊之安。而使內地虛耗而不安。故曰甚非策也。夫常有常之經。變有變之經。武之善經也。回民見吾之常。亦有經。變亦有經。乃真不敢輕吾將帥。匪但卡內之各城安。而卡外之哈薩克布魯特愛烏罕那木千安集延。以及巴克達山溫都斯坦之人。咸震我之聲靈。而環嚮以安。匪但萬年有此新蓋。雖再拓十數城。可也。雖有重臣宿將。老于西事之人。爲我皇上直陳得失。無以易此。臣謹疏。

上大學士書

中書巽自珍言。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絕於世而已。夫有人必有匈奴。有匈奴則必有耳目。有耳目則必有上下百年之見聞。有見聞則必有攷訂同異之事。有攷訂同異之事。則或匈奴以爲是。匈奴以爲非。有是非則必有感慨激奮。感慨激奮而居上位有其力。則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奮而居下位無其力。則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勢積胡所重。風氣移易胡所懲。事例變遷胡所懼。中書仕內閣。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見所聞。何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安之。而中書一人。何弗謂是大。廷廣衆。苟且安之。夢覺

獨居。何弗謂是。入東華門。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東華門。神明湛然。何弗謂是。同列八九十輩。疑中書有痼疾。弗辨也。然何弗謂是。無銜魚乙以爲茹。如藉蠟粟以爲坐。細者五十餘條。大者六事。茲條上六事。願中堂。淬厲聰明。煥發神采。賜畢觀覽。

一。中堂宜到閣看本也。大學士之充內廷者。例不看本。伏攷雍正十年以後。內廷之項有五。一御前大臣。二軍機大臣。三南書房。四上書房。五內務府總管是也。五項何以稱內廷。內閣爲外廷故也。內閣何以反爲外廷。雍正後。從內閣分出軍機處故也。大臣帶五項者。除出南書房。上書房。總師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園居。日入直常川園居者。三項而已。此帶三項之大學士。不到閣看本之緣由也。幸大學士不盡帶三項。內閣日有大學士一員到。漢侍讀上堂。將部本通本各籤呈定。迎送如儀。中書有關白。則上堂。無關白。則否。此國初以來。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後。九十年來。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閣。侍讀以下。賢否熟悉。甸中。輔臣掌故。亦熟悉。甸中。內閣爲百僚之長。中書實辦事之官。此衙門一日未裁。此規矩一日不廢。道光元年。大學士六人。滿洲伯中堂。托中堂。協辦長中堂。漢則曹中堂。戴中堂。協辦孫中堂。是年到閣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孫大拜。協辦爲蔣中堂。伯休致。長大拜。協辦爲英中堂。則道光二年之事。曹蔣皆軍機大臣。長伊犂將軍。孫兩江總督。英內務府總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慶朝。任御前大臣。軍機大臣。常川園居。聖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屬偏勞。一日召見。乘便口奏。

內閣只臣一員。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須分身等語。於是乞旨。派漢學士三人。輪流看本。噫。學士職過。硃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關鍵。然而一時權宜之法。豈以爲例。他日無論某中堂開缺。局勢卽全變。局勢全變。舊章不難立復。設竟從此改例。須大學士奏明。將漢學士添此職掌。纂入會典。並將大學士永遠作爲虛銜之處。纂入會典。萬無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權宜自無妨礙。而後來永遠如此。并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孫革職。蔣大拜。協辦爲汪中堂。汪上書房總師傅也。按嘉慶九。年上諭曰。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大臣。俱著輪流入署辦事。其上書房總師傅。不過旬日一入直。尤不得藉口內廷。常川園居。聖訓煌煌。在會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讀不知也。汪到任日。滿侍讀探請意指。汪絕然曰。我外廷乎。乃止。是日絕無援甲子年上諭。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慶七年六月。上諭曰。內閣重地。大學士均應常川看本。其在軍機處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圓明園居多。散直後。勢難赴閣。至在城之日。直機務稍簡。朕令其赴衙門辦事。卽應閣部兼到。若不在內廷之大學士。稟擬繪音。是其專責。豈可開曠。保寧到京後。雖有領侍衛內大臣。朕不令其在園居住。嗣後軍機處之大學士。直朕進城後。諭令到衙門時。著先赴內閣。再赴部院。其不在內廷之大學士。著常川到閣。以重綸扉。以符體制。此諭更明白矣。亦無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談掌故。小臣不立風節。典法陵夷。紀綱蕪壞。非一日之積。可勝痛哉。假使汪肯看本。則托汪隔日一到。與托原奏所稱。只一員到閣之語。情事異。與所稱日日到閣之語。情事又異。夫復何辭。惜哉。此

第二大關鍵也。汪病逝，協辦爲今盧中堂，英降熱河都統，協辦爲今富中堂，兩中堂不但不在三項內廷，並不在五項之列。尤宜到閣，以重本職，而侍讀懲前事，不復探請，兩中堂原未諳閣故，不知大學士之本職因何而設，各自不在兩公，遂兩相忘。此第三大關鍵，合署人員，舉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變，而漢學士之看本局，遂不變。時人戲語陳學士嵩慶，張學士麟曰：兩君可稱協辦，協辦大學士，兩君笑應之。三十年後，後輩絕不解今日嘲戲語矣。盧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國史館總裁，兼管順天府事務，富中堂全銜爲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正白旗滿洲都統，閱兵大臣。今吏部順天府，知有盧中堂內閣，不知有盧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內閣，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獨主之，內閣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學士一官，遂與保傅虛銜，有銜無官者等，自尚書至巡檢典史，皆不以兼攝事，廢本缺事，獨大學士有兼事無本事矣。自尚書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門堂上辦事，內閣爲衙門首，堂上闕然無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來，設立大學士之權之職之意，至托中堂而一變，汪中堂而再變，盧富兩中堂而三變，托剏之，汪中之，盧富成之，依中書愚見，今宜急請托中堂，盧中堂，富中堂，輪流到閣看本。今曹保軍機大臣，長保保，前大臣，蔣保兩江總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會典，不得相忘，此當世第一要事。

一、軍機處爲內閣之分支，內閣非軍機處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學士卽軍機大臣也，中書卽章京也。

壬子後軍機爲諭之政府。內閣爲旨之政府。軍機爲奏之政府。內閣爲題之政府。似乎輕重攸分。然寰中上諭。有不曰內閣承發奉行乎。寰中奏牘。有不曰內閣鈔出者乎。六科領事。赴軍機處乎。赴內閣乎。昔雍正朝。以軍務宜密。故用專摺奏。後非軍事亦摺奏。後常事亦摺奏。後細事亦摺奏。今日奏多于題。諭多于旨。亦有奏訖在案。補具一題者。絕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不得不引申觸類及之也。國朝仍明制設六科。其靡在午門外。主領旨。主封駁。惟其爲上諭也。諫臣或以爲不可行。而封駁之。諫臣之所以重。今內閣擬旨所答。皆題本也。所循字句。皆常式也。旨極長。無過三十字。誠無可封駁者。自開臣爲問曹冗員。而并科臣亦成問曹冗員。果依現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駐隆宗門外。專領軍機處上諭。而主其封駁乎。又惟內閣爲至近至貴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達內閣。謂之通本。果依現在情形。通政司亦問曹冗員。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駐隆宗門外。爲奏事處之咽喉乎。此二說。原屬迂腐不可行。然援據立法之初意。而求其臆理。核其名實。必遭天下後世辨口。如此重重駁詰而後已。亦何以禦之哉。又六部尙書皆直日。而大學士獨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內閣學士不直日。立法之初。豈不以絲綸之寄。百寮之總。不直日者。無日不直也乎。內閣與軍機旣分。大學士反恃部院旗務以爲重。而直日召見。嘉慶中。御史蔡炯奏。大學士勿令兼他務。其論實近正也。其事則幸而不行。萬一行。則大學士旣不直日。又不到閣看本。終歲不召見。又不趨公。與冗食需次小臣何以異。

天下後世姍笑。何以禦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牽一髮而全身爲之動者。此也。雍正壬子。始爲軍機大臣者。張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攜中書四人。文端攜中書兩人。詣乾清門。幫同存記及繕寫事。爲軍機章京之始。何嘗有以六部司員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領吏部戶部。何嘗召吏戶兩衙門司官。幫存記繕寫乎。厥後中書升主事。卽出軍機處何也。六部各有應辦公事。占六部之缺。辦軍機處之事。非名實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內廷者。未攷何人始。至于由部員而保充軍機處者。又未攷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傳文忠兩公。實勦之主之。其後遂有部員送充之例。內閣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閣部對送。閣所占已不優矣。但閣與部未嘗分而爲七。嘉慶二十一年。睿皇帝願謂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內閣獨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據大本大原以對。反叩頭認過。於是特諭內閣與六部衙門均平人數。而閣與部遂爲七。今中書在軍機者最希。最失本真。職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從本原更張。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議。依中書愚見。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專辦六部之事。內閣辦絲綸出內之事。停止六部送軍機處。其由軍機中書升任部員後。不得奏留該處。立飭回部當差。如此。庶變而不離其宗。漸復本原。漸符名實。

一。侍讀之權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閣。而侍讀之權日益重。凡中書一切進取差使。侍讀不呈大官單。袖中出寸紙。書姓名一兩行。口進數詞。中堂漫頷之。卽得之矣。遇有協辦侍讀出缺。則侍讀之門如市。故侍讀以上官自處。中書以下屬自處。明悖會典。試思六部卿寺衙門。皆用大官單白事。何內閣獨廢單不

用由各衙門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閱官單。今侍讀之見中堂也。大率宮門風露之中。立譚之頃。使非袖中出寸紙。實不簡便。此其所苦也。論者曰。侍讀于中書近。中堂于中書遠。藉加延訪。此論不然。大官單既備。載中書之履歷年齒。食俸深淺。功過次數。及何項行走名目矣。何獨憑袖中寸紙之爲延訪。而閱官單之反非延訪與。中堂領百寮。爲臬上耳目。其於四海之內。滿漢文武大小賢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門二三筆札小生。尙有弗知。而待臨歧延訪與。豈中堂之聰明。申于天下。而獨詘于侍讀與。依中書愚見。一切中書差使。宜由侍讀手奉全單。默然鶴立中堂坐堂上。朱筆點出。明降堂諭。不許仍沿袖中出紙。以肅瞻聽。

一。漢侍讀宜增設一員。使在典籍廳掌印也。國初。漢侍讀本三人。今滿洲蒙古漢軍侍讀缺十二人。漢缺二人。內閣爲掌故之宗。典籍廳爲儲藏之藪。近御史王贈芳有陳奏添設漢侍讀一摺。部議不行。其原奏但爲疏通人員起見。且仍係辦理票籤之事。票籤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設。議寢良是。愚以爲侍讀必宜添設。以復舊制。而非專爲疏通起見也。又非爲票籤處添缺也。今漢缺典籍二員。皆不在廳行走。或在票籤委署侍讀。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籤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庫行走。其中書幫辦典籍者。一兩員。孤立于廳。廳待之如客。彼實缺典籍。尙不過而問一切矣。安能責幫辦之中書。問其何故。由廳無漢人前程。故典籍雖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讀。必不準擢侍讀。假使擢侍讀。而其人又離廳矣。又況實缺典籍。由中

書論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門矣。卽真在廳行走。而視廳如傳舍。無足整頓。固也。此漢人于內閣掌故。十九茫然。而滿員直視爲文移檔案之區。繁缺不欲令漢人分權。其勢遂成。遂不可反。依中書愚見。欲名實之符。莫如添漢侍讀一員。在廳掌印。與滿侍讀和衷辦事。此缺出。以實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廳幫辦之中書升用。如此。則國家多熟諳掌故之小臣。爲太平潤色。卽以疏通而論。漢人之升侍讀也。分爲二支。一支由票籤處委署侍讀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勻。無要津擠塞之患。

一館。差宜復舊也。各館官書。以內閣翰詹衙門充總纂。纂修協修官。此國初以來定例。近日尙有明文可見。一見於嘉慶六年十月。大學士王杰等會典館原奏。再見於嘉慶七年十一月。大學士保甯等會典館原奏。弁冕會典者也。會典館如此。歷聖實錄館如此。一切官書局無弗如此。嘉慶七年。王文端公送中書蔡毓琳等充協修。而以葉繼雯充纂修。葉君負文望。辭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書送纂修之例。於是終會典館全書告成之年。無以中書續送者。仁宗睿皇帝實錄。凡六年告成。亦無以中書送纂修者。在文端爲遷怒。爲變舊章。從而沿之。非文端諍友矣。但文端未嘗奏明裁汰。未奉明文。從而沿之。以爲前規。後隨。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協修矣。而獨送分校。分校之役。與供事等。夫中書與翰詹同爲清秩。翰林纂書。中書分校之。書內得失。一切不當問。中書深以爲恥。又按嘉慶末。楊宜之係副貢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會典館總纂。中書王璟等。以進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國家用人之法。豈爲平允。此

必當復其舊物。并行知各館者也。

一體制宜畫一也。漢中書充文淵閣檢閱。軍機章京者。挂朝珠。今中書紛然挂朝珠。或以爲非。或以爲是。以爲是者。曰內閣本內廷。與軍機無區別。以爲非者。曰今之內閣。一切非軍機處。事勢本殊。何獨挂珠。兩說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準。或全裁。或何項應準。或何項應裁。奉明文而載會典。又如中書初到閣。見大學士儀。平日侍讀中書。因公見大學士儀。後輩初次謁前輩儀。亟宜斟酌卑亢之間。纂成一書。以便循守。願文物斐然。以章百司領袖之盛。道光九年十二月朔。中書龔自珍謹議。

在禮曹日與堂上官論事書

主客司主事兼坐辦祠祭司事龔鞏祚。謹啓大人閣下。鞏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調任今職。受事以來。於今一年。拙者之効。無所表見。而旬凡間。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於百一。大人觀覽之餘。加以采訪。采訪之後。如可行。次第施行。條目如左。

一。則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則例。十年一修。天運十年而小變。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欽奉上諭。及臣工條奏。關係某部事宜。經某部議準者。該部陸續纂入。以昭明備。今按禮部則例。自嘉慶二十一年重修後。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禮。最爲重大。應行纂入者。較三司繁賾數倍。三司亦有應纂入者。署中因循。憚于舉事。若再積數年。難保案牘無遺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禮曹爲朝廷萬事折衷之地。較五部最重。今各

部皆無二十年不開則例館者。揆其輕重，未爲允洽。又鞏祚讀嘉慶二十一年所修則例，舛錯極多。此日重修，見聞相接，尙易訂正。若遲至數年而後，舊人零落，攷訂益難。宜飭首領司詳議，迅辦奏稿。本年夏間舉行。

一、風氣宜力挽也。鞏祚先祖官禮部，鞏祚之父又官禮部，今三世矣。髫髻以來，頗聞掌故，且知本部風氣。在京曹最爲雅正，乃近今則有難言者矣。向來司員名爲坐辦司事，至於掌印，尤繫一司之雅望。豈以趨踰犇走爲才，嘉慶初司員有於宮門風露中持稿乞畫者，使少年新科爲之，謂之觀政，資格稍舊，則不爲之矣。或筆帖式爲之，主事不爲之矣。近日專以赴宮門說稿爲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輩齊聲說一件事者，有六七輩合捧一稿者，鞏祚實羞爲之。至於本部赴圓明園直日，是日也，四司不聞一馬嘶，不見一阜隸迹矣。定例，部臣赴園直日，輪派一人留署，注明摺尾，是皇上尙不欲堂官之全赴園也。況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員自有其坐辦之事，直日何預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趨踰犇走，乞面見長之人，則少一端坐商榷，樸實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宮門見堂官，則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爲無益之忙，堂官儉有辭之懶，所繫豈淺鮮哉。宜頒發堂諭一通，曰：內廷尙書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應畫之稿，積至第八日，直日八日一遣筆帖式二員，彙捧至宮門面畫，主事以上官，不許前來。如此，則司事簡矣。又頒堂諭一通，不在內廷行走之尙書侍郎，日日入署，無須在宮門畫稿。如此，則堂事肅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稿系

由某司辦者。許本司原辦之官。前來一員。隨同聽旨。餘員不必來。如此。則司事益肅。夫簡以肅。則復乾隆以前之氣象矣。又有請者。本部遇題缺。及派差使時。竟有對衆誇張。堂官向我詢賢否。我保舉誰。我保全誰者。此輩不學淺夫。於大局亦無能損益。但禮曹爲風氣之宗。一類一笑。宜謹之以防五部清議。

一。祠祭司宜分股辦公也。祠祭司關係至重。甲於諸司。官懈吏疲。散漫無紀。亦爲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辦公故也。現在儀制司分股。故人知奮勉。無旬日不到署者。亦無呈堂乞畫時。而本員尙不知此稿底裏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並無專責。人人可問。夫天下事至人人可問。則人人不問。固不獨祠祭司然矣。嘉慶間。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辦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獨辦。不願均勞。以爲若分辦。則掌印者與餘員何以異。乃力白其不使而止。此時幸而此專嫉之員。北司頭緒頗多。宜悉心詳議。復王侍郎之舊。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數人。或數股一人。此番議定。永遠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頓也。主客司者。爲天朝柔遠人。使外夷尊中國。地綦重也。近日至於大敗壞。不可收拾。爲四夷嘲笑。原其故。由百務一諉之。四譯館監督。而本司無權也。館監督之設。由外夷戾止。夫馬衆多。資其彈壓而已。天家有饋廩之給。俾司賓客。適館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關中外大體大計者。宜責成該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館監督一人。欲重印重。欲輕印輕。欲行印行。欲止印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國王。

使陪臣呈請改貢道。爾時掌印邊廷英具奏稿。尙書文孚奏駁之而止。十五年前。風氣尙未大壞。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預聞。禮部之有四譯館。猶戶部之有寶泉局。兵部之有馬館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現貯本部後庫。非真京堂與六部卿貳抗衡者也。監督以京堂自處。以主客司爲贅疣。去年高驪貢使。呈請裁減通官。其詞剴切。監督福肇不問其是非。獨駁斥之。堂司皆弗預諾。鞏祚以爲宜奏乞聖裁。不見聽。未幾。果有使臣倭什訥明訓擾驛站之事。卽係通官之害。明效大諫。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慶故事。主客司預聞。豈有此事哉。又伏檢舊案。主客司掌印。滿郎中不兼四譯館監督。四譯館監督。以三司郎中爲之。何也。外夷在館。錢糧出入。例由館造冊報司。由司覆核。咨戶部報銷。今監督卽係本司。是自支自銷。自造自報。自核自移。自咨自結。無此政體。客歲高驪三來。越南亦來。簿籍之屬。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該監督何以自叨。何以自處。宜急定章程。四譯館監督。用三司郎中爲之。在主客司者迴避。永爲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該司各員中明白大計者。議其或準或駁。共見共聞。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無失大體之羞矣。以上四條。主事鞏祚謹議。道光十八年正月。開印日。

主客司述略

我朝藩服分二類。其朝貢之事。有隸理藩院者。有隸主客司者。其隸理藩院者。蒙古五十一旂。喀爾喀八

十二旂。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屬之廓爾喀是也。隸主客司者。曰朝鮮。曰越南。卽安南。曰南掌。曰緬甸。曰蘇祿。曰暹羅。曰荷蘭。曰琉球。曰西洋諸國。西洋諸國。一曰博爾都嘉利亞。一曰意達里亞。一曰博爾都噶爾。一曰英吉利。自朝鮮以至琉球。貢有額有期。朝有期。西洋諸國。貢無定額。無定期。

朝鮮越南琉球。皆有冊封之禮。朝鮮以內大臣。內閣滿學士。六部滿侍郎。乾清門侍衛。散秩大臣往。琉球以內閣中書。禮部司官。六科給事中。或翰林院官往。越南如琉球之禮。嘉慶朝定冊封越南。用廣西布政使。或按察使往。不以京官往。

國朝冊封琉球六次。順治十一年。使張學禮。王垓。康熙元年。王垓又以頒詔往。康熙二十一年。使林麟焄。汪楫。康熙五十七年。使海寶。徐葆光。乾隆十九年。使全魁。周煌。嘉慶四年。使趙文楷。李鼎元。嘉慶十二年。使費錫章。齊鯤。道光丁酉六月記之。

凡頒賞陳於午門。先期咨內務府備賞物。咨護軍統領。彈壓屆期。御史二員來監禮。禮部侍郎一員。主客司司官二員。莅賞會同四譯館滿監督一員。手奉而授之。鴻臚序班。以國語督其拜跪。子莅賞暹羅者一。琉球一。越南一。朝鮮四。

越南貢道。由陸路至廣西憑祥州。入鎮南關。道光元年。越南使臣呈請改由水道。入廣東澳門。部臣駁之。道光六年。越南王來朝。復理前說。主客司員外郎任邱邊公廷英又力駁之。具奏其議乃定。邊公前輩中之

有風采肯任事者也。

蒙古寄餼表序

賽音部之有兩厄魯特。猶青海部之有賀蘭山厄魯特。與額濟納土爾扈特也。皆各有廩。疆域則統之如古。圉庸國。賽因西壤。茂有水草。其始也。皆居推河矣。其繼也。皆居烏蘭烏蘇矣。今阿刺布坦裔見。旂一廩。一丹濟蘭裔見。廩一旂。一廩。皆見貝子地。皆削推河之再。官書記載。或贅或歧。故考檔宜慎也。

青海志序

青海在甘肅西甯府邊外。唐吐谷渾之分也。三十九族。奉佛而好兵。會盟之事。弗與。故文移甚少。其地始盡番子有也。三十九族之人。盡後徙也。瓦刺與蒙古。實一而二。始元明間。爲蒙古屬國。視蒙古微賤。和碩特之得姓。博爾吉吉特氏。當是冒貴種。未必本姓。然弗可攷也。今依欽定世系表。以和碩特之願實汗爲首。巨細之故。咸詮次于下。雍正後。願實裔亡。而和碩特不盡亡。存者如千族。其事次焉。其徒往以實地者。有喀爾喀輝特。土爾扈特各部。其事又次焉。其關界。以鎮海堡爲首。其地形。以河爲領。具如志。

烏梁海表序

皇輿極北竟也。其人與明阿特同祖。喀爾喀四部輕之。蓋微種也。頗役附北厄魯特。噶爾丹不能自通。康熙三十六年。漠北平。五十四年。烏梁海來貢貂。有詔。隸札薩克圖汗部。乾隆三十九年。始與木蘭之圍。命

與烏蘭烏蘇厄魯特杜爾伯特青海爲一隊。謂之四別隊。嗣是進年班矣。其部落以在唐努山者爲大支。以牧阿勒坦山。牧阿勒坦淖爾者爲屬國。實一種而三國。有總管大頭目一員。今鈎考唐努山世系。自和羅爾邁以下。列於表。

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戊戌十一月

欽差大臣兵部尙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林公。旣陛辭。禮部主事仁和龔自珍。則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中國自禹箕子以來。食貨並重。自明初開礦。四百餘載。未嘗增銀一釐。今銀盡。明初銀也。地中實。地上虛。假使不漏于海。人事火患。歲歲約耗銀三四千兩。況漏于海如此乎。此決定義。更無疑義。漢世五行家。以食妖服妖。占天下之變。鴉片煙則食妖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其食者宜縲首。誅。販者造者宜刎脰。誅。兵丁食宜刎脰。誅。此決定義。更無疑義。誅之不可勝誅。不可絕其源。絕其源則夷人不逞。奸民不逞。有二不逞。無武力何以勝也。公駐巖門。距廣州城遠。夷勦也。公以文臣。孤入夷勦。其可乎。此行宜以重兵自隨。此正皇上預關防。使節制水師意也。此決定義。更無疑義。食妖宜絕矣。宜并杜絕呢羽毛之至。杜之則蠶桑之利重。木棉之利重。蠶桑木棉之利重。則中國實。又凡鐘表玻璃燕窩之屬。悅上都之少年。而奪其所重者。皆至不急之物也。宜皆杜之。此一旁義。宜勒限使夷人徒巖門。不許留一夷。留夷館一所。爲互市之棲止。此又一旁義。火器宜講求。京師火器營。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於海使。

否。廣州有巧工。能造火器否。胡宗憲圖編。有可約略仿用者否。宜下羣吏議。如帶廣州兵赴鷓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此又一旁義。於是有儒生逆難者曰。中國食急于貨。襲漢臣劉陶舊議論以相軋。固也。似也。抑我豈護惜貨。而置食于不理也哉。此議施之於開礦之朝。謂之切病。施之於禁銀出海之朝。謂之不切病。食固第一。貨卽第二。禹箕子言如此矣。此一答難。於是有關吏逆難者曰。不用呢羽鐘表燕窩玻璃。稅將絀。夫中國與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之曰。行將關稅定額。陸續請減。未必不蒙恩允。國家斷斷不恃權關所入。矧所損細所益大。此又一答難。乃有迂誕書生逆難者。則不過曰。爲寬大而已。曰。必毋用兵而已。告之曰。刑亂邦用重典。周公訓也。至於用兵。不比陸路之用兵。此驅之。非勦之也。此守海口。防我竟。不許其入。非與彼戰于海。戰于餘隍也。伏波將軍則近水。非樓船將軍。非橫海將軍也。況陸路可追。此無可追。取不逞夷人及奸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兵敵之原塹之事。豈古人於陸路開邊釁之比也哉。此又一答難。以上三難。逆難者皆天下黠猾游說。而貌爲老成迂拙者也。粵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紳士中未必無之。宜殺一儆百。公此行。此心爲若輩所動。游移萬一。此千載之一時事機。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古奉使之詩曰。憂心悄悄。僕夫況瘁。悄悄者何也。慮嘗試也。慮窺伺也。慮洩言也。僕夫左右親近之人。皆大敵也。僕夫且髮形于色。而有況瘁之容。無飛揚之意。則善于奉使之至也。閣下其繹此詩何爲。一歸墟義也。曰。我與公約。期公以兩期。期年使

中國十八行省。銀價平。物力實。人心定。而後歸報我皇上。書曰。若射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鶴矣。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輒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誨。未罄積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與中紬繹大作。責難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入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爲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坵申菲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做本家帖。瞻主政。代述一切。想蒙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愚弟。林則徐叩頭。戊戌冬至後十日。

定盦文集補編卷三

釋魂魄

有渾言之義。有析言之義。渾言之。人死曰鬼。鬼謂之魂魄。析言之。魂有知者也。魄無知者也。質言之。猶曰神形矣。易曰。精氣爲物。此言聖智之魂之情狀。曰游魂爲變。此言凡民之魂之情狀。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頌文王之精氣。能不與魄俱死。孔子告子游曰。體魄則降。此言聖智與凡民所同者。曰知氣在上。此言聖智所不與民同者。凡民之魂。不能上升乎天。或東西南北以遊。招魂之禮。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必仰而求之上者。何也。不敢以凡民待其親也。屈原宋玉之詞。則求之上。求之下。求之東西南北。夫亦善知凡民之情狀者也。月之生曰明。其死曰魄。假借之義也。魂有知。故禮有招魂。楚巫有禮魂。魄無知。故周禮不墓祭。墨氏薄葬。道家者流。言以魂屬善。以魄屬不善。求之孔墨。具無其義。小說家言人遇鬼於墟墓。然則魂有戀魄而悲死者矣。孰達孰悲。吾弗知。

辯知覺

嘉慶甲子。自珍從嚴江宋先生讀書。先生問焉曰。伊尹曰。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知與覺。何所辯也。自

珍對曰。知就事而言也。覺就心而言也。知有形者也。覺無形者也。知者人事也。覺兼天事言矣。知者聖人可與凡民共之。覺則先聖必俟後聖矣。堯治歷明時。萬世知歷法。后稷播五穀。萬世知農。此先知之義。古無歷法。堯何以忽然知之。古無農。后稷何以忽然知之。此先覺之義。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此先知之義。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此先覺之義。孔子學文武之道。學周禮。文武周公爲先知。孔子爲後知。此可知者也。孔子不恃杞而知夏。不恃宋而知殷。不乞靈文獻。而心適禹湯。此不可知者也。夫可知者。聖人之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之覺也。

關告子

龔氏之言性也。則宗無善無不善而已矣。善惡皆後起者。夫無善也。則可以爲桀矣。無不善也。則可以爲堯矣。知堯之本不異桀。郇卿氏之言起矣。知桀之本不異堯。孟氏之辯興矣。爲堯矣。性不加菟。爲桀矣。性不加枯。爲堯矣。性之桀不亡走。爲桀矣。性之堯不亡走。不加菟。不加枯。亦不亡以走。是故堯與桀。互爲主客。互相伏也。而莫相偏絕。古聖帝明王。立五禮。制五刑。敵敵然。欲民之背不善而嚮善。攻剽彼爲不善者耳。曾不能攻剽性。崇爲善者耳。曾不能崇性。治人耳。曾不治人之性。有功於教耳。無功於心。進退卑亢。百姓萬邦之醜類。曾不能進退卑亢性。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又曰。性杞柳也。仁義杯棬也。以性爲仁義。以杞柳爲杯棬。闡之曰。浸假而以杞柳爲門戶藩柵。浸假而以杞柳爲桎梏。浸假而以杞柳爲虎子威。

愈。杞柳何知焉。又闕之曰。以杞柳爲杯捲。無救於其爲虎子威愈。以杞柳爲威愈。無傷乎其爲杯捲杞柳。又何知焉。是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強名。不可以似。可以形容似也。楊雄不能引而申之。乃勉強名之曰善惡混。雄也竊言。未湮其原。盜言者雄。未離其宗。告子知性。發端未竟。

予年二十七著此篇。越十五年。年四十二矣。始讀天台宗書。喜少作之闕合乎道。乃削剔蕪蔓存之。自珍自記。癸巳冬。

六經正名

龔自珍曰。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經久矣。莊周天運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經奸七十君。而不用。記曰。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有易書詩禮樂春秋之教。孔子所覩。易書詩。後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見禮。卽漢世出於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謂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國寶書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馬遷曰。天下言六藝者。折衷于孔子。六經六藝之名。由來久遠。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漢劉向之爲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有經。有傳。有記。有羣書。傳則附于經。記則附于經。羣書頗關經。則附于經。何謂傳。書之有大小夏侯歐陽傳也。詩之有齊魯韓毛傳也。春秋之有公羊穀梁左氏鄒夾氏。亦傳也。何謂記。大小戴氏所錄。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謂羣書。易之有淮南道訓古五子十八篇。羣書之關易者也。書之有周書七十一篇。羣書之關書者也。春秋之有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羣書之關春秋者也。然則禮

之有周官司馬法。羣書之頗關禮經者也。漢二百祀。自六藝而傳記。而羣書。而諸子畢出。說大備。微夫劉子政氏之目錄。吾其如長夜乎。何居乎。後世有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十四經之喋喋也。或以傳爲經。公羊爲一經。穀梁爲一經。左氏爲一經。審如是。是則韓亦一經。齊亦一經。魯亦一經。毛亦一經。可乎。歐陽一經。兩夏后各一經。可乎。易三家。禮分慶戴。春秋又有鄒夾。漢世總古今文爲經。當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則後世名一家說經之言甚衆。經當以百數。或以記爲經。大小戴二記畢。再經。夫大小戴二記。古時篇篇單行。然則禮經外。當有百三十一經。或以羣書爲經。周官晚出。劉歆始立。劉向班固。灼知其出於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舊章所爲。附之于禮。等之于明堂陰陽而已。後世再爲經。是爲述。劉歆非述。孔氏善夫。劉子政氏之序六藝爲九種也。有苦心焉。斟酌曲盡善焉。序六藝矣。七十子以來。尊論語而譚孝經小學者。又經之戶樞也。不敢以論語夷于記。夷于羣書也。不以孝經還之記。還之羣書也。又非傳。於是。以三種爲經之貳。雖爲經之貳。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經之名。向與固可謂博學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詩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與固豈非則古昔。崇退讓之君子哉。後世又以論語孝經爲經。假使論語孝經可名經。則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經。不曰序六藝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經。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嘗選弟子使筆其言。以自制一經哉。亂聖人之例。淆聖人之名。實以爲尊聖。怪哉。非所聞。非所聞。然且以爲未快意。於是乎。又以子爲經。漢有傳記博士。無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術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傳記。

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諸子也者。一師之自言也。傳記猶天子畿內卿大夫也。諸子猶公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專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於諸子。而夷之於二戴所記之間。名爲尊之。反卑之矣。子與氏之靈。其弗享是矣。問子政以論語。孝經爲經之貳。論語。孝經。則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經者。曾子以後。支流苗裔之書。平易汎濫。無大疵。無闕意眇指。如置之二戴所錄中。與坊記緇衣孔子閒居曾子天圓比。非中庸祭義禮運之倫也。本朝太博士向與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則劉向班固之序六藝爲九種也。北斗可移。南山可墮。此弗可動矣。後世以傳爲經。以記爲經。以羣書爲經。以子爲經。猶以爲未快意。則以經之與僮爲經。爾雅是也。爾雅者。釋詩書之書。所釋又詩書之屑末。乃使之與詩書抗。是尸祝與僮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六經正名答問一

問。傳記及爾雅之爲經。子斥之以其不古也。孝經之名古矣。胡斥之。答。孝經之名經。視他傳記古矣。視孔氏之世之六經。則不古。雖不云乎。仲尼未生。已有六經。仲尼之生。不作一經。子惑是。是惑于元命苞。鈞命決而已矣。周官之再經。王莽所加。

六經正名答問二

問。張揖以降。論爾雅者衆矣。以孰爲正。答。以宋鄭樵之論爲正。然則雅可廢邪。答。否。否。尙寶史游急就。豈

不寶雅。尙尊許慎說文。豈不尊雅。尙信毛萇詩傳。豈不信雅。後聖如起。莫之廢也。釋訓一篇。最冗最誕。最僞鄙。最不詞。如夾漈言。

六經正名答問三

問。六藝之有樂。謂聲容不謂竹帛。明矣。樂記一篇之存。周官大司樂篇之存。竇公所獻。戴氏所錄。其存于天地也。不得謂韶濩之存于天地也。明矣。班氏乃采小戴記之一篇。以當六藝之一。何居。答。子之言是也。而不可以責向與固也。向若曰。此樂之見于大略者爾。名爲七略。則不得不然。名爲藝文志。則不得不然。

六經正名答問四

問。三禮之名始何時。答。始熹平立石經時。夫小戴尊矣。抑王言保傳之篇善矣。夏小正視月令古矣。曾子十八篇亡。厓略稍稍見。大戴又有功焉。公冠投壺。諸侯遷廟。諸侯毀廟。又班氏所稱。其文與十七篇相似者也。十七篇。今本漢書。譌爲七十篇。劉歆正之。則是淹中經之四篇也。然而蔡邕不書大戴。盧植鄭元不注大戴。用心亦有頗焉。

六經正名答問五

問。吾子之言以經還經。以記還記。以傳爲傳。以羣書還羣書。以子還子。五者。正名之功碩矣。今天下古書益少。如其寫定于先生之堂。六藝九種。以誰氏爲配。答曰。我其縱言之。周書去其淺誕。剔其僞衍。寫定十

有八篇。穆天子傳六篇。百篇書序。三代宗統之詔。可讀者十有九篇。秦陰一篇。此篇本在周書七十一篇之中。其目在周書七十一篇。及太史公書。以配春秋。重寫定大戴記。存十四。小戴記。存十七。加周牌算經。九章算經。考工記。弟子職。漢官舊儀。以配禮。古經。屈原賦。二十五篇。漢房中歌。郊祀歌。饒哥。以配詩。許氏說文。以配小學。是故書之配六。詩之配四。春秋之配四。禮之配七。小學之配一。今夫穀梁氏。不受春秋制作大義。不得為春秋配也。國語越絕。戰國策。文章雖古麗。抑古之樸史也。亦不以配春秋。周官五篇。既不行于周。又未嘗以行于秦漢。文章雖閎侈。志士之空言也。故不以配禮。若夫詩小序。不能得詩之最初義。往往取賦詩斷章者之義。以為義。豈書序之倫哉。故不得為詩之配。竊又以焦氏易林。伏生尚書大傳。惠棟輯逸世本。洪飴孫輯。董仲舒書之第二十三篇。盧文弨校本。周官五篇。此五者。附于易書春秋禮經之尾。如坳庸之臣。王者雖不得為配。得以其屬籍通。已為尊之矣。盡之矣。盡之矣。或曰。胡不以老子配易。以孟子。邵子配論語。應之曰。經自經。子自子。傳記可配經。子不可配經。雖使曾子漆雕子。子思子之書具在。亦不以配論語。繇也發其端矣。

志寫定羣經

龔自珍曰。予大愚。後世益不見易書詩春秋。李銳陳奐江藩。友朋之賢者也。皆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方讀百家。好稊家之言。未暇也。內閣先正姚先生語自珍曰。盍不寫定易書詩春秋。又有事天地

東西南北之學未暇也。烏乎。姬周之衰。七十子之三四傳。或口傳。易書詩春秋。不皆著竹帛。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漢定天下。立羣師。師置羣弟子。利祿之門。爭以異文起其家。故易書詩春秋之文多異。然而文武之文。非史籀之孳也。史籀之孳。孔氏之雅言。又非漢廷之竹帛也。漢之徒隸寫官。譯形借聲。皆起而與聖者並有權。然而竹帛廢。梨木起。鞞紉者不亡。凡梨令工匠胥史學徒。又皆起而與聖者然有權。聖人所雅言益微。悲夫。悲夫。將欲更定姬周之末之文章。不有考文之聖。其熟當之。將欲更漢氏也。羣師互有短長。非深于義訓。勇于割聞者。弗能也。無已。則我所欲糾虔。姑在夫引書變爲徒書之際乎。以與漢寫官爭。姑在夫竹帛變梨木之際乎。以與後世之不令工匠胥史學所據者。皆賤所革者。功不大小。賢勉而能爲之。庶幾其遂爲之。勇改三百字。鬼不相。予乃又吳言曰。是不足爲。今夫易書詩春秋文十五用段借焉。其本字蓋罕矣。我將求其本字。然而所肄者孤。漢師之汎見。雅記者闕。孤則不樂從。闕則不具。以不樂從之心。采不具之儲。聚而訾之。能灼然知孰爲正字。孰爲假。固不能以富矣。諸藉令完具。其七十子之所請益。倉頡史籀之故。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則足以慰好學臚古者之志。終無以慰吾擇子一之志。且吾之始猖狂也。憾姬周之末之多歧。憾漢博士師弟子之多歧。今也不然。感漢寫官之弗廣。感梨木之初之不廣。感兵燹之不右。感俗山之疎。而弗耆古。無以俟予。予所憾日益下。慙如何。慙如何。襲自珍歲爲此言。且十稔。卒不能寫定易書詩春秋。生同世。又同志。寫定者。王引之。顧廣圻。李銳。江藩。陳奐。劉逢祿。

莊綬甲

說中古文

成帝命劉向領校中五經秘書。但中古文之說，余所不信。秦燒天下儒書，漢因秦宮室，不應宮中獨藏尙書一也。蕭何收秦圖籍，乃地圖之屬，不聞收易與書二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何必遣鼂錯往伏生所受二十九篇三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曾多十六篇四也。段使中秘有尙書，以武宣之爲君，諸大儒之爲臣，百餘年間，無言之者，不應劉向始知校召誥酒誥，始知與博士本異文七百五也。此中秘書既是古文，外廷所獻古文，遭巫蠱不立，古文亦不亡。段使有之，則是燒書者，更始之火，赤眉之火，而非秦火矣。六也。中秘既是古文，外廷自博士以汜民間，應奉爲定本，韜若畫一，不應聽其古文家，今文家紛紛異家法。七也。中秘有書，應是孔門百篇全經，不但舜典九共之文，終西漢世具在，而且孔安國之所無者，亦在其中。孔壁之文，又何足貴。今試考其情事，然邪不邪。八也。秦火後，千古儒者，獨劉向歆父子見全經，而平生不曾於二十九篇外，引用一句，表章一事。九也。亦不傳受一人，斯謂空前，斯謂絕後。此古文者，迹過如掃矣。異哉，異至於此。十也。假使中秘書，尙無百篇，則向佐七略，當載明是何等篇，其不存者，亡於何時，其存者，又何所受也。而皆無原委，千古但聞有中古文之名。十一也。中秘既有五經，獨易書著，其三經何以蔑聞。十二也。當帝之時，以中書校百兩篇，非是，予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亞。成帝不

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父。杳無此事。古文書如此。古文易可知。窈其獨與絕無師承之費。直易相同。而不與施孟梁邱同也。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侗而愿。

家塾策問一道

問三代先秦古籍。篇篇皆單行。若夏小正弟子職。不待言矣。漢世徵資公獻其書。乃大司樂章也。然則三百六十官。每官亦可單行。凡采輯羣書而纂錄之者。古來幾家。以何家爲首與。古籍有一篇。而數家皆采之者。若月令投壺勸學是也。能一一舉之與。古籍在冊府者。真者三四。僞者六七。其灼然僞。如東晉書古文。王肅家語。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尙有何書。能疏證之與。諸子僞者益多。真書老莊列管韓非荀墨孫吳而外。不難一一僂指。能揚扇之與。有文甚古。而實無此事者。後人刺取莊列中語。爲廣成子。爲亢倉子。是也。尙有類此者與。亦有原本相沿已久。而實無精言古義者。晏子春秋是也。能推舉之與。僞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然亦頗有所本。傳授或有微緒。未可以盡割也。能言去之取之之甘苦與。卽以漢後僞書而論。除極誕極陋者。姑不必言。亦有古訓相沿。稍存義例者。爲何等與。古書真而又完具者益少。佚篇尤多者。司馬法是也。能言各書之遺憾與。又有古人作僞。并其僞而亡之。後人又僞僞。如唐張弧作子夏易傳。今則并非弧書是也。尙有類此者與。古書淪亡。後人掇拾他書所引輯一書。近人爲此學者衆矣。卷帙孰爲最富。鈎稽孰爲最密。編次校讐。

孰爲最善與。古書自有舊式。凡敍目皆當一篇不可以後世坊刻俗式亂之也。能言其要例與。序目或在
前或在後。依史記說文。則目在後。諸書有目在前者與。諸子書凡劉向校上之奏。今存者有幾通與。醫卜
日者種樹堪輿之屬。下至相牛相馬。今世雜流。其所抱所守。有古笈可問者與。漢書藝文志。與隋書經籍
志。互相出入者。有幾事與。晁公武陳振孫兩人。比吾曹生稍古。其眼福勝吾曹者。幾大耑與。二人識議孰
優劣與。元明叢書。真偽雜糅。不必言。又往往不取足本。所宜糾者。幾事與。抑更有問焉者。近儒學術精嚴。
十倍明儒。動譏明人爲兔園。爲鼠壤矣。然三代先秦之書。悉恃明人刻本而存。設明人無刻本。其書必亡。
何與。或曰。明人學術雖陋。而好古好事。不可埋沒。抑何近世士大夫不好事。不好古與。昔之士大夫。何其
從容而多暇日。商及刻書。今之士大夫。何其瘁而不暇與。此亦上下古今之士。所宜求索厥故者也。其略
言之。

最錄穆天子傳

穆天子傳六卷。自第一至第四。書天子西巡狩之事。第五第六。書畿內畋遊之事。又具書盛姬事。
天子自北而西而北。凡行一萬三千三百里。其征比反。史臣具書曰。龔自珍謹由日推月。得月周天二十
又八。

龔自珍曰。天子西征。得羽琫之山。東歸。盡書于羽陵。畿內有羽陵何也。樂羽琫之遊。歸而築羽陵也。天子

西征得樂池。東歸葬盛姬于樂池。畿內有樂池何也。樂樂池之遊。歸而築樂池也。晉臣郭璞語非是。洪氏頤煊。孫氏星衍。語皆非是。

此籀文也。籀文孰作之。宣王朝。太史臣籀之所作也。非西周世所行之文也。曷爲明之。明非古文也。孰謂爲古文。晉臣荀勗。以爲古文也。元明梁書家。因以爲古文也。古文簡。籀文繁。古文但有象形指事。籀文備矣。晉臣不知其異。

六卷文闕不具何也。荀勗云。汲郡收藏不謹。是其故也。自珍曰。今闕文有二種。有闕甚多。不知若干名者。事更端也。寫書者。宜書之曰闕。有闕一二名者。事無更端。則食也。寫書者。宜爲方空於行間。不言闕。今寫定本。第一卷第一行先書闕。乃書飲天子蠲山之上。是其例也。如此。庶讀者瞭其事起訖矣。

由闕故知有逸文。可撫拾與。可襲者。刺取羣書補食字。洪頤煊。孫氏星衍。兩家善矣。龔自珍取列子。周穆王篇事。抱朴子。君子化猿鶴。小人化蟲沙事。羣書中帝臺事。壇山刻石事。應語之鏡事。定爲此傳逸文。爲撫逸一篇增卷尾。

晉書東晉傳曰。此書本五卷。末卷乃雜書十九卷之一。孫星衍曰。尋其文義相屬。應歸此傳。東晉傳別出之者。非也。龔自珍曰。孫說是也。

今所據有元劉氏庭榦本。明吳氏瑄本。何氏鐘本。邵氏褰古本。孫氏明際本。吳山華陰兩道藏本。國朝洪

氏願煊本。孫氏星衍本。洪氏孫氏爲善。

龔自珍曰。古者神君高后。所以享帝者之樂。左史之所莊記。周史之最古者。後王德薄。神人遠之。天地既漓。山川衰濁。神物徂謝。下逮草木。不孕金玉。郊子之言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重以史降爲儒。耳剽目誦。不如郊子。驚而削之。使天靈迹。愴悅夷于稗家。尙不得媿國語。不亦儉乎。

最錄列子

列子八卷。晉張湛注。明嘉靖中。吳郡顧春。依宋景定改元龔自萬本重刻者。自珍曰。列與莊異趣。莊子知生之無足樂。而未有術以勝生死也。乃曰死若休。何容易哉。列子知內觀矣。莊子欲陶鑄堯舜。而託言神人。列子知西方有聖人矣。其曰以目視。以耳聽。曰視聽不以耳目。於聖人六根互用之法。六識之相。庶近似之。皆非莊周所知者。求之莊。未可以措手足。求之列。手有捫而足有藉也。莊子見道十三四。列子見道十七八。丁大法之未東。皆未脫離三界。惜哉。

最錄司馬法

予錄書至司馬法。深疑焉。古有司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齊威王合之。名曰司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馬法宏廓深遠。合于三代。穰苴區區。小國行師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見也。見三卷者。晁氏也。見一卷者。陳氏也。實止一卷。爲書五篇。則今四庫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孫

吳之與臺，尚不如尉繚子。所謂宏廓深遠者安在？疑者一。自馬融以降，引之者數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疑者二。佚書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馬法，則佚者是穰苴法矣。齊威王合之之後，何人又從而分之？使之蕩析也。疑者四。馬融以下，羣書所引，頗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賦之法，是佚書賢于存書遠矣。是穰苴法，賢于司馬法遠矣。疑者五。邢陳晁三君之生，不甚先後，所見縣殊。疑者六。道光壬辰閏九月，寫司馬法竟，并質六疑。聞蘇州黃氏有宋刻本司馬法，不知幾卷，惜未見。邢昺親見司馬法百五十篇，出論語義疏。

非五行傳

龔自珍曰：劉向有大功，有大臯，功在七略，臯在五行傳。凡五行爲災異，五行未嘗失其性也。成周宣榭火，御廩災，桓僖廟災，非火不炎上也。亡秦三月火，火炎上如故。平地出水，水未嘗不潤下也。河決瓠子，決酸棗，乃至堯時窺山而襄陵，水潤下如故。關門鐵飛，金從革如故。桑穀生朝，桑穀非不曲直也。雨水冰，桃李冬華，霜不殺艸，艸木曲直如故。無麥無禾，是暘雨不時之應。非土不稼穡，予紬洪範，箕子以庶徵配五事，不以五行配五事。如欲用春秋災異說洪範者，宜爲洪範庶徵傳，不得曰五行傳。且休徵五，咎徵又五，非六也。無六沴之義，又申五事自五事。皇極自皇極，五福六極自五福六極，不相配。彼加恆陰以足六沴，又割皇極以畀五事，無筭於是者，亦無拙於是者。今以五事還五事，以皇極爲皇極，以五福六極還五福六

極而洪範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範自範。春秋自春秋。易言陰陽。洪範言五行。春秋言災異。以易還易。範還範。春秋還春秋。姑正其名。而易書春秋。可徐徐理矣。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後世有儒者。古之儒者。不聞後世有裨竈梓慎。裨竈梓慎。不聞後世有文成五利。文成五利。不聞王莽。王莽不聞張角張魯五斗米三里霧。如改五經以遷就之。角魯將毋經學之大宗也哉。

與陳博士箋

靜盦博士足下。自古以陰陽五行。占諡災異。與推步家術。絕不相同。不能并爲一家之言。梓慎裨竈之流。無能推日食者。況月食。近世推日月食精矣。惟彗星之出。古無專書。亦無推法。足下何不請于鄭親王。取欽天監歷來彗星舊檔案。彙查出。推成一事。則此事亦有定數。與日食等耳。自珍最惡京房之易。劉向之洪範。以爲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此書成。可以摧燒漢朝天士之謬說矣。

表孤虛

予讀漢百官表。至戊己校尉。而作曰。古用兵之法。盡此官矣。戊己之爲德。無專治。無所不治。擊之也無方。而善擊天下之虛負。戊己以爲治。百戰百勝。不戰亦勝。戊己之名。以孤爲名者也。孤不自孤。得虛而孤。使漢官盡如此。匈奴何足平。三十六城郭何足有大宛何足通邪。古先聖王。使弟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之事。六甲五方相爲用。古也必有其說。宋裴駰不得其說。以虛爲孤。以孤爲虛。予愚疑誤後世。作一表。

采易緯之義兼術家之術以正漢官之名與裴駰正相反。

甲子旬。虛戌亥。孤在辰巳。

甲戌旬。虛申酉。孤在寅卯。

甲申旬。虛午未。孤在子丑。

甲午旬。虛辰巳。孤在戌亥。

甲辰旬。虛寅卯。孤在申酉。

甲寅旬。虛子丑。孤在午未。

最錄易緯是類謀遺文

易緯最無用。獨卦氣法。或出于古史氏。而緯家傳之。何以疑其出於古史氏。曰古者頒時月日之歷。與三易之法。皆出于王者。掌於史氏。故偽為時月日者。有誅焉。偽為卜筮之書者。有誅焉。其大原一也。春分之日。與秋分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冬至之日。與夏至之日。同占一卦。爻又同。其吉凶必殊矣。推而至于三百六十六日。設日日遇卦同。爻又同。其吉凶必日日殊矣。是故震兌坎離之主二十四氣。餘六十卦之各主六日八十分日之七。此必古法。必古憲令也。易緯通卦諱乾元序制記是類謀。皆載此法。是類謀最詳。故錄一通。以為今筮家言值日者之祖。

最錄尙書攷靈耀遺文

似張衡靈憲之支流。尙不及衡密。矧揆諸今日所實測者乎。其言天地之距。七曜之度。恣句臆而吳言之。殆無一言之近事實者。獨地與星辰四遊之義。或者有徵。過而錄之。俟司天采擇。

最錄春秋元命苞遺文

春秋緯。七緯中。最遇古義矣。元命苞。尤數與董仲舒何休相出入。凡張三世。存三統。新周故宋。以春秋當興王。而託王。于魯。諸大義。往往而在。雖亦好言五行災異。則漢氏之恆疾。不足砭也。凡予錄緯三家。用闕趙在翰本。

最錄急就

急就三十二章。章六十三字。依王伯厚寫本。伯厚所傳碑本作某某者。頗疑之。趙孟頫嘗臨皇象矣。墨蹟貯大內。乾隆初。詔刻石。嵌於西苑之閱古樓者是也。予家有拓本。以校伯厚語。知其不然。豈趙臨皇象。而偏旁實不從之邪。抑皇象有二碑邪。第三十一章。最舛亂難讀。各本皆然。予以臆正之。合作者分別部居之意。且以地名爲殿。庶伯厚所言。前章末句。與後章起句相躡者。

最錄中論

徐幹中論。論儒者之蔽。既見要害。擊而中之。七十子歿。不數數遇斯言。異哉。吾乃遇之於漢與魏之交也。

爰依何鑑本寫定。甚完具。自珍曰。漢初元于孝武。能成一家之言者甚衆。昭宣以降。書不逮古。下迄魏世。合而論之。譬適于野焉。或千里鼠壤。不逢可材。則楊雄法言。荀悅申鑑是也。平蕪生之。灌木叢之。剔而薤之。乃覲瑤草。拾而佩之。如桓寬鹽鐵論。劉向說苑。王符潛夫論是也。若乃傾匡量芝。到囊載大藥。其徐氏中論邪。

最錄歸心篇

歸心篇一千九百四十二字。顏之推家訓二十篇之弟十五也。高安朱軾本十九篇。此篇見廢。予依宛平黃叔琳同縣盧文弨兩本。參校付寫。夫說法人者。立宗立因立喻。道大原。覺羣聳。華雨自天。天樂墮空。斯比丘之躅。非居士之宗。居士者。詞氣夷易。略說法要。引人易入也。而不入于窾。在家爲家訓。在教爲始教。以儒者多樂之。

最錄神不滅論

神不滅者。敢問誰氏之言。與精氣游魂。吾聞之大易。於昭在上。又聞之詩。魂升魄降。又聞之禮。儒家者流。莫不肄易。莫不肄詩。莫不肄禮。顧儒者曰。神不滅。佛之言也。吾儒不然。此身存卽存。此身滅卽滅。則吾豈不知儒之於易。於詩。於禮。盡若是其莽莽邪。盡若是其墨墨邪。盡若是其孰視如無覩邪。抑遠中之佞邪。神不滅論一卷。設四難四答。三千名有奇。鄭鮮之撰。鮮之不知何代人也。此宋槧本。楊傑序。蘇州江沅藏。

其詞旨與顏之推相似。必南北朝人也。江沅曰。此讀佛書之初階。可以種信根。亟寫副墨一通。自珍曰。此亦讀易詩禮者之所必欲知也。亟寫副墨一通。人間遂有弟三本。

最錄李白集

龔自珍曰。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有唐人僞者。有五代十國人僞者。有宋人僞者。李陽冰曰。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得之他人焉。陽冰已爲此言矣。韓愈曰。惜哉傳於今。泰山一毫芒。愈已爲此言矣。劉全白云。李君文集家有之。而無定卷。全白。貞元時人。又爲此言矣。蘇軾黃庭堅蕭士贇。皆非無目之士。蘇黃皆嘗指某篇爲僞作。蕭所指有七篇。善乎。三君子之發之端也。宋人各出其家藏。愈出愈多。補綴成今本。宋人皆自言之。委巷童子。不窺見白之真。以白詩爲易效。是故效杜甫韓愈者少。效白者多。予以道光戊子夏。費再旬日之力。用朱墨別真僞。定李白真詩百二十二篇。於是最錄其指意曰。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爲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爲氣。又自白始也。其斯以爲白之真原也已。次第依明許自昌本。

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東坡居士。睡足飯飽。倚於几上。白雲左繞。清江右回。重門洞開。林巒齊入。當此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元豐四年五月。蘇軾臨皋亭上。

巽輦祚曰。夫睡足飯飽者。二十五種前方便之二。倚於几上者。智者曰。合眼不受外光。合口不受外風。是其義。夫左繞表假。右回表空。重門言出二邊也。重門洞開。表中道。林巒齊入。表三千具也。復次。無思表寂。有思表炤。有思無思同時。表寂炤雙。眼前萬物備。表三千具也。何謂受。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亦不受。亦不受。如是之人。則能受萬物之備矣。當此時也者。以無去來今之一時。以具去來今之一時。悉檀而說。說有此時。是故阿難結集五時教。例系一時。道光十七年三月。書蘇軾題臨皋亭子帖後。

最錄平定羅刹方略

平定羅刹方略四卷。無纂修銜名。始于康熙二十一年八月。遣副都統郎坦等。偵探羅刹情形事。終于二十八年。內大臣索額圖立碑。與羅刹定地界事。羅刹者。謂俄羅斯國之人也。俄羅斯以順治時擾黑龍江。踞雅克薩尼布潮二城而有之。至是三十年。我聖祖仁皇帝。命將克復。逐其人。首尾七年而定。詔史館作是書也。最簡明。四庫著錄諸方略。獨遺此。四庫未見之也。在事之人。將軍巴海。都統薩布素。先往無功。且意在久師。卒成大功者。都統公彭春。護軍統領修寶。侍郎薩海也。方略之要。薩海督耕。彭春修寶督戰。蓋且戰且耕也。兵器以福建所進。籐牌爲主。領籐牌兵者。漢鑿儀使侯林興珠。臺灣投誠。授左都督何祐也。定界在何處。碑二通。一在格爾必齊河。一在額爾古納河。二河皆黑龍江之上游也。郎坦始之。彭春薩海

中之索額圖善其後也。仁皇帝諭曰：遂之而已，不戮一人，如天之仁也。又諭曰：渠所竊踞，距我發祥之地，甚近，此逐之之意也。

漢器文錄序

余嘗攷漢氏，雖用徒隸書，一切奏記，而宮府崇尚篆學，非兼通倉頡以來衆體，不得爲史。君后通史書者，班謝皆濡筆以紀，夫亦可以知其貴重矣。金玉刻辭，以視刻碑，尤所特加意也。余最錄墨本曰：阮氏藏史賓研一，古文也。林華館鐘一，定陶鼎一，小篆兼隸書也。汪氏藏陵陽釀一，小篆。文氏藏五斗鎚一，錠一，小篆。秦氏藏魯共王熏爐一，小篆兼隸書。李氏藏鄒公鼎一，籀文。顏氏藏盧儼尺一，小篆。王氏藏雁足鐘一，隸書兼小篆。予自藏松豆一，古文。玉剛卯一，籀文。鴻嘉鼎一，一升十四齋。熏爐一，小篆兼隸書。合諸家藏大小洗十有五，皆小篆兼隸書。長白斌良藏嘉量一，小篆兼隸書。起高文之世，汜乎孝安之朝，以二十九物者，發其凡，而泉印鏡之簿，不僕指焉。醜醜爾碩，又往往璆然振其詔辭，可續周天府矣。

鏡錄序

鏡別爲專門何也？其四言在易繇與詩之間，三言至七言，在謠諺之間，體裁尤芳異，文章家喜之，錄之以說夫言詩者也。其用韻，則不可以周之諧聲求之矣。其文字，大小篆與隸書相樞，爲體起于秦，汜于齊梁間，自藏五諸家墨本三十有九，總四十有四。

瓦錄序

漢氏宮殿之名不可得而簿錄也。其瓦黝以溫其文字多哀麗傷心者。觀其體皆深習八體六技者之所爲。非盡陶師之爲也。夫後漢祠墓之刻碑皆石工書。而前漢瓦文乃兼大小篆。嘻。可以識炎運之西隆。窺劉祚之東替也矣。予所錄五十有五。曰長生未央。曰長樂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與天無極。曰千秋萬歲。與地無極。曰億年無疆。曰永奉無疆。曰高安萬世。曰宗光萬世。曰千秋萬歲。曰金曰千金。曰衛曰躄。曰便。曰蘭池宮當。曰椒風嘉祥。曰嬰桃轉舍。曰都司空瓦。曰上林農官。曰甘林。曰甘泉上林。曰宗正宮當。曰八風壽存當。曰右將。曰有萬喜。曰大廐。曰金廐。曰宜富貴當。曰平樂宮阿。曰漢并天下。曰復千萬延。曰永望芒芴。曰嵬氏冢舍。曰萬歲冢當。曰宜靈。曰萬石君倉。曰六畜蕃息。曰方春蕃萌。曰貽蕩萬年。曰仁義自成。曰延年益壽。曰延壽萬歲。曰萬物咸成。曰長毋相忘。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甯。文之可以曰治者九。曰鳳形。曰飛廉形。曰飛鴻形。文曰延年。曰三雀形。曰朱鳥形。曰龜蛇交形。曰饗養形。曰二馬形。文曰甲天下。曰魚形。其諸家著錄有之。而予未見者三。曰衛屯。曰揜依中庭。曰黃山。

說印

瘞哉。自著錄家儲吉金文字。以古印爲專門。攻之者有二。或曰是小物也。不勝錄。或曰卽錄錄。增鐘彝之末簡。昔者劉向班固皆曰。繆篆所以摹印章也。漢書有八。而摹印特居一。古官私印之齟砮人手也。小學

之士。以古自華之徒。別爲一門。固有說乎。夫若柳之士。愛古。關隴之士。愛古。瓦。善者十四。至于魚形獸面之製。吉陽富貴之文。或出于古陶師。多致之。不足樂也。且別爲一門。儲印。豈不瘡於是。若夫第其鈕。別其金三品。則亦考制度之一隅也。官名不見于史。是亦補古史也。人名大暴白乎史。是則思古人之深情也。夫官印欲其不史。私印欲其史。此羽璫之山。求古印之大旨也。體或繆篆。或省不爲繆篆。

葛伯仇餉解

問曰。逸書曰。葛伯仇餉。孟子說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共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餉。殺而奪之。葛雖貧。葛伯一國之君。安得有殺人奪酒肉事。答曰。王者取天下。雖曰天與之。人歸之。要必有陰謀焉。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不祀。湯教之祀。造以粢盛可矣。乃使亳衆往爲之耕。春耕夏耘秋收。乃困乃米。而藏之廩。而後可以祀。其於來歲之祀則豫矣。其於歲事則已緩。亳衆者何。闕國者也。策爲內應者也。老弱饋者何。往來爲間諜者也。葛雖貧。土可兼。葛伯放而柔。疆鄰聖敵。旦夕虎視。發衆千百入其境。屯于其野。能無懼乎。懼而未肯以葛降。率其民而爭之。又不足以御。乃姑殺其間諜者。夫黍稻之筆。往來兩境。陰謀之所藁也。其民乃發而獻之。伯仇者何。衆詞大之之詞。殺者何。專詞。殺一人不得言仇。仇不得言殺。史臣曰。葛伯仇餉。得事實矣。又曰。湯一征自葛。載夫葛何辜。辜在近後世之陰謀。有遠交而近攻者。亦祖湯而已。

矣。

定食文集補編卷三

三五二

定盦文集補編卷四

定盦八箴

大思箴

烏乎。萬夫相倚。而有此執。予處其內。不處其外。不君萬夫。道弗能制。不先萬夫。生。孰言其原。思自外裹之。爲狂爲昏。苟焉而已。勿代造物者謀。予相予頂踵。豈賢蚩奸。

極思箴

烏乎。蛇之澁壑。亦有所終。鄰虛者虛。不可以用聰。極思極思。其心送蛇。勿恃而心光。以羸而益。女不懲嗟。志未逮箴

烏乎。獵萬物以食。是有狸慝。攘以自畀。又有雞鶩之慝。吐絲自纏。蠶欲死而祈年。有躬七十年。段諸皇天。有墳五百年。段諸後昆之賢。惟未逮之志。不可以段。亦不可以止。何以止之。曰臣昔死矣。

削成箴

烏乎。天地之間。几案之側。方何必皆中圭。圓何必皆中璧。斜何必皆中弦。直何必皆中墨。有無形之形。受

形骸有無名之名。受名闕。有零有賸。數樂其適。有畸有餘。亦不可以爲儲。有虛有隙。乃亦所以爲積。齊物以朝夕。不齊而勞。皆名其名。皆形其形。是爲好削成。大命以頤。

童心箴

烏乎。思童之年。晝視此日而長。一物摩挲。有溼有暍。子在川上。歎彼逝水。軻亦有言。大人赤子。雖無罪于聖哲。而懼傷其神髓。姬公有祝。弄爾幼志。吾從姬公神明澹止。

襄我生之先箴

烏乎。予之襄矣。逮予祖矣。予未生之年。氣已古矣。父兄明清。子弟暇矣。言滿朝野。氣虎虎矣。吾未從而游。吾恍惚與言言。與語語。雖然必戒之。不聞尼父。不樂今人與居。不聞尼父。襄史佚周任而不擇。今大夫。天于碾碾。地支氣昌。帝組織我陰陽。庸詎知非我符。

勇言行箴

烏乎。古之人有言。思慮不遠親。有父兄在。聞斯行而非仁。吾得春三十有五。得秋三十有六。親則老矣。吾幸猶爲子之年。以爲子之年。而有父兄之色。又妻有父兄之言。忍曰非專。言不再親。不孫而已矣。行不再親。行無本而已矣。名滿天下。交滿天下。私友猥而已矣。其精神外矣。其根蔕諄矣。君子之于萬物也。不敢蓋之。而矧敢蓋其親。而蓋其親。而勇于言。以長其不仁乎。

文體箴

烏乎。予欲慕古人之能。翹兮。予命弗丁其時。予欲因今人之所因兮。予蔽然而恥之。恥之奈何。窮其大原。抱不甘以爲質。再已成之紘。紘雖天地之久。定位亦心審而後許。其然苟心察而弗許。我安能領彼久定之云。烏乎。顛矣。既有年矣。一翫一蹶。衆不憐矣。大變忽開。請俟天矣。壽云幾何。樂少苦多。園樂有規。方樂有巨。文心古無。文體寄于古。

天琴頌

興自珍夢衆神人立于朝。授一卷書。讀未終。一神人告予。此天琴也。趨作頌。頌之有福。援筆而奏之。凡四十四言。

於皇穆清。我宅大宇。重華在堂。周公在下。蕩蕩有日月。而無風雨。余鼓斯舞斯。黃斯玄斯。哲斯文斯。萬靈其微聞斯。

石言

羣山之松。五百歲死。攝山之松。千歲死。包山之松。二千歲死。黃山之松。三千歲死。鬣死肉死。液死幹死。芳香亦死。有不死者。化而爲石。五牛勝一枚石。自言曰。予肩天之戕。冬雷夏霜。予要姒王。不識姬昌。今何世矣。升共工氏之堂。

紙冢銘

龔子瘞其所棄之言三千七百九十一紙。既築由以封之。并爲元石之辭曰。一言一魂氣上縱。大光下泣。萬里動。心界續續內無空。百朔望血勿汝慟。埋汝恃汝積者衆。李氏云。當其無。有車之用。

徽州府志氏族表序

龔自珍始爲徽州府表氏族也。先王以人道序天下。故氏族肇焉。我大清文物備布。山川穆清。瀕海而東。置行省者一十有八。其縣一千三百有奇。縣之民籍皆億萬。民皆能言所姓。而姓以世德家行。及勳貴之迹。有述者謂之大。自珍所至縣多矣。皆誦而記之。夫以大姓雄于縣。而詘于府者。有之矣。以大姓雄于府。而詘于一行省者。又有之矣。以大姓雄于一行省。而詘于總知天下掌故之宗。所記聞者。又有之矣。龔者。家大人知徽州。命自珍任徵討文獻之役。徵之大姓。則固甲天下。粲然散著。靡有專紀。是故削竹而爲之。表其義。迺曰。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其有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爲甲族。得三十世者。爲乙族。得二十世者。爲丙族。義何所尙。尙于恭舊。遂著錄洪氏。吳氏。程氏。金氏。鮑氏。方氏。汪氏。戴氏。曹氏。江氏。孫氏。畢氏。胡氏。朱氏。巴氏。凡十有五族。其餘羣姓。毋見焉。弗漏。弗濫。書旣成。閱六年。嘉慶庚辰之歲。則開篋而最錄之。如此。若夫齊梁之浮譚。江左之虛風。侈心膏梁之名。詭言氏族之學。朝

之失政。野之失德。作者何師焉。

附與江子屏牋

大著讀竟。其曰國朝漢學師承記。名目有十不安焉。改爲國朝經學師承記。敢貢其說。夫讀書者。實事求是。千古同之。此雖漢人語。非漢人所能專。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學。非漢學。有漢人稍開門徑。而近加邃密者。有漢人未開之門徑。謂之漢學。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瑣碎餽餉。不可謂非學。不得爲漢學。三也。漢人與漢人不同。家各一經。經各一師。孰爲漢學乎。四也。若以漢與宋爲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五也。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類人。以名物訓詁爲盡聖人之道。經師收之。人師擯之。不忍深論。以誣漢人。漢人不受。七也。漢人有一種風氣。與經無與。而增于經。謬以裨竈梓慎之言爲經。因以汨陳五行。矯誣上帝爲說經。大易洪範。身無完膚。雖劉向亦不免。以及東京內學。本朝何嘗有此惡習。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別有絕特之士。涵詠白文。翹獲于經。非漢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爲門戶之見者所擯。九也。國初之學。與乾隆初年以來之學不同。國初人卽不專立漢學門戶。大旨欠區別。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則渾渾圓圓。無一切語弊矣。自珍頓首。丁丑冬至日。

劉禮部庚辰大禮記注長編序

庚辰秋七月。仁宗睿皇帝木蘭熱河。大行赴至京師。禮部堂官。奔赴熱河者二人。司員奔赴者。滿二人。漢

一人留署職大喪檔案者。漢一人則禮部主事。武進劉君逢祿實任之。起嘉慶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受願命。大臣飛寄留京辦事王大臣信。留京王大臣傳知百官成服。訖道光元年三月二十六日。奉安昌陵禮成。又恭載四月初六日。常寧園邱升配事。而全檔子告成。所徵者凡十類。一上諭。二隨旨。三題奏本摺。四禮部咨各衙門文移。五各衙門咨禮部文移。六禮部頒各直省及五十一旗。蒙古八十七旗。喀爾喀文移。七朝鮮國王咨禮部文移。八禮部存記清漢字檔子。九內閣恭擬祭文。十翰林院恭擬祭文。而朝鮮國王祭文附焉。敬手勒成六卷。喪紀爲禮之極。大喪爲國家萬事之根本。恭讀遺詔有之曰。書有陟方之文。古帝王崩于巡狩。蓋有之矣。則是不得以爲變禮。今所記注。皆經常也。敬以告儒臣之纂官書。及後世攷禮儀者。於乎。我朝列祖列宗。大慈大孝。大法大守之原。至尊至重。禮官不能詳也。禮官所能記載。蹟焉而已。道光二年秋。內閣中書仁和龔自珍序。

江南安慶府知府何公墓表詔

嘉慶二十年。龔自珍娶于山陰何氏。實知府裕均從女孫。明年夏。知府公卒。又明年。喪歸山陰。其孤鹽大使鑲。通判銜錢。以行狀來乞詔。狀繁不次。次其要。公姓何氏。諱裕均。浙江山陰人。祖經文。官知府。贈榮祿大夫。河南巡撫。父玠。官知府。妣呂恭人。公之仕。始通判湖南寶慶府。同知江南徽州府。遂知山東萊州府。黜。復起知江西臨江府。又知江南池州府。卒于江南安慶府任。年六十七。歷六郡。完密平和。善筭守。屬縣

無虧蝕其處家也。以友兄弟聞。凡兄弟之子若孫。皆育之。其女善嫁之。遠兄弟皆瞻之。猶子諸甥。侍左右。肅然立。見者知爲禮法故家也。卒之日。無寸椽一瓦。配陳恭人。側室章子二。章出自珍。以昏因之故。習其門內習其鄉。徵於余婦。狀皆信。乃諒。諒曰。是孝友有政聲者之阡。越之君子。尙封樹之可也。

曹尙志碣

里人曹文昭。乞爲其父刻墓之石。謹讀狀。仁和其籍。曹其氏。尙志其名。七十有二其年。不賈不仕。不客卿大夫。無飾言。無飾行。晚好西方聖人之言。不博其義。但持名字。其死也。西而笄名。泊然化。龔自珍曰。東城單炤吳樹虛。龔唐而下多愨行。潛異之民。不汨沒生死。曹君又其一也。里仁爲美。吾里真仁哉。

送廣西巡撫梁公序三

道光十五年夏四月。皇帝使軍機大臣。字寄閩浙總督。問前江蘇布政使梁公起居狀。公伏地。閩浙總督以公病痊聞。秋九月。公至自福州。至之日。甘肅布政使缺。以昇公。陸辭曰。諭曰。朕召女出。非徒昇女布政使也。姑去。公受甘肅事不兩月。十六年春。直隸布政使闕。改公直隸布政使。公在道。廣西巡撫闕。又以公爲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廣西巡撫。五月辛酉。公至自甘肅。宿于西淀。壬辰。召見。癸巳。再召見。凡七召見。戊戌。陞辭。是日公入城。凡與公同貫官京朝者。與公科名同歲者。與公昔同曹。同直軍機處。及其

後進者。鏘洋濞萃。爭請公過其私邸。而戶部侍郎歛程恩澤。內閣中書大興徐松。光州吳葆晉。宗人府主事。仁和龔翬祚。謀合宴公。先期戒公曰。古者先祖後餽。今反之。願及公之未祖。飲公酒。且曰。以晝之長。羸也。與曹署之多。閒也。願脫略主客。畢一晝。公曰。善。遂宴公于葆晉家。畢宴登車。謂恩澤等。吾此來。無如此日樂。是公入城之五日。又五日。公戒嚴具。西南指。

公有慤德。以遠于褻。躬履實蹈。不暴其外。廣西士民。必有能好是德者矣。公有矩德。以蒞其外。正視細行。無間其裏。必能正其人心矣。公有肅德。其躬矧矧。其行簡簡。其警無聲。其言明且清。其醉飽衍衍。以無失。必能糾其吏隱矣。公有儉德。被服儒者。廣西近廣東。淫巧易至。食妖服妖。易至。公必杜其習。以豐其聚矣。公有文德。大畜古訓。六籍百氏。浩洵周知。廣西非經籍區。公必開其僿。近之以江左之見聞矣。公有聰德。察物處事。公有敏德。日治數事。或數十事。公有恬德。嗇取豐予。公有良德。與吏民爲坦易。公治一行省。移治他行省。歷十八行省。無不宜者。公此行。醜河江以灌一木。任農稷以糞一區也。龔翬祚曰。今天下大執。巡撫之在其行省。有所不得爲者矣。有所得爲。不暇爲者矣。有事實急。衆人緩之。而亦不得不緩爲之者矣。有所得枝分爲之。不得扼本末以爲之者矣。公此行。巡撫所不得爲。卒末如何。苟所得爲。知公必肯爲。而不以不暇爲爲謝。不以不得獨爲愠而謝。不以衆人緩之。徇衆人而謝。是又公有孚德。上信于天子。下信于朋友也。

版圖起遼海。瀕海而西。置行省者十有八。盡版圖以紀行役。相距至萬有三千里。而極。梁公起自臥病。期月之間。自東南之福州。至于西北之蘭州。今又將如西南之桂林。而中間再至京師。通計行役。二萬一千五百里。西周之世。其奉使之公卿。自言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如不勝瘁思。然臯華之詩。所役遠近。說詩者無傳。不得聞。尹吉甫伐鎬方。劉向說曰。周都去鎬千里。而當日之詩人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如聞勞問太息。仲山甫以王命城營邱。四牡八鸞。日行一舍。而崧高之七章。亦曰。每懷靡及。其卒章曰。式邁其歸。周去齊雖不近。尹吉甫胡慮其不歸。至厚祝其邁歸。以慰其心邪。以今日度西周。梁公所行役。倍之十之。殆于百之。吾知夫急公者。古人之義也。懷私者。古人之情也。國語。懷私爲每。懷一。作懷和。鄭司農斥之。又知夫美其德。紀其旬。宣頌其燕喜福祿。而侈大其受命於王。車旂之庶。錫賚之多者。古之賓客。再拜辟席。擇言之所言也。而太息相勞問者。古之朋友。備言燕私者。能知之。能言之。賓客不盡知也。今鞏祚之言曰。梁公其有懷乎。溽暑永晝。騃駘不遑息。日斜馬嘶。休於旅舍。能無懷乎。高牙大戟。寮吏旁午。籀書束束。不皇他。衙鼓夕沈。吏士就間。公獨居。念去京師。且七千里。能無懷乎。閩中富燿。雲竹木泉石。公之養疾也。如將不出。今感激而出矣。臣躬非臣有。臯念臣肩。雖然。不益難爲懷乎。又念昔之日。京曹清暇。摩挲器物。辨別款識。蒐掌故。談人材。樂甚。不但昔也。昨日之日。與吾曹游。香清。蔗甘。無所不言。今已邈然。此在流俗士夫所必不懷。而謂我梁公者。能無懷乎。公西南矣。強飲食矣。鞏祚無清風之辭。其害日甚。公矣。

爲家大人丙辰同年祭江西巡撫陽湖吳公文

湖容皇之初元。聆春官之優詔。策賢良于帝匡。應景運而騰越。緊先生之晚達。抗一時之英妙。帝開華省。而進羣雅兮。翔東華以釋屣。又排樞禁而領掌故兮。益練才於政要。揮羽書迅風霆兮。躋皇言于雅誥。當同年之奮迹兮。走駟騏于周道。歌皇革而如晉兮。采唐魏之伏調。俄棲解豸于厥膺兮。每焚草而密告。帝昇之以一郡兮。指括蒼以吟嘯。忽回翔而中鍛兮。起東海于再召。遂揚歷于大用兮。歷再紀而宣劬。半九州而巨南東。皆車馬之所勞。積通達故和平兮。異警者之爲暴。特精悍于西江。煥神采于垂菴。日承前躅之養。灘兮。丁南贛之多盜。方下車而矢礮攘兮。三歲撻而垂效。帝曰。久女于南服兮。歲及辰而來報。卒罷市之上聞。悟積勛之所耗。昔君陳之施政。王探本于惟孝。騰萬口于粉榆兮。想門內之熙皞。烏乎。才輩出而輩徂兮。等春華兮。秋標百四十人存六七兮。數江湖與廊廟。齊失聲于弱一个兮。聚晨星而相弔。

顧學士像題辭

始予讀憲皇帝諭。知南匯顧先生入翰林事。識其事。羨其遇。睽睽其人。已識其曾孫王幾。江南識其孫榛。京師益聞道先世事。先生象一卷。榛所守也。羣羣然。迺迺然。朱文正詩。再可以巖廊。可以巨壑者。是也。江左文獻林。名卿之胄。不百年不能舉。先世通籍。歲皇識其文。采之澤薄。不如忠孝之躋遠且長也。榛乞書卷尾。

杭大宗逸事狀

一乾隆癸未歲杭州杭大宗以翰林保舉御史例試保和殿。大宗下筆爲五千言。其一條云。我朝一統久矣。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是日旨交刑部。部議擬死。上博詢廷臣。侍郎觀保奏曰。是狂生。當其爲諸生時。放言高論久矣。上意解。赦歸里。

一。大宗原疏留禁中。當日不發鈔。又不自存集中。今世無見者。越七十年。大宗外孫之孫丁大抱。大宗手墨三十餘紙。謁于京師市。有繭紙淡墨一紙半。乃此疏也。大略引孟軻齊宣王問答語。用己意反復說之。此稿流落琉璃廠肆中。

一。乙酉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召見。問女何以爲活。對曰。臣世駿開舊貨攤。上曰。何謂開舊貨攤。對曰。買破銅爛鐵。陳於地賣之。上大笑。手書買賣破銅爛鐵六大字賜之。

一。癸巳歲純皇帝南巡。大宗迎駕。名上。上顧左右曰。杭世駿尙未死麼。大宗返舍。是夕卒。

一。大宗自丙戌迄庚寅。主講揚州安定書院。課諸生肄四通。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鄭氏通志。世稱三通。大宗加司馬光通鑿云。

一。大宗著道古堂集。海內學士見之矣。世無知其善畫者。龔自珍得其墨畫十五葉。雍正乙卯歲。自杭州如福州。紀程之所爲也。葉系以詩。或紀程途月日瑣語。語汗漫而瑰麗。畫蕭寥而粗辣。詩平澹而屈強。同

里後學龔自珍謹狀。

同里張燁南漪王曾祥塵徵皆爲杭大宗狀。此弟三狀。詳略互有出入。自記。

問經堂記

乾隆中杭州先正曰盧學士所居曰抱經堂。登是堂也。無雜賓。無雜言焉。今大學士儀徵阮公所燕居曰擘經室。入是室也。無雜賓。無雜言焉。夫言之麗。由學之歧也。所居之猥緝。由者好之俚也。賓客之幾。孰淨。譁。由主人之不學也。京師宣武坊有堂。薛然曰問經堂。主人出。窺其容。頽然者。聆其欬。鏗然者。試其行。肫然者。從之遊。效其威儀。邈然者。雖以龔鞏祚之吳。然烹言百家。登是堂。愀乎非五經之簡畢。不敢言焉。主人陳其氏。慶鏞其名。頌南其字。福州其籍。戶部主事其官。龔管與鞏祚遊。阮公之門者也。鞏祚題其楣之左偏。

與人箋

手教言者。是也。人才如其面。豈不然。豈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絕勝。彼其時何時。與主上優閒。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長。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養子弟之性情。既養之于家。國人又養之于國。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高者成峯陵。雄者成川流。闕者成阡陌。幽者成蹊逕。駛者成湍。湍險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陸。純者成人民。駁者成鱗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參苓。華者成梅芝。戾者成棘。

刺樸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重者成鐘彝。英者成珠玉。潤者成雲霞。開者成丘垤。拙者成崑崙。皆天地國
家之所養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咻也。將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與。將山川之氣。久于施而少浮。
與。遂乃縛草爲形。實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滿于朝市。風且起。一旦荒忽飛揚。化而爲沙泥。子列子有言。
君子化猿化鶴。小人化蟲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鶴似賢矣。噫噫噫噫。

走心與跡異。非各跡之謂。謂心之向背趨舍。其定矣。跡之隱顯去留。未定也。以有定馭無定。三五年前。始
學爲此語。今乃端然當之矣。書來論文指甚善。得列子語非是。造化之業。以俄曠無算數名其家者也。宋
人之業。以三年一楮名其家者也。造化不名宋人。宋人豈必名造化哉。名家之言。正名實而兩還之。道家
之言。其爲逍遙一也。皆賢此義也。

示與某學士書。得爲某官先生。而以其主書院。故自稱門生。非禮也。漢儒自一經相授受外。無師弟子。東
京處士喜標榜。然史每會葬者三千人。皆交游非弟子。師弟子分至嚴。唐宋人猶知之。故以韓愈之賢。而
李翱皇甫湜。不以門生自居。惟大臣愛士。而薦之於朝者。或稱門生。范文正公之於晏元獻是也。唐宋科
目士。有此感恩知己之論。而亦非古道也。特未乖名教。君子生唐宋以後。則貌而從之。若夫書院之設。山
長之名。南宋始有。不與三代家塾。庠序同制。與提舉宮觀之祠官並興。私立名字。號召徒衆。人樹一
幟。至於明季。東林復社之徒。雲合霧散。所在響應。有數千人而出一人之門者。明之亡。雖不盡繫此。此師

此門生與有力焉。然猶可言者曰志私而號則公。學非而名尙正。故其時門生無不歸美其師。曰吾師講學也。或曰崇名節也。今之書院則又宋明書院之舉人也。假借權要薦之郡縣之長。皇間經師人師。忝然擁席坐。實干謁之客耳。然猶可言者曰致其羔雁。與甲乙其時藝。則亦舉業之師也。若某學士則又今之書院之舉人也。學士主新安書院三年矣。未嘗至徽也。徽之士不識其面。三百人中無再門生者。古人爲師。心喪三年。比於君父。民生之義固然。師如是其易且多也。今之士將終身治其心喪而不暇也。又今世通例。凡再彼夫子者。自再門生。或再受業。再彼某官某先生者。自再後學。二者不相溷。足下於某學士。旣再之某先生矣。而又自亂其例。再門生何也。倘改曰歛後學某。奉書學士先生左右。則士於大夫禮亦宜然。足下講古學之日久。故僭商定如此。其他詞義皆善。不宣。

蒙左右咨訪。願得芻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會文臣之奏議。方今聖朝。豈有闕遺。開闢夜思。其爲今日易施行之言。又爲雖不施行。而言不駭衆之言。又爲閣下用文學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爲自珍所得言於閣下。而絕非自珍平日之狂言。總得五事。條而箸之。

一事。歷代皆有石經。本朝尙無石經。乾隆中。江南蔣衡獻所書十三經。賞給舉人。刻石國子監。其事甚細。此不得爲本朝石經。本朝經師。溯漢氏而上之。豈可不謚正文字。爲皇朝之定本。昭示來許。豈僅如唐開成。宋紹興之所爲而已乎。夫定石經。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僞經。東晉僞尙書。宜遂削之。其

妄析之篇。宜遂復并之一也。一曰改寫官。秦漢以來。書體斐變。歷代歷書之官。展轉訛奪。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來。槧本繁興。有功於經固丕。曩亦有之。展轉訛奪。流布浸廣。不如未有槧本時。雖黃之易。其的然可知爲訛奪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經籍者。如衛包受詔改尙書之類。宋元淺學。尤多恣改。以不誤爲誤。今宜改之如舊。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指亦有四。周末漢初。不著竹帛。經師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漢世今文古文異家法。則異字不能擇於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經籍假借之字。由來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爲寫官之誤。刻工之誤。而無左證。思之誠是一適。改之恐召衆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書乞開石經館。前四者。旌校讐之功。後四者。俟攷文之聖。

二事。故和碩禮親王。諱睿教自珍曰。史例隨代變遷。因時而叛。國朝滿洲人名。易同難辨。其以國語爲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岡禮札拉芬。色卜星額福珠靈阿之類。相襲以萬計。其以漢語爲名者。則取諸福德吉祥之字。不過數十字而止。其相襲以十萬計。賢不肖智愚貴賤顯晦。後世疑不能明。此讀國史一難也。宜叛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傳。合爲一篇。則漢書楚元王傳例也。而可以代魏書官氏志。可以代唐書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衆長。亦因亦叛。爲此語時。禮部尙書侯恭阿拉計至。王云。卽如此公。鈕祜祿氏也。宜在額宜都傳下矣。自珍佈服。王於天聰崇德以降。瑣事丕事。皆說其年月不誤。每一事輒言其原

流正變。分合作數十重。問答不劄。自珍所交賢不賢。識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沒矣。無以報王。執事在史館。謹述緒言。代王質之執事。

三事。前辱問國朝名臣奏議。國朝奏議。私家敢當鈔。不敢當選。其體裁大略。則固知之。嘗欲鈔故也。大氏國朝奏議。自雍正以後。始和平謹質。得臣子之體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後。始圓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頗猶粗悍。或紛披扶疎。沿明臣習。甚矣。風氣之變。之必以漸也。自珍所鈔。康熙以前。一冊不足儲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冊不足儲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尙未動手。若役心力蒐羅。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書。乞開館選定。

四事。聖聖相承。皆有故事。此次恩詔條款。皆依嘉慶元年條款。推恩如故事。惟嘉慶元年。有賢良後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賢良祠。大臣後裔。倘本支無在仕版者。著各督撫。據家譜咨禮部。禮部奏請賞給舉人一名。此條情文斐疊。實聖朝之美譚。此次詔書遺漏此事。故家中落。賜書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場之文。萬喙相因。詞可獵而取。貌可擬而肖。坊間刻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士。五百年矣。士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閣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爲之初。上書乞改功令。以收真才。餘不備。道光二年閏三月朔。自珍再拜。

今有家於此。鄰人誅其東。市人譟其西。或決水以灌其牆。或放火以燒其籬。舉家惶駭。似束手無策矣。入

其門。奴僕鶴立。登其庭。子姪秩然。奴僕無不畏其長者。子姪無不畏其父兄者。然則外來者。舉無足慮。而其家必不違亡。又有家於此。賓客望門而致敬。四方財貨。靡至門庭。丹雘奕奕。華好入其門。則奴僕箕踞而嬉。家長過之。無起立者。登其堂。有孫攘臂欲箠其祖父。祖父欲愬於賓客。而發頰而不得語。此家甯可支長久耶。開闢以來。民之驕悍。不畏君上。未有甚於今日中國者也。今之中國。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吾敵唇焦。於今數年。欲使民不吸鴉片煙。而民弗許。於奴僕踞家長。子孫箠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風納款中國。尙且可恥而可憂。願執事且無圖英吉利。道光庚子冬十有一月初九日。自珍頓首。

國朝文家。至桐城始軌于正。方姚而後。門徒傳習。寔失真原。獨上元梅氏曾亮。嘉興錢氏儀吉。及文正曾公。于桐城洵有扶衰救病之功。其他不立宗派。而卓犖可傳。若胡氏天游。汪氏中。彭氏績。龔氏自珍。咸能獨造深峻。自名一家。蓋桐城之文。如泰山主峯。端然不可褻視。而諸公之文。則如徂徠新甫。與岱宗揖讓。俛仰於百里之間。不自屈抑。夫亦一代文字之雄也。龔氏文爲魏氏源所定。武林吳氏槩本未完。今蕭山湯伯述從其子姓。搜獲原書。檢對吳刻。闕三之一。乃屬山陰傅君灌園勘訂。刻成補編四卷行世。遂誌如右。光緒十二年正月平湖後學朱之榛謹題後。

定盦文集佚文

尊史

周之世官句大者史。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紂時其史尹摯抱籍以歸於周。周之初始爲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勞周室。改質家。躋於文家。置太史。史於百官。莫不有職事。三宅之事。佚貳之。謂之四聖。蓋微夫上聖睿美。其執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經。經之名。周之東有之。夫六經者。周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書也者。記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記勳之史也。風也者。史所采於民。而編之竹帛。付之司樂者也。雅頌也者。史所采於士大夫也。禮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職藏之故府。而時以詔王者也。小學也者。外史達之四方。瞽史諭之賓客之所爲也。今夫宗伯雖掌禮。禮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樂雖司樂掌之。樂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樂。故曰六經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沒。七十子不見用。衰世著書之徒。蠶出泉流。漢民校錄。最爲諸子。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僞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僞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冊之官。實爲柱下史。若道家。若農家。若雜家。若陰陽家。若兵。若術數。若方技。其言皆僞神農黃帝神農黃帝之書。又周史所職藏。所謂三皇五帝之書者是也。老於禍福。孰於成敗。聚萬事之盈虛。窺

至人之無競。名曰任照之史。宜為道家祖。逸民傳方綜於天時。明於大政。攷夏時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為農家祖。游漁志食左執細墨。右執規矩。篤信謹守。以待彈射。不使王枋墮。不使諸侯驕。上名曰任約劑之史。宜為法家祖。博觀羣言。既迹其所終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譏。不受諸侯蹈舐。使王政不滯。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為名家祖。名法為禮刑臚引羣術。愛古聚道。謙讓不收。刪定整齊。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為雜家祖。藝文志窺於道之大原。識於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貴因。一呼一吸。因事納諫。比物假事。不辭矯枉之刑。史之任諒惡者。於材最為下也。宜為陰陽家祖。天官書五近文章。眇語言。割榮以任簡。養怒以積辨。名曰任喻之史。宜為縱橫家祖。文苑傳抱大禹之訓。矯周文之偏。守而不戰。儉而不奪。名曰任本之史。宜為墨家祖。儒史傳五廟以觀怪。地天以觀通。六合之際。無所不備。無所不語。謂之任教之史。宜為小說家祖。方技傳劉向云。道家及術數出於史。不知餘家出於史。此五緯二十八宿異度。而不知其皆繫於天也。知江河異味。而不知其皆麗於地也。故曰。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獻杞不足徵。傷夏之史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獻宋不足徵。傷殷之史亡也。周之東也。孔子曰。天子失官。傷周之史亡也。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東。其史官大皐四。小皐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書莫備焉。邾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傳者不雅馴。而雅

馴者不傳。謂之大皐一。正考父得商之名頌十二於周。百年之間亡其七。太師亡其聲。弦焉。太史又亡其簡。編焉。謂之大皐二。周之雅頌。義逸而事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獻。宴享所歌。大氏斷章。作者之初指不在。替儒序詩。以斷章爲初指。以諷諫爲本義。以歌者爲作者。三者史不能宣而明。謂之大皐三。有黃帝歷。有顓頊歷。有夏歷。有商歷。有周歷。有魯歷。有列國歷。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國訃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終。乃亂而勿從。周享國久。八百餘祀。歷敝不改。是以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謂之大皐四。古之王者存三統。國有大疑。匪一祖是師。於夏於商。是參是謀。今連山歸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乾於宋。亦弗得於周。史之小皐一。列國小學不明。聲音混茫。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皐二。夫史籀作大篆。非爲廢倉頡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聲相孳。千萬並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科斗煌煌。匪籀而倉。蓋憲章者文武。而非憲章宜王。史之小皐三。列國展禽觀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附葺弘爲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漸興。僭弘階之。妖孽是徵。史之小皐四。帝魁以降。百篇權輿。孔子削之。十倍是儲。雖頗闕不具。資糧有餘。史之大功一。孔子與左邱明。乘以如周。獲百二十國之書。夫而後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一。冠昏之殺。器服之等。大夫士之曲儀。或以爲數。夫舍數而言義。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時。有推步之方。有占驗之學。其步疎。其占密。天官有書。先臣是傳。唐都甘石。爰及談遷。是蹟是宣。史之小功一。

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來。時人守之。九章九數。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越彼奠世係者。能奠能守。有歷譜牒。有世本。竹帛成舊。是故仲尼之徒。亦著帝繫。姓。後千歲餘。江介之都。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舉之際。存亡之會也。絕續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後周不先周也。存亡續絕。俾樞紐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統。史統替夷。故孔統修也。史無孔。雖美何待。孔無史。雖聖曷庸。由斯以譚。臯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雖沒。七十子雖不見用。王者之迹雖熄。周歷不爲不多。數不爲不躋。府藏不爲不富。沈敏辨異之士。不爲不生。緒言緒行之迹。不爲不佚。莊周隱於楚。墨翟傲於宋。孟子瑞於齊。梁公孫龍譁於齊。趙之間。苟況廢於道路。屈原淫於波濤。可謂有人矣。然而聖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國。擇言不同師。擇行不同志。擇名不同急。擇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册史。伯而後。無聞人焉。魯自史克史。邱明而後。無聞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國。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憑藉者憑藉。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矜儒小生。僞爲儒者。流則喜。僞爲羣流。則慍。此失其情也。號爲治經。則道尊。號爲學史。則道誦。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聖。而不知周公史佚之聖。此失其祖也。夢夢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憫周之將亡也。與典籍之將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傳之名氏。補詩書之隙罅。逸於後之剔鐘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標不顯之年月。定歲名之所在。逸於後之布七歷以求之者。爲禮家之儒。爲小節之師。爲攷訂之大宗。逸於後之彌縫同

異以求之者。明象形。說指事。不比形聲。不謂孳生。推本音。明本義。逸於後之據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數。逸於後之雜真僞以求之者。誦詩三百。篇綱於義。義綱於人。人綱於紀年。明著竹帛。逸於後之據斷章以求之者。於乎。周道不可得而見矣。階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憲章。文武者何事。夢周公者何心。吾從周者何學。逸於後之侈道學。謂性命以求之者。辭七逸而不居。負六失而不恤。自珍於天道不敢承。抑幸而生其世。則願爲其人與。願爲其人與。

答人求慕志書

藏幽之有文。又從而錯其詞。炎漢以來。未有改也。顧禮何心哉。吾遇人求請藏幽之文。輒心動。不悄戚其容。與區別其狀之詞而來者。弗許也。悄戚而來者。亦戚而應之。悵恨鋪敘既成。意尙未能和。何哉。古之始爲是制者。何心哉。雖巨富貴。重以賢聖。至於殷湯。猶不能以爭天下古今之勢。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仁人者。姑盡吾愛。以附不欲速朽之義。謂夫功德文章行誼之蹟。與其有令聞之子孫。具於辭。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誰與。至於冀夫掩之也。而尙忍問與。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計。至於是。抑又忍弗計。至是與。是求請者。與爲文者。所皆艱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從。夫乞爲傳。爲誄之義。同與。甚者辭曰。或錫之誄。或錫之傳。或錫之志銘。詞體如是。若是其易而無擇與。君家有世德。法宜爲文章。又辱吾子委責。不可辭。而植不忍爲志銘。謹撰上慕表。

農宗答問

問。百畝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書姑舉百畝以起例。古豈有限田法哉。貧富之不齊。衆寡之不齊。或什伯。或千萬。上古而然。漢以後未富。三代本富。漢以後。以財貨相倍蓰。相什伯。相千萬。三代以田相什伯。千萬。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視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烏得而限之。且夫後世之末。富以財貨。相什伯。千萬。世主莫得而限之。三代烏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爲國之主。繇廣田以起也。

問。漢代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義何若。答。此爲漢主謀諸侯王之善。非諸侯王自謀之善。王子侯而諸王。竟不振。賈誼主父偃。漢之忠臣。豈漢諸侯王之忠臣邪。

問。宋張氏九世同居。流俗以爲美談。何必有大宗。答。魯以相忍爲國。非姬周太平之魯可知。況以相忍爲家。生人之樂盡矣。豈美談邪。

問。旣立農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將亂。恐天下豪傑。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敵。則如何。答。此亡國之所懼。興王之所資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學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籌之至孰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問。天下已定。獨天下諸有田之大宗。不內租稅。奈何。內租稅而近京師。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視

興王之德與其力矣。全德不恃力，莫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二等。誅之，徙之，誅其大宗，放流其羣宗，取其田，以食興王之宗室。亞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漢初徙楚之諸屈，齊之諸田，昭氏、景氏，以實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則楚以三戶亡，秦。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8891.1)

國學基本叢書 定盒文集 一册

每册定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 者 熊 自 珍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〇五四八六平

張

